

新中國建設學會叢書之十七

# 甘棠集

歷代循吏彙編

782.21  
384

✓

H 920  
7529

新中國建設會惠贈



新中國建設學會印行

(叢書之七十)

陳德榮選

甘棠集

歷代循吏彙編

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十五日初版發行  
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再版發行



3 0661 7283 8

782, 21  
384  
2

+9090

## 黃序

國家之有賴於地方官，猶人身之有賴於手足，軍隊之有賴於幹部，未有手足不健全而能成健全的人，亦未有幹部不精良而能成精良的軍隊者。故國家之中央各機關，無論如何奮發有爲，然使地方官不得其宜，則國家之所期待，人民之所希望，與夫一切國利民福，均將無由實現。若如中國今日經濟有破產之虞，農村有崩潰之象，救亡復興，莫先於昭蘇民困者，地方官之關係重大，更不待言。夫所謂地方官者，就國史上言，自郡守州牧以至縣令，就現制言，今之省主席市長與督察專員縣長，均屬之。然全國地方官中，人數最多，與人民關係最切，尤無如縣長。故縣政又爲國家政治之基礎所在。顧縣政如何克舉，則竊謂有二要素焉。第一視夫縣長之人

黃序

一



0909+

選。申言之，縣長必須有仁民愛國之真懷抱，必須有身先勞苦之真精神，必須有淡泊清剛之真操守，必須有經世智識之真修養，必須有樂此不疲之真興趣，此數者舉，是爲良縣長。良縣長得而縣政舉其半矣。何謂舉其半，則第二尤視夫縣長之制度。在清代以前，總秉剛鈞之宰相，往往起自縣令，而縣令往往一再昇遷，可入爲宰相。如東漢之卓茂，宋代之寇準范仲淹王安石等，均是。其地位既極尊崇，且權責尤專，以較今上下牽掣，地位既不崇高，權責又多分裂者，不可同日語。故欲良縣長之能盡量以有所發展，必須輔之以良制度。所謂徒善不足以爲政，此亦其一也。二者之中，究以人選爲最要。以制度無論如何，苟縣長得人，總可有若干建樹以福國利民也。縣長如何能得人，就客觀的制度言，固有賴於銓選之得宜。然就主觀的心理言，則無論任何縣長，祇須立志作一良縣長，則亦人盡可能。所難者志不立耳。志何由立，則以近朱者赤而近墨者黑之理論之，果使舉三四千年來國史上所稱者名

循史之嘉言懿行，一一羅列而陳諸眼前，以供地方官之良師益友，則苟非大愚，未有不受其感動而立志者。本書即以此目的而編輯而發刊。行世之日，其爲全國地方政治之福音無疑。所望被目爲人民父母之地方官，人手一冊以厚自期許，則甘棠之遺愛在民，何多讓於古人哉。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

黃 郛

第  
一

章

一

## 黃序

甘棠集者，志循吏之作也。循吏之名，肇於史漢，後世史官多因之。晉唐曰良吏，南齊曰良政，遼曰能吏，其實皆循吏也。西漢吏治，爲歷朝之冠，而前漢書循吏傳，止取文翁等六人，考其行實，要亦不過曰「悃愾無華」，「奉職循理」，「興教化」，「勸農桑」，「弭盜賊」而已。蓋古人作官，專注重在個人修養方面，所謂循吏，不出於「忠」「廉」「平」與「清」「慎」「勤」六字之範圍。近世人事變化，益以紛繁，社會經濟，日趨衰落，作地方官吏，如僅具有消極的修養條件，實不足以充分表現對於社會國家發生之力量，而目之爲「好官」，必須從積極方面，謀補充修養，以完成其人格，語其大者，約有數端：



第一，須有學識 歷代司縣政者，曰牧，曰守，曰令，曰宰，曰尹，曰相，曰尊，今則謂之縣長，其所掌理之事務，經緯萬端，固與一國之總揆無異，若內政，若外交，若軍事，若司法，以至財政，實業，教育諸要政，無不叢集於一身，倘不具備充分學識，則不學無術，動輒得咎，有捉襟見肘之虞矣。

第二，須有經驗 顧亭林曰：「漢時縣令，多取郡吏之尤異者，是以習其事而無不勝之患，今則一以畀之初釋褐之書生，其通曉吏治者，十不一二，」玩此名言，足爲吏法，此經驗之所以可貴也。

第三，須有才能 今日農村崩潰，百業凋零，縣長重要工作，一在消極的爲人民保持安寧，一在積極的爲人民增進生產。此所謂「才能」，必須有偉大永遠之計畫，及一貫到底之精神，固非僅以肆應周旋爲能事也。

第四，須有操守 吾人服務社會，作官之外，還須作人，前三者，爲作官之工具，

而操守一事，則乃作人之要素。縣長爲親民之官，其一舉一動，感應最靈，尤賴以身作則，樹之風聲，除舊去污，與民更始，卽所謂「忠廉平」清慎勤者，要皆操守美德也。

凡茲所云，卑之無甚高論，陳君選輯斯集，取材史傳，一爲關於地方建設之敘述，一爲含有深切遺愛之紀載，其用意與余正同。採詩經贊美召伯之旨，題曰甘棠。全國負地方行政責者，倘能人手一編，奉爲圭臬，龔黃之治，不難復見於今日，而新中國建設學會之刊布此集，爲不虛矣。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月 容縣黃紱竝謹序

董

序

八

# 王序

(中國吏治的根本問題)

陳德榮先生受新中國建設學會委託，將本國歷史上許多有遺愛在民的好地方官吏，都選錄出來，寫成了這部書，要我做一篇序言，我亦樂得藉此說幾句話。據德榮先生來信說：「此書爲傳記方式，驟觀似覺呆板，其實在修養縣長人格上是大有裨益的，尤其在今日縣長類多貪污的狀況之下，此種循良官吏之遺愛在民，更有示範感化之價值。」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著者的用心。惟因此也引起我不少感想。

我們現在要考究的：何以過去中國有許多循吏，現在反而很少？何以現在各國的官吏貪污很少，而中國特多？這兩個問題，我想首先答復一句：重要。是由於。

王

序

九

社會組織和政治制度的關係，所謂人格道德等等，尙不是根本的原因。這種理論，已有許多根據，可以不必再爲詞費。明白了這個道理，關於上例兩個問題，就容易解答了。

第一，何以過去中國有許多循吏，現在反而很少？我以為原因是這樣的：

過去中國數千年來，均係農業社會，在此長時期中，生產力與社會構造正相適合，社會絕少變動。雖時有換朝易代的情形，然並不是社會的根本變動。且每一朝代，大都能夠經過過相當長的時期。朝代愈長，循吏亦愈多。因彼時所謂官吏，大家均着重一個忠字，（不獨對君主一人）只要國家朝政清明，他們便能長久在職，因此就能夠養成許多循吏。

其次，古代中國宗法社會，組織甚密，戶口有宗譜可稽，犯罪有家法可治；復因交通不便，民智低下，社會情形簡單，人事變動亦少，故政治崇尙不擾民，所謂政簡

刑輕，自易做成循吏。如今海禁洞開，強隣肆虐，內憂外患，相逼而來，民窮財盡，政令紛繁，而一切法度，漫無常軌，故雖欲爲循吏，亦不易得——這是中國現在吏治所以不如古代的重要原因。

第二，何以現在歐美以及日本各國官吏貪污甚少，而中國特多？我以為原因是這樣的：

歐美各國自產業革命以後，資本主義的社會基礎，早已確立，而且現在還在發榮滋長之中。此種社會，亦和農業社會正盛時期一樣的安定。雖然執政者常有更易，以及其他各種情形亦常有變動，但並不是社會的根本變動。同時因爲國家主義與民主主義盛行，故能實行法治，社會秩序極爲安定，政治制度亦甚完密。在此時期的官吏，一部分是由人民公選的，就是所謂「民公僕」，他們都有一定的任期；另一部分是由專門人員擔任的，就是所謂專家政治，他們也都有很穩固保

障。此外有種種監督和保障官吏的制度——這都是所以能夠減免官吏貪污的重要原因。可惜我們中國自革命以來，直到現在，都還未能完成這些條件。

中國舊社會的組織基礎，早已發生動搖，新社會的建設方針，也還未完全確定。因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早已變成次殖民地社會。此種社會的組織，非常複雜而不合理。有資本主義最高階段的金融資本的社會組織，也有資本主義初期的工商業資本的社會組織，更有大部分的農業社會組織。在此種情勢之下，新生產關係與舊生產關係衝突激盪，不能自己，於是偉大而熱烈的國民革命運動，遂繼太平天國而產生。不幸因環境過惡，迭遭摧阻。數十年來，中國最基本的農村社會，固已日即於沒落而無法收拾，而在另一方面，要想以國家的力量建設起以民族資本為中心的工商業社會，也不可能。以這樣的社會基礎，處在這樣的國際劇烈競爭之下，加以二十餘年來的政治重心，常隨軍事力量為轉移，試問如何能

建設起統一的獨立的國家，更如何能建設起強固的有力的政治組織？因爲沒有統一的強固的政治組織，一切行政便不能走上軌道，而吏治也無法澄清——這是中國現在吏治所以不如當代各強國的重要原因。

此外還有「人治」與「法治」的問題，亦應在此略加說明：我國向有「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足以自行」的成語，這是對於「人治」與「法治」的一種折衷調和的論調。又有一有治法，無治人」一句話，更有偏重「人治」的傾向。其所謂「人」的問題，實難有確定的標準。如我國古代之聖人君子，當然算是「好人」了，但究竟是很有限的。以管理衆人之事的政治，而付託於不可豫期的少數的「好人」，一那是多大危險的事啊，我以爲法治是人治的進化，法治可以包括人治，人治不能代替法治。如有好的法治，不但可容納好人，並且可以造成許多好人，沒有好的法治，縱有好人，亦屬徒然。試看現在如果沒有實驗縣的制度，縱有



好的縣長，也很難做出成績吧？如歐美各國法治森嚴，故雖不高唱澄清吏治，而吏治自能澄清。中國過去因為只有人治，沒有法治，故雖有數千年的歷史，而僅有這麼多的「循吏」，比起近代的各國，實在相差太遠了。這都是很顯明的事實。試再舉一個淺近的例證：譬如「提倡國貨」，亦已高唱多年了，但為何不見效果？這就是因為既沒有完善的生產和運銷的制度，又沒有其他具體的組織，而僅靠少數人道德的維繫和感化的力量，決不能持久而有效的。提倡澄清吏治的道理，與此正同。不過在此還有應當聲明的，我決不是輕視「人」的問題，尤其在政治未上軌道以前，人的問題更為重要。不過我總認為人治是靠不住的，故自古已有一人存政舉，人亡政息一之嘆；而法治則是有繼續性與普遍性的。故我們必須使人治寓於法治之中，然後才能做到「法立令行」的地步。至於如何始能造成好的法治，那也是政治制度的問題，此地恕不能詳述了。

以上的話，與澄清吏治很有關係，而一般人常有誤解，這是不得不辨明的。

那末中國現在吏治的敗壞，將如何改進呢？我以為最重要最根本的方法是：

(一)消除一切法治的障礙，建設現代國家的秩序；

(二)實行民主集權制度，樹立統一的強固的政治組織；

(三)明定中央與地方的權限，厲行法治。

必須上述三點能夠辦到，然後所謂官吏任免，考績，獎懲，訓練，以至保障，撫卹，養老等各種整飭吏治的法度，乃能行之合理而有效率。換言之，中國新文官制度，必須到此時期，乃能完全重新建立起來。並且我深信這重新建設起的文官制度，一定是後來居上，無論過去中國和現代各國，都是不能媲美的。

根據上面的說明，我們可以知道中國過去許多循吏的產生和各國近代文官制度的樹立，都不是偶然的，乃是基於歷史的背景和社會的原因。同時可以知

道「賢人政治」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今後惟有一面建設新社會的秩序，造成鞏固的政治基礎；一面實現現代的法治國家，造成健全合理的政治組織；然後才能真正選賢任能，並使全體的官吏都變成好官吏。明白了這個道理而決定我們努力的途徑，那不但過去中國的循吏，不能專美於前，即現在各國的文官制度，也不能永遠叫我們誇耀了。

德榮先生編著這本書的用意，是很值得贊許的。最近內政部曾擬訂縣行政人員訓練辦法大綱呈經行政院核准頒行，其內容頗側重於一精神講話，德榮先生這本書，正可適應這種需要。從此各級地方政府長官，都能得着一本良好的參考書，這實在是一件很可慶幸的事。

以上是我對於澄清中國吏治和建立中國新文官制度的一點信念，也就算我對於德榮先生編著這本書的感想。

王先強 一九三四年十月於南京

## 趙序

在善良制度善良環境之下，容易產生善良之官吏。此常軌也。然制度與環境，既不盡善良，而人民之榮枯禍福，又常繫於一般官吏之手，則在無法澈底改革制度改革環境以前，設一法以求有若干傑出人才，力足以在不良制度不良環境之下，挺然有以自立，而勉爲一善良之官吏，以稍蘇一部人民之困，此亦不得已之一種願望，有未可以常軌論者矣。

予嘗謂任何人士，均無法以避免環境之影響。惟所謂環境者有兩大不同焉。一、爲物質的環境。一、爲精神的環境。一般人所謂居移氣養移體，均屬物質的環境。然聖賢豪傑之士，往往能以自己所設想之境地，克制現實之境地。而物質環境無奈之何。有如顏回之一簞食一瓢飲而不改其樂。以及文天祥楊繼盛之在獄中，歷

盡磨劫，而精神上泰然自若。此皆足為自身自有其獨立的精神環境之表徵。大凡庸愚淺薄者流，無一不受物質環境的影響，而高超偉大之人物，無一不以自身所獨有的精神環境，克制物質環境的壓迫與誘引。現代歐美留學歸來之人士，以及習於都市奢侈生活之輩，盡為物質環境所奴使，而無以自拔者，非可謂為物質之有力。實由其精神之無力所使然。印度聖雄甘地之所以為甘地，亦非可謂為物質之無力。實由其精神之強有力使然。此雖以聖賢責望社會，然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如之何可不以聖賢責望社會也。

處現在中國情勢之下，外有強敵侵略之愈逼愈緊，而內又有整個經濟崩潰之形，所有政治上諸種現象，凡足以促經濟之崩潰者，觸目皆是，而足以圖挽救者又渺不可睹，我人在此種環境中生活，苟非以大聖大賢自勉，力造一光明晶瑩之精神環境，以涵養其泰堂堂之人生趣味，鮮有不受狂潮惡浪之漂沒，而自流於衰

積萎頓之境者。此種認識，此種覺悟，實爲今日負有主持風氣之教育者所必不可少，而本學會成立以來，亦未嘗不思在此種責任上略效其棉薄。故如已出版之國魂詩選，未出版之正氣集，以及本編之甘棠集，皆無非扶助有志之士，使在惡濁環境之中，有所取鑒，能另造一超然的精神環境，而保持我民族的精神生命者也。

然此爲我國民地位，於此無可如何之中，所有之一種願望，若立於政治地位而言，則唯一天職，厥在改進全社會的物質環境。申言之，必須改進制度，改進政治環境，始可以企圖全國地方政治之完善。否則雖有若干傑出之士，奮鬥於不良制度之下，以爲民造福，亦終歸於事倍功半，勞力多而成功少而已。

陳君德榮自辭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方有志於研究地方政治，予因請編甘棠集，以爲全國地方官吏，得一創造精神環境之資料，而王君先強之序言，以立於政治地位之故，重在制度等等方面，此與本會之旨實毫無出入，因抉發所以編撰

趙序

二〇

本書之苦心所在，以當序言焉。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月

趙正平序於上海市中心區新中國建設學會出版科

## 自序

政治之事，乃是爲人民謀幸福的。否則，政治便是不需要的事了。但是在實行去做爲人民謀幸福的事之中，地方官可以說是最重要的。我們曉得，關於一個國家民族之治亂興衰，其統籌全局之政策大計，固然是根本，然而如果沒有循良的地方官以奉行，那種政策大計，終歸會流於徒然而無效用。就是歐美法治之國，如果地方官不良，仍舊要爲害於地方，因爲法無論如何嚴密，人是活的，總可以於十分嚴密之中上下其手。

地方官之重要，尤以在中國爲然。因爲中國的人民，並沒有法治的訓練，其熱望着一個賢良的父母官統治他們，非常之深切。我們檢查兩千年來之循吏傳，深



深深地覺得：希望得到一個賢良的地方官的願望，是深深地種在中國人民的心中，而且是種得很普遍的。無論在那一個朝代，無論在那一個縣分，都可以見到人民所含蓄之這種願望。不但是身受其惠的人民，對於他們之賢良的父母官，要謳歌頌德，要立祠祭祀，要糾衆強留不令去，就是隣境之人民，也要求其決訟，也要移居以就治。這雖然是兩千年來的狀況，然而現在仍是如此。我們在報紙上不是時常看見有歌頌某人德政的啓事嗎？這就是人民欲求得賢良地方官的心理之流露。

不但從心理上看，地方官在中國是很重要，從事實上看也如此。拿司法來講，現在國內大多數縣分都已經司法獨立了，但是人民可以說並沒有得到司法獨立之益。因為現在之司法，其着重點只在於判斷的公允，並不注重於證據之搜尋。證據是需要的，但只限於訟者所提出的，訟者所不提出的，便忽略了。這在歐西法治之國，因為人民都有了法律的知識，本是很好的，但中國人民沒有法律的知識，他

們那懂得提出證據呢！所以舊式發姦擿伏之循吏，較諸新式之司法，其於中國的人民，實在適合得多。再就中國之土豪劣紳與土匪，也只有賢良之吏，方足以懲治，全靠法律是不濟事的。至於建設方面，尤其需要良好地方官。無論在那個地方，都有一些特殊的建設，是需要舉辦的。一個尋常的地方官，他僅可以做到守法無過爲止，不問到這種積極事；但在良好官吏，他就要問到這些了。

漢宣帝說：「庶民所以安其田而忘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這實在是一句名言，兩千年來時常被史家所引用，我以爲也可以實用之於今日。

從歷史上看，循吏似乎盛於治世。例如「漢」「唐」「宋」「明」「清」諸朝，其所  
有之循吏，要較他朝爲多。這固然是因爲這幾個朝代所誇之時間較長，而史家所

搜羅之循吏，也未必正與事實相符合。然而「治世循吏多」——這個趨向，大致是錯的。

那麼這個趨向之原因在那裏呢？我們可以說，一個循良之吏，不是三月五月能做得成，必假以較長之時間方可。而在治世的時候，爲地方官者，便很可以安心去盡職，不必存五日京兆之心。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但於此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這就是治世之行政首領，大致都是很重視地方官。例如「漢」朝，宣帝曾說過前面我們所引的話，所以「漢」代之官制，也便是重外輕內的。鄼官出要宰百里，而郡守入可作三公。「唐」朝太宗也曾說：「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永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又把刺史之姓名錄於屏風，以使其臥對之。所以對於刺史之選擇，便也極爲審慎。因爲行政首領是如此重視地方官，所以身爲地方官者，便也有所鼓勵，而想竭力善良了。

現在有幾種原因，是使循吏不能夠產生的。第一種可以說是地方官任期太短。在事實上，現在各縣長任期，能超過一年以上的，已屬不多，超過兩年以上的更少了。第二種是對於地方官不重視。現在縣長之地位，只是略高於部廳內之科員而已，比起以前任何朝代之縣令的地位都不如。因為任期過短，當事者便存五日京兆之心；因為不重視，委任者便以隨便出之，而受委任者也便無向上之心，於是便流於敷衍或貪污之一途了。而由於敷衍與貪污，又生出第三種原因來，這就是鄙視縣長之趨向。現在稍有地位和潔身自愛的人，都不願去做縣長，總以為做了縣長，就是不貪污，也會被人認為貪污，——沾了穢蹟，便再也洗不清了。有以上三種原因，循吏那能產生出來呢？我希望袞袞諸公，應該注意及此！

循吏固然多產於治世，然而亂世也並不是沒有。五代之世，可謂亂極了！以六

十年之時間，換了五個朝代，歷史上還有什麼時候，是比這個時候更亂的嗎？然而這時也有很好的地方官。劉審交之爲汝南人民所謳歌，載之綱鑑，事績彰然。張全義之宰牧洛陽，屯田勸農，立下且耕且戰爲亂世地方官之模範。他如郭延魯、王傳拯，也均爲不可多得之良吏。

所以要在亂世做好的地方官，並不是不可能之事，要在當事者之努力而已。人之爲善爲惡，往往在於一念之差。苟立志爲一循吏，必有可以達到目的之時，阻碍濟難之如何，不足介也。嘗見屢被誣告退職之良吏，然終不因之而失其操守。

這書雖是示人以良好模範，也未嘗不可以使人學到一些爲吏的方法，然而牠之重要功用，是在牠對於使人立志（或起念）去做良吏上，有所補益。看了英雄的傳記，我人輒爲嚮往，目睹愛國的運動，心中輒起熱烈之情，讀了這本書，我想

心中也會有同樣的感動。從形式上看，這種體裁之書，如呆板得很，其實感人之深，遠勝一本系統的良吏論。這話初一看來，似頗令人莫解，今且由心理上說明之。系統式的良吏論，其所示於人者，乃是良吏應該如何做，做良吏有如何之好處，而這種體裁之書之昭示於人的，則為做良吏之模樣。前者之影響人，乃在於知識上，後者之影響人，則在於情緒上。情緒較知識為基本，這是心理學所告訴我們之事。那麼後者之感人，比較前者要來得深，便是當然的了。所以這種體裁之書，在形式上儘管呆板，而其價值是不可磨滅的。

去年夏天，有一次與趙厚生夫子談，他說：『我們想要復興中國，最不可少的，是一個健全良好的中央政府，和幾個健全良好的縣地方政府，我一部興國記，是希望幫助健全良好的中央政府之產生，但同時還要想幫助健全良好的縣地

方政府之產生。這個最簡便的方法，是在喚起幾千個擔當縣政的人的向上精神，所以中國歷史上有許多「遺愛在民」的循吏，如能把他們的行事選擇出來，以單本印行，確足爲達到此目的之一大助力，然而總沒有時間來下手。」那時適我有暇，於是他便要我幫他做這件事。我由於幫他做這件事，於這方面得到了不少知識，這是我非常感謝他的。

陳德榮於上海花園坊二十三年五月六日

## 凡例

一、本書材料，大致取自正史，然間亦有取自他書者。每篇題下，均注明取自何處。

一、本書材料之選擇，其標準爲：（一）含有多量關於建設的敘述者，（二）含有多量關於遺愛的敘述者。因此，正史循吏傳中有若干資料，不少刪節，而他處資料之合於此種標準者，亦多選錄。

一、各篇之文字，大致依照原書。然關於下列諸項之敘述，亦有刪略者：（一）關於陞官之冗長敘述；（二）關於家世之敘述，如祖某爲某官，父某爲某官之類；（三）關於迷信之敘述，如祈禱獲雨，祈禱驅蝗之類；（四）無關係之冗長敘述，如無甚價值之長篇議論。



一、 遇一人有兩傳時，取其合於我所定之標準者。苟兩篇均有可取之處，則酌取二篇，而於篇末加以按語。

一、 凡原文中有可改用較通俗字者，則改用較通俗字以期易讀，如僻遠之「辟」，改作「僻」等。

一、 書中之官名，地名，年號，典故等，由選者擇要附註之。

一、 書中各專名之標號，人名用「」，地名用「」，書名用「」，官名用「」。

「」然因專名之類別過多，不能一一均予以一種標號，是以河流山脈亦用「」，而年號官署……等，亦用「」。

# 甘棠集目錄

周

西門豹錄史記……………一

前漢

文 翁錄前漢書……………四

兒 寬錄前漢書……………五

韓延壽錄前漢書……………六

黃 霸錄前漢書……………七

朱 邑錄前漢書……………十三

目

錄

三

龔 遂錄前漢書.....二五  
召信臣錄前漢書.....一九

後漢

卓 茂錄後漢書.....二一  
耿 純錄後漢書.....二四  
衛 颯錄後漢書.....二五  
任 延錄後漢書.....二七  
郭 伋錄後漢書.....三〇  
杜 詩錄後漢書.....三三  
張 堪錄後漢書.....三五

|   |       |    |
|---|-------|----|
| 秦 | 彭錄後漢書 | 三六 |
| 王 | 渙錄後漢書 | 三七 |
| 孟 | 嘗錄後漢書 | 四〇 |
| 許 | 荆錄後漢書 | 四二 |
| 仇 | 覽錄後漢書 | 四三 |
| 陳 | 實錄後漢書 | 四五 |
| 賈 | 琮錄後漢書 | 四八 |
| 吳 | 祐錄後漢書 | 五〇 |
| 劉 | 寵錄後漢書 | 五三 |

三國

月 陸

倉 志 錄三國志魏書.....五五

鄭 渾 錄三國志魏書.....五八

董 和 錄三國志蜀書.....六一

張 疑 錄三國志蜀書.....六二

晉

鄧 攸 錄晉書.....六六

王 蘊 錄晉書.....六九

南北朝

徐 豁 錄宋書.....七〇

江秉之 錄宋書.....七二

|    |     |     |    |
|----|-----|-----|----|
| 虞  | 愿錄  | 南齊書 | 七三 |
| 沈  | 瑀錄  | 梁書  | 七五 |
| 范  | 述曾錄 | 梁書  | 七八 |
| 孫  | 謙錄  | 梁書  | 七九 |
| 何  | 遠錄  | 梁書  | 八二 |
| 張  | 恂錄  | 魏書  | 八五 |
| 宋世 | 景錄  | 魏書  | 八六 |
| 裴  | 延備錄 | 北史  | 八九 |
| 宋世 | 良錄  | 北齊書 | 九〇 |
| 崔  | 伯謙錄 | 北齊書 | 九一 |
| 蘇  | 瓊錄  | 北史  | 九三 |

孟業錄北史.....九

裴俠錄周書.....〇

薛慎錄周書.....〇

公孫景茂錄北史.....〇

隋

辛公義錄北史.....〇

劉曠錄北史.....〇

魏德深錄北史.....〇

梁彥光錄隋書.....一

趙軌錄隋書.....一

唐

|     |          |     |
|-----|----------|-----|
| 韋仁壽 | 錄舊唐書     | 一一六 |
| 張允濟 | 錄舊唐書     | 一一七 |
| 李素立 | 錄舊唐書     | 一一九 |
| 薛大鼎 | 錄舊唐書     | 一二〇 |
| 賈敦頤 | 附敦實 錄舊唐書 | 一二一 |
| 王方翼 | 錄舊唐書     | 一二二 |
| 陳君賓 | 錄新唐書     | 一二五 |
| 裴懷古 | 錄新唐書     | 一二六 |
| 狄仁傑 | 錄舊唐書     | 一二八 |

目

錄

七



韋景駿 錄新唐書……………一三一

李惠登 錄新唐書……………一三二

蔣 沅 錄舊唐書……………一三三

薛 珏 錄舊唐書……………一三四

元 結 錄朱軾循吏傳……………一三六

章 丹 附子宙 錄新唐書……………一三七

何易 于 錄新唐書……………一四一

崔 戎 錄新唐書……………一四二

### 五代

張全義 錄舊五代史……………一四三

# 宋

|     |       |     |
|-----|-------|-----|
| 劉審交 | 錄舊五代史 | 一四六 |
| 夏魯奇 | 錄舊五代史 | 一四八 |
| 郭延魯 | 錄新五代史 | 一五〇 |
| 安彥威 | 錄新五代史 | 一五一 |
| 王傅拯 | 錄舊五代史 | 一五二 |
| 王周  | 錄舊五代史 | 一五四 |
| 張綸  | 錄宋史   | 一五五 |
| 崔立  | 錄宋史   | 一五八 |
| 魯有開 | 錄宋史   | 一五九 |

張逸錄宋史.....一六一

趙尙寬錄宋史.....一六二

蘇軾錄宋史.....一六四

高賦錄宋史.....一六八

程希孟錄宋史.....一六九

葉康直錄宋史.....一七二

劉清之錄宋史.....一七三

仇愈錄宋史.....一七九

程迥錄宋史.....一八四

顏師魯錄宋史.....一八八

張洽錄宋史.....一九〇

遼

楊簡錄 宋史.....一九四

朱熹錄 宋史.....一九九

真德秀錄 宋史.....二〇三

黃榦錄 宋史.....二一三

尤袤錄 宋史.....二二〇

趙不扈錄 宋史.....二二四

黃震錄 朱軾續吏傳.....二二七

大公鼎錄 遼史.....二三〇

馬人望錄 遼史.....二三二

目

錄

金

牛德昌錄金史……………一三五

劉敏行錄金史……………一三六

劉煥錄金史……………一三七

元

烏古孫澤錄元史……………一三九

楊景行錄元史……………一四五

林興祖錄元史……………一四七

周自強錄元史……………一四九

明

白景亮錄 元史.....二五〇

王良錄 元史.....二五一

盧琦錄 元史.....二五四

鄒伯顏錄 元史.....二五五

許義夫錄 元史.....二五七

方克勤錄 明史.....二五八

吳履錄 明史.....二五九

史誠祖錄 明史.....二六二

貝秉彝錄 明史.....二六四

目錄

三

萬 觀錄 明史.....二六五

王 源錄 明史.....二六六

翟 溥福錄 明史.....二六七

李 信圭錄 明史.....二六八

李 湘錄 明史.....二七〇

豫 趙錄 明史.....二七二

曾 泉錄 明史.....二七四

周 濟錄 明史.....二七五

范 希正錄 明史.....二七七

段 堅錄 明史.....二七八

陳 綱錄 明史.....二七九

清

丁積錄 明史 ..... 二八〇

唐侃錄 明史 ..... 二八一

湯紹恩錄 明史 ..... 二八二

徐九思錄 明史 ..... 二八四

龐嵩錄 明史 ..... 二八六

張淳錄 明史 ..... 二八七

陳幼學錄 明史 ..... 二八九

王天鑑錄 清史列傳 ..... 二九二

多宏安錄 清史列傳 ..... 二九四



|      |         |     |
|------|---------|-----|
| 白登明  | 錄清史列傳   | 二九六 |
| 李  疇 | 錄清史列傳   | 二九八 |
| 任辰旦  | 錄清史列傳   | 二九九 |
| 張  沐 | 錄清史列傳   | 三〇一 |
| 韓  蓋 | 光 錄清史列傳 | 三〇三 |
| 孫  蕙 | 錄清史列傳   | 三〇五 |
| 張  瑾 | 錄清史列傳   | 三〇八 |
| 張  燾 | 錄清史列傳   | 三一  |
| 趙  俞 | 錄清史列傳   | 三二三 |
| 廖  冀 | 亨 錄清史列傳 | 三二四 |
| 陳  汝 | 咸 錄清史列傳 | 三三〇 |

|     |   |       |     |
|-----|---|-------|-----|
| 俊國  | 確 | 錄清史列傳 | 三三四 |
| 黃世發 |   | 錄清史列傳 | 三三六 |
| 李發枝 |   | 錄清史列傳 | 三三八 |
| 張士琦 |   | 錄清史列傳 | 三三〇 |
| 閻堯熙 |   | 錄清史列傳 | 三三一 |
| 趙之鶴 |   | 錄清史列傳 | 三三三 |
| 陳惠榮 |   | 錄清史列傳 | 三三五 |
| 蔣祝  |   | 錄清史列傳 | 三三八 |
| 陳慶門 |   | 錄清史列傳 | 三三九 |
| 童華  |   | 錄清史列傳 | 三四一 |
| 邵大業 |   | 錄清史列傳 | 三四四 |

|      |       |     |
|------|-------|-----|
| 胡仁濟  | 探寶山縣志 | 二四八 |
| 陳玉璽  | 錄清史列傳 | 二四九 |
| 周克開  | 錄清史列傳 | 二五一 |
| 康基淵  | 錄清史列傳 | 二五三 |
| 鄧夢琴  | 錄清史列傳 | 二五六 |
| 茹敦和  | 錄清史列傳 | 二五九 |
| 莫  暮 | 錄清史列傳 | 二六〇 |
| 鄭  基 | 錄清史列傳 | 二六二 |
| 劉大紳  | 錄清史列傳 | 二六四 |
| 劉  重 | 錄清史列傳 | 二六七 |
| 吳  梯 | 錄清史列傳 | 二七〇 |

|     |       |     |
|-----|-------|-----|
| 李文耕 | 錄清史列傳 | 二七三 |
| 劉衡  | 錄清史列傳 | 二七五 |
| 費庚吉 | 錄清史列傳 | 三八〇 |
| 吳應連 | 錄清史列傳 | 三八四 |
| 石家紹 | 錄清史列傳 | 三八六 |
| 雲茂琦 | 錄清史列傳 | 三八八 |
| 陳崇砥 | 錄清史列傳 | 三九一 |
| 朱次琦 | 錄清史列傳 | 三九七 |
| 錢德承 | 錄清史列傳 | 三九九 |
| 楊榮緒 | 錄清史列傳 | 四〇四 |
| 沈錫華 | 錄清史列傳 | 四〇六 |

|     |       |     |
|-----|-------|-----|
| 朱靖旬 | 錄清史列傳 | 四一〇 |
| 陳佐平 | 錄清史列傳 | 四一五 |
| 方大湜 | 錄清史列傳 | 四一六 |
| 毛隆輔 | 錄清史列傳 | 四一九 |
| 冷鼎亨 | 錄清史列傳 | 四二四 |
| 涂官俊 | 錄清史列傳 | 四二七 |
| 趙以煥 | 錄清史列傳 | 四二九 |

# 甘棠集

## 西門豹 錄史記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遷者故鄴即今河南省臨漳縣。豹往到鄴，會長老，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歛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卽娉取洗沐之，爲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視爲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卽不爲河伯

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與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卽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願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卽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正義註：簪，謂以毛髮簪頭，長五寸，插衣冠前，謂之爲簪。磬，謂曲體也。磬折，謂曲體揖之，若石磬之形，曲折也。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

諸且留待之須叟。』須臾，豹曰：『廷掾起矣，何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

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西門豹卽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

民田。正義註：括地志云：按橫渠首接涑水蓋西門豹史起所鑿之渠也。漢血志云：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有令名，垂文侯曾孫，王與

田。百飲祝曰：『今吾爲臣，皆非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遂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壓也。漢水在其旁，西門不

知用，是不智，知而不與，是不仁。仁智均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史起爲鄴令。田皆漑，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

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

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

爲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爲一橋。鄴民人父老

不肯聽長吏，以爲西門君所爲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門豹

爲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

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辯治者當

能別之。



文翁 錄前漢書

文翁，廬江舒。

選者按：廬江，郡名，其舊治在今安徽省廬江縣西一百二十里。舒，或爲今之安徽舒城縣。

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

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

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

選者按：「博士」，官名，名掌五經教子弟者。

或學律

令，減省「少府」。

選者按：「少府」，官名，掌山海地澤之稅以給供養爲天子之私府。

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

選者按：「計吏」，官名，掌上計簿之事者也。

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

「刺史」。

選者按：「郡守」、「刺史」，均官名。「郡守」，一郡之長也。「刺史」，掌督察之事者也。縣後亦成爲行政上之定職。

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

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

選者按：孝弟力田，漢時選舉之科目也。

常選舉官

童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闔

閭，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

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 兒 寬 節 錄 前 漢 書

兒寬，千乘人也。選者按：千乘縣之故城，在今山東省高苑縣北。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

無資用，嘗爲弟子都養。師古曰：都，凡衆也。養，王給也。炊者，也。貧無資用，故供諸弟子炊也。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

如此。以射策爲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中略轉擢爲中大夫，遷左

內史。寬旣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

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韋昭曰：六輔，爲京兆、潯陽、扶風、河東、河南、河內也。劉德曰：於六輔界中爲渠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漢書

志云：兒寬爲「左內史」，奏請穿六輔渠，以益漑鄭國旁高仰之田，此則於鄭國渠上流南岸，更開六道小渠，以輔助漑灌。耳今雍州會同三原兩縣界，此渠尚存，鄉人名曰六渠，亦段輔渠。故河渠書云：關內則輔渠，是也。爲說三河之地說。

**廣漑田** 師古曰：爲用水之次具。 **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 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要之時，不即徵收也。 **以故租多不入。**

**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貢租課殿當免，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担負，**

**輸租糶屬不絕。** 師古曰：糶，糶也，官輸者，糶也。不絕於道，若糶索之相屬也。 **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 (中略) **後爲「御史**

**大夫」卒。**

韓延壽 節錄前漢書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爲「郡文學」。(中略)轉擢「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國家常爲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

爲「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爲聰明。潁川由是以爲俗，民多怨讐。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師古曰：謠俗，謂風俗也。欲議政教善惡也。

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

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爲吏民行喪嫁娶禮，百

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續要曰：下里，地下鄉里也。師古曰：僞，謂木土爲之，象其車馬之形也。棄其物於市之道上也。數年，徙

爲「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

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宮，

師古曰：學宮，謂庠序之舍也。春秋鄉射，陳鐘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

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嚮之。又置正五長，古師曰：正，若今之鄉正里正也。伍，長同伍之中，置一人爲長也。

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

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師古曰：言豈我負之，耶其人何以爲此事。吏聞者

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瘡不能言。師古曰：殊，絕也。以人救之，故身首不相絕。

延壽聞知，對掾史涕泣，遣吏醫治視。師古曰：遣，醫治之。而吏視之。厚復其家。延壽嘗出臨上車，騎

吏一人後至，勅「功曹」議罰白。師古曰：令定其罪名而更白之。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

車間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師古曰：資，取也。取事父之道以事君，其敬則同也。君則極敬，母則極愛，不如父之兼敬愛也。今日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

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

舉手與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

因自達，故代卒。師古曰：代人爲卒也。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

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

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爲煩擾。」丞掾皆以爲方春月，可壹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旣傷風化，重使賢長吏齋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齋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宋郡曰：自字，疑作同字。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師古曰：髡，鬻髮也，一說兄以讓弟，又讓之，故云相移。延壽大喜，開閣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師古曰：以其悔過從善，故令表類以示勸厲。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廬，郡中欽然，莫不傳相勸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下略）

黃 霸 節錄前漢書

黃霸，字次公，淮陽夏人也。選者按：淮陽初爲國，又改爲郡，其故城在今河南省淮陽縣西。附夏即今河南省太康縣。以豪桀役使徒雲陵。選者按：雲陵在今陝西省。

霸少學律令，喜爲吏。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選者按：「侍郎謁者」官名，掌實讀

之事。坐同產有罪，劾免。後復入穀沈黎郡。選者按：沈黎郡之故址，在今四川省漢源縣東南。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

選者按：卒史，官名，郡屬吏也。一馮翊以霸入財爲官，不署右職，使領郡錢穀計簿書，正以廉稱，察補河

東「均輸長」。選者按：河東，即今山西省。均輸長，一官名。漢武帝用桑弘羊，置均輸官，令遠方各以其貨物相灌輸，大農諸官盡罷天下之貨物，實謂之均輸。復察廉，爲「河南太守

丞」。選者按：河南郡，名，即今河南省鄭州一帶之址，丞，太守之屬官也。霸爲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衆，

爲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

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

以刑罰痛繩羣下，繇是俗吏尙嚴酷以爲能，而霸獨用寬和爲名。會宣帝卽位，在民

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爲「廷尉正」選者按：「廷尉正」官名，掌刑獄之事。數決疑獄，廷

中稱平，「守丞相長史」。選者按：「丞相長史」官名，「丞相」之屬官也。「守」暫時署理之意也。坐公卿大議廷中，知「長信少府」

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尙書獄

中，再隲冬，積三歲迺出。勝出，復爲「諫大夫令」選者按：「諫大夫令」官名，掌議論之事。「左馮翊」宋畸舉霸

賢良，勝又口薦霸於上，上擢霸爲「揚州刺史」選者按：揚州，即今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等省之地。治臨陽，即今安徽省之涇縣。三歲，宣帝

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陽州刺史」霸爲「潁川太守」。選者按：潁川，郡名，即今河南省東南部之

地。秩比二千石，房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徒油屏，泥於軾前，以章

有德。一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太守」霸爲選擇良吏，分部宣

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

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

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它陰伏，以



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鳥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豪釐不敢有所隱。縲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尙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一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土，劾乏軍輿，連貶

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瞻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與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下略）

朱 邑 錄前漢書

朱邑，字仲囑，廬江舒人也。少時爲舒桐鄉「嗇夫」。遷者按：桐鄉地名，在今安徽當桐城縣之北。嗇夫，輔官也。漢置嗇夫職。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補「太

朱

邑

漢

十三

守卒史。」舉賢良爲「大司農丞」

選者按：「大司農」官名，掌錢穀等事，「大司農丞」，「大司農」之屬官也。

遷「北海太守」

選者按：北海，郡名，其地在今山東省昌樂縣一帶之地。

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爲人淳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

天子器之，朝廷敬焉。是時張敞爲「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

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值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胸臆約結，固無奇也。雖有亦安

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饑者甘糟糠，穰歲餘梁肉，何則？有無之勢異

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士各達其時之英俊。若

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敞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

其助者。身爲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

閔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無疆外之交，束修之餽，可謂

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

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

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爲邑起家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遷案按：今桐鄉，固作史時也。

### 龔 遂 節錄前漢書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爲官，至昌邑郎中令。遷案按：南平陽，縣名，今之山東鄒縣。

一也。郎中令，官名，掌宮殿門戶統御諸郎官。事王賀。遷案按：即昌邑王，名賀也。賀動作多不正，遂爲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

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

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及國中皆畏憚焉。王嘗久與鬪，奴宰人游

戲飲食，賞賜無度，遂入見王，涕泣膝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

何爲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清閒竭愚。」王辟左右，遂曰：「大王知膠

西王所以爲無道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爲，僂於桀紂也，得以爲堯舜也。」王悅其諛諛，嘗與僂處，唯得所言，以至於是。今大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選「郎」中，選者按「郎」官名，名任侍從之職者。張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逐去安等。會昭帝崩，無子，「昌邑王」賀嗣立，官屬皆徵入。「王」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選者按「長樂」官名，長樂衛尉，掌「長樂」宮門衛也，兵之官也。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爲天子，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盡，日與近臣飲食作樂，鬪虎豹，召皮軒車九流，驅馳東西，所爲諄道。古制寬大，臣有隱退，今去不得，陽狂恐知，身死爲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極諫爭。」王卽位二十七日，卒以淫亂廢。「昌邑」羣臣坐陷「王」於惡不道，皆誅，死者二百餘人。唯遂與「中尉」王陽以數諫爭得減死，髡爲城旦。選者按：城旦，秦漢時徒刑，罰作苦工也。豎句殘夜藥城，故謂之城旦。宣帝卽位久之，勃海選者按：勃海，郡名，今河北省河間縣以東至滄州北。

至東安，東安，南至山東之海。選者按二千石，太守也。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

丞相選者按：「丞相」，「御史」，均官名。「丞相」，掌丞天子，助理萬機者也。「御史」，在「漢」時乃親「御史」

用，上以為「勃海太守」。近之職，非專司彈劾者，其品官曰「御史大夫」，掌副丞相，次曰「御史中丞」，掌詔書，糾察。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知小，宣

帝望見，不馴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勃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

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露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

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說，答曰：「

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

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

贈遣乘傳至勃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遂

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迺為盜賊。遂單車獨行至

府，郡中翕然，盜賊以皆罷。勃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

鉤鋏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迺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鬻五十本，葱一畦，韭一家，二母，彘五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耨田，畝一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凌芟勞來，循行郡中，皆有富積，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

「功曹」選者按：「功曹」官名，為郡屬吏掌選置功勞之事。以王生素耆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

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勃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人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

選者按：「水衡都尉」及「水衡丞」均掌山林苑之官也。

水衡丞」以襄顯。遂云：「水衡」典上林禁苑共張宮館，爲宗廟取牲，官職親近。」  
上甚重之，以官壽卒。

### 召 信 臣 錄前漢書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選者按：九江，郡名，今江蘇淮揚一帶。安徽安慶及淮一帶與江西省皆其地。治壽春，即今安徽含山縣。也以明經甲科爲「郎」。

出補「穀陽長」。選者按：穀陽，縣名，今屬河南省。舉高第，遷「上蔡長」。選者按：上蔡，縣名，今屬河南省。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

稱述，超爲「零陵太守」。選者按：零陵，郡名，其舊治在今廣西全縣西南七十八里。遷「南

陽太守」。選者按：南陽，郡名，前河南南陽府及湖北襄陽府之地均屬之。其治如上蔡。信臣爲人，勤力有方略，好爲民興利，務在

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



門提。開。凡。數。十。處。以。廣。漑。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紛。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爲。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荆。州。刺。史」。奏。信。臣。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

遷者按：今河南省中部即舊河  
 南郡之地。治行常爲第一，復數增秩賜金。「竟甯」。遷者按：「竟甯」漢元帝年號。中徵爲「少府」，列於九卿

遷者按九種官職也。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稀幸御者，勿復繕治供張，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

戲，及宮館兵弩什器，減過太半；大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難蘊火，待

溫氣乃生，信臣以爲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及它非法食物，悉奏

罷。省費歲數千萬。信臣年老以官卒。「元始」。遷者按：「元始」漢平帝年號。四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

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臣冢

而南陽亦爲立祠。

卓 茂 節錄後漢書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父祖皆至郡守。茂，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歷算，究極師法，稱爲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初辟「丞相府史」。選者按：「史」掌書之官也。事孔光，光稱爲長者。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性不好爭如此。後以儒術舉爲侍郎，給事黃門。

選者按：「侍郎」近侍之官。給事黃門，猶在黃門之內任事也。亦稱「給事黃門侍郎」。

遷「密令」。

遷者按密縣，即今河南省密縣。

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

欺之。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尙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况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聞者皆嗤其不能，河南郡爲置守令，茂不

爲嫌，理事自若。一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是時，王莽秉政，置大司農六部丞，勸課農桑，遷茂爲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莽居攝，以病免歸郡。常爲門下掾。漢書按：「門下省」之屬官也。祭酒，不肯作職吏。「更始」立，以茂爲「侍中祭酒」，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以年老乞骸骨歸。時光武初卽位，先訪求茂，茂詣河陽謁見，乃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能。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弋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賜几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建武二十四年薨，賜棺槨冢地，車駕素服，親臨送葬。（下略）

耿 純 節錄後漢書

耿純，字伯山，鉅鹿宋子人也。（中略）初爲光武將，從征邯鄲，銅馬，赤眉，諸役。後天下略定，因自請曰：「臣本吏家子孫，幸遭大漢復興，聖帝受命，備位列將，爵爲通侯，天下略定，臣無所用，志願試治一郡，盡力自効。」帝笑曰：「卿旣治武，復欲修文邪？」迺拜純爲「東郡太守」。時東郡未平，純視事數月，盜賊清寧。四年，詔純將兵擊更始「東平太守」范荆，荆降，進擊太山濟南及平原賊，皆平之。居東郡四歲，時「發于長」有罪，純案奏圍守之，奏未下，「長」自殺，純坐免，以列侯奉朝請。從擊董憲，道過東郡，百姓老小數千，隨車駕涕泣，云：「願復得耿君。」帝謂公卿曰：「純年少，被甲胄，爲軍吏耳，治郡迺能見思若是乎！」六年，定封爲「東光侯」。純辭就國，帝曰：「文帝謂周勃丞相：『吾所重君，爲我率諸侯就國，』今亦然也。」純受詔而去，至

鄴，賜穀萬斛。到國，弔死問病，民愛敬之。八年，東郡濟陰盜賊羣起，遣「大司空」李通，「橫野大將軍」王常擊之，帝以純威信著於衛地，世郡舊衛地也。遣使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爲「東郡太守」，吏民悅服。十三年卒。

選者按：與耿氏同時有寇，恂者亦光武名將，歷治河內汝南潁川，亦極爲人民見思。其治汝南也。「盜賊清靜，郡中無事。」恂素好學，乃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爲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其治潁川也，則「建武」八年，「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恂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此種見思之情形，與耿氏如出一轍。以武將而兼循吏，實至難得之全才，光武時此兩人爲最著名，其中與之業，亦不無有賴於此乎。

衛 颯 附次充錄後漢書

衛颯，字子產，河內修武人也。家貧，好學問，隨師無糧，常備以自給。王莽

選者按：修武，縣名，今河南省獲嘉縣。

颯

颯

颯

二五

時仕郡，歷「州宰」。建武二年，辟「大司徒」鄧禹府，舉能案劇。除「侍御史」。

襄城令。

遷者按：「侍御史」官名，給奉殿中，襄城縣今屬河南省。

政有名迹。遷「桂陽太守」。

遷者按：桂陽郡名，在今湖南郴州。

郡與交州。

遷者按：交州州名，即今廣

東廣西及安南之地。

接境，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期年間，邦俗從

化。先是，含滙瀆陽曲江三縣，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濱溪谷，習其

風土，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徭

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姦吏杜

絕，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又未陽縣，遷者按：即今湖南耒陽縣。出鐵石，佗郡民庶，常

依因聚會，私為冶鑄，遂招來亡命，多致姦盜。颯乃上起鈇官，罷斥私鑄，歲所增入，五

百餘萬。颯理郵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於物宜。視事十年，郡內清理。二十

五年，徵還，光武欲以為「少府」。會颯被疾，不能拜起，勅以「桂陽太守」歸家。須後

詔書。居二歲，載病詣闕，自陳困篤，乃收印綬，賜錢十萬。後卒於家。南陽茨充代颯為

桂陽亦善其政教民種殖桑柘麻紵之屬勸令養蠶織屨民得利益焉。東觀記曰元和中桂陽入長沙界魏者皆徒就臣問御佐曰「人無屨亦苦之否」御佐對曰「十二月盛寒時並多創裂血出熾火燎之春溫或踐履」建武中桂陽太守突充錢人種桑蠶人得其利至今江南始知桑蠶織屨皆充之化也。

### 任 延 錄後漢書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年十二為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為任聖童。值倉卒避兵之隴西。選者按隴西郡名今甘肅省舊屬州靈昌秦州諸府州之地均屬之。時隗囂已據四郡遣使請延延不應。更始選者按更始乃討莽時帝年號元年以延為大司馬。選者按大司馬乃政官之長屬拜會稽都尉。選者按會稽郡名今江蘇東部浙江西部皆其地。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及到靜泊無為唯先遣饋禮。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

任 延 漢 二七





以下，各省奉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垂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於是徼外蠻夷夜郎

按夜郎國名，今貴州西。增古爲南夷夜郎國地。

等，慕義保塞，延遂止鵠偵候戍卒。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爲「交阯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

「鹽水侯」。嶺南華風，始於二守焉。延視事四年，徵詣洛陽，以病稽留，左轉「睢陽

令」。

遷者按睢陽，縣名，故城在今河南省商邱縣南。

九真吏人，生爲立祠，拜「武威太守」。

遷者按武威，郡名，今甘肅省武威州府地。

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

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旣之

武威，時將兵「長史」田紺，郡之大姓，其子弟賓客，爲人暴害，延收紺繫之，父子賓

客伏法者五六人。紺少子尙，乃聚會輕薄數百人，自號將軍，夜來攻郡，延卽發兵破

之。自是威行境內，吏民累息。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羌」，民畏寇抄，多廢田業。延到，

任

延

漢

選集武略之士千人，明其賞罰，令將雜種胡騎，「休屠」「黃石」屯據要害，其有警急，逆擊追討，虜恆多殘傷，遂絕不敢出。河西選者按：河西黃河以西之地也。舊少雨澤，乃為置水官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又造立校官，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

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後坐擅誅羌，不先上，左轉「召陵令」選者按：召陵，縣名，其故城在今河南省鄆城縣東。「召陵令」召

陵選者按：召陵，縣名，其故城在今河南省鄆城縣東。「召陵令」召陵令選者按：永平，漢明帝年號。「永平」選者按：永平，漢明帝年號。二年徵

會辟雍，選者按：辟雍，天子所設之大學也。因以為「河內太守」選者按：河內郡名，在今河南河北之地。視事九年，病卒。少子愷，官至

「太常」選者按：「太常」官名，掌宗廟禮儀之職者也。

郭 伋 錄後漢書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也。伋少有志行，哀平間，選者按：哀平，漢帝年號也。辟大司空府，三遷為「漁

陽都尉。遷者按：漢陽，即今河北會稽。王莽時爲「上谷大尹」。遷「并州

牧。遷者按：并州即今山西。官名郡將也。更始，新立，三輔連被兵寇，百姓震駭，強宗右姓各擁衆保營，莫

肯先附，「更始」素聞卬名，徵拜「左馮翊」，一使鎮撫百姓。世祖即位，拜「雍州牧」。

遷者按：雍州，即今陝西及甘肅一帶之地。再轉爲「尙書令」，數納忠諫，爭「建武」四年，出爲「中山太守」。

猾惡，寇或充斥，卬到，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賊銷散。時「匈奴」數抄郡界，邊境苦之，

卬整勒士馬，設攻守之略，「匈奴」畏憚遠迹，不敢復入，塞民得安業。在職五歲，戶口

增倍。後潁川盜賊羣起，九年徵拜「潁川太守」。一召見，辭謁，帝勞之曰：「賢能太守，

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君雖精於追捕，而山道險阨，自鬪當一卡

耳，深宜慎之。」卬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襄城 召吳等數百人，皆束手詣卬降，悉

遣歸附農。因自刻專命，帝美其策，不以咎之。後宏、吳等黨與，聞卬威信，遠自江南，或

從幽冀，不期俱降，駱驛不絕。十一年，省「朔方刺史」屬并州，帝以盧芳據北土，乃調儼爲一并州牧。一過京師謝恩，帝卽引見，并召皇太子諸王，宴語終日，賞賜車馬衣服什物。儼因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遷者按：南陽，係光武家鄉。帝納之。儼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遷者按：美稷，地名，故城在今朔州多新中旗。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儼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儼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儼謂一別駕從事一計日，當告之。行部旣還，先期一日，儼爲違信於諸兒，遂止於野亭，須期乃入。是時朝廷多舉儼，可爲一大司空，一帝以并部尙有盧芳之敵，且「匈奴未安，欲使久於其事，故不召儼，知盧芳夙賊，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芳將陷昱，遂謀脅芳降儼，芳乃亡入一匈奴。」儼以老病，上書乞骸骨。二十二年，徵爲一太中

大夫，賜宅一區，及帷帳錢，殺以充其家，倣輒散與宗親九族，無所遺餘。明年卒，時年八十六，帝親臨弔，賜冢塋地。

杜 詩 錄後漢書

杜詩，字公君，河內汲人也。選者按：汲即今河南省汲縣。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稱。更始時，辟大

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爲「侍御史」。選者按：「侍御史」近侍之官也，給事殿中。安集洛陽時，將軍

蕭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百姓惶擾。詩敕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世祖召見，賜

以槀鼓。復使之河東，誅降逆賊楊異等。詩到大陽。選者按：大陽，縣名，其故城在今山西省平陸縣東北。聞賊規欲北度，

乃與「長史」急焚其船，部勒郡兵，將突騎趨擊，斬異等，賊遂翦滅。拜「成臯令」。

遷者按：成皋縣名，故城在今河南省汜水縣西北名土街。

視事三歲，舉政尤異。再遷爲沛郡都尉。

遷者按：沛郡或即今江蘇省沛縣。

轉「汝南

都尉」所在稱治。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詩自以無勞，不安久居大郡，求欲降避功臣，乃上疏，願退大郡受小職。帝惜其能，不許之。詩雅好推賢，數進知名士清河劉統，及「魯陽長一董」等。詩身雖在外，盡心朝廷，讜言善策，隨事獻納。視事七年，政化大行。十四年，坐遣客爲弟報仇被徵，會病卒。一司隸校尉「鮑永」上書言詩貧困，無田宅，喪無所歸，詔使治喪郡邸，賜絹千匹。

張 堪 錄後漢書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微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即位，中郎將「秉欸」薦堪，召拜「郎中」。「遷者按：「郎中」亦近侍之官，與「侍郎」同爲「郎中令」之屬官。二遷爲「謁者使」，送委輸縑帛，并領騎七千匹。

詣「大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一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乃示弱挑敵，述果自出，戰死城下。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私，慰撫吏民，蜀人大悅。在郡二年，徵拜「騎都尉」，後領「驃騎將軍」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遷者按：高柳，縣名，故城在今山西省陽高縣。」拜「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爲用。「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

張 堪



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君爲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當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歎息良久，拜顯爲「魚復長」。方徵堪，會病卒，帝深悼惜之，下詔褒揚，賜帛百匹。

秦 彭 錄後漢書

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也。遷者按：扶風郡名，即今陝西省鳳翔縣一帶之茂陵縣名，其故城在今陝西省興平縣東北。建初元年，遷山陽太守。遷者按：山陽城故址，在今河南省修武縣。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尚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

揖讓之儀，乃爲人設四誠，以定六親。長幼之禮，有違奉教化者，擢爲一鄉三老。一按：「三老」，經官名，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恥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爲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跼蹐，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郡。在職六年，轉一潁川太守，一仍有鳳凰。騏驎，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宗巡行，再幸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章和二年卒。（下略）

王 渙 附 鐘 顯 任 峻 錄 後 漢 書

王渙，字稚子，廣漢郡人也。郫縣故城，在今梓州郫縣西南也。遷者按：廣漢郡初在今四川梓潼縣，後漢徙置今四川新津。父順，「安定太守」。遷者按：安定郡名，即今甘肅省。

王 渙 漢 三七

舊平涼府及固原州涇州之地。

渙少好俠，尚氣力，數通剽輕少年。晚而改節，敦儒學，習尚書，讀律令，略舉

大義。為「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割斷，不避豪右。寵風聲大行，入「大司農」。

選者按：「大司農」官名。漢代之官名。漢代之官名。

和帝問曰：「在郡何以為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一王渙，

選者按：「主簿」官名。漢代之官名。漢代之官名。

以簡賢選能，「主簿」。選者按：「主簿」官名。漢代之官名。漢代之官名。

渙由此顯名。州舉茂才，除「溫令」。選者按：「溫」縣名。在今河南省。縣多姦猾，積為人患，渙以方略討擊，

悉誅之。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其有放牛者，輒云：「以屬稚子。」終無侵犯。在溫

三年，遷「兗州刺史」。選者按：「兗州」在今山東省境。繩正部郡，風威大行。後坐考妖言不實論，歲餘，徵

拜「侍御史」。「永元」十五年，從駕南巡，還為「洛陽令」。選者按：「洛陽」縣名。在今洛陽縣之東。

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其冤嫌久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莫不曲盡情詐，

壓塞羣疑。又能以譎數發摘姦伏，京師稱歎，以為渙有神算。元興元年，病卒，百姓

而道，莫不咨嗟，男女老壯，皆相與賦斂，致奠釀以千數。渙喪西歸，道經弘農。選者按：「弘農」縣名。在今河南。

選者按：弘農縣名。

洛陽以西至陝縣，又南陽府西境及陝西商縣之地皆是，治弘農故城在今鞏義縣南。

「卒司」所鈔，恆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其政化懷物如此，民思

其德，為立祠安陽亭西，每祀輒弦歌而薦之。永初二年，鄧太后詔曰：

夫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為理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故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

昔「大司農」朱邑，右扶風尹翁歸，政迹茂異，令名顯聞，孝宣皇帝嘉歎愍惜，而以黃

金百斤策賜其子。故「洛陽令」王渙，秉清修之節，蹈羔羊之義，盡心奉公，務在惠民，

功業未遂，不幸早世，百姓追思，為之立祠，自非忠愛之至，孰能若斯者乎？今以渙子

石為「郎中」，一選者按：「郎中」官名司近侍之職。以勸勞動。延熹中，桓帝事黃老道，悉毀諸房

祀，唯特詔密縣存故「太傅」卓茂廟，洛陽留王渙祠焉。鐔顯後亦知名，安帝時，為

「豫州刺史」，選者按：豫州，即今河南省地。時天下饑荒，競為盜賊，州界收捕，且萬餘人，顯愍其困窮，自

陷刑辟，輒擅赦之，因自劾奏，有詔勿理。後位至「長樂衛尉」。自渙卒後，連詔三公，

特選「洛陽令」，皆不稱職。「永平」中以「劇令」勃海任峻補之。峻擢用文武吏，皆盡其能，糾剔姦盜，不得旋踵。一歲斷獄不過數十。威風猛於渙，而文理不及之。峻字叔高，終於「太山太守」。

孟嘗 錄後漢書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注者按：上虞，縣名，其故城在今浙江省上虞縣西。人也。其先三世爲郡吏，並伏節死難。嘗少修操行，仕郡爲一戶曹史。一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鴆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爲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寃死。後「太守」殷丹到官，

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之事。丹卽刑訟女，而祭婦墓。嘗後策孝廉，舉茂才，拜「徐令，

一州郡表其能，遷「合浦太守。」

遷者按：合浦，郡名，郡治嘗移在後漢時其治卽今廣東合浦縣。

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

附比境，常通商販，貿糴糶食。先時宰守

遷者按：宰守，郡宰太守也。

並多貪穢，詭人探求，不知紀極，珠遂

漸徙於交阯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弊，求民病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爲神明。以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嘗旣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備鄰縣士民慕

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尙書同郡楊喬上書薦嘗曰：「臣前後七表，言前「

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道

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羣，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饑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

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墾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

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沈淪草莽，好爵莫及，廊廟之寶，棄於溝渠；且年歲有訖，桑

榆行盡，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爲珍，士以稀見爲貴，槃木朽株爲萬乘用者，左右爲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衆之所貴，臣以斗筭之姿，趨日月之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禽息亡身進賢。嘗竟不見用，年七十卒於家。

許 荆 錄後漢書

許荆，字少張，會稽陽羨人也。遷者按：會稽，郡名，轄今江蘇省東南部，及浙江省西。部之地屬陽羨縣，故城在今江蘇省宜興縣南五里。荆少爲郡吏，兄子世嘗報讐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荆聞乃出門逆怨者，跪而言曰：「世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荆，不能訓導，兄旣早沒，一子爲嗣，如令死者傷其滅絕，願殺身代之。」怨家扶荆起

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荆名譽益著，太守黃兢舉孝廉。和帝時稍遷「桂陽太守」。選者按：桂陽郡，即今湖南耒陽縣一帶之地。郡濱南州，風俗脆薄，不識學義，荆爲設喪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未陽，選者按：未陽，即今湖南耒陽縣。縣人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在事二十年，父老稱歌，以病自上，徵拜「諫議大夫」。卒於官。桂陽人爲立廟樹碑。（下略）

## 仇覽 錄後漢書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選者按：陳留，即今河南省陳留縣。考城，即今河南省考城縣。少爲書生，淳默，鄉里無知者。

九

配

黃

四三



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爲蒲亭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至於果菜爲限，雞豕有數，農事旣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寡。期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爲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臬哺所生。」時考城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爲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邪？」覽曰：「以爲鷹鷂，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乎？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爲資，勉卒景行。」覽入太學。選者按：「太學，大學也。漢」爲「太學」習改爲「國子學」附改爲「國子監」。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字，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

「國子學」附改爲「國子監」

「漢」爲「太學」習改爲

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隣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與融齎刺就房謁之，遂請留宿。林宗嗟歎下牀爲拜，覽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雖在宴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見喜怒聲色之異。後徵一方正，一遇疾而卒。

陳 實 錄後漢書

陳實，字仲弓，潁川許人也。選者按潁川郡，即今河南許昌及汝南一帶之地。許即今河南省之許昌縣。出於單微，自爲兒童，雖在戲弄，爲

等類所歸。少作縣吏，常給事廝役，後爲「都亭刺史佐」。

選者按：都亭，郡城之事也。別國有若干亭，亭散官管理之。刺史佐，屬官也。

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太學。後令復召爲吏，乃避隱陽城

山中。

選者按：陽城山，在今河南登封縣東北。

時有殺人者，同縣揚吏以疑實，縣遂遠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

爲「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揚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家貧，復爲郡西門亭

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爲「文學掾」。

實知非其人，懷檄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實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實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爲「尚書」，郡中

士大夫，送至輪氏傳舍，倫謂衆人言曰：「吾前爲侯常律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

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我人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

己者也。」實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

「聞喜長」。

選者按：聞喜，即今山西聞喜縣。

旬月，以某喪去官，復再遷除「太邱長」。

選者按：太邱縣故城，在今河南清水城縣西北。

修德

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戶歸附者，實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實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及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實，餘人多逃避求免。實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初，一大將軍「竇武辟以爲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實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實，故多所全宥。實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甯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實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實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尅己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

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羣僚舉賀，賜等常歎實大位未登，愧於先之。及黨禁始解，一大將軍何進，一司徒袁隗，遣人敦實，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實乃謝使者曰：「實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時三公每缺，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不起。閉門懸車，棲遲養老，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於家。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二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謚爲文範先生。

賈 琮 錄後漢書

賈琮，字孟堅，東郡，即今河北省大名縣，及山東省聊城縣及長清縣以西之地。聊城人也。聊城即今山東省聊城縣。舉孝廉，再遷爲一京兆令，有政迹。舊交關土多珍產，明璣，犀象，璠璫，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前後

「刺史，一率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財計盈給，輒復求見遷代，故吏民怨叛。」  
「中平」元年，交北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天將軍」。魏帝特  
敕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爲「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  
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寃無所，民不聊生自活，故聚爲盜賊。琮卽移書告示，各使  
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  
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  
爲十三州最，徵拜「議郎」。時「黃巾」新破，兵凶之後，郡縣重斂，因緣生姦，詔書沙  
汰「刺史」二千石，更選清能吏，乃以琮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  
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一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  
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藏過者，望風解印綬去。唯一  
「襄陶長」。

選者按：襄陶縣之故城，在今河北省襄陶縣。

選者按：觀津縣之故城，在今河北省武邑縣東南。

於是州界翕然。靈帝崩，大將軍「何進表琮爲「度遠將軍」卒於官。

吳 祐 錄後漢書

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也。選者按：長垣，即今河北省長垣縣。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

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選者按：古以竹爲書，以火炙簡，令汗取其書，易書復不盡謂之殺簡。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領，遠在海濱，

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威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

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

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及年二十，喪父，居無担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

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奈先君何！」祐辭

謝而已，守志如初。後舉孝廉，將行，郡中爲祖道，祐越壇共「小史」雍丘黃真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功曹以祐倨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真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

遷者按新蔡，即今河南省新蔡縣。

世稱其清節。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

資綿，乃變服客傭，爲祐賃春，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祐以光祿四行，按四行，敦厚、實錄、遜讓、節儉也。漢元帝時，詔令光祿勳歲以科第郎從官，故曰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一時濟北載宏，父爲「縣丞」，宏年十

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誦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爲友，卒成儒宗，知名東夏，官至「酒泉太守」。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閉閣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詣閣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又安丘男子毋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



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卽移安丘逮長妻，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爲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纆而死。祐在膠東九年，遷齊相。「大將軍」梁冀表爲「長史」，及冀誣奏「太尉」李固，祐聞而請見，與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在坐，爲冀草章，祐因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卽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冀怒而起入室，祐亦徑去。冀遂出祐爲一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

劉 寵 附劉岱劉繇錄後漢書

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遷者按：東萊，郡名，轄山東舊登州萊州之地。牟平縣名，其故城在今山東萊州縣之東南。齊悼惠王之後也。（中略）父丕，

博學，號爲通儒。寵少受父業，以明經舉「孝廉」。遷者按：「孝廉」，銜名，漢時各郡國所舉出之，行爲端正而有才學之人。除「東平陵

令」。一 遷者按：東平陵，縣名，其故治在今山東省臨城縣東。以仁惠爲吏民所愛。母疾，棄官去，百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

輕服遁歸。後四遷爲「豫章太守」。遷者按：豫章，郡名，即今之江西南贛。又三遷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

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頗爲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爲「將

作大匠」。遷者按：「將作大匠」，官名，掌管造宮室之事。山陰縣。遷者按：山陰縣，即今浙江省紹興縣。有五六老叟，彪眉皓髮，自若牝山谷間

出，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

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

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

「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轉爲一宗正大鴻臚。」

選者按「宗正」「大鴻臚」皆官名。宗正掌宗室皇族之事。「大鴻臚」掌歸燕蠻夷

延熹四年代黃瓊爲司空選者按「司空」官名三公之一掌水土之事以陰霧愆陽免頌之拜一將作大匠

復爲一宗正。一建甯元年代王暢爲一司空一頻遷一司徒一太尉選者按「司徒」「太尉」均官

名司徒爲三公之一掌以禮政導民之事「太尉」武職之首。一二年以日食策免歸鄉里。寵前後歷宰二郡累登卿相而節約

省妻家無貨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洒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

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以老病卒於家弟方官至山陽太守選者按山陽故城在今河南修武縣

方有二子岱字公山繇字正禮兄弟齊名稱董卓入洛陽岱從一侍中選者按「侍中」官名掌乘輿

出爲一兗州刺史一虛已愛物爲士人所附一初平二年青州黃巾

賊選者按青州州名轄今山東中部及東部及遼寧省遼河以東之地黃巾賊乃東漢末我角等亂賊皆著黃巾故也入兗州殺任城相選者按任城即今山東寧陽縣任城相任城縣長也鄭遂轉入

東平選者按東平即今山東省之東平縣岱擊之戰死一興平中繇爲揚州牧選者按揚州轄今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及福建等地州牧州長也

一振威將軍一時袁術據淮南選者按淮水以南諸地也繇乃移居曲阿選者按曲阿即今江蘇丹陽縣值中國喪亂士

友多南奔，繇攜接收養，與同優劇，甚得名稱。袁術遣孫策攻破繇，因奔豫章，病卒。

倉 慈 附顏斐錄三國志

倉慈字孝仁，淮南人也。始為郡吏。建安遷者按：「建安」中，太祖開募屯田於淮南

以慈為「綏集都尉」。黃初遷者按：「黃初」魏文帝曹芳年號。未為「長安令」。清約有方，吏民畏而

愛之。太和遷者按：「太和」魏明帝年號。中，遷「燉煌太守」。郡在酉陲，以喪亂隔絕，

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雉張，遂以為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己，無所匡革。慈到，抑

挫權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土。慈皆隨口割賦，

稍稍使畢。其本直。先是，屬城獄訟衆猥，縣不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

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曾不滿十人。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為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為平取，輒以府現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圖畫其形，思其遺像。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聚於「戊己校尉」選者按此乃官名，魏晉四城之置者也。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又為立祠，遙共祠之。自太祖迄於「咸熙」選者按咸熙魏元帝年號。「魏郡太守」陳國吳瓘，清河太守「樂安任熾」，京兆太守「濟北顧斐」，弘農太守「太原令狐邵」，濟南相「魯國孔乂」，或哀矜折獄，或推誠惠愛，或治身清白，或摘奸發伏，咸為良二千石。

魏略曰：顏斐字文林，有才學。「丞相」召為「太子洗馬」。「黃初」初轉為「黃門侍郎」，後為「京兆太守」。始京從馬超破後，民人多不專於農殖；又歷數四二千石，取解目前，亦不為民作久遠計。斐到官，乃令京縣帶阡陌樹桑果。是時民多無車牛，斐又諷民以閏月取車，使轉相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賣猪狗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為煩，一二年間，家家有丁車大牛。又起文學，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子衛。又於府

下，起菜園使吏役闕餽。又課民當輸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爲冬寒冰炙筆硯。於是風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吏。京兆與馮翊扶風接界，二郡道路旣穢，田疇又荒萊，人民飢凍，而京兆皆整頓，開明豐饒，常爲雍州十郡最。斐又清已仰奉而已。於是吏民恐其遷轉也。至「青龍」中，司馬宣王在長安立軍市，而軍中吏士多侮侵縣民。斐以白宣王，宣王乃發怒，召軍市使便於斐前杖一百。時長安「典農」與斐共坐，以爲斐宜謝，乃私推築斐，斐不肯謝，良久乃曰：「斐意觀明公受分陝之任，乃欲一齊衆庶，必非有所左右也。而「典農」竊見推築，欲令斐謝，假令斐謝，是更爲不得明公意也。」宣王遂嚴持吏士。自是之後，軍營郡縣各得其分。後數歲，遷爲「平原太守」。吏民啼泣遮道，車不得前，步步稽留，十餘日乃出界。東行至嶠，而疾困，斐素心戀京兆，其家人從者見斐病甚，勸之，言：「平原當自勉勵作健。」斐曰：「我心不願平原，汝曹等呼我何不言京兆邪？」遂卒。還平原，京兆聞之皆爲流涕，爲立碑於今稱頌之也。

鄭 渾 錄三國志

鄭渾，字公，河南開封人也。遷者按：河南開封，即今之河南開封。高祖父衆，衆父興，皆為名儒。渾兄泰與荀

攸等謀誅董卓，為一揚州刺史。卒。渾將泰小子妻，避難淮南，袁術賓禮甚厚。渾知

術必敗，時華歆為一豫章太守，一素與泰善，渾乃渡江投歆。太祖聞其篤行，召為掾，

復遷一下蔡長。遷者按：下蔡，縣名，其故城在今安徽省壽縣北。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其生子

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

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瞻，所育男女，多以鄭為字。辟為丞相掾屬，遷左淮尉。按：左淮尉，郡名，漢置，為三輔之一，轄地為今陝西、甘肅、四川、安徽、湖北及魯南、冀南州府商州之地。時梁興等略吏民五千餘家，為寇鈔，諸縣不能禦，皆恐

懼，寄治郡下，議者悉以為當移就險。渾曰：「興等破散，竄在山阻，雖有隨者，率脅從

耳，今當廣開降路，宣喻恩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斂吏民，治城郭，為守禦

；

之備；遂發民逐賊。明賞罰與要誓，其所得獲，十以七賞，百姓大悅，皆願捕賊。多得婦女財物，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其妻子。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諭，出者相繼，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興等懼，將餘衆聚鄜城。太祖使夏侯淵就助郡擊之。渾率吏民前登，斬興及其支黨。又賊斬富等酋將「夏陽長」一「邵陵令」，并其吏民入禮山，渾復討擊破富等，獲二縣長吏，將其所略還。及趙青龍者，殺「左內史」。

選者按：「內史」官名，掌治京師，漢分置左右內中。武帝更名右內史爲「京兆尹」。

「左內史」爲程休渾聞，遣壯士就梟其首。前後歸附四千餘家。由是山賊皆平，民安產業。

「左馮翊」

轉爲「上黨太守」。

選者按：上黨，郡名，其轄地爲今山西省東南部。

太祖征漢中，以渾爲「京兆尹」。渾以百姓新

集，爲制移居之法，使兼複者與單輕者相伍，溫信者與孤老爲比，勸稼穡，明禁令，以發奸者。由是民安於農，而盜賊止息。及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爲最，又遣民田漢中，無逃亡者。太祖益嘉之，復入爲丞相掾。文帝卽位，爲「侍御史」，加「駙馬都尉」。



遷者按：「鄭陽郡尉」，遷陽平浦郡。二「太守」郡界下溼，患水澇，百姓饑乏，渾於蕭相。三縣官名，掌賦之務也。界與陂邊開稻田。郡人皆以爲不便，渾曰：「地勢洿下，宜漑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轉爲一山陽魏郡太守，一其治倣此。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榆樹爲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明帝聞之，下詔稱述，布告天下，遷「將作大匠」。渾清素在公，妻子不免於饑寒，及卒，以子崇爲「郎中」。

董 和 錄三國志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

選者按南郡，即今湖北省西南部之地枝江，即今湖北省枝江縣。

其先本巴郡江州。

選者按巴郡，即今四川省巴縣一帶之地。江州，縣名。

故城在今四川省巴縣西。

人。漢末，和率宗族西遷。

益州牧劉璋以為

「牛鞞江原長成都令。」蜀

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越，為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然縣界豪彊，憚和嚴法，說璋轉和

為「巴東屬國都尉。」

選者按巴東，即巴郡之一部分。

吏民老弱相攜，乞留和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還

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愛而信之。先主定蜀，徵

和為「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

可替否，共為歡交。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

之財。（下略）

張 嶷 錄三國志

張嶷，字伯岐，巴西郡南充國人也。

遷者按：巴西郡名，今四川省開中縣一帶之地，南充國今四川省南充縣。

弱冠為縣功曹。一先主

遷者按：先主劉備也。

定蜀之際，山寇攻縣，縣長捐家逃亡，嶷冒白刃，攜負夫人，夫人得免。由是顯

名州召為從事。時郡內士人龔祿、姚佃，位二千石，當世有聲名，皆與嶷友善。一建

興

遷者按：「建興」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

遷者按：漢中即今陝西南鄭縣。

廣漢綿竹。遷者按：廣漢縣竹，皆地名，廣漢故城在今四川遂寧縣東北，綿竹故城在今四川

川漢關

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劫略吏民，嶷以一都尉將兵討之。嶷度其鳥散，難以

戰禽，乃詐與和親。克期置酒酒酣，嶷身率左右，因斬慕等五十餘級。渠帥悉殄，尋其

餘類，旬日清泰。後得疾病，困篤，家素貧匱，廣漢太守「霍郡何祗」名為通厚，嶷宿與

疎闊，乃自舉詣祗，託以治疾，祗傾財醫療，數年除愈。其黨道信義皆此類也。拜為「

牙門將」，屬馬忠，北討汝山。

遷者按：汝山，郡名，在今四川茂縣。

叛「羌」，南平四郡蠻夷，輒有籌畫戰克

之功。十四年，武都

遷者按，武都，郡名，舊治在今甘肅省成縣之西。

氏王苻健請降，遣將軍張尉往迎，過期不到，

一大將軍蔣琯深以爲念。疑平之曰：「苻健求附款至，必無他變，素聞健弟狡黠，又

夷狄不能同功，將有乖離，是以稽留耳。數日問至，健弟果將四百戶就魏，獨健來從。

初，越雋

遷者按，越雋，故郡，舊治即今四川西昌縣治。

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是後

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其郡徒有名而已；時論欲復舊郡，除疑

爲一越雋太守。一疑將所領往之郡，誘以恩信，蠻夷皆服，頗來降附。北徼捉馬最

饒勁，不承節度，疑乃往討，生縛其帥魏狼，又解縱，告諭使招懷餘類，表拜狼爲一邑

侯。一種落二千餘戶，皆安土供職。諸種聞之，多漸降服。疑以功，賜爵一關內侯。一蘇

祁一邑君冬逢弟隗渠等已降，復反，疑誅逢，逢妻「旄牛」王女，疑以計原之，而

渠逃入西徼。渠剛猛捷悍，爲諸種深所畏憚，遣所親二人詐降疑，實取消息，疑覺之，

許以重賞，使爲反間，二人遂合謀殺渠。渠死，諸種皆安。又一「斯都」者帥李求承，昔

手殺裴祿，疑求募捕得，數其宿惡而誅之。始，疑以郡郭宇頽壞，更築小塢，在官二年，徙還故郡，繕治城郭，夷種男女，莫不致力。定在臺登，卑水三縣，去郡三百餘里，舊出鹽鐵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疑率所領奪取，署長吏焉。疑之到定在，定在率豪狼岑「槃木」王，其爲蠻夷所信任，忿疑自侵，不自來詣。疑使壯士數十，直往收致，縛而殺之；尸還種，厚加賞賜，喻以狼岑之惡，且曰：「無得妄動，動卽殄矣。」種類咸面縛謝過。疑殺牛饗宴，重申恩信，遂獲鹽鐵器，用瞻漢嘉郡界。旄牛，夷種類四千餘戶，其率狼路，欲爲姑壻，冬逢報怨，遣叔父離將逢衆，相度形勢。疑逆遣親近，齎牛酒勞賜，又令離姊逆逢妻，宣暢意旨，離旣受賜，并見其姊，姊歡悅，悉率所領將詣疑，疑厚加賞待，遣一旄牛。由是輒不爲患。郡有舊道，經「旄牛」中，至成都。旣平且近，自旄牛一絕道，已百餘年，更由安上，旣險且遠，疑遣左右齎貨幣賜路，重令路姑喻意，路乃率兄弟妻子悉詣疑，疑與盟誓，開通舊道，千里肅清，復古亭驛。

秦封路爲「旄牛响毗王」，遣使將路朝貢，後主於是加疑，「撫戎將軍」領郡如故。（中略）在郡十五年，邦域安穆，屢乞求還，乃徵詣成都，夷民戀慕，扶轂泣涕；過「旄牛」邑，邑君襁負來迎，及追尋至蜀郡界，其借督率隨疑朝貢者百餘人，疑至，拜「邊寇將軍」，慷慨壯烈，士人咸多貴之；然放蕩少禮，人亦以此譏焉。是歲，「延熙」十七年也。魏「狄道長」遷者按：狄道，地名；即今甘肅狄道縣。李簡密書請降，「衛將軍」姜維率疑等，因簡之資，以出隴西，旣到狄道，簡悉率城中吏民出迎軍，軍前與「魏」將徐質交鋒，疑臨陣隕身，然其所殺傷，亦過倍。旣亡，封長子瑛「西鄉侯」，次子護雄，襲爵南土，越雋民夷，聞疑死，無不悲泣，爲疑立廟，四時水旱，輒祀之。

鄧 攸 錄 晉 書

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也。選者按：平陽，郡名，故城即今山西臨汾縣治；襄陵，即今山西襄陵縣。（中略）七歲喪父，尋喪母及祖母。

居喪九年，以孝致稱，清和平簡，貞正寡欲。少孤，與弟同居。初，祖父殷有賜官，勅攸受

之後，太守勸攸去王官，欲舉為孝廉。攸曰：「先人所賜，不可改也。」嘗詣一鎮軍，

選者按：「鎮軍」，官名，將軍之名號也。賈混混，以人訟事示攸，使決之。攸不視，曰：「孔子稱聽訟，吾猶人也，必

也使無訟乎。」混奇之，以女妻焉。舉灼然二品，為「吳王文學」。歷「太子洗馬」，「東

海王越參軍」。選者按：「文學」，太子洗馬，與參軍，均官名。「文學」，掌以五經教授諸生。越欽其為人，轉為「世

子文學」，「吏部郎」。選者按：「吏部郎」，吏部屬官之一種也。越弟騰為「東中郎將」，請攸為「長史」，出為

「河東太守」。選者按：河東郡，即今山西晉南。「永嘉」末，沒於石勒，然勒宿忌諸官，長二千石，聞攸在營，馳

召將殺之。攸至門，門幹乃攸為郎時幹，識攸，攸求紙筆作辭，幹候勒和悅，致之，勒重

其辭，乃命勿殺。勒長史張賓，先與攸比舍，重攸名操，因稱攸於勒，勒召至幕下，與語悅之，以爲一參軍，一給車馬。勒每東西，置攸車營中，勒夜禁火，犯之者死。攸與一胡一鄴，轂胡夜失火燒車，吏按問，胡乃誣攸，攸度不可與爭，遂對以弟婦散發溫河爲辭。勒赦之，旣而胡人深感，自縛詣勒，以明攸，而陰遺攸馬驢，諸胡莫不歎息宗敬之。石勒過泗水，選者按泗水，河名，起源於山東泗水縣陪尾山而流入於河。攸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其子嗣棄而暮及，明日，攸繫之於樹而去。至新鄭，選者按新鄭，縣名，即今河南新鄭縣。投李矩。三年將去，而矩不聽。荀組以爲一陳郡汝南太守，選者按陳郡故城，即今河南淮陽縣治。愍帝徵爲一尙書左丞，長水校尉，一皆不果就。後密捨矩去，投荀組於許昌，矩深恨焉。久之，乃送家屬還攸。攸與刁協、周顛素厚，遂至江東，元帝以攸爲「太子中庶子」。時吳郡，選者按吳郡，即今江蘇之地，舊治即今之吳縣。關守



人多欲之，帝以授攸。攸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時郡中大饑，攸表振貸，未報，乃輒開倉救之。臺遣一桓彝虞駿，慰勞饑人，觀聽善否，乃劾攸以擅出穀，俄而有詔原之。攸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歡悅，爲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統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百姓詣臺乞留一歲，不聽。（中略）攸棄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德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弟子綏，服攸喪三年。

王 蘊 錄 晉 書

王蘊，字叔仁，孝武定皇后父，司徒左長史灃之子也。起家「佐著作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性平和，不抑寒素，每一官缺，求者十輩，蘊無所是非，時簡文帝為「會稽王」輔政，蘊輒連狀白之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才，務存進達，各隨其方。」故不得者無怨焉。補「吳興太守」。選者按：吳興郡，即今浙江省吳興縣一帶之地。甚有德政。屬郡荒人飢，輒開倉贍卹。主簿一執諫，請先列表上，待報。蘊曰：「今百姓嗷然，路有饑饉，若表上須報，何以救將死之命乎？專擅之愆，罪在太守，且行仁義而敗，無所恨也。」於是大振貸之，賴蘊全者十七八焉。朝廷以違科免蘊官，士庶詣闕訟之，詔特左降「晉陵太守」。選者按：晉陵，即今江蘇省武進縣一帶之地。復有惠化，百姓歌之。（中略）「太元」十九年卒，年五十五。（下略）

徐豁 錄宋書

徐豁字萬同東莞姑幕人也。

遷者按東莞郡故址在今江蘇省武進縣。姑幕縣故城在今江蘇省武進縣東南。

晉安帝「隆安」末爲一

太學博士。元嘉初爲始興太守。

遷者按始興郡故城即今廣東曲江縣。

三年遣大使巡行四方并使郡

縣各言損益。豁因此表陳三事。其一曰郡大田武吏年滿十六便課米六十斛十五

以下至十二皆課米三十斛一戶內隨丁多少悉皆輸米且十三歲兒未堪田作或

是單迫無相兼通年及應輸便自逃逸既逼接蠻俚去就益易或乃斷截支體產子

不養戶口歲減實此之由謂宜更量課限使得存立今若減其米課雖有交損考之

將來理有深益其二曰郡領銀民三百餘戶鑿坑採砂皆二三丈功役既苦不願崩

壓一歲之中每有死者官司檢切猶致逋竄老少相隨永絕農業千有餘口皆資他

食豈唯「夫不耕或受其饑而已」所以歲有不稔便致甚困尋臺邸用米不異於銀

謂宜准銀課米，卽事爲便。其三曰：中宿縣俚民，課銀一子，丁輸南稱半兩，尋此縣自不出銀。又俚民皆巢居，鳥語不閑，貨易之宜，每至買銀，爲損已甚。又稱兩受入，易生奸巧，山俚愚怯，不辨自申，官所課甚輕，民以所輸爲劇。今若聽計丁課米，公私兼利。在郡著績，太祖嘉之。下詔曰：「始興太守一豁，潔已退食，恪居在官，政事脩理，惠澤沾被。近嶺南荒弊，郡境尤甚，拯卹有方，濟厥饑饉，雖古之良守，蔑以尙焉。宜蒙褒賚，以旌清績。可賜絹二百匹，穀千斛。」五年，以爲「持節，督廣交二州諸軍事，一寧遠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一未拜卒。時年五十一。太祖又下詔曰：「豁廉清勤恪，著稱所司，故擢授南服，申其才志。不幸嬰殞，朕甚悼之！可賜錢十萬，布百匹，以營葬事。」

江秉之錄宋書

江秉之，字玄叔，濟陽考城人也。選者按：考城，即今山東省西華縣，及河南省東部之地。考城，即今河南考城縣。秉之少孤，弟妹七人，並皆

幼穉，撫育姻娶，罄其心力。初為劉穆之丹陽前軍府一參軍。累遷一永世烏程令。

選者按：烏程縣，即今浙江省吳興縣。永世縣之故城，在今江蘇溧陽縣南。以善政著名東土，徵建康令。選者按：建康縣故城，在今江蘇江寧縣南。為治嚴察，京邑肅

然，躬景仁為一領軍。選者按：「領軍」官名，統領禁兵者也。請為一司馬，復出為一山陰令。選者按：山陰，即今浙江紹興縣。民

戶三萬，政事煩擾，訟諺殷積，階庭常數百人。秉之御繁以簡，常得無事。宋世唯

顧凱之亦省務著績，其餘雖復刑政循理，而未能簡事。以在縣有能，遷補一新安太

守。選者按：新安郡故城，在今浙江省淳安縣西。元嘉二十一年，轉在臨海。選者按：臨海郡故城，在今浙江省臨海縣東南百十五里。並以簡約見稱。所得

祿秩，悉散之親故，妻子常饑寒。人有勸其營田者，秉之正色曰：「食祿之家，豈可與

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及去官，留以付庫。十七年卒，時年六十。

虞 愿 錄南齊書

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也。遷者按餘姚即今浙江餘姚縣。祖賚，給事中。「監利侯。」父望之早卒。賚中庭橘樹冬熟，子孫競來取之，愿年數歲，獨不取。賚及家人皆異之。「元嘉」末，爲國子生，再遷「湘東王國常侍」。轉「潯陽王府墨曹參軍」。明帝立，以愿儒吏學涉，兼蕃國舊恩，意遇甚厚。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剎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剎，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錢，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尚書令「袁粲」在坐，爲之失色。帝乃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以舊恩，少日中，已復召入。帝好圍碁，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爲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碁，依品賭戲，抗每饒借之曰：「皇帝飛碁，臣抗

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爲信然，好之愈篤。愿又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雖數忤旨，而蒙賞賜，猶異餘人。遷兼「中書郎」。遷者按「中書郎」中書省之屬官也。帝寢疾，愿常侍醫藥。帝素能食，尤好逐夷，以銀鉢盛密漬之，一食數鉢。謂「揚州刺史」王景文曰：「此是奇味，卿頗足不。」景文曰：「臣夙好此物，貧瘠致之甚難。」帝甚悅。食逐夷積多，胸腹痞脹，氣將絕。左右啓飲數升醉酒，乃消疾，大困，一食汁滓，猶至三升，水患積久，藥不復効。大漸日，正坐呼道人，合掌便絕。愿以侍疾久，轉「正員郎」，出爲「晉平太守」。在郡不治生產。前政與民交關，實錄其兒婦。愿遣人於道奪取，將還。在郡立學堂，教授。郡舊出髯虵膽，可爲藥。有餉愿虵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虵還床下，復送四十里外山，經宿復還故處，愿更令遠，乃不復歸。論者以爲仁心所致也。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觀視，清徹無隱蔽。後琅邪王秀之爲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

以母老解職，除「後軍將軍」。褚淵常詣愿，不在，見其眠床上積塵埃，有書數表。淵歎曰：「虞君之清，一至於此！」令人掃地拂床而去。遷「中書郎」，領「東觀祭酒」。遷者按：「東觀」，福書之區，祭酒，官也。兄季，爲「上虞令」，卒。愿從省步還家，不待詔便歸東。除「驍騎將軍」，遷「廷尉祭酒」如故。愿嘗事宋明帝，齊初，宋神主遷汝陰廟，愿拜辭流涕。「建元」元年，卒，年五十四。（下略）

沈 瑀 錄 梁 書

沈瑀，字伯瑜，吳興武康人也。叔父昶，事「宋建平王」景素，景素謀反，昶先去之，及敗，坐繫獄。瑀詣臺，陳請得免罪。由是知名。起家「州從事」，奉朝請。嘗詣齊。

沈

瑀

南北朝

七五



「尙書右丞殷灑，灑與語及政事，甚器之。謂曰：『觀卿才幹，當居吾此職。』司徒

竟陵王二子良，聞瑀名，引爲府參軍，領揚州部傳從事。時建康令

選者按：處康故城在今江蘇江

良，瑀復事一刺史，始安王遙光嘗被使上民丁，速而無怨。遙光謂同使曰：『

爾何不學沈瑀所爲？』乃令專知州獄事。湖熟縣

選者按：此縣故址在今江蘇江寧縣東南

私行，侶以爲艱難。明帝使瑀行治之。瑀乃開四洪，斷行客，就作三日立辦。一揚州書

佐

選者按：「舊佐」主文書之郡屬吏也。

沈瑀必不枉鞭汝。覆之，果有詐。明帝復使瑀築赤山塘，所費減材官所量數十萬，

帝益善之。永泰元年，爲一建德令。

選者按：建德縣在今浙江省

梨、栗、女丁半之人咸歡悅。頃之成林。中略累遷一餘姚令。一縣大姓虞氏千餘家，

請謁如市，前後令長莫能絕。自瑀到，非訟所通，其有至者，悉立之堦下，以法繩之。縣

南又有豪族數百家，子弟縱橫，遞相庇蔭，厚自封植，百姓甚患之。瑠召其老者爲石頭倉監，少者補縣僮，皆號泣道路。自是權右屏跡。瑠初至，富吏皆鮮衣美服，以自彰別；瑠怒曰：『汝等下縣吏，何自擬貴人耶？』悉使著芒屨麤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極。瑠徵時，嘗自至此鬻瓦器，爲富人所辱，故因以報焉。由是士庶駭怨。然瑠廉白自守，故得遂行其志。後王師北伐，徵瑠爲一建威將軍，一督運漕，尋兼一都水使者。一頃之，遷一少府卿，一出爲一安南長史，一尋陽太守，一江州刺史，一曹景宗疾篤，瑠行府州事。景宗卒，仍爲信威蕭穎達，一長史，一太守，一如故。瑠性崛彊，每忤穎達，穎達銜之。一「天監」八年，因入諮事，辭又激厲，穎達作色曰：『朝廷用君作行事耶？』瑠出，謂人曰：『我死而後已，終不能傾側面從。』是日於路爲盜所殺，時年五十九；多以爲穎達害焉。子續，累訟之，遇穎達亦尋卒，事遂不窮竟。續乃布衣蔬食，終其身。

### 范述曾 錄梁書

范述曾，字子玄，吳郡錢塘人也。選者按錢塘縣，即今浙江省杭州。幼好學，從餘杭選者按餘杭，即今浙江餘杭縣。呂道惠受五經，

略通章句。道惠學徒常有百數，獨稱述曾曰：「此子必為王者師。」齊「文惠太

子竟陵文宣王」幼時，高帝引述曾為之師友。起家為「宋」晉熙王國侍郎。「齊」

初，至「南郡王國郎中令。」遷「尚書主客郎，」太子步兵校尉，帶開陽令。「述

曾」為人謇諤，在官多所諫爭，太子雖不能全用，然亦弗之罪也。竟陵王深相器重，號

為周舍。時「太子左衛率」沈約，亦以述曾方汲黯。以父母年老，乞還就養，乃拜「

中散大夫。」明帝即位，除「游擊將軍，」出為「永嘉太守。」選者按永嘉，故城，在今浙江龍水縣東南。為政清

平，不尚威猛，民俗便之。所部橫陽縣，山谷嶮峻，為逋逃所聚，前後二千石討捕莫能

息。述曾下車，開示恩信，凡諸凶黨，繼負而出，編戶屬籍者，二百餘家。自是商賈流通，

居民安業。在郡勵志清白，不受饋遺。明帝甚嘉之，下詔褒美焉。徵爲「游擊將軍」。郡送故舊錢二十餘萬，述曾一無所受。始之郡，不將家屬；及還，吏無荷擔者。民無老少，皆出拜辭，號哭聞於數十里。東昏時，述者按：東昏，齊之東昏侯也，名寶卷，曾在帝位二年，後爲其弟寶融廢之。拜「中散大夫」。還鄉里。高祖踐祚，乃輕舟出詣闕，仍辭還東。高祖詔曰：「中散大夫」范述曾，昔在「齊」世，忠直奉主，往蒞永嘉，治身廉約，宜加禮秩，以厲清操。可贈「太中大夫」，賜絹二十匹。」述曾生平得奉祿，皆以分施；及老，「遂壁立無所資。」以「天監」八年卒。時年七十九。（下略）

### 孫 謙 錄 梁 書

孫謙，字長遜，東莞莒人也。遷者按：東莞郡之齊治，即今山東省莒縣，而莒亦即今山東省莒縣也。少爲親人趙伯符所知。謙年十七，

孫 謙

南北朝

七九

伯符爲「豫州刺史」引爲「左軍行參軍」以治幹稱。父憂去職，客居歷陽，躬耕以養弟妹，鄉里稱其敦睦。「宋」「江夏王」義恭聞之，引爲「行參軍」。歷仕「大司馬」「太宰」二府，出爲「句容令」。選者按：句容縣，即今江蘇句容縣。清慎彊記，縣人號爲神明。「泰始」初，事「建安王」休仁，休仁以爲「司徒參軍」。言之明帝，擢爲「明威將軍」。「巴東建平二郡大守」。郡居三峽，恆以威力鎮之。謙將述職，敕募千人自隨。謙曰：「蠻夷不賓，蓋待之失節耳。何煩兵役以爲國費？」固辭不受。至郡，布恩惠之化，蠻獠懷之，競餉金寶，謙慰諭而遣，一無所納。及掠得生口，皆放還家，俸秩出吏民者，悉原除之。郡境翕然，威信大著。視事三年，徵還爲「撫軍中兵參軍」。「元徽」初，遷「梁州刺史」，辭不赴職。遷「越騎校尉征北司馬府主簿」。「建平王」將稱兵，患謙彊直，託事遣使京師，然後作亂。及「建平」誅，遷「左軍將軍」。「齊」初，爲「寧朔將軍」。「錢唐令」。治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追載縑帛以送之。

謙却不受。每去官，輒無私宅，常借官空車廡居焉。永明初，爲一冠軍長史，江夏太守，

遷者按江夏郡故城在今湖北武昌縣西南黃鶴山上。

坐被代，輒去郡，繫尙方。頃之，免爲一中散大夫。明帝將

廢立，欲引謙爲心膂，使兼一衛尉，一給甲仗百人，謙不願處際會，輒散甲士，帝雖不罪，而弗復任焉。出爲一南中郎司馬。東昏永元元年，遷字缺二大夫。天監六年，出爲輔國將軍，一零陵太守。已衰老，猶彊力爲政，吏民安之。先是，郡多虎暴，謙至絕迹。及去官之夜，虎卽害居民。謙爲郡縣，常勤勸課農桑，務盡地利，收入常多於隣境。九年，以年老徵爲一光祿大夫。旣至，高祖嘉其清潔，甚禮異焉。每朝見，猶請劇職自效。高祖笑曰：「朕使卿智，不使卿力。」十四年，詔曰：「光祿大夫一孫謙，清慎有聞，白首不怠，高年舊齒，宜加優秩，可給親信二十人并給扶。」謙自少及老，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牀施籬蔭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幃帳，而夜臥未嘗有蚊蚋，人多異焉。年逾九十，彊壯如五十者。每朝會，輒先衆到公門，力於仁義，

行已過人甚遠。兄靈慶常病寄於謙，謙出行，還問起居，靈慶曰：「向飲冷熱不調，卽時猶渴。」謙退，遣其妻。有彭城劉融者，行乞，疾篤無所歸，友人輿送謙舍，謙開廳事以待之。及融死，以禮殮葬之。衆咸服其行義。十五年卒官，時年九十二。詔賻錢三萬，布五十匹。高祖爲舉哀，甚悼惜之。（下略）

何遠 錄梁書

何遠，字義方，東海郟人也。父慧炬，齊「尚書郎」。遠，釋褐，江夏王國侍郎。「轉奉朝請。」（中略）累遷「建康令」。「高祖踐阼，爲「步兵校尉」，以奉迎勳封「廣興男邑三百戶」，遷「建武將軍」，「後軍鄱陽王恢錄事參軍」。遠與恢素善，在府盡

其志力，知無不爲，恢亦推心仗之，恩寄甚密。頃之，遷「武昌太守」。遠本倜儻，尙輕俠，至是乃折節爲吏，杜絕交遊，饋遺秋毫無所受。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溫，每以錢買民井寒水，不取錢者，則撻水還之。其它事率多如此，跡雖似僞，而能委曲用意焉。車服尤弊素，器物無銅漆。江左多水族，甚賤，遠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然性剛嚴，吏民多以細事受鞭罰者，遂爲人所訟，徵下廷尉，被劾數十條。當時士大夫坐法皆不受立，遠度已無贓，就立三七日不款，猶以私藏禁仗除名。後起爲「鎮南將軍武康令」。遷者按武康，即今浙江省武康縣。愈厲廉節，除淫祀，正身率職，民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縣盛供帳以待焉，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爲別。高祖聞其能，擢爲「宣城太守」。遷者按宣城，即今安徽省宣城縣。郡經寇抄，遠盡心綏理，復著名迹。期年，遷「樹功將軍」「始興內史」。時「泉陵侯」淵朗爲桂州。遷者按桂州，即今廣西省桂林縣。緣道剽掠，入始興界，草木無所犯。遠在官，好開途巷，修葺牆屋，民居市里，城隍廢庫，所過若營家。

何 遠

南齊書

八三



焉。田秩俸錢，並無所取。歲暮，擇民尤窮者，充其租調，以此爲常。然其聽訟猶人，不能過絕，而性果斷，民不敢非，畏而惜之。所至皆生爲立祠，表言治狀。高祖每優詔答焉。

「天監」十六年，詔曰：「何遠前在武康，已著廉平，復蒞二邦，彌盡清白。政先治道，惠留民愛。雖古之良二千石，無以過也。宜升內榮，以顯外績。可給事。」黃門侍郎遠，即還，仍爲「仁威長史」。頃之，出爲「信武將軍」，監吳郡。在吳，頗有酒失，遷「東陽太守」。

一 遠者按：東陽郡，即今浙江省金華縣。

遠處職，疾彊富如仇讐，視貧細如子弟，特爲豪右所畏憚。在東陽歲餘，復爲受罰者所謗，坐免歸。遠耿介無私，曲居民間，絕請謁，不造詣，與貴賤書疏，抗禮如一，其所會遇，未嘗以顏色干人，以此多爲俗士所惡。其清公實爲天下第一，居數郡，見可欲，終不變其心。妻子飢寒如下貧者。及去東陽歸家，經年歲，口不言榮辱，士類益以此多之。其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虛妄，蓋天性也。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也。後復起爲「征西諮議」。

參軍中撫可馬。普通二年卒。時年五十二。高祖厚贈賜之。

張 恂 錄魏書

張恂，字洪讓，上谷涿陽人也。選者按：上谷郡，地即今河北省中部及西北部之地。涿陽，即今河北省涿州。隨兄哀歸國，參代王軍事。

王，即拓跋珪，珪，以魏王之弟，乃代王也。恂言於太祖。選者按：太祖，亦即「日」。金蓮失御，劉石紛紜。選者按：劉石，劉石勒也。慕容竊號。

選者按：慕容，即慕容皝。慕容皝，慕容皝之子也。山東。選者按：山東，太行山之東也。苻姚盜器秦隴。選者按：苻姚，苻姚萇也。秦隴，秦隴也。遂使三靈乏響，九域曠。

君。大王樹基玄朔，重明積聖，自北而南，化被燕趙。今中土遺民，望雲冀潤，宜因斯會，

以建大業。太祖深器異，厚加禮焉。皇始初，選者按：皇始，魏太祖年號。拜「中書侍郎，一韓輻密

謀，顛預參議。從「將軍」奚牧略地晉川，拜「鎮遠將軍」賜爵「平臯子」。出為「廣

物 南北朝 八五

平太守。

選者按：廣平郡故址，在今河北省永年縣。

恂招集離散，勸課農桑，民歸之者千戶。遷常山太守。

選者按：常山郡

治故址在今河北省元氏縣北。

恂開拜學校，優顯儒士，吏民歌詠之。於時喪亂之後，罕能克厲，惟恂當官

清白，仁恕臨下，百姓親愛之。其治為當時第一。太祖聞而嘉歎。太宗選者按：太宗，即魏主拓跋嗣也。卒年六十九。

位，賜帛三百匹，徵拜太中大夫。選者按：「太中大夫」乃魏主嗣之官也。神瑞三年選者按：「神瑞」乃魏主嗣之年號。卒年六十九。

恂性清儉，不營產業，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太宗悼惜之，贈一征虜將軍，并州刺史，平

皐侯，諡曰「宣」。

宋世景 錄魏書

宋世景，廣平人。河南尹翻之第三弟也。少自修立，事親以孝聞。與弟道瓌下帷誦

讀博覽羣言，尤精經義。族兄并甚重之。舉秀才，對策上第，拜國子助教。遷「彭

城王綏開府法曹行參軍。」遷者按：高祖，魏孝文帝也。「愛其才學，雅相器敬。高祖亦嘉之。」司徒

法曹行參軍。「世景明刑理，著律令，裁決疑獄，剖判如流。轉「尚書祠部郎。」彭城

王「綏每稱之曰：『宋世景，精識，尚書僕射才也。』臺中疑事，右僕射高肇常以委

之。世景既才長從政，加之夙勤不怠，兼領數曹，深著稱績。頻為「左僕射」源懷引為

「行臺郎」。遷者按：「行臺」官名。魏「置」以後，稱「尚書省」為「中臺」，亦稱「內臺」。巡察州鎮，十有餘所，黜陟

賞罰，莫不咸允。遷徙十鎮，別置諸戍，明設亭候，以備北虜。懷大相委重，還而薦之於

世宗。遷者按：「世宗」魏宣武帝也。曰：「宋世景，文武才略，當今寡儔。清平忠直，亦少其比。陛下若任之

以機要，終不減李冲也。」世宗曰：「朕亦聞之。」尚書令廣陽王「嘉」，右僕射「高

肇」，吏部尚書中山王「英」，共薦世景為「國子博士」。尋薦為「尚書右丞」。王顯

與宋并，有隙，毀之於世宗，故事寢不報。尋加「伏波將軍」，行「榮陽太守」。遷者按：榮陽今河南

濟南鄭氏豪橫，號爲難治。濟州刺史

遷者按濟州故址，在今山東省濰縣南。

鄭尙弟遠慶，先爲范陵令，多

所受納，百姓患之。世景下車，召而謂之曰：「與卿親，宜假借，吾未至之前，一不相問，今日之後，終不相捨。」而遠慶行意自若，世景繩之以法，遠慶懼，棄官亡走。於是寮屬畏威，莫不改肅，終日坐於廳事，未嘗寢息。吏三正及諸細民，至卽見之，無早晚之節，來者無不盡其情，抱皆假之恩，顏屏人密語，民間之事，巨細必知，發姦擿伏，有若神明。嘗有一吏休滿還郡，食人雞豚，又有一幹，受人一帽，又食二雞，世景叱之曰：「汝何敢食甲乙雞豚，取丙丁之帽？」吏幹叩頭伏罪。於是上下震悚，莫敢犯禁。坐弟道瓌事，除名。世景友于之性，過絕於人，及道瓌死，哭之哀切，酸感行路，形容毀悴，見者莫不歎愍。歲餘母喪，遂不勝哀，而卒。世景嘗撰晉書，竟未得就。

裴延儻 錄北史

裴延儻字平子，河東聞喜人也。（中略）延儻少孤，事後母以孝聞。涉獵墳史，頗有才筆。舉秀才，射策高第，除著作佐郎。累遷太子洗馬，又領本宮中正。及太子恂廢，以宮官例免。宣武卽位，爲中書侍郎。一時帝專心釋典，不事墳籍，延儻上疏致諫，後除一司州別駕。及詔立明堂，羣官博議，延儻獨著一堂之論。太傅清河王懌，時典衆議，讀而笑曰：「子故欲遠符僕射也。」明帝時，累遷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督亢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戾陵諸塢，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修復，時水旱不調，延儻乃表求營造，遂躬自履行，相度形勢，隨力分督，未幾而就，溉田百萬餘畝，爲利十倍，百姓賴之。又命主簿鄺惲修起學校，禮教大行，人歌謠之。在州五年，考績爲天下最，拜太常卿。（中略）莊帝初，於河陰遇害。

(中略)子元直敬猷並有學尚與父同時遇害(下略)

宋世良 錄北齊書

宋世良字元友廣平人年十五便有膽氣應募從軍北討屢有戰功尋為殿中侍

御史一詣河北括戶大獲浮情還見汲郡城旁選者按汲郡即今河南省汲縣也多骸骨移書州郡令悉

收瘞其夜甘雨霽還孝莊勞之曰選者按孝莊即魏孝莊帝也一知卿所括得丁倍於本帳若官人

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選者按清河郡之轄地即今河北省之清河故城及魏縣等處及山東省之濟寧臨沂高唐一

出除清河太守選者按清河郡之轄地即今河北省之清河故城及魏縣等處及山東省之濟寧臨沂高唐世良才識闡明尤善治術在郡未幾聲問甚高郡東南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

居之羣盜多萃於此人為之語曰一寧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堤一世良施八條

編清武居之羣盜多萃於此人為之語曰一寧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堤一世良施八條

之制盜奔他境。民又謠曰：「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後齊「天保」中。  
遷者按「天保」即齊顯祖高洋之年號。太赦郡先無一囚，羣吏拜詔而已。獄內穉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衙門  
 虛寂無復訴訟者。其冬醴泉出於界內。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金剛泣而前謝曰：「已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君非唯善治，清亦徹底，今失賢君，民何濟矣！」莫不攀援  
 涕泣。除「東郡太守」。遷者按東郡，即今河北省大名府；山東省齊東縣及清縣以西之地，郡治濮陽，即今河北省濮陽縣。卒官。世良強學好屬文，撰字略  
 五篇，宋氏別錄十卷，與弟世軌俱有孝友之譽。

崔伯謙 錄北齊書

崔伯謙字士遜，博陵人。遷者按博陵，即今河北省深縣。父文業，鉅鹿守。遷者按鉅鹿，即今河北省平鄉、東鹿、隆平、贊皇等縣之地。伯謙少孤貧，善

崔伯謙

南北朝



養母。高祖召赴晉陽，遷者按高祖即魏孝文帝。補「相府功曹」，稱之曰：「清直奉公，真良佐也。」

遷瀛州「別駕」。遷者按瀛州即今河北省河間縣附近之地。今之河間縣即隋時州治也。「別駕」官名為州「刺史」之佐吏，從「刺史」行都，別乘傳車，故稱「別駕」。世宗遷者按世宗即魏宣武帝也。

以為「京畿司馬」，勞之曰：「卿聘足瀛部，已著康歌，督府務殷，是用相授。」族弟

暹當時寵要，謙與之寮舊同門，非吉凶未曾造請。後除「濟北太守」。遷者按濟北郡治盧故城在今山東省長

清濟南恩信。大行乃改鞭用熟皮為之，不忍見血，示恥而已。有朝貴行過郡境，問人「太

守治政何如？」對曰：「府君恩化，古者所無。」因誦民為歌曰：「崔府君能治政，易

鞭，布威德，民無爭。」客曰：「既稱恩化，何由復威？」曰：「長吏憚威，民庶蒙惠。」

徵征卦卦，遷者按卦，北齊之郡也。在今河南省臨漳縣。百姓號泣遮道，以弟讓在關中，不復居內任。除「南鉅鹿守」，

事無巨細，必自親覽。民有貧弱未理者，皆曰：「我自有白鬚公，不慮不決。」後為「銀

青光祿大夫」卒。遷者按銀青光祿大夫也。

蘇 瓊 錄北史

蘇瓊，字珍之，長樂武強人也。遷者按：武強，在今河北省。父備，仕魏至「衛尉少卿」。瓊幼時，隨父在

邊，嘗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問曰：「卿欲官否？」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

芝異其對，署爲府「長流參軍」。「齊」文襄遷者按：文襄，「文襄王」高澄也。以儀同開府，引爲「刑

獄參軍」，每加勲勞，并州遷者按：并州，即今山西省之地。嘗有強盜，「長流參軍」張龍推其事，所疑賊

徒，並已拷伏，失物家並識認，唯不獲盜贓。文襄付瓊，更令窮審，乃別推得元景融等

十餘人，并獲贓驗。文襄大笑，語前妄引賊者曰：「爾輩若不遇我好參軍，幾致枉死。」

除「南清河太守」，一郡多盜賊，及瓊至，姦盜止息，或外境姦非，輒從界中行過者，無

不捉送。零陵縣人魏姓辰，住處與畿內武城交錯，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列送至郡，

一經窮問，知賓非盜，而便放之。雙成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得？」瓊不理。

其語密遣訪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云：「但存府君。」其隣郡富家，將財物寄置界內，以避盜。冀州繹幕縣人成氏，大富，爲賊攻急，告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平原郡有祆賊劉黑苟，構結徒侶，通於滄海。瓊所部人，連接村居，無相染累。隣邑於此伏其德績。郡中舊賊一百餘人，悉充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一盃酒，無不卽知。瓊性清慎，不發私書。道人道研，爲濟州沙門統，資產巨富，在郡多出息，常得郡縣爲徵。及欲求謁，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研雖爲債數來，無由啓口。其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師徒還歸，遂焚債券。郡人趙穎，官至「樂陵太守」。選者按：樂陵，卽今山東省樂陵縣。年八十，致事歸。五月中得新瓜一雙，自來奉穎。特年老，苦請，遂便爲留。乃致於聽事梁上，竟不割。人聞受趙穎餉瓜，欲貢新果，至門，問知穎瓜猶在，相顧而去。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冬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對衆人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失兄，

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每年春，總集大儒衛覬、隆田元鳳等，講於郡學，朝吏文案之暇，悉令受書。時人指吏曹爲學生，又禁淫祠、婚姻、喪葬，皆教令儉而衷禮。又蠶月預下綿絹度樣於部內，其兵賦次第並立明式，至於課役事，必先辦，郡縣吏長恆無十杖稽失。當時州郡無不遣人至境訪其政術。天保中，郡界大水，人災絕食者千餘家。瓊普集郡中有粟家，自從貸粟，悉以給付飢者。州計戶徵租，復欲推其貧粟。綱紀謂瓊曰：「雖矜飢餒，恐罪累府君。」瓊曰：「一身獲罪，且活千室，何所怨乎？」遂上表陳狀，使檢皆免，人戶保安。此等相撫兒子，咸言：「府君生汝。」在郡六年，人庶懷之，列爲尤最。遭憂解職，故人贈遺，一無所受。尋起爲「司直廷尉正」，朝士嗟其屈，尙書辛術曰：「旣直月正，名以定體，不慮不申。」初，瓊任「清河太守」，裴獻伯爲「濟州刺史」，一獻伯酷於用法，瓊思於養人。房延祐爲樂陵郡，過濟州，裴問其外聲，延祐云：「唯聞

太守善，刺史惡。」裴云：「得人譽者非至公。」答云：「若爾，黃霸、龔遂，君之罪人也。」後有敕州各舉清能，裴以前言，恐爲瓊陷，瓊申其枉滯，議者尙其公平。畢義雲爲「御史中丞」，以猛暴任職，理官忌憚，莫敢有違。瓊推察務在得情，雪者甚衆。寺署臺案，始自於瓊。遷「三公郎中」，趙州。遷者按：趙州，即今河北省趙縣。及河南中，有人頗告謀反，前後皆付瓊推檢，事多申雪。「尙書」崔昂謂瓊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餘理，仍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冤枉，不放反逆。」昂大慚。京師爲之語曰：「斷決無疑蘇珍之。」「皇建」中。遷者按：皇建，北齊。李昭帝年號。賜爵「安定縣男」。徐州行臺左丞行徐州事。徐州城中，五級寺忽被盜銅像一百軀，有司徵檢四隣防宿及蹤跡，所疑逮繫數十人，瓊一時放遣。寺僧怨訴不爲推賊，瓊遣僧謝曰：「但且還寺，得像自送爾。」後十日，抄賊姓名及贓處，所經收掩，悉獲實驗，賊徒款引，道俗歎伏。舊制以淮禁不聽商販，輒度淮南歲儉，啓聽淮北取糴，後淮北人飢，復請通糴淮南，遂得商估往還，彼此

兼濟，水陸之利，通於河北。後爲「大理卿」，而「齊」亡，仕「周」爲「博陵太守」。

「隋」開皇「初卒」。選者按：開皇「隋」文帝年號。

孟業 錄北史

孟業，字敬業，鉅鹿安國人也。選者按：安國縣之故城，在今河北省安國縣境。家本寒微，少爲州吏，性廉謹，同僚諸人

侵盜官絹，分三十匹與業，拒而不受。「行臺郎中」郭秀相禮接，方欲薦之，會秀卒。

「魏」彭城王「韶」，齊「神武」之壻也。選者按：神武，魏「大丞相高歡也。其子洋爲「北齊」帝，歡爲神武帝。拜「定州刺史」。

除業爲「典籤長史」。劉仁之請業曰：「我處其外，君居其內，同心戮力，庶

有濟乎。」未幾，仁之入爲「中書令」。臨路啓韶云：「殿下左右可信任者，唯有孟

業願專任之，餘人不可信也。」又與業別，執手曰：「今我出都，君便失援，恐君在後，不自保全，唯正與直，願君自勉。」業唯有一馬瘦死，詔以業貧，令州府官人同食馬肉，欲令厚相酬償，業固辭不敢。詔乃戲業曰：「卿邀名人也。」對曰：「業爲「典籤」，州中要職，諸人欲相賄贖，止患無方便耳，令喚食肉，恐致聚斂，有損聲名，所以仰達明教。」後未旬日，詔左右王四德、董惟金，並以馬死託爲「長史」，裴英密啓神武，有書與詔，大致諂讓。業尋被譖，出外行縣。事後神武書責詔云：「典籤」姓孟者，極能用心，何乃令出外也？」及詔代下，業亦隨還，贈送一無所受。仁之後爲西兗州，臨別謂「吏部郎中」崔暹曰：「貴州人士，唯有孟業，銓舉之次，不可忘也。」暹問業曰：「君往在定州，有何政使劉西兗如此欽歎？」業答曰：「唯知自修也。」詔爲「并州刺史」，業復爲「典籤」，仍兼「長史」。「齊」天保初，清河王岳拜「司州牧」，召爲法曹。業形貌短小，及謁見，岳心鄙其眇小，笑而不言，後尋業斷

決處，謂曰：「卿斷決之明，可謂有過軀貌之用。」補「河間王國郎中令」清貧自

守，未曾有失。文宣選者按：文宣，北齊顯祖文宣帝，高洋也。謂侍中裴英起曰：「卿識「河間王郎中」孟

業否？一昨見其國司文案，似是好人。」對曰：「昔與臣同事「魏」「彭城王」韶，

其人清忠正直，世所希有。」帝曰：「如公言者，比來便是大屈。」除「中書舍人」。

選者按：「中書舍人」之官，掌詔監制敕之事。（中略）「皇建」二年，累遷「東郡太守」，以寬惠著名。其年夏，五

官張凝因出使得麥，一莖五穗，其餘或三穗四穗共一莖者，合郡咸以政化所感，因

即申上。至秋，復有東燕縣人班映祖送嘉禾，一莖九穗。「河清」三年選者按：「河清」北齊武成帝之年號。

敕人間養驢，催買甚切。業曰：「吾既為人父母，豈可坐看此急？」令「官權坐庫錢

貸人取辦，後日有罪，吾自當之。」後為憲司所劾，被攝之日，郡人皆泣而隨之，迭相

弔慰。送業度關者有數百人，至黎陽郡西，選者按：黎陽，即今河南滑縣。方得辭決，攀援號哭，悲動行路。

詣關訴冤者非一人，敕乃放還郡中。父老扣河迎接（中略）後除「廣平太守」，年



既老，理政不如在東郡時。「武平」九年，選者按：「武平」北齊後主高澄之年號。為「太中大夫」，加一衛將軍，尋卒。（下略）

裴 俠 錄周書

裴俠，字嵩和，河東解人也。選者按解，即今山西晉解縣。（中略）俠幼而聰慧，有異常童。年十三遭父憂，哀毀有若成人。州辟「主簿」，舉秀才。「魏」正光中，解巾奉朝請，稍遷一員外散騎侍郎。（中略）後除一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民如子，所食唯菽麥鹽菜而已，吏民莫不懷之。此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為也。』乃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使，俠亦不以入私，並收庸直為官

市馬歲月既積，馬遂成羣。去職之日，一無所取，民歌之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爲世規矩。」俠嘗與諸牧守俱謁太祖，太祖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爲天下之最，今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無敢應者。太祖乃厚賜俠朝野歎服，號爲「獨立君」。俠又撰九世伯祖貞侯潛傳，以爲裴氏清公自此始也。欲使後生奉而行之，宗室中知名者咸付一通。從弟伯鳳世彥時並爲「丞相府佐」，笑曰：「人生仕進，須身名並裕，清苦若此，竟欲何爲？」俠曰：「夫清者莅職之本，儉者持身之基。况我大宗，世濟其美，故能存見稱於朝廷，沒流芳於典策。今吾幸以凡庸，濫蒙殊遇，固其窮困，非慕名也，志在自脩，懼辱先也。黷被嗤笑，知復何言！」伯鳳等慚而退。（中略）初，俠嘗遇疾沉頓，「大司空許國公」宇文貴、「小司空北海公」申徽並來伺侯，俠所居第，屋不免風霜，貴等還言之於帝，帝矜其貧苦，乃爲起宅，并賜良田十頃，奴隸耕牛糧粟，莫不備足，指紳咸以爲榮。武成元年，

卒於位，贈「太子少師」，「蒲州刺史」，諡曰「貞」。河北郡前「功曹」張回及吏民等感俠遺愛，乃作頌紀其清德焉。（下略）

薛 慎 錄周書

薛慎，字伯謗，河東汾陰人。

避者按汾陰故城，在今山西省榮河縣北。

好學，能屬文，善草書。起家「丞相府墨曹參

軍」。宇文泰於行臺省置學，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之。令日理公務，晚就講

習，先六經，後子史。又於諸生中，簡德行淳懿者侍讀書。慎與李燦等十二人，實應其

選。復使慎為學師，以知諸生課業。周「孝閔帝踐阼，除一御正下大夫，一封「淮南

縣子」。保定「初，出為「湖州刺史」。界雜諸蠻，常苦劫掠。慎乃集蠻豪，宣朝旨，令

首領。每月一參，或須言事不時輒見，見必殷勤勸誠，及賜酒食，期年翕然從化。諸蠻乃相謂曰：「今日始知一刺史一真人父母也。」莫不欣悅，自是極貢而至者千餘戶。蠻俗子娶，雖父母在，即別居，慎謂守令曰：「牧守令長化人者也，此非惟氓俗之失，亦牧守之罪。」乃親自誘導，示以孝慈，併遣守令各諭所部，有數戶蠻還侍養，及行得果膳，歸奉父母者，慎以其從善之速，具以狀聞。有詔蠲其賦役，於是風化大行，盡革舊俗。尋爲一蕃部中大夫，一以疾去職，卒於家。

公孫景茂 錄北史

公孫景茂，字元夏，河間阜城人也。容貌魁梧，少好學，博涉經

公孫景茂

南北朝

三〇三

遷者按：河間郡舊治，即今河北省河間縣，阜城即今河間縣南阜城縣也。

史。在魏。蔡孝廉射策甲科，稍遷「太常博士」，多所損益，時人稱爲書庫。歷「高

唐令，一遷者按高唐，即今山東省高唐縣。一大埋正，一俱有能名。「齊」滅，「周」武帝聞而召見，與語，器

之，授「濟北太守」。一遷者按濟北郡故城，在今山東省長清縣南。以母憂去職。開皇初，召拜「汝南太守」。一遷者按汝南郡

故城，即今河南省汝南縣治。郡廢，爲「曹州司馬」。一遷者按曹州，即今山東省荷澤縣。遷「息州刺史」。一遷者按息州，即今河南省息縣。法令清靜，

德化大行。屬平一陳一之役，征人在路病者，景茂減俸祿爲饘粥湯藥，多振濟之。賴

全活者千數。上聞嘉之，詔宣示天下。十五年，上幸洛陽，景茂謁見。時七十七，上命升

殿坐，問其年，哀其老，嗟嘆久之。景茂再拜曰：「呂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七十而逢

陛下。」上甚悅，下詔褒美之，加「上儀同三司伊州刺史」。明年，以疾徵，吏人號泣

於道。及疾愈，復乞骸骨，又不許，轉「道州刺史」。一遷者按道州，或即今湖南省道縣。悉以秩俸買牛犢雞豬，

散惠孤弱，不自存考。好單騎巡人家，至戶，入闥視百姓產業，有修理者，於都會時，乃

褒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卽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

婦女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其後請致仕，上優詔聽之。仁壽中，選者按：仁壽。「上明公」楊紀出使河北，見景茂神力不衰，還以狀奏，於是就拜「涪州刺史」。選者按：涪州，或即今山東省涿州附近之地。賜以馬輿，便道之官。前後歷職，皆有德政，論者稱爲良牧。大業一初，選者按：「大業」。卒官，年八十七，諡曰康。身死之日，諸州人吏赴喪者數千人，或不及葬，皆望墳慟哭野祭而去。隋文帝年號。

### 辛公義 錄北史

辛公義隴西狄道人也。選者按：隴西，即今甘肅省中部之地。狄道，即今甘肅省狄道縣。早孤，爲母氏所養，親授書傳。周「天和」中，選者按：天和，與北周「武帝之年號」。選良家子任太學生，武帝時召人露門學，令受道義，每月集御

前，令與大儒講論，上數嗟異，時輩慕之。建德初，選者按：「建德」北周武帝年號。授「宣納中士」，從平「齊」，累遷「掌治上士掃寇將軍」，「隋」文帝作「相」，授「內史上士」，參

掌機要。「開皇」元年，除「主客侍郎」，攝「內史舍人」，賜爵「安陽縣男」。轉

「駕部侍郎」，使勾檢諸馬牧，所獲十餘萬匹，上喜曰：「唯我公義奉國馨心。」從

軍平「陳」，以功除「岷州刺史」。選者按：岷州，即今甘肅省岷縣。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

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孝義道絕，由是病者多死。公義患之，欲變其俗，因遣官人巡

檢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輿來安置聽事，暑月疫時，病人或至數百，聽廊悉滿，公義

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迎醫療之，躬勸其飲

食。於是悉瘥，方召其親戚而諭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著。前汝棄之，所以死耳，今

我聚病者坐臥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病兒復瘥。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

慚謝而去。後人有遇疾者，爭就使君，其家親屬固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合境。

之內，呼爲慈母。後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因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餘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聽，受領新訟，皆不立文案，遣當直佐寮一人，側坐訊問。事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卽宿聽事，終不還閣。人或諫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答曰：「刺史無德，可以導人，尙令百姓繫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欲諍訟者，鄉閭父老遽相曉曰：「此蓋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於滄海。選者按：陳，汝，卽今河南省淮陽縣及汝南縣。滄海，今遼寧省西南部。皆苦水災。境內犬牙，獨無所損。一仁壽元年，追充一揚州道黜陟大使。一豫章王「陳恐其部內官寮犯法，未入州境，豫令使屬之。公義答曰：『不敢有私。』」及至揚州，皆無所縱捨。陳銜之。及煬帝卽位，一揚州長史「王弘」入爲「黃門郎」，因言公義之短，竟去官。吏人守闕訴寃，相繼不絕。後數歲，帝悟，除「內史侍郎」。選者按：隋改「中書省」爲「內史省」，「內史」卽前「中書令」也。丁母憂，未幾，起爲「司隸大夫」。選者按：司隸大夫，之官掌諸巡察。檢校「右禦衛武賁郎將」，從征至柳



城郡遷者按：柳城郡，或即今熱河省凌源縣附近地。卒。子融。

劉 曠 錄北史

劉曠，不知何許人也。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開皇初，爲平鄉令。遷者按：平鄉，即今河北省平鄉縣。單騎之官，人有諍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爲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中無繫囚，諍訟絕息，囹圄皆生草，庭可張羅。及去官，吏人無少長，號泣沿路，將送數百里。不絕。遷爲一臨穎令。遷者按：臨穎，即今河南省臨穎縣。清名善政，爲天下第一。尚書左僕射高穎言狀，上召之，及引見，勞之曰：『天下縣令固多矣，卿能獨異於衆，良足美也。』顧謂侍臣

曰：「若不殊獎，何以勸人？」於是下優詔，擢拜莒州刺史。

遷者按：莒州，即今山東當東  
南部，今沂水縣其舊治也。

### 魏德深 錄北史

魏德深，本鉅鹿人也。祖沖，仕周爲一刑部大夫建州刺史，因家弘農。德深初爲

隋文帝，一挽郎，一後歷馮翊郡、一書佐，一武陽郡、一司戶書佐。

遷者按：武陽郡，即  
今河北省大名縣。

以能，遷

一貴鄉長。

一 遷者按：貴鄉，武  
陽郡之一縣也。

爲政清靜，不嚴而肅。會興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人往來，責

成郡縣。於時王綱弛紊，吏多贓賄，所在徵斂，人不堪命。唯德深一縣，有無相通，不竭

其力，所求皆給，而百姓不擾。於時盜賊羣起，武陽諸城，多被淪陷。唯貴鄉獨全。一郡

丞元寶，藏受詔，逐捕盜賊，每戰不利，則器械必盡，輒徵發於人，動以軍法從事。如

此者數矣。其隣城營造，皆聚於聽事，吏人遞相督責，晝夜喧囂，猶不能濟。德深各問其所欲，任隨便修營，官府寂然，恆若無事。唯約束長吏，所修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在下各自竭心，常爲諸縣之最。尋轉「館陶長」。選者按：「館陶」即貴鄉吏人。聞之，相與言及其事，皆歔歔流涕，語不成聲。及將赴任，傾城送之，號泣之聲，道路不絕。既至館陶，闔境老幼，皆如見其父母。有猾人一員外郎「趙君實」，與「郡丞」元寶藏深相交結，前後令長，未有不受其指麾者。自德深至縣，君實屏處於室，未嘗輒敢出門；逃竄之徒，歸來如市。貴鄉父老，冒涉艱險，詣闕請留德深，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貴鄉文書爲詐，郡不能決。會持節使者韋霽、杜整等至，兩縣詣使訟之，乃斷從貴鄉。貴鄉吏人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陶衆庶，合境悲泣，因從而居住者數百家。寶藏深害日能，會越王侗徵兵於郡，寶藏遂令德深率兵千人赴東都。選者按：東郡即洛陽也。俄而寶藏以武陽歸李密，德深所領，皆武陽人也，以本土從賊，念其親戚，輒出

都門東向慟哭而返。人或謂之曰：『李密兵馬，近在金墉。遷者按：金墉，城名，魏明帝所築，故址在河南省洛陽縣北。』去此二十餘里，汝必欲歸，誰能相禁？何爲自苦如此？』其人皆垂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不忍棄去，豈以道路艱難乎？』其得人心如此。後與賊戰，沒於陣。貴鄉館陶人庶，至今懷之。

梁彥光 錄隋書附子文謙文讓

梁彥光，字修之，安定烏氏人也。遷者按：安定郡，即今甘肅省東部之地，烏氏縣，即今甘肅省涇川縣。（中略）少岐嶷，有至性。其父母謂所親曰：『此兒有風骨，當興吾宗。』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光憂瘁不知所爲，忽於園中見一物，彥光所不識，怪而持歸，卽紫石英。

也。親屬咸異之，以為至孝所感。一魏「大統」末，遷者按：高祖，隋「高祖」為諱也。西入太學，略涉經史，有

規檢，造次必以禮。（中略）及高祖受禪，遷者按：高祖，隋「高祖」為諱也。以為岐州刺史，一 遷者按：岐州，即今陝西省鳳翔縣。兼

領岐州宮監，增邑五百戶，通前二千戶。其有惠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一開皇「二

年，上幸岐州，悅其能，乃下詔曰：『賞以勸善，義兼訓物，彥光操履平直，識用凝遠，布

政岐下，威惠在人，廉慎之譽，聞於天下，三載之後，自當遷陟，恐其匱乏，且宜旌善，可

賜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傘一枚，庶使有感朕心，日增其美。四海之內，凡曰官人，慕

高山而仰止，聞清風而自勵。』未幾，又賜錢五萬。後數歲，轉一相州刺史。一 遷者按：相州，

鄴城郡，即今河南安陽縣一帶之地。彥光前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大化，奏課連最，為天下第一。

及居相部，如岐州法，對都雜俗，人多變詐，為之作歌，稱其不能理化。上聞而譴之，竟

坐免。歲餘，拜一趙州刺史。一彥光言於上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為「戴帽錫，

」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為相州，改絃易調，庶有以

變其風俗，上答隆恩。」上從之，復爲「相州刺史。」豪猾者聞彥光自請而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摘姦隱，有若神明；於是狡猾之徒，莫不潛竄；合境大駭。初，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唯技巧商販及樂戶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詖，妄起風謠，訴訟官人，萬端千變。彥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令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好諍訟情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比，當舉行賓貢之禮，又於郊外祖道，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剋勵，風俗大改。有滏陽人遷者按：滏陽，即今河北晉縣。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於孔子廟。於時廟中有韓伯瑜母杖不痛，痛母力弱，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既悲且媿，若無自容。彥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爲善士。以德化人，皆此類也。吏人感悅，略無諍訟。後數歲卒官，時年六十，贈「冀定青瀛四州刺史。」謚曰「襄。」子文謙嗣。文謙弘雅。

有父風，以「上柱國」嫡子，例授「儀同」。開皇十五年，拜「上州刺史」。

遷者從上州或

即今陝西省北部之地。煬帝即位，轉「饒州刺史」。

遷者按饒州，即今江西南昌縣。

歲餘，為「鄱陽太守」。

遷者按鄱陽，即今江西鄱陽縣。

稱

為天下之最，徵拜「戶部侍郎」。遼東之役，領「武賁郎將」。尋以本官兼「檢校

太府衛尉二少卿」。明年，又領「武賁郎將」，為「盧龍道軍副」。

遷者按盧龍，即今河北省盧龍縣。

會楊玄

感作亂，其弟「武賁郎將」玄縱，先隸文謙，玄感反，問未至而玄縱逃走，文謙不之

覺，坐是配防桂林。

遷者按桂林，即今廣西省馬平縣一帶之地。

而卒。時年五十六。少子文讓，初封「陽城縣公」。後

為「鷹揚郎將」。從衛玄擊楊玄感於東都，力戰而死，贈通議大夫。

趙軌 錄隋書

趙軌，河南雒陽人也。（中略）少好學，有行檢。一周「蔡王」引為記室，以清苦聞。遷

「衛州治中。」遷者按：衛州，即今河南滑縣。高祖受禪，轉一齊州別駕，遷者按：齊州，即今山東歷城縣附近之地。有能名。其東鄰

有桑葢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誠其諸子曰：「吾非以此名意者，非機杼之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爲誠。」

在州四年，考績連最。持節使者「郃陽公」梁子恭

狀上，高祖嘉之，賜物三百段，米三百石，徵軌入朝。父老相送者，各揮涕曰：「別駕。」

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壺酒相送，公清若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

而飲之。既至京師，詔與「奇章公」牛弘撰定律令格式。時「衛王」爽爲「原州

總管」，遷者按：原州，即今甘肅省固原縣。「總管」主持一州之軍事之官也。上見爽年少，以軌所在有聲，授「原州總管司馬」。在

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禾主酬直而去。原州人吏聞之，

莫不改操。後數年，遷「硤州刺史」，撫緝萌夷，甚有恩惠。尋轉「壽州總管長史」，芎

陂舊有五門堰，遷者按：芎陂，水名。在安徽省壽縣南。燕穢不修，軌於是勸課人吏，更開三十六門，灌田五千

餘頃，人賴其利。秩滿歸鄉里，卒於家。時年六十二。子弘安，弘智，並知名。



韋仁壽 錄舊唐書

韋仁壽雍州萬年人也。遷者按：萬年縣，即今陝西省長安縣。「大業」末，爲「蜀郡司法書佐」。遷者按：「司法書佐」，法官也。斷獄

平恕，其得罪者皆曰：「韋君所斷，死而無恨。」高祖入關，遣使定巴蜀，使者承制，拜

仁壽一嶺州都督府長史。一 遷者按：嶺州，故址即今四川省西昌縣。唐於各州設「都督」之官以管軍事。「長史」，等於今之秘書長也。時南寧州內附，遷者按：南寧州

故城，在今雲南曲靖縣西四十五里。朝廷每遣使安撫，類皆受賄，邊人患之。或有叛者，高祖以仁壽素有能名，

令檢校一南寧州都督，「寄聽政於越嶲」。遷者按：越嶲，即瀾州也。使每歲一至其地，以慰撫之。仁壽

將兵五百人至西洱河，遷者按：西洱河，即今之洱海，在今雲南省大理縣東北。承制置八州十七縣，授其豪帥爲牧宰。法

令清肅，人懷歡悅。及將還，酋長號泣曰：「天子遣公鎮撫南寧，何得便去？」仁壽以

城池未立爲辭，諸酋長乃相與築城，立廨舍，旬日而就。仁壽又曰：「吾奉詔，但令巡

撫，不敢擅住。」及將歸，蠻夷父老揮涕相送，因遣子弟隨之，入朝貢方物。高祖大悅。

仁壽復請徙居南寧，以兵鎮守，有詔特聽，以便宜從事，令益州給兵送之。刺史竇軌害其功，託以蜀中山獠反叛，未遑遠略，不時發遣。經歲餘，仁壽病卒。

### 張允濟 錄舊唐書

張允濟，青州北海人也。

選者按：北海，縣名，在今山東省昌樂縣東南。

隋大業中，爲武陽令。

選者按：武陽，即今河北省大名縣。

務

以德教訓下，百姓懷之。元武縣

選者按：元武縣，或即元城縣，其故址在今大名縣城東。

與其鄰接，有人以特牛依其妻家

者，八九年，牛孳產至十餘頭，及將異居，妻家不與，縣司累政不能決。其人詣武陽質

於允濟。允濟曰：「爾自有令，何至此也？」其人垂泣不止，具言所以。允濟遂令左右

縛牛主，以衫蒙其頭，將詣妻家村中云：「捕盜牛賊。」召村中牛悉集，各問所從來

處，妻家不知其故，恐被連及，指其所訴牛曰：『此是女壻家牛也，非我所知。』允濟遂發蒙，謂妻家人曰：『此卽女壻，可以牛歸之。』妻家叩頭服罪，元武縣司聞之，皆大慚。又嘗道逢一老母種葱者，結菴守之，允濟謂母曰：『但歸，不煩守也。若遇盜，當來告令。』老母如其言，居一宿而葱大失，母以告允濟。悉召葱地十里中男女畢集，允濟呼前驗問，果得盜葱者。曾有行人，候曉先發，遺衫於道，行十數里方覺。或謂曰：『我武陽境內，路不拾遺，但能迴取，物必當在。』如言果得。遠近稱之。政績尤異，遷「高陽郡丞」。遷者按：高陽，卽今河北香河縣附近之地。時無郡將，允濟獨統大郡，吏人畏悅。及賊帥王須拔攻圍，時城中糧盡，吏人取槐葉，奠節食之，竟無叛者。貞觀二初，累遷一刑部侍郎，「封「武城縣男」，出爲「幽州刺史」。遷者按：幽州，卽今河北省北部之地。尋卒。

李素立 錄舊唐書

李素立趙州高邑人。選者按趙州即今河北省趙縣高邑即今河北省高邑縣北齊一梁州刺史一義深曾孫也。素立一

武德一初為監察御史。選者按此官名為御史臺職官中之最下級者掌守憲巡按郡縣等事時有犯法不至死者高祖特命殺

之。素立諫曰：『三尺之法與天下共之法一動搖則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

遐荒尙阻，奈何輦轂之下，便棄刑書！臣忝法司，不敢奉旨。』高祖從之。自是屢承恩

顧。素立尋丁憂，高祖令所司奪情，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戶參軍」。選者按此在各

州管民戶之官，亦官職也。高祖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祕書郎」，高祖曰：『此官清而不要。』遂

擢授「侍御史」。選者按此為御史臺之高級官等於今之監察委員也高祖曰：『此官清而復要。』貞觀中，累轉「

揚州大都督府司馬」，時「突厥」「鐵勒部」相率內附，太宗於其地置「瀚海都

護」。選者按「都護」之官略等於都督，然都護多設於邊陲，其職掌撫慰都蕃驛寧外寇等事。瀚海即今之蒙古也府一以統之，以素立為「瀚海都護」。又有「闕

泥孰別部，猶為邊患，素立遣使招諭降之。夷人感其惠，率馬牛以饋。素立素立唯受其酒一盃，餘悉還之。為建立廨舍，開置屯田。久之，轉「綿州刺史」。選者按：綿州，即今四川省綿陽縣。  
 「徽」初，遷「蒲州刺史」。選者按：今山西省永濟縣，即蒲州之地。及將之任，所餘糧儲及什物，皆令州司收之，唯齋已之書籍而去。道病卒。高宗聞而特為廢朝一日，謚曰「平」。（下略）

薛大鼎 錄 舊唐書

薛大鼎，蒲州汾陽人。選者按：汾陽，或即今山西省汾陽縣。  
 大鼎幼時，配流辰州。選者按：大鼎因坐交跟株連。後得還鄉里。又辰州，即今湖南省沅陵縣。  
 義旗初建於龍門。選者按：龍門，當時縣其故址當在今山西省之西南角上。或即在今山西龍門山附近。  
 謁高祖，因說請勿攻河東，從龍門直渡。據永豐倉。選者按：此倉之地，當在今陝西省東南角上。  
 傳檄遠近，則足食足兵，既總天府，據百二之所，斯亦附背。

扼喉之計。高祖深然之。時將士咸請先攻河東，遂從衆議。授「大將軍府察非掾。」

遷者按：此或即第一貞觀中，累轉「鴻臚少卿。」 選者按：鴻臚，官制也；「唐設「鴻臚寺」，寺設「鴻臚卿」，一寺設「鴻臚少卿」，二人掌賓客及因儀等事。「滄州刺史。」

史性實之官也。 遷考按：滄州，即今河北省滄縣。州界有無棣河，隋末填廢，大鼎奏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之曰：「新

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鹽魚至，昔日徒行今騁，美哉薛公德。榜被。」大鼎又以

界卑下，遂決長蘆及漳衡等三河分洩。夏潦，境內無復水害。時與「瀛州刺史」賈

敦頤「曹州刺史」鄭德本，俱有美政。河北稱爲「鐘脚刺史。」「永徽四年，授「

銀青光祿大夫，」行「荊州大都督府長史，」明年卒。

### 賈敦頤 賈敦實 錄 舊唐書

賈敦頤，曹州冤句人也。選者按：冤句縣在今山東省荷澤縣。「貞觀」中，歷遷「滄州刺史。」在職清潔，每入

賈敦頤 賈敦實

唐

一一一

朝盡室而行，唯弊車一乘，羸馬數匹，羈勒有闕，以繩爲之；見者不知其「刺史」也。二十三年，轉「瀛州刺史」。州界滹沱河及滹水，每歲泛溢，漂流居人。敦頤奏立隄堰，自是無復水患。永徽五年，累遷「洛州刺史」。遷者按：洛州，即今河南南宮洛陽一帶之地。時豪富之室，皆籍外占田。敦頤都括獲三千餘頃，以給貧乏。又發姦摘伏，有若神明。尋卒。弟敦實，敦實「貞觀」中爲「饒陽令」。遷者按：饒陽，即今河北省饒陽縣。政化清靜，老幼懷之。時敦頤復授「瀛州刺史」，「舊制大功以上，不復連官朝廷，以其兄弟在職，俱有能名，竟不遷替。」咸亨元年，累轉「洛州長史」，其有惠政。時「洛陽令」楊德幹杖殺人吏，以立威名，敦實曰：「政在養人，義須存撫，傷生過多，雖能亦不足貴也。」常抑止德幹，德幹亦爲之稍減。四年，遷「太子右庶子」。初，敦頤爲「洛州刺史」，百姓共樹碑於大市，通衢，及敦實去職，復刻石頌美，立於兄之碑側，時人號爲棠棣碑。敦實後爲「懷州刺史」。遷者按：懷州，即今河南省黃河北西部之地。

「永淳」初，以年老致仕，及病篤，子孫迎醫視之，敦實曰：「未聞良醫

能治老也。」終不服藥。「垂拱」一四年卒，時年九十餘。子膺福，「先天」中歷「左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一 選者按：「昭文館」即「弘文館」所改；「弘文館」乃著撰文史，編纂學徒之所也。「學士」爲館中之高級官，掌詳正國籍，徵授生徒，凡朝廷有制度沿革，禮儀懸重，得參議焉。預寶懷貞等謀逆，伏誅。

### 王方翼 錄 舊唐書

王方翼，并州祈人也。選者按：并州，即今山西省太原縣附地。祖裕，「武德」初，隋州刺史。選者按：隋州，即今湖北省西北裕妻即高祖妹同安大長公主也。太宗時，以公主屬尊年老，特加敬異，數幸其第，賞賜累萬。方翼父仁表，一貞觀一中爲「岐州刺史」。仁表卒，妻李氏爲主所斥，居於鳳泉別業。時方翼尚幼，乃與傭保齊，力勤作，苦心計，功不虛棄，數年闢田數十



頃，修師館宇，列植竹木，遂爲富室。公主卒後，歸長安。友人趙持滿犯罪被誅，暴尸於城西，親戚莫敢收視。方翼歎曰：『樂布之哭彭越，大義也；周文之掩朽骼，至仁也；絕友之義，蔽主之仁，何以事君？』乃收其屍，具禮葬之。高宗聞而嘉歎，由是知名。「永徽」中，累授「安定令」，誅大姓皇甫氏，盜賊止息，號爲善政。五遷「肅州刺史」。

遷者按：肅州，即今甘肅省酒泉縣附近之地。

時州城荒毀，又無壕塹，數爲寇賊所乘。方翼發卒濬築，引多樂水環城爲壕，又出私財造水碾，磑稅其利以養飢餒。宅側起舍十餘行，以居之。屬蝗災，諸

州貧人死於道路，而肅州全活者甚衆。州人爲立碑頌美。會「吏部侍郎」裴行儉

西討，奏方翼爲副，兼檢校「安西都護」。

遷者按：「安西都護」乃唐太宗平高昌後所置；「都護府」在交河城（在今新疆省吐爾番縣西二十里）。高宗時，楊智平繼茲區，「龜茲都

督府」移「安西都護」治之。其後龜茲沒於吐蕃，唐休璟復取之，仍徙府龜茲（即今新疆省庫車縣）。統轄龜茲，馬蕃於闐疏勒四鎮。

又築碎葉鎮城，立四面十二門，皆屈曲作

隱伏出沒之狀，五旬而畢。西越諸胡競來觀之，因獻方物。「永隆」中，「車簿」反

叛，圍弓月城，方翼引軍救之，至伊麗河。

遷者按：伊麗河，即今新疆省西北部邊境之伊犁河也。

賊前來拒，因縱擊大破之，

斬首千餘級。俄而二姓咽麵，悉發衆十萬，與「車簿」合勢以拒。方翼屯兵熱海。

遷者按：熱海，即今俄領土耳其斯坦之伊斯坦堡也。

與賊連戰，流矢貫臂，徐以佩刀截之，左右莫有覺者。既而所將蕃

兵懷貳，謀執方翼以應賊。方翼密知之，悉召會議，佯出軍資以賜之，續續引去，便令斬之。會大風，又振金鼓以亂其聲，遂誅七千餘人。因遣裨將分道討襲，咽麵等賊

既無備，因是大潰，擒首領突騎施等二百人，西域遂定。以功遷「夏州都督」。遷者按：夏州，即今陝西省

西北部橫山一帶之地。屬牛疫，無以營農，方翼造人耕之法，施關鍵，使人推之，百姓賴焉。（下略）

### 陳君賓 錄新唐書

陳君賓，陳鄱陽王伯山子也。仕隋爲「襄國通守」。

遷者按：襄國，譯名，其故城在今河北省邢台縣西南，「通守」官名爲隋煬帝

所置郡各一人，位次「太守」。「武德」初，挈郡聽命，封「東陽郡公」，遷「邢州刺史」。「貞觀」興宋之「同知府事」相類似。初，徙鄧州，州承喪亂，後，百姓流冗，君賓加意勞徠，不期月，皆還自業。明年，四方霜潦，獨君賓所治有年，儲倉充羨，蒲虞二州民就食其境。太宗下詔勞之曰：「去年關內六州穀不登，糶糧少，令析民房逐食，聞「刺史」一與百姓識朕此懷，務相安養，還有贏糧，出布帛贈遺行者，此知水旱常敷，更相拯贍，禮讓興行，海內之人，皆爲兄弟，變僥薄之風，朕顧何憂！」已，命有司錄「刺史」以下功最，百姓養戶免今年調物。是歲，入爲「太府少卿」，轉「少府監」，一坐事免。起，爲「虔州刺史」，卒。

裴懷古 錄新唐書

裴懷古，壽州壽春人。儀鳳中，上書闕下，補「下邳主簿」。

遷者按：下邳，地名，其故城在今陝西富平南。

頻遷「監

察御史。」姚嵩道蠻反，

蠻者按姚嵩道即今雲南省之地。

命懷古馳驛往懷輯之。申明誅賞，歸者日千計；

俄縛首惡，遂定南方。蠻夏立石著功。恆州浮屠爲其徒誣告祝詛不道，武后怒，命按

誅之。懷古得枉，爲后申訴，不聽。因曰：「陛下法與天下畫一，豈使臣殺無辜以希

盛旨哉？即其人有不臣狀，臣何情寬之？」后意解，得不誅。聞知微之使「突厥」，懷

古監其軍，默啜脅知微稱可汗，又欲官懷古，不肯拜，將殺之，辭曰：「守忠而死，與毀

節以生，孰愈？請就斬，不避也。」遂囚軍中，因得亡。而素廷弱，不能騎，宛轉山谷間，僅

達并州時，「長史」武重規，紕暴，左右妄殺人取賞，見懷古至，爭執之。有「果毅」

遷者按：「果毅」官名，統府兵之將官也。

嘗識懷古，疾呼曰：「裴御史也！」遂免。遷一祠部員外郎。一姚嵩西等

叩闕下，願得懷古鎮安遠夷，拜一姚州都督，「以疾辭。始安賊歐陽倩」

遷者按：始安，地名，在今廣西省賀縣北。

七里，五嶽之

衆數萬，剽沒州縣，以懷古爲一桂州都督，

遷者按：桂州，即今廣西省桂林縣。

一「招討使」，未

踰嶺，逆以書諭禍福，賊迎降，自陳爲吏侵而反。懷古知其誠，以爲示不疑，可破其謀，

乃輕騎赴之。或曰：「獠夷難親，備之且不信，况易之哉！」答曰：「忠信可通神明，况畜人耶？」身至壁，撫諭，情等大喜，悉歸所掠，出降。雖諸洞素翻覆者，亦牽連根附，嶺外平，徙「相州刺史，并州大都督長史」，所至吏民懷愛。「神龍」中，召爲「左羽林大將軍」，未至官，爲并州人知其還，攜扶老稚出迎。崔宣道始代爲「長史」，亦對次，懷古不欲厚愧宣道，使人驅迎者，還而來者愈衆，得人心類如此。（下略）

狄仁傑 節錄舊唐書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也。（中略）仁傑兒童時，門人有被害者，縣吏就詰之，衆皆接對，唯仁傑堅坐讀書。吏責之，仁傑曰：「黃卷之中，聖賢備在，猶不能接對，何暇

偶俗吏而見責耶？後以明經舉授一汴州判佐。時工部尙書一闕，立本爲一河南道黜陟使，仁傑爲吏人誣告，立本見而謝曰：「仲尼云：『觀過知仁矣。』一足下可謂海曲之明珠，東南之遺寶。」薦授一并州都督府法曹。其親在河陽，別業，仁傑赴并州，登太行山南望，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所居，在此雲下。」瞻望佇立久之，雲移乃行。（中略）累遷一甯州刺史，選者按：寧州，即今甘肅省寧縣一帶之地。撫和戎，夏人得歡心，郡人勒碑頌德。一御史一郭翰巡察隴右，所至多所按劾，及入寧州境內，耆老歌：「刺史一德美者盈路。翰旣授館，召州吏謂之曰：『入其境，其政可知也。願成使君之美，無爲久留，州人方散。翰薦名於朝，徵爲一冬官侍郎，一充一江南巡撫使。』吳楚之俗多淫祠，仁傑奏毀一千七百所，唯留夏禹吳太伯李札伍員四祠。轉一文昌右丞，一出爲一豫州刺史。」時一越王一貞稱兵汝南，事敗，緣坐者六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一司刑使一逼促行刑，仁傑哀其誑誤，緩其獄，密表奏曰：「臣欲顯奏，似爲

逆大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存恤之旨，表成復毀，意不能定。此輩咸非本心，伏望

哀其誑誤。一特勅原之，配流州。遷者按：州，即今遼寧。當郡前多所右翼之地。豫囚次於寧州，父老迎而勞之曰：

「我狄使君活汝輩耶！相攜哭於碑下，齋三日而後行。豫囚至流所，復相與立碑頌

狄君之德。」（中略）「萬歲通天二年，契丹寇陷冀州，河北震動，徵仁傑為魏州刺

史。遷者按：冀州，即今河北。省大名縣一帶之地。前「刺史」獨孤思莊懼賊至，盡驅百姓入城，繕修守具。仁傑

既至，悉放歸農畝，謂曰：「賊猶在遠，何必如是？萬一賊來，吾自當之，必不關百姓也。

「賊聞之，自退。百姓咸歌誦之，相與立碑以紀恩惠。」（中略）後累遷「肅政台御史」

「河北道元帥」等職。病卒於官，則天為之舉哀廢朝三日，贈「文昌右相」諡曰文惠。

（下略）

韋景駿 錄新唐書

韋景駿，「司農少卿」弘機孫。中明經。神龍中，歷肥鄉令。一選者按肥鄉，即今河北省肥鄉縣。縣北瀕漳，連年泛溢，人苦之。舊防迫漕渠，雖峭岸，隨卽壞決。景駿相地勢，益南千步，因高築鄣，水至堤址，輒去。其北燥爲腴田，又維槽以梁其上，而廢長橋，功少費約。後遂爲法。方河北飢，身巡閭里，勸人通有無，教導撫循，縣民獨免流散。及去，人立石著其功。後爲「貴鄉令」，一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邪？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爲孝子。當時治有名者，景駿與「清漳令」馮元淑，「臨洛令」楊茂謙三人。景駿後數年爲「趙州長史」，一道出「肥鄉」，民喜，爭奉酒食迎犒，有小兒亦在中，景駿曰：「方兒曾未生，而吾去邑，非有舊恩，何故來？」對曰：「耆老爲我言，學廩館舍，



橋，鄣，皆公所治，意公爲古人，今幸親見，所以來。景駿爲留終日。後遷房州刺史。遷者按房州，當即今湖北省西北部之地。州窮險，有蠻夷風，無學校，好祀淫鬼。景駿爲諸生貢舉，通隘道，作傳舍，罷祠房無名者。景駿之治民，求所以便之，類如此。轉一奉天令。遷者按奉天縣之故城在今陝西省乾縣。未行卒。(下略)

李惠登 錄新唐書

李惠登，營州柳城人。遷者按營州，即今熱河省朝陽縣一帶之地。柳城之故城在今熱河省凌源縣境。爲平盧軍裨將。遷者按平盧軍之軍治，爲青州，即今山東省益都縣也。

祿山亂，從董秦泛海略定滄棣等州。遷者按滄棣等州，均今河北省地。輕兵遠鬪，賊不支，戰輒北。史思明

反，惠登陷賊，以計挺身走山南。遷者按山南，唐十道之一，因其地在終南山之南故名。依來瑱表試金吾衛將軍。一李

希烈反，屬以兵二千使屯隋州，惠登挈州以歸，卽拜一刺史。一州數被亂，野如藪，人無處業。惠登雖朴素無學術，而視人所謂利者行之，所謂害者去之，率心所安，暗與古合，政清靜。居二十年，田畝闢，戶口日增，人歌舞之。於是一節度使一千，頓狀其績，詔加一御史大夫，一升隋爲上州。俄檢校一國子祭酒，卒贈一洪州都督。

蔣 沈 錄 舊唐書

蔣沈萊州膠水人。

遷者按：萊州，卽今山東省掖縣。膠水，卽今之膠縣。

吏部侍郎

遷者按：「侍郎」官名，等於今日之次長。

欽緒之子也。性介

獨好學，早有名稱。以孝廉累授洛陽尉。

遷者按：洛陽縣署之官佐也。

一監察御史。與兄演、溶、弟清

俱以幹局吏事擅能名。於「天寶」中，「長史」韓朝宗、裴迥咸以推覆檢勾之任

委之處事平允，剖斷精當，動爲羣寮楷式。「乾元」後，授陸渾、蓋屋、咸陽、高陵四縣令。選者按：陸渾縣之故城，在今河南省嵩縣東北；蓋屋，咸陽、高陵三縣，今仍其名，均在今陝西省之東部。當軍旅之後，瘡痍未平，沈竭心綏撫，所至安輯。「副元帥」郭子儀每統兵由其縣，必誠軍吏曰：「蔣沈令，清而嚴，幹供億，故當有素士衆，得蔬飯見饋，則足無撓清政。」其爲名人所知如此。（下略）

薛 珏 錄 舊 唐 書

薛珏，字溫如，河中寶鼎人。選者按：河中府，即今山西西南部之地。寶鼎縣之故城，在今山西榮河縣北。祖寶胤，「邠州刺史」。選者按：邠州，即今陝西省邠縣。一帶之地父紘，「蒲州刺史」。「珏少以門蔭，授「懿德太子廟令」，累授「乾陵臺令」，無幾，拜試「太子中允」。選者按：「太子中允」，官名，太子官屬中，有「左春坊」，「左春坊」中有「左庶子」二人，「中允」二人，「左庶子」掌侍從，與相殿正啓，與「中允」爲之貳。兼「渭南尉」。

遷者按：淮南縣，即今陝西省渭南縣。  
奏課第一。間歲，復以清名尤異聞，遷「昭德令」縣人。請立碑紀政。珽固

讓不受。遷「楚州刺史」。遷者按：楚州，即今江蘇省寶應一帶。安祿山時，此一帶之地。本州「營田使」。先是，州營田，宰相遙

領，使「刺史」得專達，俸錢及他給百餘萬，田官數百員，奉廝役者三千戶，歲以優授

官者復十餘人，珽皆條去之，十留一二，而租入有贏。為「觀察使」，遷者按：「觀察使」，官名，為唐時職位。詔奏，

於「節度使」，後為「節度使」，亦稱「節度」。左授「硤州刺史」。遷者按：硤州，即今湖北宜都縣一帶之地。遷「陳州刺史」。遷者按：陳州，即今河南省西華縣一帶之地。

「建中」初，上分命使臣，黜陟官吏，使淮南李承以珽楚州之去煩政簡

使山南趙贊以珽硤州之廉清，使淮南盧諲以珽之肅物，皆以陟狀聞，加中散大夫，

賜紫。(下略)

元 結 錄朱軾循吏傳

元結，字次山，漢州人。

遷者按：漢州，即今廣西省上思縣。

結少不羈，稍長，折節向學，事元德秀，成進士，復舉

制科。肅宗問天下士於一國子司業，蘇源明、源明薦結可用，召詣京師，問所欲言。

結上時議三篇，授「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爲「山南西道節度參謀」。

募義士於唐、鄧、汝、蔡，降劇賊五千，瘞戰死露骨於泌南，名曰「哀邱」。帝將親征，史

思明，結言賊銳不可與爭，宜折以謀。帝善之，因命發宛、葉軍，挫賊南鋒。結屯泌陽，守

險，全十五城。以功遷一監察御史，裏行。一俄，參山南東道來瑱府。時有父母隨子在

軍者，結說瑱曰：「孝而仁者，可與言忠信；而勇者，可以全義；詎有責其忠信義勇，而

不歡之孝慈乎？」將士父母，宜給以衣食。瑱納之。瑱誅，攝領府事。會代宗立，固辭。侍

親歸，獎上授「著作郎」。久之，拜一道州刺史。一初，西原蠻掠居人數萬去，遺戶載

四千。結到官，未五旬，諸使調發符牒二百餘函，結以民困，甚不忍加賦。即上言：「臣州爲賊焚破，糧儲屋宅，男女牛馬，幾盡；今百姓十不一在，毫孺騷離，未有所安。嶺南諸州，尙多寇盜，守捉候望，四十餘屯，一有不靖，湖南且亂。請免百姓所負租稅，及一租庸使一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帝許之。明年，租庸使素上供十萬緡，結又奏歲正供外，所征宜以時增減，詔可。結爲民營舍，給田，免徭役，流亡歸者萬餘。進管經略使，身諭蠻豪，綏定八州，民樂其教。加「左金吾衛將軍」。罷還京師，年五十卒。

韋 丹 附子宙錄新唐書

韋丹，字文明，京兆萬年人。

遷者按：京兆，即今陝西省長安一帶之地。萬年，縣，即今陝西省長安縣。

(中略)丹蚤孤，從外祖顏真卿學。

擢明經，調安遠令。選者按安遠，即今江西吉安遠縣。（中略）復舉五經高第，歷咸陽尉。張獻甫表佐

邠寧幕府。順宗為太子，以殿中侍御史召為舍人。新羅國選者按新羅國，即今朝鮮之地。君死，詔拜

一司封郎中。選者按司封，吏部之屬司也。掌封爵等事。往弔。故事使外國，賜州縣十官，竇以取賞號私覲官。丹

曰：「使外國不足於資，宜上請，安有賣官受錢？」即具疏所宜費，帝命有司與之。因

著令。未行，而新羅立君死，還為容州刺史。選者按容州，即今廣西之容縣。教民耕織，止惰游，興學校，

民貧自鬻者贖歸之，禁吏不得掠為隸。治州城周十二里，屯田二十四所，教種茶麥，

仁化大行。累遷一江西南道觀察使。丹計口受俸，委餘於官，能入州冗食者，收其

財產，民不知為瓦屋，草茨竹椽，久燥則夏而焚。丹召工教為陶，聚材於場，度其費為

估，不取贏利，人能為屋者受材，瓦於官，免半賦，徐取其償，逃未復者官為之，貧不

能者畀以財，身往勸督。置南北市為營，以舍軍。歲中旱，募人就功，厚與直，給其食，為

衛南北夾兩營，東西七里，以廢倉為新廩，馬息不死，築堤扞江，長十二里，竇以疏漲。

凡爲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有吏主倉十年，丹覆其糧，亡三千斛，丹曰：「吏豈自費邪？」籍其家，盡得文記，乃權吏所奪。丹召諸吏曰：「若恃權取於倉，罪也；與若期一月還之。」皆頓首謝，及期無敢違。有卒違令當死，丹釋不誅，卒去，上書告丹不法，詔丹解官待辨，會卒年五十八，驗卒所告皆不實，丹治狀愈明。太和中，裴誼觀察江西，上言爲丹立祠堂，刻石紀功，不報。宣宗讀元和實錄，見丹政事卓然，它日與宰相語：「元和時治民執第一。」周墀對：「臣嘗守江西，韋丹有大功，德被八州，歿四十年，老幼思之不忘。乃詔觀察使紇干，臯上丹功狀，命刻功於碑。」子由推廕，累調河南府司錄參軍，李珣表河陽幕府。遷者按：河陽之故城，在今河南省孟縣。宣宗謂「宰相一墀曰：『丹有子否？』以宙對。帝曰：『與好官。』乃拜一侍御史。」三遷「度支郎中。」盧鈞節度太原，表宙爲副。是時，「回鶻」已破諸部，遷者按：「回鶻」即「回紇」，魏、厥之別稱，「唐」時常據中國。入塞下，剽殺吏民，鈞欲信重吏視邊，宙請往。自定襄、鴈、門、五原、絕、武州塞，略雲、中。



踰句注

遷者按定襄即今山西晉忻縣；雁門，即今山西晉代縣一帶之地；五原，不可考。武州，即今山西晉九芝縣。空，即今山西晉北平之地。句注山名，即今山西晉句注山。

徧見酋豪，鑄喻之。視亭障

守卒，增其稟，約吏不得擅以兵侵諸戎，犯者死。於是三部六蕃諸種皆信悅。召拜一

吏部郎中，一出爲永州刺史。

遷者按：今湖南省零陵縣，即永州之舊治也。

州方災，歛乃斥官下什用，所以供刺

史一者，得九十餘萬錢，爲市絹餉，俗不知法，多觸罪，由爲書制律，并種植爲生之宜，

戶給之。州負嶺，轉餉艱險，每饑，人輒孳死。由始築常平倉，收穀羨餘以待乏。罷冗役

九百九十四員。縣舊置吏督賦，由俾民自輸，家十相保，常先期。湘源生零陵香，歲市

上供，人苦之，由爲奏罷。民貧，無牛，以力耕，由爲置社，二十家，月會錢若干，探名得者，

先市牛，以是爲準，久之，牛不乏。立學官，取仕家子弟十五人充之。初，俚民婚，出財會

賓客，號「破酒」。晝夜集多至數百人，貧者猶數十，力不足則不迎，至淫奔者，由條

約使略如禮，俗遂改。邑中少年，常以七月擊鼓羣入民家，號行盜，皆迎爲辦具，謂之

起盆，後爲解素，喧呼疾鬪。由至，一切禁之，還爲一大理少卿。久之，拜一江西觀察

使，「政簡易，南方以爲世官。遷一嶺南節度使，」南詔陷交趾，遷者按：南詔，國名，即今雲南省之地。撫兵積備，以幹聞，加「檢校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咸通」中卒。

## 何易子 錄新書

何易子，不詳何所人及所以進。爲「益昌令。」縣距州四十里。「刺史」崔朴常乘舂與賓屬汎舟出益昌，旁索民挽繹，易子身引舟，朴驚問狀，易子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無事，可任其勞。」朴愧，與賓客疾驅去。鹽鐵官權取茶利，詔下，所在毋敢隱，易子視詔書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賦毒之乎？」命吏閣詔。吏曰：「天子詔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竄邪？」對曰：「吾敢愛一身移暴于民乎？亦不使罪。」

爾曹，即自焚之。一觀察使一素賢之，不劾也。民有死喪不能具葬者，以俸敕吏爲辦。召高年坐以問政得失。凡鬪民在廷，易干丁甯指曉枉直，杖楚遣之，不以付吏。獄三年無囚。督賦役不忍迫下戶，或以俸代贖。饋給往來，傳符外一無所進，故無異稱。以中上考遷一羅江令，一刺史一裴休嘗至其邑，導侍不過三人，廣約蓋資性云。

崔 戎 錄新唐書

崔戎，字可大，博陵安平人。選者按博陵郡，即今河北省定縣一帶之地安平，即今河北省安平縣。一舉明經，補一太學校書郎，一憲宗

稱其才。累官一諫議大夫。會成都選者按劍南，劍南之南也，即今四川省之有蠻亂，詔戎持節爲一劍南宣撫使。

戎奏罷稅外薑芋錢，綏招流亡，凡廢若置，公私莫不便之。還拜一給事中，出爲一

華州刺史。一 遷後：華州，即今陝西省華縣。吏以故事請錢萬緡爲刺史用，戎不取，及徙兗海沂密觀

察使。遷者按：兗海沂密，即今山東省南部及江蘇省北部之地。乃召吏籍所直錢享軍，曰：「吾重矯激，以夸後人也。」將

行，吏民擁留塞道，至遮詔使請句戎於天子。戎乃以夜單騎遁去，民猶追之不及。乃

止。既至，兗鉅滅姦吏十餘輩，民大悅。歲餘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尙書。

### 張全義 錄舊五代史

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遷者按：濮州，臨濮，在今山東省濮縣一帶。初名言，賜名全義。梁祖改爲示爽。遷者按：梁祖，朱全忠。

宗定河南。遷者按：莊宗，「唐莊宗」李存勗也。復名全義，祖璉，父誠，世爲田農。全義爲縣齋夫。遷者按：「齋夫」，官名，縣中管掃事之官也。

成如今之區長。中齊掃事之官也。（中略）後歷遷「河南尹」。全義性勤儉，善撫軍民，雖賊寇充斥，而勤耕

務農由是倉儲殷積。

洛陽摺紳舊聞記：「王」選者按：「王」即金義，因金義後討「王」始至洛，于麾下百人中，選可使者一十八人，命之曰「屯將」。每人給旗一口，榜一，道於齊十八縣中，令招募，令自耕植，流民漸歸。「王」於百人中，又選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副」。民來者撫綏之，除殺人者死，餘但加杖而已，無重刑，無租稅，流民之歸漸衆。「王」又於麾下選善計一十八人，命之曰「屯判官」。不一二年，十八屯中，每屯戶至數千。張際選丁夫授以弓矢槍劍，爲坐作進退之法，行之。一二年，每屯增戶大者六七千，次者四千，下者二三千，共得丁夫關弓矢槍劍者二萬餘人，有賊盜即

爽爭據洛陽，迭相攻伐，七八年間，都城灰燼，滿目荆榛。全義初至，惟與部下聚居，故市井邑窮民，不滿百戶。全義善于撫納，課部人披榛種藝，且耕且戰，以粟易牛，歲滋壅闢，招復流散，待之如子。每農祥勸耕之始，全義必自立畎畝，餉以酒食，政寬事簡，吏不敢欺。數年之間，京畿無閒田，編戶五六萬，乃築壘于故市，建置府署，以防外寇。

(中略) 初蔡賊孫儒諸葛

洛陽摺紳舊聞記：「王」每喜民力耕織者。某家今年蠶麥善，去邠城一舍之內，必躬足及之。悉召其家老幼親慰勞之，賜以酒食茶棗。夫造之布織婦人裙衫，時民間尙衣齊，婦人皆青絹爲之，取其新彩，新對之，喜動顏色。民間有竊言者曰：「大王見好燈伎等，則不笑，惟見好蠶麥，即笑爾。」其廣朴皆此類。每觀秋稼，凡田中無草者，必下馬，命資客觀之，召田主慰勞之，賜之衣物，若見禾中有草，地耕不熟，立召田主集衆決貸之。若苗死，則生詰之，民以牛疲，或闕人耕，則田逸下馬，立召其鄰伴責之曰：「此少人牛，何不衆助之？」鄰伴皆伏罪，即較之。自是洛陽之民無遺，民之少年者相率助之，少人者亦然。

(中略) 後歷遷守太尉，中書令，河南尹。

時夫田歸相助以耕，務是以家有蓄積，水旱無飢民。

封「魏王」，一又改封「齊王」。一會趙在禮據魏州，都軍進討無功。時明宗已爲羣小間諜，端居私第，全義以臥疾聞變，憂懼不食，薨于洛陽私第。時年七十五。天成初，遷者按：「天成」唐「明宗」年號也。冊贈「太師」，諡曰「忠肅」。一全義歷守「太師」、「太傅」、「太尉」、「中書令」。封王，邑萬三千戶，凡領方鎮，洛鄆陝滑宋三澁河陽，再領許州，內外官歷二十九任，尹正河洛，凡四十年。位極人臣，善保終吉者，蓋一人而已。全義樸厚大度，敦本務實，起戰士而忘功名，尊儒業而樂善道，家非士族而獎愛衣冠，開幕府辟士必求望實，屬邑補奏，不任吏人，位極公王，不衣羅綺，心奉釋老，而不溺左道；如數者，人以爲難。自莊宗至洛陽趨向者，皆由徑以希恩寵，全義不改素履，盡誠而已。言事者以梁祖爲我世讐，宜斷棺燔柩，全義獨上章申理，議者嘉之。劉皇后常從莊宗，幸其第，奏云：「妾孩幼遇亂，失父母，欲拜全義爲義父。」許之。全義稽首奏曰：「皇后萬國之母儀，古今未有此事，臣無地自處。」莊宗敦逼再三，不獲已，乃受皇后之拜，旣

非所願，君子不以爲非。然全義少長軍中，立性樸滯，凡百姓有詞訟，以先訴者爲得理；以是人多枉濫，爲時所非。又嘗怒河南縣令羅貫，因憑劉后譖于莊宗，俾貫非罪而死，露尸于府門，冤枉之聲，聞于遠近，斯亦良王之微瑕也。

劉審交 錄舊五代史

劉審交，字求益，幽州文安人也。遷者按：文安，即今河北省文安縣。審交少讀書，尤精吏道。起家署一北平主

簿。遷者按：北平，或即今之北平也。轉一興唐令。（中略）累遷一襄州防禦使。一審交治襄漢，撫綏有

術，民庶懷之。青州楊光遠平，降平盧軍。遷者按：平盧軍之治所即青州。爲防禦州，復用審交爲一防禦使，

一累官至一檢校太傅。一時用軍之後，審交矜恤撫理，凋弊復蘇。（中略）隱帝嗣位，

用爲「汝州防禦使。」汝爲近輔，號爲難治。審交盡去，煩弊無擾於民，百姓歌之。一乾祐二年春卒，年七十四。郡人聚哭，柩前列狀乞留葬本州界，立碑起祠，以時致祭。本州以聞，詔曰：「朝廷之制，皆有舊章，牧守之官，比無贈典，其政能殊異，惠及蒸黎，生有令名，沒留遺愛，褒賢獎善，豈限彝章，可特贈太尉，吏民所請，宜依。」相國太師秦國公馮道聞之，曰：「予嘗爲劉汝州僚佐，知其爲人，廉平慈善，無害之良吏也。刺遼磁，治陳襄青，皆稱平允，不顯殊尤。其理汝也，又安有異哉？民之租賦，不能減也；徭役，不能息也；寒者，不能衣也；餒者，不能食也；百姓自汲汲然，而使君何有於我哉？然身死之日，致黎民懷感如此者，誠以不行鞭扑，不行刻剝，不因公而徇私，不害物以利己，雖然行良吏之事，薄罰宥過，謹身節用，安俸祿，守禮分而已。凡從事於斯者，孰不能乎？但前之守土者，不能如是，是以汝民咨嗟愛慕。今天下戎馬之後，四方兇盜之餘，杼柚空而賦斂繁，人民稀而倉廩匱，謂之康泰，未易輕言。侯伯牧宰，若能



哀矜之，不至聚斂，不殺無辜之民，民爲邦本，政爲民本，和平寬易，卽劉君之政，安足稱耶！復何患不至於令名哉！道仍爲著哀詞六章，鐫於墓碑之陰焉。

選者按：新五代史劉審交傳稱：審交任三司使時，「議者請檢天下民田，宜得益租。審交曰：『租有定額，而天下比年無闕田，民之苦樂不可等也。』遂止不檢，而民賴以不擾。」又爲「陳州防禦使」時，「出視民田，見民耕器薄陋，乃取河北耕器爲範，爲民更鑄。」

### 夏魯奇 錄舊五代史

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也。

選者按：青州，卽今山東省益都縣。

初事宣武軍，

選者按：此處之宣武軍，當指朱全忠。

爲軍校，與主將不協。

遂歸於莊宗，以爲「護衛指揮使」。

從周德威攻幽州。

選者按：今北平一帶之地，卽幽州之地。

燕將有單廷珪

元行欽，時稱驍勇，魯奇與之鬪，兩不能解，將士皆釋兵縱觀。幽州平，魯奇功居多。

梁將劉鄩在洹水。選者按：洹水，即安陽河，源發於山西蒙城縣，南河北之邊境上，實入於衛河。莊宗深入致師，鄩設伏於魏縣西南葭

蘆中。選者按：魏縣故城，在今河北省大名縣境。莊宗不滿千騎，汴人伏兵萬餘，選者按：汴人，即梁兵也。大譟而起，圍莊宗數重，魯

奇與王門、關烏德兒等奮命決戰，自午至申。俄而李存審兵至方解。魯奇持槍攜劍，

獨衛莊宗，手殺百餘人，烏德兒等被擒。魯奇傷痍徧體，自是莊宗尤憐之。歷一磁州

刺史。選者按：磁州，即今河北省磁縣。中都之戰，選者按：中都，即今山東省汶上縣，唐李嗣源與「梁」王彥章戰於此。汴人大敗，魯奇見王彥章識之，

單馬追及，槍擬其頸。彥章顧曰：「爾非余故人乎？」即擒之以獻。莊宗壯之，賞絹千

匹。「梁」平，授一鄭州。選者按：鄭州，即今河南省鄭縣。防禦使。四年，授河陽節度使。選者按：河陽，即今河南省孟津縣。「天

成一初，移鎮許州。選者按：許州，即今河南省許昌縣。加「同平章事」。選者按：「同平章事」，官名，即宰相。魯奇性忠義，尤通吏道，

撫民有術，及移鎮許田孟州之民。選者按：許田，即許州孟州，即今河南省孟州。萬眾遮道斷轡，臥轍五日不發。父老

詣闕請留，明宗令中使諭之，方得離州。明宗討荆南。選者按：荆南，即今湖北省江陵縣，時高季興為「荆南節度使」，有反狀，明宗遣將討之。魯奇

為「副招討使」，頃之，移鎮遂州。選者按：遂州，當即今四川省遂寧縣。董璋之叛，與孟知祥攻遂州，援路斷絕，

兵盡食窮，魯奇自刎而卒。時年四十九。帝聞其死也，慟哭之。厚給其家，贈「太師齊國公」。

郭延魯 錄新五代史

郭延魯，沁州綿上人也。遷者按沁州即今山西沁縣一帶之地。父饒，以驍勇事一晉，一數立軍功，為一沁州刺

史一者九年。為政有惠愛，州人思之。延魯以善槩為將，累遷一神武都知兵馬使。一衆

守殷反，從攻汴州，以先登功，為汴州一馬步軍都指揮使。一累遷一復州刺史。遷者按復州或在今湖北省西北部，河南省西南部一帶之地。

延魯嘆曰：「吾先君為一沁州一者九年，民到於今思之，吾今幸得

為「刺史」，其敢忘吾先君之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勵，民甚賴之，秩滿，州人乞留。

不許，皆遮道攀號。天福中，選者按：「天福」中，高祖石敬瑭之年號。拜單州刺史。選者按：單州即今山東省單縣一帶之地。是時，一刺史皆以軍功拜，言事者多以爲言，以謂方天下多事，民力困敝之時，不宜以一刺史一任武夫，武夫恃功縱下，爲害不細，而延魯父子，特以善著焉。

### 安彥威 錄新五代史

安彥威字國俊，代州崞縣人也。選者按：代州，即今山西省代縣一帶之地。崞縣，即今山西省崞縣。少以軍卒隸唐明宗麾下。彥威

善射，頗知兵法。明宗鎮天平，宣武成德。選者按：天平，宣武，成德，皆軍名，爲唐末所置。天平軍治，即今山東省兗州宣武軍治，即今河南省開封縣成德軍治，即今河北省正定縣。以

彥威常爲牙將，以謹厚見信。明宗入立，皇子從榮鎮鄴，彥威爲一護聖指揮使，以從

榮判六軍，彥威遷一捧聖指揮使，一領一寧國軍節度使。選者按：寧國，即今安徽省寧國縣，其軍治在金陵，即今江蘇省江甯縣。晉

高祖入立，拜彥威「北京留守」。

遷者按：北京，即今山西省太原縣。

徙鎮歸德。是時河決滑州。

遷者按：滑州，即今河南省滑縣。命

彥威塞之，彥威出私錢募民治隄。遷「西京留守」。

遷者按：西京，即今河南省洛陽縣。

遭歲大饑，彥威賑撫

飢民，民有犯法，皆寬貸之，飢民愛之不忍流去。丁母憂，哀毀過制，出帝與「契丹」

盟，拜彥威「北面行營副都統」。彥威悉以家財佐軍用，以疾卒於京師。彥威與安

太妃同宗，出帝事以為舅，彥威未嘗以為言；及卒，太妃臨哭，人始知其同宗也。當時

益稱其慎重。

### 王傅拯 錄舊五代史

王傅拯，吳江人也。

遷者按：吳江，即今江蘇省吳江縣也。

父綰，偽虔州節度使。

遷者按：虔州，當即今江西省贛南縣一帶之地。

傅拯初事楊溥，

選者按：傅擢大為一黑雲右廂都指揮使，領本軍戍海州。選者按：海州，即今江蘇青島海濱雲縣之地。唐「長興」元

年。選者按：「長興」唐明宗年號也。傅擢殺海州刺史陳宣，焚州城，以所部兵五千人來歸，明宗喜而

納之，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曹州刺史。尋移濮州。清泰中，選者按：清泰，唐僖宗年號也。

遷「貝州防禦使」。秩滿，有代，會范延光叛，以兵要傅擢入魏城。選者按：魏城，即魏州，即疑今河北大名縣也。

而不用。延光降，高祖授傅擢「諸衛將軍」，出為「寧州刺史」。選者按：寧州，古為今甘肅會之地。境接蕃

部，以前弊政滋章，民甚苦之。傅擢自下車，除去弊政數十件，百姓便之。不數月，移刺

虢州。選者按：虢州，即今河南省盧氏縣一帶之地。離寧州日，衛門聚數千人，拆橋遮道，以留之。及赴虢，治理清淨，

蒸民愛戴如寧州焉。開運中，選者按：「開運」晉出帝之年號也。歷「武州刺史」。選者按：武州之故城，在今甘肅省固原縣北。受代歸

洛，選者按：洛洛陽也。遇疾卒。傅擢家本多財，尤好賓客，及歷數郡，不事生產，將卽世，甚貧賸，物

論惜之。

王周錄舊五代史

王周，魏州人。

選者按魏州，即今河北省大名縣。

少勇健，從軍，事唐莊宗，明宗稍遷裨校，以戰功累歷郡守。

一晉一天福

初，范延光叛於魏州，周從楊光遠攻降之，安重榮以鎮州叛。

選者按鎮州，即今河北省清河縣。

從杜重威討平之，以功授貝州節度使。

選者按貝州，即今河北省清河縣。

歲餘，移鎮涇州。選者按涇州，即今甘肅省涇川縣。先是，

是前帥張彥澤在任，苛虐部民，逃者五千餘戶，及下車，革前弊，二十餘事，逃民歸復，

賜詔褒美。後歷鄆陝二鎮。選者按鄆，即今河南省鄆縣。陝，即今河南省陝縣。陽城之役，周時為一定州節度使，一大軍

往來，供饋無闕。未幾，遷一鎮州節度使。一周稟性寬惠，人庶便之。開運末，杜重威

降于契丹，一引契丹主臨城諭之，周泣曰：『受國重恩，不能死戰，而以兵降，

何面目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乎？』乃痛飲，欲引決，家人止之，事不獲已，乃見契

丹主，授鄆州節度使檢校太師。選者按檢校，加官銜之意也。高祖定天下，移鎮徐州，加一同平章

事。『乾祐』元年，遷者按：『乾祐』，『漢』。『乾祐』，『漢』。『乾祐』，『漢』。『乾祐』，『漢』。二月，以疾卒於鎮，輟視朝二日，贈一中書令。『周』性寬恕，不忤物情。初，刺史都州城西橋，敗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飭，『刺史』之過也。』乃還其所沈粟，出私財以修之，民庶悅焉。

### 張 綸 錄宋史

張綸，字公信，蔚州汝陰人。少倜儻，任氣，舉進士，不中，補『三班奉職』。遷者按：『三班奉職』，官名。『宋』時武臣職，分爲三班，曰東班，曰西班，曰南班，凡侍者，先爲『三班奉職』，轉『二班奉職』，由此次遷陞至『儲使』。遷右班殿直。遷者按：『宋』時侍值殿廷之官，有『左班殿直』，『右班殿直』。從雷有終討王均於蜀，有降寇數百，據險叛，使綸擊之。綸馳報曰：『此窮寇，急之則生患，不如諭以向背。』有終用其說，賊果棄兵來降，以功遷『右侍禁』。遷者按：『宋』時內侍之官，有『左侍禁』，『右侍禁』之稱。慶州兵



馬監押

選者按慶州即今甘肅會慶縣

擢一閣門祗候

選者按宋置東上閣門使副使閣門祗候等官凡取真旨命供奉乘輿朝會游宴及發導三公臺臣灌園朝見獻酬

糾諫失儀之事使副專之舍人以下名通判贊名而已

益彰簡等州

都巡檢使

選者按益州即今四川省成都一帶之地彰州或即今四川省彰明縣簡州即

今四川資簡縣「都巡檢使」官名宋時於沿邊溪峒沿江沿海置「都巡檢」及「巡檢」所轄或數州數縣或一州一縣掌訓練甲兵巡邏州邑撲捕盜賊所在藉州縣守令節制

所部卒縱酒掠居民綸斬首惡數人衆乃定徙「荊州提點刑獄」遷「東頭供奉官」

乃屬武陟

「提點開封府界縣鎮公事」

奉使靈夏還會辰州溪峒彭氏內蠻寇以知辰州

選者按涪州即今甘肅省平涼縣改一內殿

崇班

知鎮戎軍

奉使契丹

安撫使曹瑋

表留之不可蠻復入寇為「辰州豐鼎等州緣邊五溪十峒巡檢安撫使」

選者按鎮戎軍治即今甘肅省固原縣「安撫使」曹瑋表留之不可蠻復入寇為「辰州豐鼎等州緣邊五溪十峒巡檢安撫使」

選者按涪州即今湖南省涪縣

諭蠻酋禍

福購還所掠民遣官與盟刻石於境上久之除「江淮制置發運副使」

選者按一制置使官軍初之事者

時鹽課大虧乃奏除通泰楚三州

選者按通州即今江蘇省南通縣泰州即今江蘇省泰縣

鹽戶宿負官

選者按杭州即今浙江省

助其器用鹽入優與之直由是歲增課數十萬石復置鹽場於杭秀海三州

米粟之享者

運使

鹽戶宿負官

助其器用鹽入優與之直由是歲增課數十萬石復置鹽場於杭秀海三州

選者按杭州即今浙江省

杭州即今浙江省嘉興縣及江蘇省松江縣一帶之地。海州即今江蘇省東海海豐二縣。

歲入課。又百五十萬。居二歲。增上供米八十萬。疏五渠。

導太湖入於海。

選者按太湖即今江蘇浙江邊境上之太湖。

復租米六十萬。開長蘆西河。以避覆舟之患。又築漕

河隄。二百里。於高郵北。旁錮鉅石為十礎。以泄橫流。秦州有捍海堰。延袤百五十里。

久廢不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綸方議修復。論者難之。以為濤患息。而畜潦之患興矣。

綸曰：「濤之患十九。而潦之患十一。獲多而亡少。豈不可邪？」表三請願。身自臨役。

命兼權知秦州。卒成堰。復逋戶二千六百。州民利之。為立生祠。居淮南六年。累遷「

文思使。」

選者按「文思使」或即「掌制做裝飾品之事者」。

「昭州刺史。」

選者按昭州即今廣西省平樂縣。

「契丹」隆緒死。為吊慰副使。歷知

秦瀛二州。兩知滄州。再遷「東上閣門使」真拜「乾州刺史。」

選者按乾州即今湖南省乾城縣。

徙知

潁州。卒。綸有材略。所至興利除害。為人恕喜。施予。在江淮見漕卒凍餒。道死者衆。歎

曰：「此有司之過。非所以體上仁也。」推奉錢。市絮襦千數。衣不能自存者。

### 崔 立 錄 宋 史

崔立，字本之，開封鄆陵人。遷者按鄆陵，即今河南鄆陵縣。中進士第，爲一果州團練推官，一役兵鞏官

物，道險，迺率衆錢備舟載歸，一知州一姜從，卒論如率欽法，當斬三人，立曰：『此非

私已，罪杖爾。』從革初不聽，卒論奏詔如立議，真宗記之，特改一大理寺丞，一知一

安豐縣。一遷者按安豐，即今安徽霍山縣。大水壞期斯塘，立躬督繕治，踰月而成。進一殿中丞，一歷通判

廣州許州，會滑州塞決河，調民出芻槌，命立提舉受納，立計其用有餘，而下戶未輸

者尚二百萬，悉奏弛之。知汀陰軍。一遷者按江陰軍，即今江蘇會江陰縣。屬縣有利港久廢，立教民濬治，既成，

溉田數千頃，及開橫河六十里，通漕漕累遷一太常少卿，一歷知棣漠相潞兗鄆涇

七州。歲大饑，募富人出穀十萬餘石振饑者，所全活者甚衆。立性淳謹，尤喜論事，一

大中祥符一聞，帝既封禪，士大夫爭奏上符瑞獻贊頌，立獨言：『水發徐州旱連江

淮無爲烈風，選者按：無爲，即今安徽省無爲縣。金陵火天，所以警驕情戒淫泆也。區區符瑞，尙何足爲治

道言哉！前後上四十餘事。以「右諫議大夫一知耀州」，選者按：耀州，即今陝西省耀縣。改知濠州」，選者按：濠州，即今安徽省懷遠縣。

今安徽省。遷一給事中。一告老，進一尙書工部侍郎。一致仕，卒。識韓琦於布衣，以女妻

之人，嘗服其鑒云。

### 魯有開 錄宋史

魯有開，字元翰，一參知政事。一宗道從子也。好學，通左氏春秋。用宗道蔭，知韋城縣。

選者按：韋城縣，即今山東省鄆城縣。曹濮劇盜，橫行旁縣間，聞其名不敢入境。知確山縣，選者按：確山，即今河南省確山縣。大姓

把持官政，有開治其最甚者，遂以無事。興廢陂，溉民田數千頃。富弼守蔡，選者按：蔡，即今河南省汝南縣。

薦之，以爲有古循吏風，知金州。遷者按：金州，即今甘肅省金縣。有蠱獄當死者數十人，有開曰：「欲殺人

衷謀之足矣，安得若是衆邪？」訊之則誣。天方旱，獄白而雨。知南康軍。遷者按：南康軍之軍治即今江西星子縣。

代還。熙寧行新法，王安石問江南如何。曰：「法新行，未見其患，當在異日也。」

以所對乖異，出通判杭州，知衛州。水災，人乏食，擅貸常平錢粟與之，且奏乞蠲其息。

徙冀州。遷者按：冀州，即今河北省冀縣。增隄，或謂：「郡無水患，何以役爲？」有開曰：「豫備不虞，古之善

計也。」卒成之。明年河決，水果至，不能冒隄而止。朝廷遣使河北，民遮誦有開功狀。

召爲「膳部郎中」。「元祐」中，歷知信陽軍。遷者按：信陽軍，即今河南省信陽縣。洛滑州復，守冀。官至「中

大夫」卒。

張逸 錄宋史

張逸，字大隱，鄭州滎陽人。遷者按：滎陽，即今河南省滎陽縣。進士及第，為試一祕書省校書郎，知襄州。

鄧城縣。遷者按：鄧城縣，今已廢，其故址當在今湖北省漢陽縣一帶。有能名，知州。謝泌將薦逸，先設几案，置章其上，望闕

再拜曰：『老臣為朝廷得一良吏，』迺奏之。他日引對，真宗問：『所欲何官？』逸對

曰：『母老在家，願得近鄉一幕職官，歸奉甘旨足矣。』授澶州觀察推官。遷者按：澶州，即今河北省

清豐縣。數日，以母喪去服，引對，帝又固問之。對曰：『願得京官，特改大理寺丞。』帝

雅賢泌，再召問逸者，用泌薦也。知長水縣。遷者按：長水縣，當在今陝西省藍田縣附近。時王嗣宗留守西京，厚遇

之。及徙青神縣。遷者按：青神，即今四川省青神縣。貧不自給，嗣宗假奉半年，使辦裝。既至縣，興學校，教生

徒。後邑人陳希亮楊異相繼登科，逸改其居曰「桂枝里」。縣東南有松柏灘，夏秋

暴漲，多覆舟。逸禱江神，不踰月，灘為徙五里，時人異之。累遷一尚書兵部郎中。知

開封府有僧求內降免田稅，而逸固執不許。仁宗曰：『有司能守法，朕何憂也。』以一樞密直學士，知益州。逸凡四至蜀，諳其民風。華陽騶長遷者按華陽，縣名，在今四川省。長管華陽之長官也。殺人，誣道旁行者，縣吏受賕，獄既具，乃使殺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冤，守者氣不直，豈守者殺人乎？』囚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誅之。蜀人以爲神。會歲旱，逸使作堰，壅江水，溉民田，自出公租，減價以振。民初，民饑，多殺耕牛食之，犯者皆配關中。逸奏：『民殺牛以活，將死之命，與盜殺者異，若不禁之，又將廢穡事。今歲少稔，請一切放還，復其業。』報可。未幾卒於官。

趙尙寬 錄宋史

趙尙寬，字濟之，河南人。一參知政事。安仁子也。知平陽縣。遷者按平陽縣，或即今浙江省平陽縣。鄰邑有大

囚十數，破械夜逸，殺居民，將犯境。尙寬趣尉出捕，曰：「盜謂我不能來，方怠惰易取也。宜亟往，毋使得散漫，且爲害。」尉旣出，又遣徽巡兵躡其後，悉獲之。知忠州。

按忠州，即今四川省忠縣。

俗畜蠱殺人，尙寬揭方書市中，教人服藥，募索爲蠱者窮治。寘於理，大化其

俗。轉運使一持鹽數十萬斤課民易白金，期會促，尙寬發官帑所儲副其須，徐與

民爲市，不擾而集。「嘉祐一中，以考課第一，知唐州。」遷者按唐州，即今河南省泌陽縣。唐素沃壤，經五代

亂，田不耕，土曠民稀，賦不足以充役，議者欲廢爲邑。尙寬曰：「土曠可益墾，辟民稀

可益招徠，何廢郡之有？」乃按視圖記，得「漢」一召信臣陂渠故迹，益發卒復疏三

陂一渠，慨田萬餘頃。又教民自爲支渠數十，轉相浸灌。而四方之民來者雲布。尙寬

復請以荒田計口授之，及貸民官錢買耕牛。比三年，榛莽復爲膏腴，增戶積萬餘。尙

寬勤於農，政治有異等之效。「三司使」包拯與部使者交上其事，仁宗聞而嘉之，

下詔褒焉，仍進秩賜金。留於唐凡五年，民像以祠。而王安石蘇軾作新田新渠詩以



美之。徙同宿二州。遷者按：司州即今陝西省大荔縣，宿州即今安徽省宿縣。河中府神勇卒苦大校貪虐，刊匿名書告變。尚寬命焚之，曰：『妄言耳。』衆乃安。已而奏黜校，分士卒隸他營。又徙梓州。尚寬去唐數歲，田日加闢，戶日益衆，朝廷推功，自「少府監」以「直龍圖閣」知梓州。積官至「司農卿」卒。詔賜錢五十萬。

蘇 軾 錄宋史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山人。遷者按：眉州，眉山均今四川省之眉山縣。生十年，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爲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爲滂，吾願不能爲滂母邪？』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

千言好賈誼陸贄書。旣而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  
〔嘉祐〕二年，試禮部。（中略）轉鳳翔府判官。一關中自元昊叛，民貧役重，岐下歲輸南山木，棧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吏踵破家，軾訪其利害，爲修衙規，使自擇水工，以時進止。自是害減半。（中略）後知徐州。河決曹村，泛於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匯於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出，民皆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詣武衛營呼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且爲我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軾廬於其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中略）〔元祐〕四年，知杭州。（中略）旣至杭，大旱，饑疫並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復得賜度僧牒，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春，又減價糶。

常平米，多作餽粥藥劑，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軾曰：「杭水陸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乃哀羨縉，得二千，復發橐中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蓄錢糧待之。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選者按，錢氏吳越王錢鏐也。歲輒浚治。宋興廢之，葑積爲田，水無幾矣。漕河失利，取給江湖，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淘，爲民大患。六井亦幾於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湖，鹽橋一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經三十里，爲長堤，以通行者。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且募人種菱湖中，葑不復生，收其利以備修湖，取救荒餘錢萬緡，糧萬石，及請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爲蘇公堤。(中略)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

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爲漕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於江；又並山爲岸，不能十里以達龍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折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達於龍山漕河，以避浮山之險。人以爲便，奏聞。有惡軾者，力沮之，功以故不成。（中略）軾二十年間，再蒞杭，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生作祠以報。六年（中略）以一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潁考按：潁州，卽今安徽省阜陽縣。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致陳亦多水，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黃堆欲注之於淮。軾始至潁，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流潁地爲患。軾言於朝，從之。（中略）「建中靖國」元年，卒於常州，年六十六。

### 高賦 錄宋史

高賦，字正臣，中山人。遷者按：中山，即今河北省定縣。以父任爲「右班殿直」，復舉進士，改「奉禮郎」。

遷者按：「奉禮郎」，太常寺之屬官，掌禮儀之事。四遷一太常博士。一歷知真定縣。遷者按：真定，即今河北省正定縣。通判劍邢石州。遷者按：劍州，即今四川廣安縣；邢州，或即今河北省邢臺縣；石州，即今山西省離石縣。

成德軍知衛州。遷者按：衛州，即今河南省衛輝縣。俗尙巫鬼，民毛氏柴氏二十餘家，世著蠱毒，偵閔歲害人尤多，與人忿爭，輒毒之。賦悉擒治伏辜，蠱患遂絕。徙唐州。州田

經百年曠不耕，前守趙尙寬蓄墾不遺力，而榛莽者尙多。賦繼其後，益募兩河流民，計口給田，使耕作陂堰四十四，再滿，再留比其去，田增闢三萬一千三百餘頃，戶增

萬一千三百八十，歲益稅二萬二千二百五十七，墾書褒諭，宣布治狀，以勸天下。兩

州爲生立祠，擢「提點河東刑獄」，又加一直隴圖關。知滄州。程昉欲於境內開

西流河，繞州城而北，注三塘泊。賦曰：「滄城近河，歲增隄防，猶懼奔溢，矧妄有開鑿

乎。昉執不從，後功竟不成。歷蔡潞二州。入同判太常寺，進集賢院學士。在朝多所建明。嘗言：「二府大臣，選者按：二府，即「中書省」與「樞密院」。或儻舍委巷，散處京城，公私非便；宜倣前代丞相府，於端門前列置大第，俾居之。」又言：「仁宗朝爲「兗國公主」治第，用錢數十萬緡；今有五大長公主，若悉如前比，其費無藝。願講求中制，裁爲定式。請諸道提點刑獄司，置檢法官，庶專平讞，使民不寃，乞於禁中建閣，繪功臣像，如「漢」雲臺，唐「凌煙」之制。」言多施行，以「通議大夫」致仕。退居襄陽卒，年八十四。

程師孟 錄宋史

程師孟，字公闢，吳人。進士甲科，累知南康軍、楚州，提點夔路刑獄。瀘戎數犯渝州。

按：澶州，即今四川省巴縣。邊使者治所在萬州。選者按：夔州，即今四川省萬縣。相去遠，有警率浹日乃至，師孟奏徙於渝。夔

部無常平粟。選者按：慶，即今四川省奉節縣。建請置倉適凶歲，振民不足，即矯發他儲，不俟報。吏懼白不

可，師孟曰：『必俟報，饑者盡死矣。』竟發之。徙河東路。選者按：河東路，即今山西省西部。晉地多土山，旁

接川谷，春夏大雨，水濁如黃河，俗謂之天河，可溉灌。師孟勸民出錢開渠築堰，淤良

田萬八千頃，裒其事為水利圖，頒之州縣。為度支判官，知洪州。選者按：洪州，即今江西省南昌縣。積

石為江隄，凌章溝，揭北闌以節水升降，後無水患。判三司都磨勘司，接伴契丹

使。蕭惟輔曰：『白溝之地當兩屬，今南朝植柳數里，而以北人漁界河為罪，豈理也

哉？』師孟曰：『兩朝當守誓約，涿郡有案牘可覆視，君舍文書，騰口說，詎欲生事耶？

』惟輔媿謝。出為一江西轉運使。盜發袁州。選者按：袁州，即今江西省宜春縣。州吏為耳目，久不獲，師

孟械吏數輩送獄，盜即成擒。加一「直昭文館」，知福州，築子城，建學舍，治行最東南。

徙廣州。州城為儂寇所毀，他日有警，民駭竄，方伯相踵至，皆言上疏惡不可築。師孟

在廣六年，作西城。及交趾陷邕管，聞廣守備固，不敢東。時師孟已召還，朝廷念前功，以爲「給事中」，集賢殿修撰，「判都水監」。賀「契丹」生辰，至涿州。選者按：涿州，即今河北省涿縣。

「契丹」命席迎者正南向，涿州官西向。「宋」使价東向，師孟曰：「是卑我也。」不就列，自日昃爭至暮，從者失色，師孟辭氣益厲，叱價者易之。於是更與迎者東西向。明日，涿人餞於郊，疾馳過，不顧，涿人移雄州。選者按：雄州，即今河北省雄縣。以爲言，坐罷歸班。復起知越州，青州，遂致仕。以「光祿大夫」卒，年七十八。師孟累領劇鎮，爲政簡而嚴，罪非死者，不以屬吏發隱，擿伏如神，得豪惡不逞，銖宥者，必痛懲艾之，至勦絕乃已，所部肅然。洪福廣越爲立生祠。



葉康直 錄宋史

葉康直，字景溫，建州人。擢進士第，知光化縣。選者按：光化，即今湖北省光化縣。縣多竹，民皆編爲屋，康直

教用陶瓦，以寧火患。凡政皆務以利民。時豐稷爲穀城令，選者按：穀城，即今湖北省穀城縣。亦以治績

顯。入歌之曰：「葉光化，豐穀城，清如水，平如衡。」會布行新法，以爲司農屬。選者按：司農屬，屬爲「司農

寺」之選者也。歷永興、秦鳳，轉運判官，選者按：永興，軍路名，轄今陝西省東部、山西省西南部，以及河南省西部之地。秦鳳，路名，轄今甘肅省及陝西省西部之地。「轉運判官」，「轉運使」之列官也。徙

陝西，進一提點刑獄，轉運副使。一五路兵西征，康直領一涇原糧道。選者按：涇原，即今甘肅省涇川縣一

等」之地。一承受內侍，梁同以餉惡，妄奏神宗，怒械康直，將誅之。王安禮力救，得歸。故官。一

元祐初，加一直龍圖閣，一知秦州。一中書舍人，一曾肇、蘇轍，劾康直，詔事李憲，免

官。究實無狀，改知河中府。選者按：河中府，即今山西省永濟縣一帶之地。復爲秦州。一夏，一人侵甘谷，康直戒諸將

設伏以待，殲其二酋，自是不敢犯境。進一寶文閣待制，一陝西都運使。一以疾，請知

亳州通濬積潦民獲田數十萬畝召爲一兵部侍郎一卒年六十四。

劉清之 錄宋史

劉清之字子澄臨江人。遷者按臨江府名即今江蘇省清江縣受業於兄靖之甘貧力學博極書傳登紹興

二十七年進士第調一袁州宜春縣主簿未上丁父憂服除改一建德縣主簿

請於州俾民自實其戶由是賦役平爭訟息調一萬安縣丞時江右大侵遷者按萬安即今江西省

郡檄視旱徒步阡陌親與民接凡所蠲除具得其實州議減常平米直清之曰

此惠不過三十里內耳外鄉遠民勢豈能來老幼疾患之人必有餓死者今有粟

之家閉不肯糶實窺伺攘奪者衆也在我有政則大家得錢細民得米兩適其便

乃請均境內之地爲八俾。粟者分振其鄉，官爲主之，規畫防閑，民甚賴之。帥龔茂良以救荒實跡聞於朝，又偕諸公薦之。一發運使史正志按部至筠，俾清之拘集州縣畸零之賦，清之不可。清之有同年生在幕中，謂曰：「侍郎」因子言，謂子愛民，特立將薦子矣。其以閱閱來。」清之貽之以書曰：「所謂贏資者，皆州縣侵刻於民，法所當禁。縱有贏資，是所謂羨餘也。獻之自下，而詔止之；今則止而求之，乃自上焉。不奪不蹙，其弊有不可勝言者。願「侍郎」自請於朝，姑歸貳卿之班，主大農經費，以佐國家。如此則士孰不願出侍郎之門？不然，某誠不敢玷「侍郎」知人之鑒。」以薦者兩有審察之命，清之竟不見。「丞相」詣吏部，銓得知宜黃縣。選者按：宜黃縣，卽今江西省宜黃縣。茂良入爲「參知政事」，與「丞相」周必大薦清之於孝宗，召入對，首論「民困兵驕，大臣退託，小臣苟媮，願陛下廣覽兼聽，并謀合智，清明安定，提要挈綱而力行之。古今未有俗不可變，弊不可革者，變而通之，亦在陛下方寸之間耳。」又言用人四事，

一曰：辨賢否。謂道義之臣，大者可當經綸，小者可爲儀刑功名之士，大者可使臨政，小者可使立事。至於專謀富貴利達而已者，下也。二曰：正名實。今百有司，職守不明，非曠其官，則失之侵偏。願詔史官，考究設官之本意，各指其合主何事，制旨親定，載之命書，依一開寶一中差諸州通判故事，使人人曉然知之，而行賞罰焉。三曰：使材能。謂軍旅必武臣，錢穀必能吏，必臨之以忠信不欺之士，使兩人者皆得以效其所長。四曰：聽換授。謂文武之官，不可用違其才，然不當許之自列，宜令文武臣四品以上，各以性行材略及文武藝，每歲互舉，堪充左右選者一人，於合入資格外，稍與優獎。改一太常寺主簿。一丁內艱。服除，通判鄂州。選者按鄂州，即今湖北武昌一帶之地。鄂大軍所駐，兵籍多僞。清之白郡及諸司，請自通判廳始，俾僞者以實自言而正之。州有民妻張氏，以節死，一嘉祐中，詔封「旌德縣君」，一表其墓曰：「烈女。」中更兵火，至是無知其墓者。清之與郡守羅願，訪而祠之。鄂俗計利而尙鬼，家貧子壯，則出贅，習爲當然，而尤謹奉。

大洪山之祠，病者不藥而聽於巫，死則不葬而異諸火。清之皆諭止之。差權發遣常州改衡州。

選者按：常州即今江蘇省武進縣。衡州即今湖南省衡陽縣。

衡自「建炎」軍興，有所謂大軍月椿過湖錢者，歲

送漕司，無慮七八萬緡，以四邑所入麴引錢，及郡計畸零苗米折納充之。舊法民有吉凶聚會，許買引爲酒麴，謂之麴引錢。其後直以等第敷納。衡有五邑，獨敷其四。取民之辭不正，良民徧受其害；而黠民往往侮易其上，乃并與常賦不輸。雖得麴引錢四五萬緡，而常賦之失，不啻數萬緡矣。清之請於朝，願與總領所酌損補移，漸圖蠲減，不報。遂戒諸邑董常賦，緩雜征，閑舊逋，戒預折，新簿籍，謹推收，督勾銷，明逋負，防帶鈔，治頑梗，梟吏，姦擾戶長，費用有節，滲漏有防，稽考有政，補置有漸。先是，郡節廚傳以事常平刑獄二使者，月一會集，互致折餽。清之歎曰：「此何時也！與其取諸民，孰若裁諸公！吾之所以事上官者，惟究心於所職，無負於吾民足矣，豈以酒食貨財爲勤哉。」清之自常祿外，悉歸之公帑，以佐經用。至之日，兵無糧，官無奉，上供送使

無可備。已而郡計漸裕，民力稍蘇。或有報白，手自書之，吏不與焉。嘗作諭民書一編，首言畏天積善，勤力務本，農工商賈，莫不有勸教，以事親睦族，教子祀先，謹身節用，利物濟人，婚媾以時，喪葬以禮。詞意質直，簡而易從。邦人家有其書，非理之訟，日爲衰息。念士風未振，每因月講，復具酒肴，以燕諸生。相與輸情論學，設爲疑問，以觀其所嚮，然後從容示以先後本末之序。來者日衆，則增築臨蒸精舍居之。其所講，先正經，次訓詁音釋，次疏先儒議論，次述今所紬繹之說，然後各指其所宜，用人君治天下，諸侯治一國，學者治心，治身，治家，治人，確然皆有可舉而措之之實。爲閱武場，凡禁軍役於他所，隱於百工者，悉按軍籍俾詣訓閱。作朱陵道院，祠張九齡、韓愈、寇準、周敦頤、胡安國於左，祠「晉」死節「太守」劉翼，「宋」死節「內史」王應之於右。雅儒吉士，日相周旋其間，而參佐謀論多在焉。劉孝昌者，摯之孫也，貧不自立，清之買田以給之。部使者以清之不能媚己，惡之，貽書所厚臺臣，誣以勞民用財，論

罷選者按：蓋臣諫官也。主管雲臺觀。歸築槐陰精舍以處來學者。胡晉臣鄭僑尤袤羅點皆力薦

清之於上。光宗卽位，起知袁州。選者按：袁州，即今江西宜春縣一帶之地。而清之疾作，猶貽書執政論國事。諸

生往候疾，不廢講論，語及天下，孜孜歎息，若任其責者。病且革，爲書以別向。語彭龜

年賦二詩以別朱熹楊萬里。取高氏送終禮以授二子曰：「自斂至葬，視此從事。」

周必大來視疾，謂曰：「子澄其澄慮。」清之氣息已微，云：「無慮可澄。」遂卒。初，清

之既舉進士，欲應博學宏詞科，及見朱熹，盡取所習焚之，慨然志於義理之學。呂伯

恭張栻皆神交心契，汪應辰李熹亦敬慕之。母不逮養，每展闋手澤，涕泗交頤。從兄

肅，流落新吳，族父擘，寓丹陽艾，寓臨川，皆迎養之。從祖子僑爲邵州一錄事參軍，

死吳錫之亂，清之遣其孫晉之，致書邵守，得其遺骨歸葬焉。族人自遠來，館留之不

忍，使之遽去。嘗序范仲淹義莊規矩，勸大家族衆者，隨力行之。本之家法，參取先儒

禮書，定爲祭禮行之。高安李好古以族人，有以財爲訟，見清之於豫章，清之爲說訟

家人二卦，好古惕然，遽舍所訟，市程氏易以歸，卒爲善士。所著有曾子內外雜篇，訓蒙新書，外書，戒子通錄，墨莊總錄，祭儀，時令書續說，范文集，農書。

## 仇 愈 錄 宋 史

仇愈，字泰然，益都人。

選者按：益都，即今山東省益都縣。

「大觀三年進士，授邠州司法。」

選者按：邠州，即今陝西旬邑縣。

獄獄詳恕，

多所全活。爲「鄧城令」，滿秩，耆幼遮泣，不得去。徙「武陟令」。

選者按：武陟，即今河南武陟縣。

屬朝廷方

調兵數十萬於燕山，愈餽饌畢給。時主將縱士卒過市掠物，不予直，他邑官逃避，愈

先期趣備，申嚴約束，遂以不擾。已而，愈送運餉於涿，值大軍潰於盧溝河，囊橐往往

委以資敵，愈問關營護，無一毫棄失。調「高密丞」。

選者按：高密，即今山東省高密縣。

俗尙鬪訟，愈攝縣事，剖



決如流，事無淹夕，民至懷餅餌以俟。決遣猾吏楊蓋，每陰疏令過，脅持爲姦，恣暴其罪。隸之，無不悅服。州闕「司錄」，命恂攝事。旣行，邑氓萬餘邀留，至擁歸縣廨。時天寒，皆然火警守，布滿後先，恂由它道得出。或追拜馬首曰：「公舍我去，我必使公復來。」它日，恂方白事，郡牙忽數千人徑奪以歸，守將不能遏。劇寇起萊密間，素聞恂名，戒其黨毋犯高密境，民賴以安。密卒閉關叛掠，害官吏幾盡，獨噉曰：「無驚仇公。」南遷，丁母憂，服除，知建昌軍。人爲「考功員外」。時仕者宛轉兵間，亡告牒，十常七八。而銓部無案籍，懇丐者甚多，真僞錯亂。恂親爲考覈，其可據者，悉責保識，因上聞行之。遷「右司及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俄爲「沿海制置使」。明守與宰相厚，善給，言士卒將爲變，致遣精兵密捕。「統制官」徐文覺之初謀縱軍剽略，頃之泛海去，呼曰：「我以仇公故，不殺人，不焚屋廬。」一城晏然，猶坐削兩官，主管「太平觀」。以「淮西宣撫」，知廬州。劉豫子麟，合金兵大入，民情洶懼。「宣撫司統

制「張琦者，冀乘危爲亂，驅居民越江南走，欲先脅愈出，擁甲士數千突入，露刃登樓，揚白鷹，左右驚潰，迫愈上馬。愈徐謂曰：『若輩無守土責，吾當以死徇國，寇未至而逃，人何賴焉？』堅不爲動，神色無少異。琦等錯愕，遽散其徒，人心遂定。時「金」人出入近境，愈求援於「宣撫司」，不報。又遣其子自間道赴朝廷告急，雖旌其子以官，而援卒不至。帝方下詔親征，而詔亦不至。淮甸喧言，將棄兩淮，爲保江計。愈錄詔語，揭之郡縣，讀者至流涕，咸思自奮。「監押」閻僅死於賊，餘衆來歸，州帑匱竭，無以爲賞，愈悉引班坐，犒以酒食，慰勞之，衆皆感動。募廬壽兵得數百，益鄉兵二千，出奇直抵壽春城下，敵三戰皆北，卻走度淮。其後麟復增兵來寇，愈復壽春，俘馘萬衆，獲旗械數千，焚糧船百餘艘，降「渤海」首領二人。初，「金」人圍濠州，旬日未下，屬天寒，馬多僵死，乃悉衆向淮東。「樞密使」張浚方視師金陵，愈以策說之曰：『「金」重兵在淮東，師老食匱，若以精兵二萬，一自壽陽，一自漢上，徑趨舊京，當不戰而退，

繼以大軍尾擊，蔑有不濟者。昔人謂：「一日縱敵，數世之患。」願無失時之悔！浚不能用麟，復以步騎數千至合肥，謀言兀朮爲之殿，人心怖駭，不知所爲。會「京西制置使」遣牛臯統兵適至，忿顧左右曰：「召牛觀察來擊賊！」臯旣至，以忠義憾之。臯素勇甚，以二千餘騎馳出，短兵相接，所向披靡。敵稍懼，散而復集者三。其副徐慶忽墜馬，敵競赴之。臯掖以上，手劓數人，因免胄大呼曰：「我牛臯也，嘗四敗兀朮，可來決死！」寇畏其名，遂自潰。以忿克復守禦功，加「徽猷閣待制」。明年，「宣撫司」始遣大將王德來。時寇已去，德謂其伍曰：「當事急時，吾屬無一人渡江擊賊，今事平方至，何面目見仇公耶！」德麾下多「女真」，渤海歸附者，見忿像，不覺以手加額。初，「宣撫司」旣不以一卒援，諸郡但令焚積聚，棄城退保，文移不絕於道，又請浚督行之。浚愾念度其宜處之，忿謂：「殘破之餘，兵食不給，誠不能支敵，然帥臣任一路之責，誓當死守，今若委城使「金」人有淮西，治兵艦於巢湖，必貽朝廷

憂。力陳不可。浚躓其言，而卒全活數州之衆。尋詔詣闕，軍民號送之。改浙東宣

撫使。一知明州。遷者按：浙東，即今浙江省東部。明州，即今浙江省之鄞縣。以挫豪強，獎善良為理。吏受賕，雖一錢不貸；姦猾

歛迹。州罹兵火，既燬，愈斥廚錢助其費，買田行鄉飲酒禮，歲饑發官儲，損其直，民無

死徙。朝廷聞之，進秩一等。再召進對，帝親加褒諭，欲留寘近。密言者以愈在郡多黥

胥吏為慘酷，請授外藩。時峒獠未息，乃進一直學士，為「湖南安撫使」。禁盜鑄

錢者，趣使為農，物價既平，商賈遂通。數月召還，加「寶文閣學士」。陝西都轉運使。

時一金一人無故歸侵疆，詭計叵測。愈力陳非策，固辭不行。秦檜方主和議，以為異

已落職，以一左朝奉郎少府少監一分司西京全州。遷者按：全州，即今廣西全州縣。居住。起知河南府，未

行。一金一人果復陷所歸郡邑如愈言，迺復一待制。再知明州，改知平江府。遷者按：平江府，即今江蘇蘇州府。

陞辭言：「我軍已習戰，非復前日，故劉錡能以少擊衆，敵大挫衄。若乘已振

之勢，鼓行而前，中原可傳檄而定。」上嘉之，以言罷，提舉太平觀，積官至「左朝議

大夫，一爵「益都縣伯」，卒贈「左通議大夫」。

程 迥 錄宋史

程迥，字可久，應天府甯陵人。選者按：寧陵，即今河南省寧陵縣。家於沙隨。選者按：沙隨，地名，故址在今河南省寧陵縣西北。靖康之亂，

徙紹興之餘姚。年十五，丁內外艱，孤貧飄泊，無以自振，二十餘始知讀書。時亂甫定，

西北士大夫多在錢塘，迥得以考德問業焉。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歷揚州泰興

尉。「訓武郎」楊大烈，有田十頃，死而妻女存。俄有訟其妻非正室者，官沒其賞，

且追十年所入租。部使者以誘迥，迥曰：「大烈死，賞產當歸其女；女死，當歸所生母

可也。」調饒州德興一丞。選者按：德興縣，即今江西省德興縣。盜入縣，民齊射家，平素所不快者，皆冒絳逮

獄州屬迴決禁囚，辨其寃者縱遣之。劄訟不已，會獲盜甯國，劄猶訟還所縱之人。迴曰：「盜旣獲矣，再令追捕，或死於道路，使其骨肉何依？豈審寃之道哉？」唐肅宗時，縣有程氏女，其父兄爲盜所殺，因掠女去，隱忍十餘年，手刃盡誅其黨，剖其肝心，以祭其父兄。迴取春秋復讐之義，頌之曰：「大而得其正者也。」表之曰：「英孝程烈女。」改知隆興府進賢縣。遷者按進賢縣即今江西省進賢縣省符下，知平江府王佐決陳長年輒私賣田，其從子愬有司，十有八年，母魚氏年七十，坐獄，廷辨按法追正，令候母死服闋日，理爲已分，令天下郡縣視此爲法。迴爲議曰：「天下之人，孰無母慈，子若孫宜定省溫清，不宜有私財也；在律，別籍者有禁，異財者有禁，當報牒之初，縣令杖而遣之，使聽命於其母，可矣；何稽滯徧愬有司，而達於「登聞院」乎？春秋穀梁傳注曰：「臣無訟君之道。」爲「衛侯」鄭與元咺發論也。夫諸侯之於命大夫猶若此，子孫之於母，乃使坐獄以對吏，愛其親者，聞之不覺泣涕之橫集也！按令文分財產，謂祖父母父

母服闋以前所有者，然則母在，子孫不得有私財，借使其母一朝盡費，其子孫亦不得違教令也。既使歸於其母，其日前所費，乃卑幼輒用公長物，法須五年尊長告，乃爲理，何至豫期母死，又開他日爭訟之端也！抑亦安知不令之子孫，不死於母之前乎？守令者民之師帥，政教之所由出，誠宜正守令不職之愆，與子孫不孝之罪，以敬天下之爲人母者。『民饑，府檄有懇閉糶及糶與商買者。迴卽論報之曰：「力田之人，細米每斗才九十五文，逼於稅賦，是以出糶，非上戶也。縣境不出貨寶，苟不與外人交易，輸官之錢，何由而得？今強者羣聚，脅持取錢，毆傷人者甚衆，吾民不敢入市，坐致缺食。』申諭再三，見從乃已。縣大水，亡稻麥，郡蠲租稅正薄，迴白於府曰：『是驅民流徙耳！賦不可得，徒存欠籍。』乃悉蠲之。郡僚猶曰：『度江後來，未嘗全放，恐戶部不從。』迴力論之曰：『唐人損七，則租庸調俱免；今損十矣，夏稅役錢不免，是猶用其二也，不可謂寬。』議乃息。境內有婦人，傭身紡績春簸，以養其姑。姑感婦

孝，每受食卽以手加額，仰天而祝之。其子爲人牧牛，亦乾飯以餉祖母。迺廉得之，爲

紀其事白於郡，郡給以錢粟，調信州上饒縣。選者按：上饒，卽今江西省上饒縣，其故城在今縣西北。歲納租數萬石，舊法

加倍，又取斛面米。迺力止絕之。嘗曰：「令與吏服食者，皆此邦之民膏血也；曾不是

思，而橫歛虐民，鬼神其無知乎！」州郡督索經總錢甚急，迺曰：「斯錢古之除陌之

類，今其類乃三倍正賦，民何以堪！」反復言之當路，頃之奉祠。選者按：宋制，設祠祿之官，時朝廷方行新政，慮疲老不任事者，

或欲悉罷之，乃使任官觀以食其祿，是謂奉祠。寓居番陽之蕭寺。選者按：番陽，卽今江西省鄱陽縣。程祥者，從伯父，待制。昌禹，來居番

陽。昌禹死，遂失所依。祥繼亡，祥妻度氏，猶質賣奩具以撫育孤子。久之，罄竭瀕死，鄰

家皆莫識其面，有欲醮之者，度曰：「吾兒幼，若事他人，使母不得撫其子，豈不負良

人乎！」終辭焉。或爲迺言其事，迺走告於郡守，月給之錢粟。迺居官，臨之以莊，政寬

而明，令簡而信；綏強撫弱，導以恩義，積年讐訟，一語解去；猾吏姦民，皆以感激，久而

悛悔，欺詐以革。暇則賓禮賢士，從容盡歡。逆其子弟之秀者，與之均禮，爲之陳說詩



書。質間疑難者，不問蚤暮勢位，不得以交私。祠廟非典祀，不謁。隱德潛善，無問幽明，皆表而出之，以勵風俗。或周其窮阨，俾全節行。聽決獄訟，期於明允。凡上官所未悉者，必再三抗辨，不為苟止。貴溪民僞作吳漸名，誣愬縣令石邦彥。迴言匿名書不當受，轉運使不謂然，遂興大獄，瘦死者十有四人。及聞省寺，訖報如迴言。迴嘗授經學於崑山王葆，嘉禾聞人茂德，嚴陵喻樛。所著有古易考等書。（下略）

顏師魯 錄朱軾循吏傳

顏師魯，字幾聖，漳州龍溪人。選者按漳州龍溪，即今福建省龍溪縣。紹興二十三年進士，調番禺興化簿，一

「懷安丞」歷知寧德莆田福清縣。選者按番禺，或即今之廣東省番禺縣。興化縣之故城，在今福建省仙遊縣東北。寧德，即今福建省寧德縣。莆田，即今福建省莆田縣。福清，即今福建省福清縣。

興水利，平市糴，常平使。

選者按常平使財政上之官也或即等於今之糧運使

鄭伯熊以治行薦於朝，陳俊卿尤器

重之，薦可大用。累遷「國子丞」、「淳熙」四年，除「江東提舉」。時天雨土，日青無光，師魯陛辭，極論之，謂田里未安，犴獄未清，政令未當，忠邪未辨，天不示變，人主何由省悟。上聽其言，除「浙西常平使」。歲鹽百鉅萬，本錢多不給，師魯出帑緡，盡償宿負。區畫悉當，鹽政清肅。七年，除「直祕閣」，召赴行在，上疏論浙西圍築之弊，語及權倖。復奏民有墾田未授租者，但當正其租，不宜治以盜種法，失邵農本意，著爲令。由「監察御史」爲司成，規約甚肅，治已立誠，率以身教諸生。除「吏部侍郎」。會太上皇升遐，洪邁請號「世祖」，師魯率禮官上議，謂太上中興，與光武不同，邁議遂屈。遣使「金」，不辱命而歸。在銓曹守法惟謹，請託不行。尋除「吏部尙書」，兼「東宮侍讀」。師魯感激知遇，謂生平讀書，今得豫講席，當不負所學。光宗卽位，首陳正始之說，上嘉納之。上疏乞休，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泉州、泉大郡，舶貨所

通官吏巡城稅按無虛日師魯至首戢之行平易之政以誠率下水旱齋禱必應永  
 春上供銀選者按水替即今例預借於民安溪縣職官田及逃亡產稅皆責民補納師魯  
 悉停免之振興學校葺洛陽橋去之日泉人如失慈母卒年七十有五師魯自幼莊  
 重若成人孝友天至嘗曰「窮通自有定分枉道希世徒喪所守」故其大節確如  
 金石爵「漳浦郡侯」謚「定肅」孫耆仲頤仲俱賢而有宦績頤仲官至「吏部  
 尚書」與師魯享年又同時人異之。

張洽 錄宋史

張洽字元德臨江之清江人父緩第進士洽少穎異從朱熹學自六經傳註而下皆

究其指歸。至於諸史百家，山經地志，老子浮屠之說，無所不讀。嘗取管子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之語，以爲窮理之要。熹嘉其篤志，謂黃幹曰：「所望以求斯道之傳如二三君者，不數人也。」時行社會法，洽請於縣，貸常平米二百石建倉里中，六年而歸。其本於官，鄉人利之。「嘉定」元年中第，授「松滋尉」。選者按：松滋，即今湖北省松滋縣。湖石經界不正，弊日甚，洽請行推排法，令以委洽。洽於是令民自實其土地疆界產業之數，投於匱，乃籌覈而次第之。吏姦無所匿，其後十餘年，訟者猶援以爲證云。改「袁州司理參軍」。有大囚，訊之則服，尋復變異，且力能動搖官吏，累年不決，而逮繫者甚衆，洽以白「提點刑獄」殺之。有盜黠甚，辭不能折，會獄有兄弟爭財者，洽諭之曰：「訟於官，祇爲胥吏之地，選者按：胥吏，掌案牘之吏也。且冒法以求勝，孰與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氣懇切，訟者感悟。盜聞之自伏。民有殺人，賄其子焚之。居數年，事敗，洽治其獄無狀，憂之，且白郡委官體訪。俄夢有人拜於庭，示以偽

痕在脅。翌日，委官上其事，果然。郡守以倉廩虛，籍倉吏二十餘家，選者按：倉廩，管倉廩之官也。命洽鞠

之，洽廉之爲都吏所竄。選者按：都吏，出視察之官也。都吏者，州之巨蠹也。嘗干於倉，不獲，故以此中之

洽度守意銳，未可嬰，姑繫之，而密令計倉庾所入，以白守曰：「君之籍二十餘家者，

以都吏也；今校數歲之中所入，已豐於昔，由是觀之，都吏妄矣。君必不忍受都吏之

妄，而籍無罪之家也。若以罪都吏，過乃可免。」守悟，爲罷都吏而免所籍之家。知永

新縣。選者按：永新，即今江西永新縣。一日，謁告，聞獄中榜笞聲，蓋獄吏受財乘間訊囚使誣服也。洽大怒，

亟執付獄，明日以上於郡，黥之。湖南一鄣寇，作亂，與縣接壤，民大恐。洽單車以往，

呂佐寓士交諫弗聽。至則寇未嘗至，乃延見隅官，訪利害而犒之。因行安福境上，結

約士豪，得其懽心。未幾，南安「舒寇」選者按：南安，即今江西省南安縣。將犯境，聞有備，乃去。以「江東提

舉常平」薦通判池州。選者按：池州，即今安徽省貴池縣。獄有張德修者，誤蹴人以死，獄吏誣以故殺。洽

訊而疑之，請再鞠，守不聽。會「提點常平」袁甫至，時方大旱，禱不應，洽言於甫曰：

「漢」晉以來，濫刑而致旱，伸冤而得雨，載於方冊，可考也。今天大旱，焉知非由德修事乎？甫爲閔款狀於獄，德修遂從徒罪。復白郡請蠲征稅，寬催科以召和氣，守爲寬稅。三日，果大雨，民甚悅。洽數以病請祠，至是，主管建昌仙都觀，以慶壽恩賜緋衣銀魚。時袁甫一提點江東刑獄，甫以白鹿書院廢弛，招洽爲長。洽曰：「噫，是先師之跡也，其可辭！」至則選好學之士，日與講說，而汰其不率教者。凡養士之田，乾沒於豪右者，復之。學興，卽謝病去。瑞平初，大臣多薦洽，召赴都堂審察，洽以疾不赴，乃除祕書郎，尋遷著作佐郎。一度正葉味道在經幄，帝數問張洽，何時可到，將以說書待洽，洽固辭，遂除直祕閣，主管建康崇禧觀。嘉熙元年，以疾乞致仕。十月卒，年七十七。洽自少用力於敬，故以「主一」名齋。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爲，則勇不可奪。居間不言朝廷事，或因災異變故，輒擊磬不樂，及聞一君子進用，士大夫直言朝廷得失，則喜見顏色。所交皆名士，如呂祖儉、黃榦、趙崇憲、

蔡淵、吳必大、輔廣、李道傳、李燔、葉味道、李閱祖、李芳子、柴中行、真德秀、魏了翁、李臺、趙汝謙、陳貴誼、杜孝嚴、度正、張嗣古，皆敬慕之。卒後一日，有旨除「直寶章閣」。所著書有春秋集註、春秋集傳、左氏蒙求、續通鑑長編事略、歷代郡縣地理沿革表、文集。子櫛、檉，賜同進士出身。

楊簡 簡 錄宋史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

選者按：慈溪，或即今浙江省慈谿縣。

一乾道一五年舉進士，授富陽主簿。

選者按：富陽，即今浙江省富陽縣。

會陸九淵道過富陽，問答有所契，遂定師弟子之禮。富陽民多服賈，而不知學。簡與學。養士，文風益振。爲「紹興府司理」，行獄必親臨，端默以聽，使自吐露。越陪都，遷

府鼎立。簡中平無頗，惟理之從。一府吏觸怒帥，令鞠之。簡白無罪，命鞠平曰：「吏過詎能免，今日實無罪。必撻往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簡取告身納之，爭愈力。一常平使一者朱熹薦之。先是一丞相一史浩亦以簡薦，差浙西撫幹，白尹張杓宜因凶歲戒不虞，乃令簡督三將兵，接以恩信，出諸葛亮正兵法肄習之。軍政大修，衆大和悅。改知岷縣，丁外艱。服除，知樂平縣。逆者按樂平縣，即今江西省樂平縣。興學訓士，諸生聞其言，有泣下者。楊石二少年，爲民害，簡寘獄中，諭以禍福，咸感悟，願自贖。由是邑人以訟爲恥。夜無盜警，路不拾遺。一紹熙一五年，召爲一國子博士。二少年大帥縣民隨出境外呼曰：「楊父。」會斥「丞相」趙汝愚，一祭酒「李祥」抗章辨之。簡上書言：「昨者危急，軍民將潰亂，社稷將傾危，陛下所親見。汝愚冒萬死，易危爲安，人情安定，汝愚之忠，陛下所心知，不必深辨。臣爲「祭酒」屬，日以義訓諸生，若見利忘義，畏害忘義，臣恥之。」未幾，亦遭斥，主管崇道觀。再任轉朝奉郎。一嘉泰一四年，賜



「緋衣銀魚朝散郎」權發遣全州以言罷，主霄仙都觀。「嘉定」元年，寧宗更化，授「祕書郎」轉「朝請郎」遷「祕書省著作佐郎」兼權「兵部郎官」。轉對極言經國之要，弭災厲消禍變之道；北境傳誦，爲之涕泣。詔以旱蝗求直言，簡上封事，言旱蝗根本，近在人心。兼「考功郎官」兼「禮部郎官」授「著作郎」將作少監。」入對答問，往復漏過八刻，上目送久之。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以面對所陳未行，求外補，知溫州，移文首罷妓籍，尊敬賢士。私饒五百，爲羣過境內，分司幹官，檄「永嘉尉」及水砦兵捕之。巡尉「不白郡，簡驚曰：『是可輕動乎？』萬一召亂，貽朝廷憂。兵之節制在郡，將違節制是不嚴，天子命，違節制應斬。」建旗，立「巡尉」庭下，召劊手，兩行夾立，郡官盛服立西序，數其罪命斬之。郡官交進，爲致悔罪意，良久得釋。奏罷分司。其紀律如此。寓官置民田，負其直，簡追其隸責之而償所負。勢家第宅，障官河，卽日撤之，城中譴誦，名楊公河。簡在郡廉儉，自將，

奉養菲薄。常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閭巷雍睦，無忿爭聲，民愛之如父母。咸畫像事之。遷「駕部員外郎」，「老稚扶擁緣道傾城哭送」。入對，言「盡掃喜順惡逆之私情，善政盡舉，弊政盡除，民怨自銷，禍亂不作」。改「工部員外郎」。轉對，又以擇賢久任爲言。遷「軍器監」，兼「工部郎官」。轉「朝奉大夫」。又遷「將作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轉「朝散大夫」。金「人大饑，來歸者日以數千萬計，邊吏臨淮水射之。簡戚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薄海內外，皆吾赤子；中土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母，顧靳斗升粟而迎殺之，薪脫死乃速得死，豈相上帝綏四方之道哉！』」卽日上奏哀痛言之，不報。會有疾，請去益力。乃以「直寶謨閣」，「主管玉局觀」。升「直寶文閣」，「主管明道宮」，「祕閣修撰」。主管「千秋鴻禧觀」。特授「朝請大夫」，「右文殿修撰」，「主管鴻慶宮」，賜紫衣金魚。進「寶謨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賜金帶。理宗卽位，進「寶謨閣直學士」，賜金帶。寶慶「元年，轉「朝

議大夫，「慈溪縣男。」尋授「華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詔入見，簡屢辭。授「敷文閣直學士」，累加「中大夫」，乃提舉鴻慶宮。尋以「寶謨閣學士」，「太中大夫」致仕。卒，贈「正奉大夫」。簡所著有甲彙、乙彙、冠冠記、昏記、喪禮家記、祭記、釋菜禮記、石魚家記。又有己易、啓蔽等書。其論治務最急者五，其次八。一曰謹擇左右大臣近臣小臣；二曰擇賢以久任中外之官；三曰罷科舉而行鄉舉里選；四曰罷設法道淫；五曰治伍法，修諸葛武侯之正兵，以備不虞。其次急者有八：一曰募兵屯田以省養兵之費；二曰限民田以漸復井田；三曰罷妓籍從良；四曰漸罷利買折帛暨諸無名之賦，及榷酤而禁羣飲；五曰擇賢士，教之大學，教成使分掌諸州之學，又使各擇井里之士聚而教之，教成使各分掌其邑里之學；六曰取周禮及古書會議，熟講其可行於世者行之；七曰禁淫樂；八曰修書以削邪說。此簡之志也。

朱 熹 節錄宋史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遷者按徽州之舊治，即今安徽歙縣。婺源即今安徽省婺源縣。（中略）熹幼穎悟，甫能言

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父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題

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

八，貢於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

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爲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二南獄廟。（中略）

「淳熙」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熹再辭不許。至郡，興利除害。值

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衆人間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

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旱，詔辭司郡守，

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

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瞽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略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

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上以爲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祕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中略）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熹日鈎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權酷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爲經久之計。（中略）光宗卽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

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士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菴舍以居。熹悉禁之，常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中略）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黃裳爲「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爲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爲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爲累耳。」熹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遂拜命。會洞獠擾屬郡，熹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敕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一慶元一四年，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伍年，依所請。明年卒。（下略）

# 真德秀

錄宋史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爲景希，福建之浦城人。

選者按浦城，即今福建省浦城縣。

四歲，受書過目成誦。十五

而孤，母吳氏力貧教之。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共諸子學。卒，妻以女。登「慶元」五年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繼試中博學宏詞科，入閩帥幕，召爲「太學正」。「嘉定」元年，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入對，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茲繼好，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以行人之遣，「金」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姦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明流徙之民，皆承之唯謹，得無滋蔓我乎？抑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爲更紀，而無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爲寒心。」又言「侂胄自知不爲清議所貸，至誠愛國之士，則名以



好異，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偽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一召一試學士院，一改一祕書省正字，一兼一檢討玉牒。二年，遷一祕書郎，一又對言：「暴風雨雪，熒惑蝻蝗，之變，皆賊吏所致。」尋兼一沂王府教授，一學士院權直。三年，遷一祕書郎。一入對，乞開公道，望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扼羣盜方張之銳。四年，選一著作佐郎，一同列相忌，護之，德秀恬不與較。一宰相一將用德秀，會言官觝之，德秀力辭。兼一禮部郎，一上疏言一金一有必亡之勢，亦可爲中國憂。蓋一金一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五年，遷一軍器少監，一升一權直。六年，遷一起居舍人，一奏「權姦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

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奔，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羣臣暗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時鈔法楮令行，告訐繁興，抵罪者衆，莫敢以上聞。德秀奏：「或一夫坐罪，而併籍昆弟之財；或虧陌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賞；至於科富室之錢，拘鹽商之舟，視產高下，配民藏楮，鬻田宅以收券者，雖大家不能免，尙得名便民之策！」自此籍沒之產，以漸給還。兼「太常少卿」又言：「金」人必亡，君臣上下，皆當以祈天永命爲心。「充金國賀登位使，及盱眙聞「金」人內變而返。言於上曰：「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強兵足食爲進取資。顧田疇不開，溝洫不治，險要不扼，丁壯不練，豪傑武勇不收，拾一旦有警，則徒以長江爲恃，豈如及今大脩懸田之政，專爲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

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兵法，不待糧餉，皆爲精兵。」又言邊防要事。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燾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力請去。出爲「祕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一山東盜起，朝廷猶與「金通聘」，德秀朝辭，奏「國恥不可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寧宗曰：「卿力有餘，到江東日，爲朕樽節財計，以助邊用。」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爲甚，德秀遂與「留守憲司」選者按：宋置諸路「提點刑獄官」，掌察法，別其原吏以違於朝，世稱爲憲司，以其爲司法之官也。以前本「轉運使」之職，眞宗時始置此司，以分「轉運使」之權。所部疑留獄訟，劾課農桑，而按其官吏之不分所部九郡，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親至廣德與「太守」魏峴同，以便宜發廩，使教授林庠振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指道傍叢塚，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素毀太平州私創之大斛，新「徽州守」林琰，無廉聲，一甯國守「張忠恕」私匿賑濟米，皆劾之，而以李道傳攝徽。先是，「都司」胡榘、薛拯，每誚德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

政譽日聞，因倡言旱傷，本經監司好名，賑贍太過，使覘劾，以撼德秀。德秀上章自明，朝廷悟，與岷嗣授庠幹官，而道傳尋亦召還。德秀以一右文殿修撰，知泉州。番舶畏苛，征至者歲不三四。德秀首寬之，至者驟增至三十六艘。輸租令民自便，聽訟惟揭示，姓名人自詣州。泉多大家，爲閩里患，痛繩之。有訟田者，至焚其券，不敢爭。海賊作亂，將逼城，官軍敗，德秀祭兵死者，乃親授方略，禽之。復徧行海濱，審視形勢，增屯要害處，以備不虞。十二年，以一集英殿脩撰，知隆興府。承寬弘之後，乃稍濟以嚴，尤留意軍政。欲分鄂州軍屯武昌，及通廣鹽於贛，與南安以弭汀贛鹽寇。未及行，以母喪歸。明年，蕲黃失守，盜起南安，討之數載始平。人服德秀先見。十五年，以一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功勤四字勸僚屬，以周惇頤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勉其士。罷權，酌除斛面米，申免和糴，以甦其民艱食，旣極力賑贍之，復立惠民倉五萬石，使歲出糴，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備及

鄉落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月試諸軍射，捐其同易之利。及官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娶者，贍給有差。朝廷從壽昌朱彙請，以飛虎軍戍壽昌，併致其家口，力爭止之。江華縣賊蘇師入境殺劫，檄廣西共討平之。司馬遵守武岡，激軍變，劾遵而誅其亂者。理宗卽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榦，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嘗川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跡，後聞討捕之謀，情狀本不灼然可考。願討論雍頗，追封秦王，舍罪恤孤故事，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興滅繼絕。」上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以爲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爲師。」上曰：「一時倉猝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惟願陛下知有此失，而益講學進德。」次言「誓

川之獄，未聞參聽於公朝；淮蜀二閩，乃出於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之！且言：「乾道」淳熙間，有位於朝者，以饋及門爲恥，受任於外者，以包苴入都爲羞。今鮑賂公行，薰染成風，恬不知怪！又疏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雖嘗以耆艾，褒傳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忠亮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錄用。」上問廉吏，德秀以知袁州、趙鉞、夫對，親擢鉞、夫，直祕閣爲監司，具手笏入謝，因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儒、帥閩，皆有廉聲，乞廣加咨訪。」上初御清暑殿，德秀因徑筵侍上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間之地，仰瞻楹桷，當如二祖實臨其上。陛下所居處，密邇東朝，未敢遽當人主之奉，今宮閣之義浸備，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中略）德秀屢進鯁言，上皆虛心開納。而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撼，畏公議未

敢發。「給事中」王壑盛章始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繼而「殿中侍御史」莫澤劾之，遂以「煥章閣待制」提舉王降宮。「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祠。「監察御史」梁城大又劾之，請加竄殛。上曰：「尼仲不爲己甚。」乃止。既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汀寇起，德秀薦陳韓有文武才於「常平使者」史彌忠言於朝，遂起韓討平之。「紹定」四年，改職與祠。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諸邑二稅，嘗預借至六七年。德秀入境，首禁預借。諸邑有累月不解一錢者，郡計赤立，不可爲。或咎寬恤太驟，德秀謂民困如此，甯身代其苦。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或勸畜養精神，德秀謂郡弊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勉。「建炎」初，置「南外宗政司」於泉，公族僅三百人，漕司與本州給之，而朝廷歲助度牒已而不復給，而增至二千三百餘人。郡坐是愈不可爲。德秀請於朝，詔給度牒百道。彌遠薨，上親政，以

「顯謨閣待制，」知福州。戒所部無濫刑橫斂，無徇私黷貨。罷市令司曰：「物同則價同，寧有公私之異？」閩縣里正苦督賦革之，屬縣苦貴糶，便宜發常平賑之。海寇縱橫，次第禽殄之。未幾，聞「金一滅，」京湖帥「奉露布圖上入陵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德秀以爲憂，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召爲「戶部尙書」，一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祁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茲，皆足害敬。」上欣然嘉納。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踰年，知貢舉，已得疾，拜「參知政事」，同編脩敕令經武要略。三乞祠祿，上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一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辭疾亟，冠帶起坐，迄謝事，猶神爽不亂。遺表聞，上震悼，輟視朝，贈「銀青光祿大夫」。一德秀長身廣額，容貌如玉，望之者無不以公輔



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傾洞，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聲愈彰。及歸朝，適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中外大耗，尤世道升降治亂之機，而德秀則既衰矣。杜範方攻清之誤國，且謂其貪黷更甚於前；而德秀乃奏言：『此皆前權臣玩愒之罪，今日措置之失，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爲庸醫受責。』其議論與範不同如此。然自侂冑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西山甲乙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江東救荒錄，清源雜志，星沙集志。既薨，上思之不置。諡曰

「文忠」。

黃 翰 錄宋史

黃翰，字直卿，福州閩縣人。

遷者按閩縣，即今福建省閩侯縣。

父瑀，在高宗時爲「監察御史」，以篤行直

道著聞。瑀沒，翰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

因命受業朱熹。熹家法嚴重，乃以白母，即日行。時大雪，既至，而熹他出，翰因留客邸，

臥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而熹始歸。翰自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倚，

或至達曙。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嘗詣東萊呂祖謙，以所聞

於熹者相質正。及廣漢張栻亡，熹與翰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

遂以其子妻翰。甯宗卽位，熹命翰奉喪，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郎」，監台州

酒務。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於墓廬甚衆。熹作竹林精舍成，遺翰書有「他時便可

請直卿代卽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翰，彙成，熹見而喜曰：「所立

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志，做此更定之。」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榘，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訃聞，榘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時韓侂胄方謀用兵，吳獵帥湖北將赴鎮訪以兵事，榘曰：「聞議者謂今天下欲爲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獵雅敬榘名德，辟爲一荆湖北路安撫司，「激賞酒庫，兼準備差遣，事有未當，必輸忠款力爭。」江西提舉常平一趙希懌，「知撫州」高商老辟爲一臨川令。「歲旱，勸糶捕蝗極其力。改知新淦縣，吏民習知臨川之政，皆喜，不令而政行。以提舉常平，郡太守薦擢監尙書六部門，未上，改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榘，輸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榘釋囚桎梏飲食之，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之曰：「汝殺人投之於井，我悉知之矣，胡得欺我？」囚遂驚服，果於廢井得尸。尋知漢陽軍。值歲饑，糴客米，發常平以振。「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糴，榘報以乞。

候。榦。罷。然。後。施。行。及。援。鄂。州。例。十。之。一。告。糴。於。一。制。司。一。荒。政。具。舉。旁。郡。饑。民。輻。湊。惠。撫。均。一。春。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之。民。大。感。悅。所。至。以。重。庠。序。先。教。養。其。在。漢。陽。卽。郡。治。後。鳳。栖。山。爲。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沖。祐。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一。金。一。人。破。光。山。而。沿。邊。多。警。安。慶。去。光。山。不。遠。民。情。震。恐。乃。請。於。朝。城。安。慶。以。備。戰。守。不。俟。報。卽。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役。民。兵。五。千。人。人。役。九。十。日。而。計。入。戶。產。錢。起。丁。夫。通。役。二。萬。夫。人。十。日。而。罷。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午。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榦。日。以。五。鼓。坐。於。堂。濠。砦。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某。鄉。民。兵。若。干。某。鄉。人。夫。若。干。分。布。於。某。人。料。分。或。搬。運。某。處。土。木。應。副。某。料。使。用。某。料。民。兵。人。夫。合。當。更。代。合。散。幾。日。錢。米。俱。受。命。畢。乃。治。府。事。理。民。訟。接。賓。客。閱。士。卒。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巡。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

舉還之。城成，會上元日張燈，士民扶老攜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與之，諸孫從，至府致謝。翰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爲一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冀也。」不受而去。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於寇，不蹈於水，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珣辟爲參議官，再辭不受。旣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議。翰卽日解印趨制府。和州人日望其來，曰：「是當檄至吾郡，鞠死囚，感夢於井中者，庶能直吾屈乎！」先是，翰移書珣曰：「丞相誅韓之後，懲意外之變，專用左右親信之人，往往得罪於天下公議。世之君子，遂從而歸咎於丞相，丞相不堪其咎，斷然逐去之，而左右親信者，其用愈專矣。平居無事，紀綱紊亂，不過州縣之間，百姓受禍。至於軍政不修，邊備廢弛，皆此曹爲之。若今大敵在境，更不改圖，大事去矣。今日之急，莫大於此。」又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

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爲之立堡砦，蓄馬，製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且淮民遭丙寅之厄，今聞「金」人遷汴，莫不狼顧脅息，有棄田廬挈妻子渡江之意。其間勇悍者，且將伺變竊發，向日湖海張軍之變，爲害甚於「金」。若不早爲之圖，則兩淮日見荒墟，卒有警急攘臂而起矣。「王」皆不能用。及至制府王往淮揚視師，與偕行，榦言：「敵旣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崔惟揚能於清平山豫立義砦，斷「金」人右臂，方儀真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皇奔軼，此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敗，劉倬可斬也。某州官吏三人攜家奔竄，追而治之，然後具奏可也。其時幕府書館，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爲毀抹疏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榦知不足與共事，歸自淮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閉閣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王曰：「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

邊備之弛，又甚於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春矣！向者，輕信人言，爲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器，不戰而淪於泗水。黃圍老幼，俘虜殺戮，五六千人。盱眙東西數百里，莽爲丘墟。安豐浮光之事，大率類此。切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於外，大戒於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諫！」日與僚屬及四方賢士，討論條畫以爲後圖。今歸已五日矣，但聞請一總領運使一，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一總領運使一，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邦人諸軍，聞之豈不痛憤！且視牡丹之紅豔，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管弦之啁啾，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弘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飲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敵國深侵，宇內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亂，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尙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迂緩暇逸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今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爲率，則當有八萬人攻浮光，以萬人刈吾麥，以五萬人攻吾

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哉！則關之不可守決矣。五關失守，則蕲黃決不可保，蕲黃不保，則江南危。尙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何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詆排之。厥後光黃蕪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請祠不已。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俛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爲「御史」李楠所劾，初，翰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游，而豪傑往往願依翰，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焉。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傑又深知翰，倘有謀，及求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旣出，在位者益忌，且慮翰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是，羣起擠之，翰遂歸里。弟子日盛，巴屬江湖之士皆來編禮著書。日不暇給，夜與之講論經理，釐釐不倦。借鄰寺以處之，朝夕往來，質疑請益如烹時。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遂



乞致仕，詔許之，特授「承議郎」。既沒後數年，以門人請，謚「文肅」。有經解文集行於世。

尤袤 錄宋史

尤袤，字延之，常州無錫人。少穎異，蔣偕施垆呼為奇童。入太學，以詞賦冠多士，尋冠南宮。「紹興」十八年，擢進士第。嘗為「泰輿令」，選者按：泰輿，即今江蘇泰興縣。問民疾苦，皆曰：「邵伯鎮置頓，為「金」使經行也，使率不受而空厲民，漕司輸糲，積致一束，數十金，二弊久莫之去。」乃力請臺閫奏免之。縣舊有外城，屢殘於寇，頽毀甚，袤即修築，已而「金」渝盟，陷揚州，獨泰輿以有城得全，後因事至，舊治，吏民羅拜曰：「此吾父母也。」

「爲立生祠。注江陰學官，需次七年，爲讀書計，從臣以靖退薦，召除「將作監簿。」  
「太宗正」闕「丞」，人爭求之，陳俊卿曰：「當予不求者。」遂除裘虞允文以史事  
過三館，問誰可爲「祕書丞」者，僉以裘對，亟授之。張栻曰：「真祕書也。」兼「國  
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遷「著作郎，」兼「太子侍讀。」先是，張說自開  
門入西府，士論鼎沸，從臣因執奏而去者數十人，裘率三館上書諫，且不往見，後說  
留身密奏，於是梁克家罷相，裘與「祕書少監」陳騭各與郡，裘得台州。州五縣，有  
丁無產者，輸二年丁稅，凡萬有三千家。前守趙汝愚修郡城，丁纔什三，屬裘成之。裘  
按行前築，殊鹵莽，亟命更築，加厚，數月而畢。明年大水，更築之。墉正值水衝，城賴  
以不沒。會有毀裘者，上疑之，使人密察。民誦其善政，不絕口，乃錄其東湖四詩歸奏。  
上讀而歎賞，遂以文字受知，除「淮東提舉常平，」改江東。江東旱，單車行部，覈一  
路常平米，通融有無，以之振貸。朱熹知南康，講荒政，下五等戶租五斗以下悉蠲之。

表推行於諸郡，民無流殍。進「直祕閣」，遷「江西漕」，兼知隆興府。屢請祠，進「直敷文閣」，改「江東提刑」。梁克家薦表及鄭僑，以言事去國，久於外，當召，上可之。召對，言「水旱之備，惟常平義倉，願預飭有司，隨市價，禁科抑，則人自樂輸，必易集事」。除「吏部郎官」，「太子侍講」。累遷「樞密院正」，一兼「左諭德」。一輪對，又申言「民貧兵怨者甚切。夏旱，詔求闕失，表上封事，大略言『天地之氣，宣通則和，壅遏則乖，人心舒暢則悅，抑鬱則憤。催科峻急而農民怨，關征苛察而商旅怨，差注留滯而士大夫有失職之怨，廩給腴削而士卒有不足之怨，奏讞不時報而久繫囚者怨，幽枉不獲伸而負累者怨，強暴殺人多，特貸命，使已死者怨，有司買納，不卽酬價，負販者怨，人心抑鬱，所以感傷天和者，豈特一事而已？方今救荒之策，莫急於勸分，輸納既多，朝廷吝於推賞，乞詔有司檢舉行之』」。高宗崩前一日，除「太常少卿」。一自南渡來，恤禮散失，事出倉卒，上下罔措，每有討論，悉付之表，斟酌損益，便於今而不戾。

於古（中略）後積憂成疾，請告不報；疾篤，乞致仕，又不報。遂卒，年七十。遺奏大略勸上以孝事兩宮，以勤康庶政，察邪佞，護善類。又口占遺書別政府。明年，轉「正奉大夫」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袤少從喻樛、汪應辰、游樛學於楊時，時程頤高弟也。方「乾道」，「淳熙」間，程氏學稍振，忌之者目爲道學，將攻之。袤在掖垣，首言「夫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願行，所謂踐履。行已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爲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得免。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徇名必責其實，聽言必觀其行，人才庶不壞於疑似。」孝宗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爲姦，使真僞相亂爾。待付出戒敕之。」袤死數年，侂冑擅國，於是禁錮道學，賢士大夫，皆受其禍。識者以袤爲知言。嘗取孫綽、遂初賦以自號，光宗書扁賜之。有遂初小藁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嘉定五年，謚「文簡」。

子榮，槩，孫，煇，禮部尚書。

### 趙不意 錄宋史

趙不意，字仁仲，嗣，濮王宗暉曾孫也。父士圃，從上皇北遷，遙拜集慶軍節度使。不意初補保義郎，紹興二十七年，登第，易左宣義郎，調婺州金華丞，治縣豪何汝翼，械請於郡，編隸他州，邑人憎服。除永州通判，郡歲輸米，倍收其贏，民病之。不意言於守，損其數。帥司。選者按：「帥司」，經略安撫司也。檄不意錄靖州獄，選者按：靖州，即今湖南新寧縣。辯出冤者數十百人，靖人德之，繪其像以祠。除知開州。選者按：開州，即今四川省開縣。開在巴東，俗鄙陋，不意爲興學，俾民知孝義。郡有鹽井，舊長吏必遺所親監之，私其利。不意罷，遺鹽利，倍入郡。

計用饒以羨餘代民輸夏秋兩稅及天中節銀絹在開二年民絕鬪爭夜戶不閉諸司交薦以比古循吏轉夔州轉運判官一開人數千遮城門不得行至夔民病上供銀時部使者以親故攝大寧鹽場專其利不意斥去而鹽獲羨餘乃出錢市羨鹽數十萬斤易米得三萬餘斛運抵湖北市銀以歸代諸郡納上供銀省緡錢十五萬餘改成都路轉運判官一適歲饑不意行抵瀘南貸官錢五萬緡遣吏分糴比至下令曰「米至矣」富民爭發粟米價遂平雙流朱氏

遷者按夔州即今四川省雙流縣

獨閉糴邑民羣

聚發其廩不意抵朱氏法籍其米黥盜米者民遂定永康軍歲治都江堰籠石蛇絕

江遏水以灌數郡田吏盜金減役夫堰不固而圯田失水故歲屢饑不意射視操板

築繩吏以法乃出令民業耕者田主貸之事未作者富民振之老幼疾患者官爲粥

視全活數百萬黎州「青羌」奴結兒反

遷者按黎州即今四川省清溪縣

「制司」調兵往戍屬不意給

餉故事富人出糧而下戶以力致於邊不意曰「民饑不可擾也」以糴餘米發卒

運之已而，朝廷命不意攝一制司。一初，官兵敗，前一制使遣人賂奴結兒以和，不

意曰：「奴結兒，一吐蕃一小種也，今且和，若大族，何不聽？」會酋豪夢東畜列率數

千人，入漢地二百餘里，成都大恐，不意靜以鎮之，召僚屬飲，夜遣步將領飛山軍徑

赴沉黎，又徙綿州兵戍邛州爲後援，遷者按：沉黎，即今四川省漢源縣。綿州，即今四川省綿陽縣。邛州，即今四川省邛崃縣。戒之曰：「堅守勿

動。」密檄諸蕃部，「生獲一吐蕃一人，賞十縑，殺一人，二縑。」於是邛部川首領崖

襪合諸部落，大破「吐蕃」於漢源。遷者按：漢源，即今四川省漢源縣。斬夢東畜列首來獻，凡十有六日

而平。嘉州「虛恨蠻」入寇，遷者按：嘉州，即今四川省樂山縣。不意標「吐蕃」首境上，蠻懼，一夕遁去。

不意乃令緣邊家出丁夫一人，分戍諸堡，復其家。不意罷歸，蜀人送者沿成都至雙

流，遮道不得行。未幾，除「成都提刑」，改「四西路轉運判官」。廷臣薦其賢，詔授

「右監門衛大將軍」，「惠州防禦使」，「知大宗正事」，「非常制也」。吏白「承受」一奏

「請須用中貴人，不意曰：『有司不存乎？』罷不用；中貴人或請見，輒謝出之。進「明

州觀察使。一俄陞一招慶軍承宣使。「金」人完顏烈來聘，充「館伴副使」。「金」使從者，舊見館使，皆對揖，不怠不爲禮；宴玉津園，不怠連射皆中，使者驚服。不怠以文行訓勉族屬，薦其秀傑者，奏新學宮，增廣弟子員，做大學校定法，置自訟齋，使有過者讀書其中，人人感勵。「淳熙」十四年卒。（下略）

黃 震 錄朱軾循吏傳

黃震，字東發，慈溪人。一寶祐中，登進士。調「吳縣尉」，不受豪勢，尋攝縣及擢長州華亭二縣。遷者按：長洲縣今併於吳縣。華亭即今江蘇省松江縣。皆有聲。改「提領官田所」，抗言不便，不聽。累擢一史館檢閱。一輪對言當時之大弊，曰：民窮，曰：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恥。時宮中建



內道場，震又請勿度僧道。使其徒老死，卽收其田入，可以富軍國，紓民力。上怒，降三秩，逐之。用諫官言，得寢，出通判廣德軍。

遷者按廣德軍卽今安徽省廣德縣

初，孝宗班朱子社倉法於天下，

而廣德官置此倉，行之既久，民困於納息，人皆以朱子故不敢議。震曰：「朱子本法，設之自民，非官置也。且法出於堯舜三代聖人，猶有變通，安有先儒爲法，不思揀其弊耶？」乃別買田六百畝，以其租入代社倉息，約非凶年不貸，而貸者不出息。郡多淫祠，至祀以太牢。震以爲非法，言諸司禁絕之。俗有向神自嬰桎梏，或自拷掠以徼福者，震見卽召使自狀其罪，其人曰：「本無罪。」震曰：「爾罪多，不敢對人言，故告神以免罪耳。」杖之。郡守賈蕃世者，似道從子也，驕縱不法，震數與爭是非。蕃世積不堪，劾之，解官。撫州饑，起震知其州，單車疾馳，中道卽檄富人耆老集城中，毋過某日。至則大書「閉糴者籍，強糴者斬」揭於市。坐驛舍，署文書，不入州治。不抑米價，價日損。親煮粥食饑者，而後入視州事。旣乃修朱子祠，制社稷祭器，復風雷祀，教種

麥，禁競渡，舡軍營五百架；善政畢舉。擢「提舉常平」。先是，常平有慈幼同爲貧而棄子者，設久而名存實亡。震謂收哺於旣棄之後，不若先其未棄保全之。乃損益舊法，凡當免而貧者，里胥請於官贍之。棄者許人收養，官出粟給所收家，全活至衆。平役法，先令縣覈民產業，不使下戶受抑於上戶。大興水利，廢陂壞堰，及爲豪右所占者，復之。改「提點刑獄」，決滯囚，清民訟，赫然如神明。有貴家害民，震按之，貴家怨；又疆發富人粟，富人亦怨；爲御史中丞陳堅所劾，遂奉祠去。及竇似道罷相，以「宗正寺簿」召將以爲一監察御史，內戚畏其直，沮之。移一浙東提舉常平廉福王府長史。「震曰：『朝制，外任雖藩王得言之，今爲其屬，豈敢察其非？奈何？』法壞自臣始！」堅不拜。「長史」命進。「宗正少卿」亦不拜。震嘗告人曰：「非聖人之書不可觀，無益之詩文不作可也。」居官恆未明視事，事至立決。自奉愈薄，人有急難，則周之不少吝，所著日抄一百卷，卒，門人私諡曰「文潔先生」。

# 大公鼎錄遼史

大公鼎，渤海人。

遼書：二渤海國名，爲唐時靺鞨人大辟婆所建。其子大武德以後拓境日廣，奄有今吉林遼寧兩省及朝鮮國之地。

先世籍遼陽率賓縣。

遼書按：遼陽所，即渤海國之地，其

府治或即今遼寧省遼陽縣治率賓縣當爲今吉林省綏芬河一帶之地。

統和間，徙遼東豪右以實中京。

遼書按：「遼」有東西南上中五京，中京舊址在今熱河省平

因家於大定。

遼書按：大定，府名，今熱河省朝陽赤峯一帶之地，即其轄地。中京，即其府治也。

會祖忠，禮賓使，父信，興中主簿。

遼書按：興中，府名，亦縣名，故城即今熱河省朝陽縣治。

公鼎幼莊愿長而好學，咸雍十年，登進士第，調瀋

遼書按：「咸雍」十年，遼道宗年號也。

州。

觀察判官。時遼東雨水傷稼，北樞密院大發瀕河丁壯，

遼書按：「差」之官制有南

北「樞密院」與「北樞密院」乃掌軍事之事者，因其牙纒即官署在大內帳殿之北，故名北院。「南樞密院」乃掌民事之事者，因其牙纒在大內帳殿之南，故名南院。

以完隄防，有司承令峻急，公鼎

獨曰：「邊障甫甯，大興役事，非利國便農之道。」乃疏奏其事，朝廷從之，罷役，水亦

不爲災，瀕河千里，人莫不悅。改「良鄉令」。

遼書按：其縣，即今河北省良鄉縣。

省徭役，務農桑，建孔子廟，學

部民服化。累遷興國軍節度副使。

遼書按：興國軍，即「遼」之龍化州，即今

遼書按：興坊，

以羅。畢。爲。名。擾。害。田。里。歲。久。民。不。堪。公。鼎。言。於。上。卽。命。禁。戢。會。公。鼎。造。朝。大。臣。諭。上。嘉。納。之。意。公。鼎。曰。一。一。郡。獲。安。誠。爲。大。幸。他。郡。如。此。者。衆。願。均。其。賜。於。天。下。一。從。之。徙。長。春。州。遷者按：長春州故城在今遼寧省洮安縣北。一。錢。帛。都。提。點。一。車。駕。如。春。水。貴。主。例。爲。假。貸。公。鼎。曰。一。

豈。可。輟。官。用。徇。人。情。一。拒。之。頗。聞。怨。詈。語。曰。一。此。吾。職。不。敢。廢。也。一。俄。拜。一。大。禮。卿。

一。多。所。平。反。天。祚。卽。位。遷者按：天祚，一遼之皇帝也。一。歷。長。霄。軍。節。度。使。遷者按：長霄軍，卽州，其州址現不詳，然川州係屬中京道，是故址當在今之熱河省也。

一。南。京。副。留。守。遷者按：南京，或卽今之北平也。改。一。東。京。戶。部。使。一。時。盜。殺。一。留。守。一。蕭。保。先。始。利。其。

財。因。而。倡。亂。民。亦。互。生。猜。忌。家。自。爲。鬪。公。鼎。單。騎。行。郡。陳。以。禍。福。衆。皆。投。兵。而。拜。曰。

一。是。不。欺。我。敢。弗。聽。命。一。安。輯。如。故。拜。一。中。京。留。守。一。賜。貞。亮。功。臣。乘。傳。赴。官。時。盜。

賊。充。斥。有。遇。公。鼎。於。路。者。卽。叩。馬。乞。自。新。公。鼎。給。以。符。約。俾。還。業。聞。者。接。踵。而。至。不。

旬。日。境。內。清。肅。天。祚。聞。之。加。賜。保。節。功。臣。時。人。心。反。側。公。鼎。慮。生。變。請。布。恩。惠。以。安。

之。爲。之。肆。赦。公。鼎。累。表。乞。歸。不。許。會。奴。賊。張。薩。巴。率。無。賴。嘯。聚。公。鼎。欲。擊。而。勢。有。不。

能嘆曰：「吾欲謝事久矣，為世故所牽，不幸至此，豈命也夫！」因憂憤成疾，「保大」

元年卒；

選者按：「保大」送天祐帝之年號也。

年七十九。子昌齡，左承制，昌嗣，洛州刺史，昌朝，

鎮寧軍節度。

### 馬人望

錄遼史

馬人望，字儼叔，（中略）穎悟，幼孤，長以才學稱。咸雍一中，第進士，為「松山縣

令」。

選者按：松山，或即在遼寧縣南之松山。

歲運澤州官炭，

選者按：澤州，即今河北省藁城縣。

獨役松山人望請於「中京留守」蕭吐

渾，均役他邑吐渾，怒，下吏繫幾百日，復引詰之，人望不屈，蕭喜曰：「君為民如此，後

必大用。」以事聞於朝，悉從所請。徙知涿州新城縣。

選者按：涿州及新城縣，即今河北省之涿州及新城縣。

縣與「宋」接

境驛道所從出，人望治不擾吏民畏愛。近臣有聘一宋一還者，帝問以外事，多薦之。擢中京度支司鹽鈔判官，一轉南京三司度支判官，公私兼裕。還警巡使，一京城獄訟填委，人望處決，無一冤者。會檢括戶口，未兩旬而畢。一同知留守一蕭保先，怪而問之。人望曰：「民產若括之無遺，他日必長厚歛之弊，大率十得六七足矣。」保先謝曰：「公慮遠，吾不及也。」先是，樞密使一乙辛，竊弄威柄，率害太子。及天祚嗣位，將報父仇，選人望與蕭報恩究其事，人望平心以處，所活甚衆。改一上京副留守。一會劇賊趙鍾哥犯關，劫宮女御物，人望率衆捕之。右臂中矢，炷以艾，力疾馳逐，賊棄所掠而遁。人望令關津譏察行旅，悉獲其盜。尋擢樞密都承旨，一宰相耶律儼，惡人望與己異，遷一南京諸宮提轄制置。一歲中，爲一保靜軍節度使。一

遷者按：保靜軍治卽涿州，涿州卽今熱河省朝陽縣之地。

有二吏凶暴，民畏如虎，人望假以辭色，陰令發其事，黜配之。是歲，諸處饑乏，惟人望所治，粒食不闕，路不鳴桴。遙授一彰義軍節度使，一遷一中京度

支使。」始至府，廩皆空，視事半歲，積粟十五萬斛，錢二十萬緡。徙左散騎常侍，累遷「樞密直學士」，未幾，拜「參知政事」，判南京三司使事。時錢粟出納之弊，性燕爲甚，人望以縑帛爲通歷，凡庫物出入，皆使別籍，名曰臨庫，姦人黠吏，莫得軒輊。乃以年老，楊言道路，朝論不察，改「南院宣徽使」，以示優老。踰年，天祚手書「宣馬宣徽」四字詔之，既至，諭曰：「以卿爲老，誤聽也。」遂拜「南院樞密使」，人不敢干以私。用人必公議，所當與者，如曹勇義、虞仲文，嘗爲姦人所擠，人望推薦，皆爲名臣。當時民所甚患者，驛遞馬牛，旗鼓鄉正廳隸倉司之役，至破產不能給，人望使民出錢，官自募役，時以爲便。久之，請老，以「守司徒」兼「侍中」致仕。卒，諡曰：「文獻。」人望有操守，喜怒不形，未嘗附麗求進。初除執政，家人賀之，人望愀然曰：「得勿喜，失勿憂，抗之甚高，擠之必酷。」其畏慎如此。

牛德昌 錄金史

牛德昌，字彥欽，蔚州定安人。遷者按：蔚州，即今河北省蔚縣。定安，縣，固於蔚州當即在今蔚縣一帶。父鐸，遼一將作太監。一德昌

少孤，其母教之學。有勸以就蔭者，其母曰：「大監遺命，不使作承奉也。」中「皇統」

二年進士第。遷者按：「皇統」金熙宗之年號也。調「礬山簿」，遷「萬泉令」。遷者按：萬泉，即今山西萬泉縣。屬蒲陝薦饑，

遷者按：蒲陝，渭州陝州也。羣盜充斥州縣。城門晝閉。德昌到官，即日開城門，縱百姓出入。榜曰：「民苦

饑寒，剽劫鄉聚以偷旦夕之命，甚可憐也。能自新者，一不問。」賊皆感激，解散。縣境

以安。一府尹王作龍嘉之，禮待甚厚。累官「刑部吏部侍郎」，「中都路都轉運使」，

遷者按：中都，即遼之南京，即今之北平也。「廣寧太原尹」，卒贈「中奉大夫」。



劉敏行 錄金史

劉敏行平州人。登「天會」三年進士，除「太子校書郎」。累遷「肥鄉令」。遷者按：肥鄉，即今河北省。歲大饑，盜賊掠人爲食。諸縣老弱入保郡城，不敢耕種，農事廢，畎畝荒蕪。敏行之風編白州，借軍士三十，護縣民出耕，多張旗幟爲疑兵。敏行率軍巡邏，日暮則闕。民入城，由是盜不敢犯，而耕稼滋殖。轉「高平令」。遷者按：高平，即今山西省高平縣。縣城圯壞，久不修，大盜橫恣。掠縣鎮，不能禦。敏行出已俸，率僚吏出錢，願役繕治，百姓欣然從之。凡用二千人，版築遂完。鄉村百姓入保，賊至不能犯。幾遷爲「河北東路轉運使」，致仕卒。

劉 煥 錄金史

劉煥字德又中山人。宋末兵起，城中久乏食。煥尙幼，糞糠覈而食之，自飲其清者，以醲厚者供其母，鄉里異之。稍長就學，天寒擁糞火，讀書不怠。登天德元年進士，調任丘尉。選者按：任丘，即今河北省任丘縣。縣令貪污，煥每規正之。秩滿，令持盃酒謝曰：「尉廉慎，使我獲考。」調中都市令。「樞密使僕散忽土家有條結工牟利於市，不肯從市籍役，煥繫之，忽土召煥，煥不往，暴工罪而笞之。煥初除市令，過謝鄉人，吏部侍郎石琚不悅，曰：「京師浩穰，不與外郡同，棄簡就煩，吾所不曉也。」至是始重之。以廉升京兆推官。再遷北京警巡使，一捕二惡少，杖於庭中，戒之曰：「孝弟敬慎，則爲君子，暴戾隱賊，則爲小人；自今以往，毋狃於故習，國有明罰，吾不得私也。」自是衆皆畏憚，毋敢犯者。召爲一監察御史，一父老數百人，或臥車下，或挽其

靴。證曰：『我欲復留使君期年，不可得也。』以本官攝「戶部員外郎。」代州錢監

遷者按代州，即今山西省北部。「錢監」當為鑄錢之監。雜青銅鑄錢，錢色惡，類鉄錢，民間盜鑄，抵罪者衆。實也。「戶部員外郎」當等於今之「財政部參事」之職。

朝廷患之，下尙書省議。煥奏曰：『錢寶純用黃銅，精治之中濡以錫，若青銅可鑄，歷

代何緣不用？自代州取二分與四六分青黃雜糅，務省銅而功易就，由是民間盜鑄，

陷罪者衆，非朝廷意也。必欲爲天下利，宜純用黃銅，得數少而利遠。其新錢已流行

者，宜驗數輸納準換。』從之。再遷「管州刺史。」者老數百人，疏其著蹟十一事，詣

節。鎮請留煥曰：『刺史守職奉法，乞留之。』以廉升「鄭州防禦使。」遷官一階。轉

「同知北京留守事。」世宗幸上京，所過州郡，大發民夫治橋梁馳道，以希恩賞，煥所

部惟平治端好而已。上嘉其意，遷「遼東路轉運使」卒。

烏古孫澤 錄元史

烏古孫澤，字潤甫，臨潢人。

遷者按臨潢府名故城在今熱河省林西縣。

其先「女真烏古部」，因以爲氏。祖璧仕

「金」爲「明威將軍資用庫使」。從「金」主遷汴汴城陷，轉徙居大名。父仲，倜儻有奇節，遭「金」季世，憤無所施用，高言危行，親交避之，遂縱酒陽狂以自晦。然教澤特嚴。澤性剛毅，讀書舉大略，一切求諸已，不事章句，才幹過人。世祖將取江南，澤以選輸鈔至淮南餉軍，「丞相」阿朮見而奇之，補「淮東大都督府掾」。至元「十四年」，「元」帥唆都下兵閩越，見澤，與語而合，卽辟元帥府提控案牘。時「宋」廣王據福州，改元「炎興」，一度我軍且至，遂入於海，復聚兵甲子門。其將張世傑攻泉州，與化守臣陳瓚舉郡應之。文天祥置都督府於南劍州，守臣張清行都督府事，謀復邦。甯閩中郡縣，往往復從「宋」。江東大擾，唆都時軍浙東，建信告急，唆都謀於衆。

曰：『我軍當何先？』澤曰：『彼據閩廣而我往浙右，非策之善。譬之伐木，務除其根，當先向南。』會行省檄暖都與「左丞」塔出會兵甲子門，遂度兵閩關，入戰而至南劍，殺其守臣張清。「宋」師遂退。冬十月，收福州，進攻興化，拔之。暖都怒其民反覆，下令屠城。澤屢諫不聽，復前說曰：『世傑不虞我軍遽至，方急攻泉州，謀固其植。我新得泉州，民志未固，且慕且失守。比我定興化，整兵而南，彼樹植將日固矣。莫若開其遺民，使走泉南，扇動之，世傑將膽落而走。是不戰而完泉州，捷於吾兵之馳救也。』暖都喜，開南門，縱民去，因得脫死者甚衆。世傑得逃民，知興化已破，乃解泉州圍去。暖都至泉州，部署別將，裝大艦，趣甲子門。自將下漳州，軍於海豐，引精騎與塔出會。十二月，入廣州。十五年春正月，還擊潮州。守將馬發備禦甚固。澤曰：『潮人所以城守不下者，以外多壁壘爲之援應也。第翦其外應，潮必覆矣。』乃分兵攻其一大壘，破之，餘壘盡散走。二旬，而潮拔，馬發死焉。旣而文天祥軍潰於江西，廣王暨

張世傑死於海中，唆都還軍福建。夏五月，詔立行中書省於福建，以唆都行參知政事。澤行省都事，從朝京師，命知興化軍，賜金織衣，賞其善謀也。繼改興化軍爲路，授澤行總管府事，民歌舞迎候於道，曰：「是吾民復生之父母也。」喜極而繼以泣。郡新殘於兵，白骨在野，首下令掩埋之。又衣食其流離之民，有棄子於道者，置慈幼。曹籍而撫育之。郡中惡少年，喜爲不義，以資求竄名卒伍，冀後得計功版授官，吏恐激變，不敢詰。澤悉追毀所授，誅其尤無良者，貪暴始戢。始，陳瓚以郡應張世傑，民多戰死者。至是，吏援例將籍其產。澤語吏曰：「國家至仁，誅止陳瓚從瓚者，猶蒙宥，民奈何連坐？」亟爲令曰：「民不幸，誣誤從陳瓚，誅及鬪死無後者，其田廬賞產，並給其族姻。」有司無所與，吏不能逆，乃止。當江南未定，盜賊所在有之，民自相什伍，保衛鄉里。及時平，行省議籍爲兵，上下洶洶。澤白行省曰：「國兵非少，今籍民以示少，非所以安反側也。且當籍者衆，民或有他心。」議遂格。澤又興學校，召長老及諸生講。

肄經義，行鄉飲酒禮。旁郡聞而慕之，興化故號多士，士咸知嚮慕，以澤與常袞方儀並肖像祠於學宮。「至元」二十一年，調「永州路判官」。湖廣平章政事「要束木」貪縱淫虐，誅求無厭，或妄言初歸附，時州縣長吏及吏胥富人，比屋斂銀，將輸之官，銀已具，而事遂中止，要束木卽下令責民自實，使者旁午，隨地置獄，株連蔓引，備極慘酷，民以考掠瘞死者載道，所獲不賞，要束木盡掩有之。有使至永澤，戒吏美供帳，豐酒食，務順適其意，使者感愧，無所發其毒，因問以利害曉之，一郡由是獲安。是歲，盜起寶慶武崗，選者按：寶慶及武岡，均今湖南省之寶慶縣及武岡縣，兩縣均與永州接近。皆永旁郡也。行省遣澤討平之，俘獲五百餘人，簡出其誣誤者百有五十人，上書言狀，誅其首惡者三十一人，餘得減死。二十六年，「丞相」桑哥建議考校錢穀，天下騷動。澤歎曰：「民不堪命矣！」卽自上計行省，要束木怒曰：「郡國錢糧，無不增羨，永州何爲獨不然？此直孫府判，倚其才辨慢我，亟拘繫之，非死不釋也。」明年，桑哥敗，要束木伏誅，澤始得釋。二十九年，「湖

廣平章政事一闕里吉思薦澤才堪將帥，以「行省員外郎」一從征海南「黎」。黎人平，軍還，上功授「廣南西道宣慰副使」。秋七月，併左右兩道歸「廣西宣慰司」。一置元帥府，澤爲一廣西兩江道宣慰副使，一僉都元帥府事。兩江荒遠瘴癘，與百夷接，不知禮法，澤作司規三十有二章，以漸爲教，其民至今遵守之。又省廢置二十二所，以紓民力。歲饑，上言蠲其田租，發象州賀州官粟三千五百石，以賑饑者。既發，乃上其事。時「行省平章」哈喇哈孫察其心誠愛民，不以專擅罪之。豈管徼外蠻，數爲寇，澤循行並徼，得隄塞處，布畫遠邇，募民伉健者四千六百餘戶，置雷留那扶十屯，列營堡以守之。陂水墾田，築八塢以節瀦洩，得稻田若干畝，歲收穀若干石爲軍儲，邊民賴之。「海北元帥」薛赤干，賦利事覺，行省檄澤驗治。澤馳至雷州，盡發其奸贓，縱所掠男女四百八十二口，牛數千頭，金銀器物稱是。海北之民，欣忭相慶。

「御史臺」言烏古孫澤，奉使知大體如汲長孺，爲將計萬全如趙充國，可屬大任，詔



擢爲「海北海南廉訪使」。

遷居：海北海南，即今廣東省南路之地。

故例，圭田至秋乃入租，後遂計月受之。澤視

事三月，民輸租計米五百石。澤曰：「夫子有言，事君者先其事，後其食，吾蒞政日淺，

而受祿四倍，非情所安。」量食而入，餘悉委學官，給諸生以勸業。常曰：「士非儉無

以養廉，非廉無以養德。」身一布袍數年，妻子朴素無華，人皆言之。澤不以爲意也。

雷州地近海，潮汐齧其東南，陂塘鱗農病焉。而西北廣衍平袤，宜爲陂塘。澤行視城

陰曰：「三溪徒走海而不以灌溉，此史起所以薄西門豹也。」乃教民浚故湖，築大

堤塢三溪瀦之，爲斗門七，堤塢六，以制其羸耗，醜爲渠二十有四，以達其注輸。渠皆

支別爲牐，設守視者時其啓閉。計得良田數千頃，瀕海廣瀉，並爲膏土。民歌之曰：「

烏鹵爲田兮，孫父之教，渠之泱泱兮，長我稔稻，自今有生兮，無旱無澇。」至大元

年，改一福建廉訪使。一澤宿有德於閩人，安之。有芝五色，產於憲司之澄清堂，士

民以爲澤之所致。以母年踰八十，求歸養長沙。歲餘，母喪，澤以哀毀卒。妻杜以夫死，

飲食不入口者十有三日不死，乃復食。澤積官自「承直郎」至「中大夫」，「謚」正憲。子良禎，仕至「中書右丞」，以功名終。

### 楊景行 錄元史

楊景行，字賢可，吉安太和州人。選者按：吉安，路名，今江西省吉安縣一帶之地。是也。太和州已廢，不可考，然常在吉安一帶也。登「延祐」二年進士

第，授贛州路會昌州判官。選者按：贛州路，即今江西省贛縣一帶之地。會昌州，素不知井飲，汝於河流，故

多疾癘。不知陶瓦，以茅覆屋，故多火災。景行教民穿井，以飲陶瓦，以代茅茨，民始免

於疾癘。火災。豪民十人，號十虎，干政害民，悉捕真之法，乃創學舍，禮師儒，勸民斥腴

田，以餼士，絃誦之聲，遂盛。調「永新州判官」。選者按：永新州，即今江西省永新縣。奉郡府命，覈民田租，除剗

楊景行

元

二四五

宿弊，奸欺不容，細民賴焉。改「江西行省照磨」。

遷者按：「照磨」官名，以照對磨勘為職，乃主管文書之官也。

轉「撫州路宜黃縣尹」。

遷者按：撫州路，即今江西省臨川縣一帶之地，宜黃即今江西省之宜黃縣。

理白冤獄之不決者數十事。陞「撫州路總管府推官」。

遷者按：金溪縣，即今江西省之金谿縣。

發擿奸伏，郡無冤獄。金溪縣民陶甲，

長吏罷去之，由是官吏畏其人，不敢詰治。陶遂暴橫於一郡。景行至，以法痛繩之，徙

五百里外。金溪豪僧雲住，發人家墓取財物，事覺，官吏受賄緩其獄。景行，急按之，僧

以賄動之，不聽，乃賂當道者以危語撼之，一不顧，卒治之如法。由是豪猾屏迹，良民

獲安。轉「湖州路歸安縣尹」。

遷者按：湖州路，即今浙江省吳興縣一帶之地，歸安縣，即今浙江省之吳興縣。

奉行省命理荒田租，民無欺弊。景行所歷州縣皆有惠政，所去民皆立石頌之。以一翰林待制，「一朝列大夫」致

仕，年七十四卒。

林興祖 錄元史

林興祖，字宗起，福州羅源人。遷者按福州，即今屬福建省之閩侯。羅源，即今福建省之羅源縣。「至治」二年登進士第，授一承事。

「同知黃巖州事」。遷者按黃巖州，即今浙江省黃巖縣。今浙江黃巖縣。「遷而知鉛山州」。遷者按鉛山州，即今江西省鉛山縣。鉛山素多造偽鈔者，

豪民吳友文爲之魁。遠至江淮燕薊莫不行使。友文奸黠悍鷙，因偽造致富。乃分遣

惡少四五十人爲吏於有司，伺有欲告之者，輒先事戕之。前後殺人甚衆，奪人妻女

十一人爲妾，民罹其害，銜冤不敢訴者十餘年。興祖至官曰：「此害不除，何以牧民。

一卽張榜禁偽造者，且立賞募民首告。俄有告者至，佯以不實斥去。又有告獲偽造

二人并贓者，乃鞠之。款成，友文自至官爲之營救，興祖命併執之。須臾來訴友文者

百餘人，擇其重罪一二事鞠之，獄立具，逮捕其黨二百餘人，悉寘之法。民害旣去，政

聲籍甚。「江浙行省丞相」別兒怯不花薦諸朝，陞一南陽知府。「改」建德路同

知，

遷者按：內陽府，即今河南省之南陽縣；建德縣，即今浙江省建德縣一帶之地。

俱未任。至正八年，特旨遷爲道州路總管。

遷者按：道州，即今湖南省。

之蓋

行至城外，撞賊已迫其後，相去僅二十里。時一湖南副使一哈刺帖木兒屯兵

城外，聞賊至以乏軍需，欲退兵。與祖聞，卽夜詣說留之。哈刺帖木兒曰：「明日得鈔

五千錠，桐盾五百，乃可破賊。」與祖許之。明日甫入城，視事卽以恩信勸諭。商賈

鈔五千錠，且取郡樓舊桐板爲盾，日中皆備。哈刺帖木兒得鈔盾大喜，遂留爲禦賊

計。賊聞新「總管」至，一日具五百盾，以爲大軍且至，中夕遁去。永明縣洞搖，屢竊

發害民，與祖以手榜諭之，皆曰：「林總管廉而愛民，不可犯也。」三年不入境。（中

略）已而罷興作，賑貧乏，輕徭薄斂，郡中大治。憲司考課，以道州爲最。以年老致仕，

終於家。

周自強 錄元史

周自強，字剛善，臨江路新喻州人。選者按：臨江路，即今江西省清江縣一帶之地，新喻州即今江西省新喻縣。好學能文，練於吏事，以文

法推擇爲吏。「泰定」間，廣西洞獠反，自強往見獠酋，說以禍福，中其要害，獠酋立

爲罷兵，貢方物，納款請命。事聞於朝，特旨超授「廣西兩江道宣慰司都事」，轉饒

州路經歷。選者按：「經歷」官名，掌出納文移之事。遷「婺州路義烏縣尹」。選者按：婺州路，即今浙江省金華縣一帶之地，義烏縣即今浙江省義烏縣。周知民

情，而性度寬厚，不爲刻深。民有以爭訟訴於庭者，一見卽能知其曲直，然未遽加以

刑責，必取經典中語，反覆開譬之，令其誦讀，講解若能悔悟，首實則原其罪，若迷認

怙惡不悛，然後繩之以法，不少貸。民畏且愛，獄訟頓息。民間田稅之籍多失實，以故

差徭不平，自強出令，履畝覈之，民不能欺，文簿井井可考，於是賦役均平，貧富樂業。

其聽訟決獄，物無循情，黠吏欲以片言欺惑之不可得。由是政治大行，聲譽籍甚，部

使者數以廉能譽於朝，遷授「撫州路金溪縣尹」，階「奉議大夫」，政績愈著，以「亞中大夫」，「江州路總管」致仕。

遷者按：江州，即今江西省九江縣。

### 白景亮 錄元史

白景亮，字明甫，南陽人。明法律，善書算，由「征東行省譯史」有勞，超遷「南恩知州」，陞「沔陽府尹」。

遷者按：沔陽府，即今湖北省沔陽縣。

奏最于朝，特授「衢州路總管」。

遷者按：衢州路之舊治，即今浙江省之衢縣。

先是，為郡者於民間徭役，不盡校田畝以爲則，吏得並緣高下其手，富民或優有餘力，而貧弱不能勝者，多至破產失業。景亮深知其弊，乃始覈驗田畝以均之；役之輕重，一視田之多寡，大小家各使得宜，咸便安之。由是民不勞而事易集，他郡邑皆取以爲

法郡學之政久弛，從祀諸賢無塑像，諸生無廩餼，祭服樂器有缺，景亮皆爲備之，儒風大振，措紳稱頌焉。景亮性廉介勤苦，自奉甚薄，妻尤儉約，惟以脫粟對飯而已。部使者嘗上其事，特詔褒美，賜以宮錦，改授台州路總管。按：按台州，即今浙江省之臨江縣。卒於官。

## 王 良 錄元史

王良，字止善，紹興諸暨人。

按：紹興諸暨路之舊治，即今浙江省紹興縣諸暨縣。

尙氣節，讀書務明理，以致用，不苟

事言說。淮東廉訪司。

按：按淮東，即今江蘇省揚州一帶之地。

辟爲一書吏，一遷淮西。

按：按淮西，即今安徽省合肥縣一帶之地。淮東淮西蓋在淮水之東或西也。

會例革南士，就爲吏於一兩淮都轉運鹽使司。以歲月及格，授廬州錄事判官。

按：按廬州，即今安徽省合肥縣一帶之地。

一淮東宣慰司，辟爲一令史，一以廉能稱，再調一峽州總管府知事。

王

良

元

二五一



又辟一江浙行省掾史。一會朝廷復立諸一市舶司，一良從省官至泉州。

遷者按：泉州路之新治，即今福

鹽省管江縣也。

建言若買舊有之船以付舶商，則費省而工易集，且可絕官吏侵欺掎克之弊。

「中書省報如良言。凡爲船六艘，省官錢五十餘萬緡。歷一建德縣尹。」

遷者按：建德縣，即今浙江省建德縣。

除「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經歷。」一「紹興路總管」王克敬以計口食鹽不便，嘗言於行省。未報，而克敬爲轉運使集議，欲稍損其額以紓民力。阻之者以爲有成籍，不可改。良毅然曰：「民實寡，而強賦多民之錢，今死徙已衆矣，願重改民籍而輕棄民命乎？且浙右之郡，商賈輻輳，未嘗以口計也。移其所賦，散於商旅之所聚，實爲良法。」於是議歲減紹興食鹽五千六百引。尋有復排前議者，良欲辭職去，一丞相「聞之，亟遣留良而議遂定。遷一海道漕運都萬戶府經歷。」紹興之官糧入海運者十萬石，城距海十八里，歲令有司拘民船以備短送，吏胥得並緣以虐民，及至海次，主運者又不卽受，有折缺之患。良執言曰：「連戶既有官賦之直，何復爲是紛紛也？」乃

實運戶自載糶入運船。運船爲風所敗者，當覈實除其數，移文往返，運數不絕。良取吏牘披閱，卽除其糶五萬二千八百石，鈔二百五十萬緡，運戶乃免於破家。遷一江浙行省檢校官。一 遷者按：「檢校官」卽掌檢校文獻之官也。有詣「中書」訴松江富民包隱田土爲糧一百七十餘萬石，沙蕩爲鈔五百餘萬緡，宜立官府糾察收追之。「中書」移「行省」議遣官驗視，而松江獨當十九。良至松江，條陳曲折以破其誑妄，言「其不過欲竦朝廷之聽，而報宿怨，且冀創立衙門，爲微名爵計耳。萬一民心動搖，患生不測，豈國家培養之策哉！」良言上，事遂寢。除一江西行省左右司員外郎。一吉之安福。遷者按：吉卽吉安路，安福州名卽今江西之安福。有小吏誣民欺隱，詭寄田租九千餘石，初止八家，前後數十年，株連至千家。一行省一數遣官按問，吏已伏其虛誑，而有司喜功生事者，復勒其民報合徵糧六百餘石，「憲司」一援詔條革去，終莫能止。良到官，首言「是州之糧，比元經理已增一千一百餘石，豈復有欺隱詭寄者乎？准憲司所擬可也。」行省用良言，悉

獨之。民在任歲餘，以一中憲大夫淮東道官慰副使致仕，卒年七十一。

盧 琦 錄元史

盧琦，字希韓，惠安人。選者按：惠安，即今福建省惠安縣。登一至正二年進士第，十二年稍遷至一永春

縣尹。選者按：永春縣，即今福建省之永春縣。始至，賑饑饉，止橫斂，均賦役，減口鹽一百餘引，蠲包銀權鈔之

無徵者已而，訟息民安。乃新學宮，延師儒，課子弟，月書季考，文風翕然。鄰邑仙遊盜

發。選者按：仙遊，即今福建省之仙遊縣。琦適在邑境，盜遙見之，迎拜曰：「此永春大夫也，為大夫百姓者，何

幸之大乎！吾邑長乃以暴毒驅我，故至此耳。」琦因立馬喻以禍福，衆皆投刃槊，請

縛其酋以自新。琦許之，酋至，琦械送帥府。自是，威惠行於境外。十三年，泉郡大饑，選者

按泉郡，即泉州路也。

死者相枕籍，其能行者，皆老幼扶攜就食永春，琦命分諸浮屠及大家使食之所存活不可勝計。(中略)時兵革四起，列郡皆洶洶不甯，獨永春晏然，無異承平時。十六年，改調「甯德縣尹」。

一 送者按寧德，即今福建省寧德縣。

而去。

### 鄒伯顏 錄元史

鄒伯顏，字從吉，高唐人。送者按高唐，即今山東省高唐縣。為一建甯崇安縣尹。一 送者按建甯，路名，其舊治即今福建省建甯縣。崇安縣，即今福建省崇安縣。

安之為邑，區別其土田名之曰一都一者五十。五十都之田，上中下官者為糧六千石。其大家以五十餘家而兼五千石，細民以四百餘家而合一千石。大家之田，連跨數都，而細民之糧，或僅升合。有司常以四白之細民，配五十大家之役，故貧者受役旬

日而家已破。伯顏曰：「貧弱之受困，一至此乎！」乃取其糧籍而分計，從有糧一石者，受一石之役，有糧升斗者，受升斗之役，田多者受數都之役，而不可辭，田少者稱其所出而無倖免，貧困無告之民，始得以休息。崇安賦役之均，遂為四方最。邑有一宋趙抃，所鑿溝溉民田數千畝，歲久溝湮而田廢。伯顏修長溝十里，繞楓樹陂，累石以為固溝，悉復抃遺跡，而田為常稔，民賴其利。安慶路嘗得造偽鈔者，逆者按安慶路之舊治即今安徽省遣卒械其囚至崇安，求其黨而執之，囚與卒結謀，望風入良民家肆虐。伯顏捕訊得其狀，即執而歸諸安慶。自是偽造之連逮無濫及崇安者。於是「行省」「帥府」「御史」「憲府」咸舉其能，選調「漳州路判官」。

逆者按漳州路之舊治即今福建省之龍溪縣。

許義夫 錄元史

許義夫，揚山人。遷者按：揚山，即今江蘇省之揚山縣。爲「夏邑縣尹」。遷者按：夏邑縣，即今河南省夏邑縣。每親詣鄉社，教民稼穡，見民勤謹者，出已俸賞之，怠惰者罰之。三年之間，境內豐足。後爲「封丘縣尹」。遷者按：封丘縣，即今河南值「至正」四年大饑，盜賊羣起抄掠州縣。義夫聞賊至近境，乃單馬出郊十里外迎之，見賊數百人，義夫力言：「封丘縣小民貧，皆已驚惶逃竄，幸無入吾境也。」言辭愿款，賊遂他往。封丘之民得免於難。

### 方克勤 錄明史

方克勤，字去矜，甯海人。選者按：寧海，即今浙江省寧海縣。元末，台州盜起，選者按：台州，即今浙江省臨海縣。吳江同知金剛奴

奉行省命，募水兵禦之。克勤獻策，弗納，逃之山中。「洪武」二年，辟「縣訓導」。選者按：訓導，即今山東省濟寧府之府治。時始

母老，辭歸。四年，徵至京師，吏部試第二，特授「濟甯知府」。選者按：濟甯府之府治，即今山東省濟寧縣。詔民懇荒，闕三歲，乃稅。吏徵率不俟期，民謂詔旨不信，輒棄去。田復荒，克勤與民約

稅如期。區田爲九等，以差等徵。發，吏不得爲奸。野以日關。又立社學，數百區。葺孔子

廟堂，教化興起。盛夏，守將督民夫築城，克勤曰：「民方耕耘，不暇，奈何？」重困之，畚鍤

請之一中書省，得罷役。濟甯人歌之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

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視事三年，戶口增數倍，一郡饒足。克勤爲治，以德化爲

本，不喜近名。嘗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殃民，吾不忍也。」自奉簡素，一布袍十年

不易日不再肉食。太祖用法嚴，士大夫多被謫過濟甯者，克勤輒周恤之。永嘉侯朱亮祖嘗率舟師赴北平，水涸，役夫五千濬河，克勤不能止，泣禱於天，忽大雨，水深數尺，舟遂達，民以爲神。八年，入朝，太祖嘉其績，賜宴，遣還郡。尋爲屬吏程貢所誣，謫役江浦。選者按：江浦，即今江蘇省江浦縣。復以空印事連逮死。子孝聞，孝儒。孝聞十三喪母，蔬食終制。孝儒自有傳。

吳履 附廖欽等錄明史

吳履，字德基，蘭谿人。選者按：蘭谿，即今浙江省蘭谿縣。少受業於聞人夢吉，通春秋諸史。李文忠鎮浙東，聘爲郡學正。久之，舉於朝，授「南康丞」。選者按：南康，即今江西省南康縣。南康俗悍，謂一丞一儒也，易之。



居數月，摘發奸伏如老獄吏，則皆大驚，相率斂跡。履乃改崇寬大，與民休息。知縣周以中巡視田野，爲部民所讟，捕之不獲，怒盡繫其鄉隣。履聞獄問故，立釋之，乃白以中以中益怒曰：「丞慢我。」履曰：「犯公者一人耳，其隣何罪，今繫者衆，而捕未已，急且有變，奈何？」以中意乃解。邑有淫祠，每祀輒有蛇出戶，民指爲神，履縛巫責之，沉神像於江，淫祠遂絕，爲丞六年，百姓愛之。遷安化知縣。選者按：安化，即今湖南省安化縣。大姓易氏，保險自守，「江陰侯」吳良將擊之，召履計事，履曰：「易氏逃死耳，非反也，招之當來，不來誅未晚。」良從之，易氏果至。良欲籍農故爲兵者，民大恐，履曰：「世清矣，民安於農，請籍其願爲兵者，不願可勿強。」遷一濰州知州。選者按：濰州，即今山東省濰縣。山東兵常以牛羊代秋稅，履與民計曰：「牛羊有死瘠患，不若輸粟便。」他日上官令民送牛羊之陝西，他縣民多破家，濰民獨完。會改州爲縣，召履還，濰民皆涕泣奔送，履遂乞骸骨歸。

是時「河內丞」廖欽並以廉能稱。居八年，調吳江。後坐事謫戍。久之，以老病放歸。  
道河內，河內民競持羊酒爲壽，且遺之縑，須臾輿數百匹，欽固辭不得，一夕遯去。他  
若「興化丞」周舟，以績最，特擢「吏部主事」，民爭乞留，乃遣還之。「歸安丞」  
高彬，「曹縣主簿」劉郁，「衡山主簿」紀惟正，「霑化典史」杜護，皆坐事，以部  
民乞宥復其官。其後州縣之佐貳知名者，在仁官時，則「易州判官」張有聞，「壽  
州判官」許敏，「許州判官」王通靈，「璧丞」田誠，「安平丞」耿福緣，「嘉定  
丞」戴肅，「大名丞」賀禎，「昌邑主簿」劉整，「襄垣主簿」喬資，「貴池典史」  
黃金蘭，「深澤典史」高聞。英景時，則「養利判官」汪浩，「秦州判官」王思晏，  
「上海丞」張禎，「吳江丞」王懋本，「歷城丞」熊觀，「黔陽主簿」古初，「雲南  
南安州 瑛并巡檢」李保，或超遷，或遷任，皆因部民請云。

史誠祖 附吳祥等錄明史

史誠祖，解州人。選者按：解州，即今山西晉之解縣。

「洪武」末，詣闕陳鹽法利弊，太祖納之。授「汝上知縣」。

選者按：汝上，即今山東省汝上縣。為治廉平寬簡。「永樂」十七年，成祖北巡，遣「御史」考覈郡縣長吏。

賢否還言，誠祖治第一。賜璽書勞之曰：「守令承流宣化，所以安利元元。朕統御天

下，夙夜求賢，共圖治理。往往下詢民間，皆言苦吏苛急，能副朕心者，實鮮。爾敦厚老

成，恪共乃職，持身勵志，一於廉公，平賦均徭，政清訟簡，民心悅戴，境內稱安，方古良

吏，亦復何讓。特擢爾濟甯一知州，一仍視汝上縣事，其益共乃職，慎終如始，以永嘉

譽，欽哉！」并賜內醞一尊，織金紗衣一襲，鈔千貫。御史又言貪吏虐民，無若「易

州同知」張騰。選者按：易州，即今河北省易縣。遂徵下獄。誠祖既得旌，益勤於治。土田增闢，戶口繁滋，益

編戶十四里。成祖過汝上，欲徙其民數百家於膠州，誠祖奏免之。屢當遷職，輒為民

奏留闕二十九年，竟卒於任。士民哀號，留葬城南，歲時奉祀。

是時，縣令多久任。蠡縣吳祥，「永樂」時知嵩縣，至「宣德」中，闕三十二年卒於任。臨汾李信，「永樂」時由「國子生」授「遵化知縣」，至「宣德」中，闕二十七年，始擢「無爲知州」，以年老不欲赴，遂乞歸。涓縣房雷，「宣德」間爲「鄒縣知縣」，至「正統」中，闕二十餘年卒於任。吏民皆愛戴之。而「吉水知縣」武進錢本忠，有廉名，註誤罷官，父老奔走號泣乞留，郡人胡廣力保之，得還任。民聞本忠復來，空閭井迎拜。一永樂一中，卒官，民哀慕，留葬吉水，爭負土營墳。其得民如誠祖云。

貝秉彝 附劉孟雍等錄明史

貝秉彝名恆以字行。上虞人。選者按：上虞，即今浙江省上虞縣。永樂二年進士，授「邵陽知縣」。選者按：邵陽，即今湖南邵陽縣。

以憂去。補東阿。選者按：東阿，即今山東省東阿縣。善決獄，能以禮義導民。歲大祲，上平糶備荒議，帝

從之。班下郡縣。如東阿、式邑、西南。有巨浸，積潦為田害。秉彝相視，高上鑿渠，引入大

清河。選者按：大清河之故道，為黃河所奪，即今之黃河也。涸之，得沃壤數百頃，民食其利。尤善綜畫，凡廢鉄敗皮，朽索故

紙，悉藏之，暇令工匠煮膠，鑄杵擣紙絞索，貯於庫。會成祖北巡，敕有司建席殿，秉彝

出所貯濟用，工遂速竣。帝將召之，東阿耆老百餘人，詣闕自言願留貝令，帝許之。九

載考滿入都，詔進一階，仍還東阿。嘗坐累，罰役京師，民競代其役，三罰三代，乃復官。

秉彝為吏，明察而仁恕，素善飲，已仕遂已之。宣德三年卒官。時「龍溪知縣」南昌

劉孟雍，「鄒縣知縣」龍溪朱瑤，「建安知縣」崑山張準，「婺源知縣」建安吳春

「欽縣知縣」江西樂平石啓宗，皆有惠利，民率懷思不忘云。

萬 觀 錄 明 史

萬觀，字經訓，南昌人。

選者按：南昌，即今江西省南昌縣。

弱冠，成一永樂二十九年進士，帝少之，令歸肄學。

尋召爲一御史，一改「嚴州知府」。

選者按：嚴州，即今浙江省建德縣。

府東境七里瀧，有漁舟數百艇，時剽

行旅。觀編十舟爲一甲，令畫地巡警，不匝月，盜屏跡。乃勸學校，勸農桑，奏減織造，以

銀代絲稅，民皆便之。九年，考績，治行爲海內第一。旣以憂去，將除服，嚴州民豫上章

願復得觀爲守，金衢民亦上章乞之。

選者按：金衢，即今浙江省之金華縣及衢縣也。

朝廷異焉。補平陽府。

選者按：平陽府，即今浙江爲縣，非府。

政績益茂。有芝生堯祠棟上，士民皆言「使君德化所致」。觀曰：「太守知奉

職而已。『芝非吾事也。』考滿，擢「山東布政使」。

選者按：明太祖分全國為十三布政司，每司置一布政使，管理全省之民政及財政，是為一省之最高長官，與清之

政布使不同。卒於官。

### 王源錄明史

王源字啓澤，龍巖人。選者按：龍巖，即今福建省龍巖縣。「永樂」二年，擢進士，授「庶吉士」。改「深澤知

縣」。選者按：深澤，即今河北省深澤縣。修學舍，築長隄，勸民及時嫁娶，革其爭財之俗。數上書論事，被詔徵

入都。又論時政得失，忤旨，下吏會赦，復官，奏免逋負。歲饑，輒發粟振救。坐是被逮，民

爭先輸納，得贖，還召為「春坊司直郎」。選者按：「春坊」，太子官，太子官有「侍書府」，下置左右「春坊」，比於「中書」；「司直郎」，比於「尚書省」，下置左右「春坊」，比於「中書」；「司直郎」，比於「尚書省」，下置左右「春坊」，比於「中書」。

侍諸王講讀。遷衛府「紀善」。移「松江同知」。奏捐積逋數十萬石，以

掌領勸宮條糾事敗等事。

母老乞歸養。服闋，除「刑部郎中」。英宗踐阼，擢廷臣十一人爲「知府」，賜宴，及敕乘傳行，源得潮。選者按：潮州之舊治，即今廣東省之潮安縣。府城東有廣濟橋，歲久半圯壞，源歛民萬金重築之。以其餘建亭，設先聖四配十哲像，刻齋田呂氏鄉約，擇民爲約正，約副，約士，講肄其中，而時偕寮案董率焉。（中略）會杖一民死，民子訴諸朝，并以築橋建亭爲源罪，逮至京，罪當贖徒，潮人相率叩闕，乃復其官。久之，乞休，潮人奏留不獲，祠祀之。

翟溥福 錄明史

翟溥福，字本德，東莞人。選者按：東莞，即今廣東省東莞縣。「永樂」二年進士，除「青陽知縣」。選者按：青陽，即今安徽省青陽縣。「正統」之，移新淦。選者按：新淦，即今江西省新淦縣。遷「刑部主事」，進「員外郎」，爲「尙書魏源所器」。



元年七月，詔舉廷臣堪爲郡守者，源以溥福應，乃擢「南康知府」。先是，歲歉，民擅發富家粟，及收取漂流官木者，前守悉坐以盜，當死者百餘人，溥福閱實杖而遣之。地濱鄱陽湖，舟遇風濤，無所泊，爲築石堤百餘丈，往來者便之。廬山白鹿書院廢，溥福倡衆興復，延師訓其子弟，朔望躬詣講授。考績赴部，以年老乞歸，「侍郎」趙新嘗撫江西，大聲曰：「翟君此邦第一賢守也，胡可聽其去！」懇請累日，乃許之。辭郡之日，父老爭贖金帛，悉不受，衆挽舟涕泣，因建祠湖堤祀之。又配享白鹿書院之三賢祠，三賢者，「唐」李渤，「宋」周敦頤，朱熹也。

李信圭 錄明史

李信圭，字君信，泰和人。

選者按：泰和，即今江西省泰和縣。

「洪熙」時舉賢良，授「清河知縣」。

選者按：清河，即今縣江蘇省淮陰縣。

瘠而衝，官艘日相衝，役夫動以千計，前令請得沐陽五百人

遷者按沐陽即今江蘇省沐陽縣

爲助。然去

家遠，艱於衣食，信圭請免其助役，代輸清河浮征三之二，兩邑便之。俗好發塚縱火，信圭設教戒十三條，令里民書於牌，月朔望儆戒之，且令書其民勤惰善惡以聞，俗爲之變。「宣德」三年，上疏言：「本邑地廣人稀，地當衝要，使節繹絡，日發民挽舟，丁壯旣盡，役及老穉，妨廢農桑。前年一兵部一有令，公事亟者，舟予五人，緩者則否，今此令不行，役夫無限，有一舟至四五十人者；凶威所加，誰敢詰問？或遇快風，步追不及，則官舫人役，沒其所齎衣糧，俾受寒餒。乞申明前令，哀此憚人。」從之。八年春，又言：「自江淮達京師，沿河郡縣，悉令軍民挽舟，若無衛軍，則民夫盡出。有司州縣歲發二三千人，晝夜以俟，而上官又不分別雜泛差役，一體派及。致土田荒蕪，民無蓄積，稍遇歉歲，輒老穉相攜，緣道乞食，實可憫傷。請自儀真抵通州

蘇州府

盡免其雜徭，俾得盡力農田，兼供夫役。」帝亦從之。自是他郡亦蒙其澤。

正統元年，用侍郎章敞薦，擢知蕪州。選者按：蕪州，即今湖北省蕪湖縣。清河民詣闕乞留，命以知州理縣事。民有湖田數百頃，為淮安衛卒所奪，民代輸租者六十年，信圭奏之，詔還民。饑民攘食人一牛，御史論死八人，信圭奏之免六人。天久雨，淮水大溢，沒廬舍畜產甚衆，信圭奏請振貸，并停歲辦物件，及軍匠廚役清河人夫，報可。南北往來道死不葬者，信圭為三大塚瘞之。十一年冬，尚書金濂薦擢處州知府。選者按：處州，即今浙江省麗水縣。其在清河已二十二年矣。未幾，卒於官。清河民為立祠祀之。（下略）

李 湘 錄明史

李湘，字永懷，泰和人。永樂中，由國子生，理刑都察院。以才擢東平

知州。

遷者按：東平即今山東省東平縣。

常祿外一無所取；訓誡吏民，若家人然。城東有大村壩，源出岱

嶽，雨潦輒爲民患，奏發丁夫隄之。州及所轄五邑地多荒蕪，力督民懇闢，公私皆實。

會舊官還任，將解去，民羣乞於朝，帝從其請。成祖晚年數北征，令山東長吏督民轉

餉，道遠多死亡，惟東平人無失所。奸人誣湘，苛歛民財，訐於一布政司，一縣民千三

百人走訴「巡按御史」。

遷者按：「巡按御史」出駐在各省之「御史」也。

暨布按二司，力白其冤。耆老七十人復奔

伏闕下，發奸人誣陷狀，及一布政使一繫湘入都，又有耆老九十人隨湘訟冤。一通

政司「以聞」。

遷者按：「通政司」掌受內外章奏之官署也。

下刑曹閻實，乃復湘官，而抵奸人於法。蒞州十餘年，至

「正統」初，詔大臣舉郡守，尙書胡濙以湘應，遂擢「懷慶知府」，一東平民扶攜老

幼，泣送數十里。懷慶有軍衛，素挾勢厲民，湘隨時裁制，皆不敢犯。居三年卒。

趙 豫 附趙登等錄明史

趙豫，字定素，安肅人。

選者按：安肅，即今河北省徐水縣。

燕王起兵，下保定，豫以諸生督賦守城。永樂

五年，授「泌陽主簿」。

選者按：泌陽，即今河南省泌陽縣。

未上，擢「兵部主事」，進「員外郎」，內艱起

復。「洪熙」時，進「郎中」。「宣德」五年五月，簡廷臣九人爲「知府」，豫得松江

選者按：松江，即今江蘇省松江縣。

奉敕往時，衛軍恣橫，豫執其尤者，杖而配之邊，衆遂帖然。一意拊循，與

民休息，擇良家子，謹厚者爲吏，訓以禮法，均徭節費，減吏員十之五。「巡撫」周忱

有所建置，必與豫議。及清軍御史李立至，專務益軍勾及姻戚同姓，稍辨則酷刑榜

掠，人情大擾，訴枉者至一千一百餘人，鹽司勾竄丁亦累及他戶，大爲民害，豫皆上

章極論之，咸獲蘇息。有詔減蘇松官田重租。

選者按：蘇松，即蘇州松江也。

豫所轄華亭上海二縣，

今之松江，上海，即今之上海也。

減去十之二三。「正統」中，九載考績，民五千餘人，列狀乞留，「巡按御史」

以聞，命增二秩，還任。及十年春，大計羣吏，始舉卓異之典，豫與「甯國知府」袁旭皆預焉。賜宴及襲衣，遣還。在職十五年，清靜如一。日去郡，老穉攀轅，留一履以識。遺愛。後配享周忱祠。方豫始至，患民俗多訟，訟者至，輒好言諭之曰：「明日來。」衆皆笑之。有「松江太守」明日來之謠。及訟者踰宿，忿漸平，或被勸阻，多止不訟。始與豫同守郡者，蘇州况鍾，常州莫愚，吉水陳本深，溫州何文淵，杭州馬儀，西安羅以禮，建昌陳鼎，並皦皦著名績，豫尤以愷悌稱。

是時列郡長吏以惠政著聞者，「湖州知府」祥符趙登，秩滿當遷，民詣闕乞留，增秩再任。自「宣德」至「正統」，先後在官十七年。登同里岳璿繼之，亦有善政，民稱爲趙岳。「淮安知府」南昌彭遠，被誣當罷，民擁中官舟，乞爲奏請，宣帝命復留之。「正統」六年，超擢「廣東布政使」。荊州知府「大庾劉永」遭父喪，軍民萬人千餘人乞留，英宗命奪情視事。「鞏昌知府」鄞縣戴浩，擅發邊儲三百七十石振

饑，被劾請罪，景帝原之。徽州知府孫遇，秩滿當遷，民詣闕乞留，英宗令進秩視事；先後在官十八年，遷至河南布政使。惟袁旭在甯國為「督學御史」程富所誣劾，逮死獄中，而甯國人惜之，立祠祀焉。

會 泉 錄 明 史

會泉泰和人。「永樂」十八年進士，遷「庶吉士」。遷者按：「庶吉士」翰林院中之官名也。改「御史」。「宣德」初，

「都御史」邵玘甄別屬寮，泉謫「汜水典史」卒。遷者按：汜水，即今河南省汜水縣。「正統」四

年，「河南參政」孫原貞。遷者按：「參政」官名，參知政事之屬。「明」於各省「布政司」置左右參政。上言「泉」操行廉潔，服官勤敏，不

以降黜故有偷惰心。躬督民闢荒土，收穀麥，伐木材，備營繕，通商賈，完通責，官有儲

積民無科擾造舟楫置棺槨瞻民器用百姓婚喪不給者咸資於泉死之日老幼巷哭臣行部汜水泉沒已三年矣民懷其惠言輒流涕雖古循吏何以加茲若使海內得泉等數十人分治郡邑可使朝廷恩澤滂流物咸得所雖在異代猶宜下詔褒美而獎錄未及官階未復使泉終蒙貶謫之名不獲顯於當世良可矜恤請追復泉爵褒旣往以風方來一帝從之。

周 濟 錄明史

周濟字大亨洛陽人永樂中以舉人入太學歷事「都察院」「都御史」劉觀薦爲「御史」固辭「宣德」時授「江西都司斷事」

選者按：「都司」即「都指揮使司」之簡稱「明」之「都指揮使司」掌一省之軍政



「斷事」或即軍法官也。艱歸。補湖廣。一「正統」初，擢一御史。大同鎮守中官，以驕橫聞，敕濟往廉

之。濟變服負薪入其宅，盡得不法狀。還報，帝大嘉之。已，巡按四川威州土官董敏王

允相讎殺，選者按：威州，即今四川若之屬中縣土官，即董苗種等土人之官也。詔濟督官兵進討。濟曰：「朝廷綏安遠人，宜先撫而

後征。」馳檄諭之，遂解。十一年，出為「安慶知府」。選者按：安慶，即今安徽省之懷寧縣。歲比不登，民間鬻子

女充衣食，方舟而去者相接。濟借糴以振，而禁鬻子女者。且上疏請免租，詔許之。

全活甚衆。又為定婚喪制，禁修費，愆嫁葬期者有罰。風俗一變。饑民聚掠富家粟，富

家以盜劫告濟，下令曰：「民饑故如此，然得穀當報一太守」數，「太守」當代爾

償。」掠者遂解散。濟卒，官民皆罷市巷哭云。

范希正 附燕雲等錄明史

范希正，字以貞，吳縣人。遷者按：吳縣，即今江蘇省之吳縣。宣德三年，舉賢良方正，授曹縣知縣。遷者按：曹縣，即今山東曹縣。

有姦吏受賕，希正按其罪，械送京師，吏反誣希正他事，坐逮。曹民八百餘人詣京白：「通政司一言希正廉能，橫爲姦吏誣枉。」侍郎許廓以公事過曹，曹父老

二百餘人遮道稽顙泣言：「朝廷奪我賢令。」事並聞帝，乃釋希正，使還縣。一正統

十年，山東饑，惟曹以希正先積粟，得無患。「大理寺丞」張驥振山東聞之，因請

升曹縣爲州，而以希正爲一知州，一從之。時州民貧，官馬不能償，多逃竄。希正節公

費，代償九十餘匹，逃者皆復業。吉水人誣曹富民殺其兄，連坐甚衆，希正密移吉水

按其人姓名皆妄，事得白。治曹二十三年，歷一知州，一再考，乃致仕。當是時，「潞州

知州」咸甯燕雲，「徐州知州」楊祕，「全州知州」錢塘周健，「贛州知州」張需，

一定州知州」王約，皆大著聲績。祕健進秩視事，約明詔旌異，需忤太監王振，戍邊，人尤惜之。而得民最久者，無若希正。與一甯州知州」劉綱。綱字之紀，禹州人。建文」二年進士。由一府谷知縣」遷是職。蒞州三十四年。仁宗」賞賜酒饌，人以爲榮。「正統」中，請老去，民送之，涕泣載道。及卒，甯民祀之狄仁傑祠中。其孫卽大學士字也。

段 堅 錄明史

段堅，字可大，蘭州人。

遷者按蘭州，卽今甘肅省蘭縣。

早歲受書，卽有志聖賢。舉於鄉，入「國子監」。景

泰一元年，上書請悉徵還四方「監軍」，罷天下佛老宮，疏奏不行。五年，成進士，授

「福山知縣」

選者按：福山，即今山東省福山縣。

刊布小學，俾士民講誦，俗素陋，至是一變，村落皆有絃誦。

聲。「成化」

初賞敕旌異，超擢萊州知府。

選者按：萊州，即今山東省之掖縣。

期年，化大行，以憂去，服除，

改知南陽召州。

選者按：召州，或即今河南省南召縣。

縣學官，具告以古人為學之指，使轉相勸誘，創志學書

院，聚秀民講說五經要義，及濂洛諸儒遺書，建節義祠，祀古今烈女，訟獄徭賦，務底

於平。居數年，大治，引疾去，士民號泣送者，踰境不絕。及聞其卒，立祠春秋祀之。堅之

學，私淑河東薛瑄，務致知而踐其實，不以謾聞取譽，故能以儒術飾吏治。（下略）

### 陳 鋼 錄明史

陳鋼，字堅遠，應天人。

選者按：應天，即今之南京也。

舉「成化」元年鄉試，授黔陽知縣。

選者按：黔陽，即今湖南省黔陽縣。

陳

鋼

明

二七九

俗居喪好擊鼓歌舞。鋼教以歌古哀詞，民俗漸變。縣城當沅湘合流，數決壞廬舍，鋼募人採石墊隄千餘丈，水不為害。南山厓官道數里，徑窄甚，行者多墮厓死，鋼積薪燒山，沃以醴，拓徑丈許，行者便之。鋼病，民爭籲神，願減已算益鋼壽。遷長沙通判。

遷者按長沙，即今湖南長沙縣。通判參知府州政事之官也。

監修吉王府第，工成，王賜之金帛，不受，請王故殿材，修岳麓書

院。王許之。弘治元年，丁母憂，歸卒。黔陽長沙並祠祀之。

丁 積 錄明史

丁積，字彥誠，寧都人。

遷者按寧都，即今江西會寧縣。

「成化」十四年進士，授新會知縣。

遷者按新會，即今廣東省新會縣。

即師事邑人陳獻章，為政以風化為本，而主於愛民。中貴梁芳，邑人也，其弟長橫於

鄉責民逋過倍，復訴於積，積追券焚之，且收捕繫獄。由是權豪屏跡。申「洪武」禮制，參以朱子家禮，擇耆老，誨導百姓，良家子隨業聚廡下，使日誦小學書，親爲解說，風俗大變。民出錢輸官供役，名均平錢；其後吏貪，復令甲首出錢供用，曰當月錢，貧者至鬻子女，積一切杜絕。俗信巫鬼，爲痛毀淫祠。旣而積以疾卒，士民聚哭於途，有一軀夜哭極哀，或問之曰：「來歲當甲首，丁公死，吾無以聊生矣！」

唐 侃 錄明史

唐侃，字廷直，丹徒人。遷者按丹徒，即今江蘇省之鎮江也。正德一八年，舉於鄉，授永豐知縣。遷者按永豐，即今江蘇省永豐縣。之官，不攜妻子，獨與一二童僕，飯蔬豆羹，以居。久之，吏民信服。永豐俗刁訟尙鬼，尤

好俳優，侃禁止之。進武定知州。選者按武定，即今山東省惠民縣也。會清軍籍，應發遣者至萬二千人，侃

曰：「武定戶口三萬，是空半州也。」力爭之。又有議徙州境，往駭河者。選者按：徙駭河，即今山東省之徒駭河。

侃復言不宜賤民財，填溝壑，事並得寢。章聖皇太后葬承天。選者按：承天，即今湖北省之鍾祥縣。諸內奄迫

脅所過州縣吏，索金錢，宣言供張不辦者死。州縣吏多逃，侃置空棺旁舍中，奄迫之

急，則給至棺所，指而告之曰：「吾辦一死，金錢不可得也。」諸奄皆愕，貽去。稍遷

刑部主事。一卒初，侃少時從丁璣學，鄰女夜奔之，拒勿納。其父坐繫，侃請代，不得，藉

草寢地，逾歲，父獲宥，乃止。其操行貞潔，蓋性成也。

湯紹恩 錄明史

湯紹恩，安岳人。選者按：安岳，即今四川省之安岳縣。父佐，「弘治」初進士，仕至「參政」。紹恩以「嘉靖」

五年擢第十四年由一戶部郎中一遷「德安知府」

遷者按德安府之舊治，即今湖北之安陸縣。尋移紹興。

興即今浙江會稽縣。爲人寬厚長者，性儉素，內服疏布，外以父所遺故袍襲之。始至，新學宮，廣設

社學，緩刑罰，恤貧弱，旌節孝，民情大和。山陰會稽蕭山三邑之水。

遷者按山陰即今浙江省紹興縣會稽亦即今之紹興縣。

蕭山，則爲今之蕭山縣也。匯三江口入海，潮汐日至，擁沙積如邱陵。遇霪潦，則水阻沙不能驟洩，良田

盡成巨浸。當事者不得已，決塘以瀉之。塘決則憂旱，歲苦修築。紹興遍行水道，至三

江口，見兩山對峙，喜曰：「此下必有石根，余其於此建閘乎。」募善水者探之，果有

石脈橫亘兩山間。遂興工，先投以鐵石，繼以籠盛鰓屑沉之。工未半，潮衝蕩不能就，

怨讟煩興。紹恩不爲動，禱於海神，潮不至者累日，工遂竣。修五十餘尋，爲閘二十有

八，以應列宿。於內爲備閘三，曰經、濩、曰撞。塘曰平水，以防大閘之潰。閘外築石隄四

百餘丈，扼潮，始不爲閘患。刻水則石間俾後人相水勢，以時啓閉。自是三邑方數百

里間，無水患矣。士民德之，立廟閘左。歲時奉祀不絕。屢遷山東「右布政使」致仕



徐九思 錄明史

徐九思，貴溪人。

遷者按貴溪，即今江西省貴溪縣。

嘉靖中，授句容知縣。

遷者按句容，即今江蘇省句容縣。

始視事，恂恂若不

能，俄有吏袖空牒竊印者，九思摘其姦，論如法。郡吏爲叩頭請，不許。於是人人懍恐。爲治，於單赤務加恩，而御豪猾特嚴。訟者挾不過十，諸所催科，預爲之期，逾期，令里老逮之而已。隸莫敢至鄉落。縣東西通衢，七十里，塵土積三尺，雨雪泥沒股。九思節公費，蠶以石，行旅便之。朝廷數遣中貴醮神三茅山，縣民苦供應，九思搜故牒，有鹽引金，久貯於府者，請以給賞，民無所擾。歲侵，穀湧貴，一巡撫發倉穀數百石，使平

價糶，而償直於官，九思曰：「彼糶者皆豪也，貧民雖平價不能糶。」乃以時價糶其中，還直於官，而以餘穀煮粥食餓者，穀多則使稱力分負以去。其山谷遠者，則就旁富人穀，而官爲償之。全活甚衆。嘗曰：「卽天子布大惠，安能人人蠲租賜復，第在吾曹酌緩急而已。」久之，與「應天府尹」不合，爲「巡撫」所劾，吏部尙書「熊浹」知其賢，特留之。積九載，遷「工部主事」，一歷「郎中」。治張秋河道。漕河與鹽河近而不相接，漕水溢則汎，濫爲田患。九思議築減水橋於沙灣，俾二水相通。漕水溢則有所洩，以入海而不侵田，少則有所限，而不至於涸。工成，遂爲水利。時「工部尙書」趙文華視師東南，道河上，九思不出迎，遣一吏齎牒往謁，文華嫚罵而去。會遷「高州知府」，一遷者按高州，卽今廣東省之茂名縣。文華歸修舊怨，與「吏部尙書」吳鵬合謀構之，遂坐九思老致仕。句容民爲建祠茅山。九思家居二十二年，年八十五，抱疾抗手曰：「茅山迎我。」遂卒。

龐 嵩 錄明史

龐嵩，字振卿，南海人。

選者按南海，即今廣東省南海縣。

「嘉靖二十三年，舉於鄉，講業羅浮山，從遊者雲集。

二十三年，歷一應天通判，進「治中」。先後凡八年，府缺尹，屢攝其事。始至，值歲饑，上官命督振。公粟竭，貸之巨室富家，全活者六萬七千餘人。乃蠲積逋，緩征徭，勤勞徠，復業者，又十萬餘人。留都民苦役重，力爲調劑，凡優免戶，及寄居客戶，詭稱官戶，寄莊戶，女戶，神帛堂匠戶，俾悉出以供役，民困大蘇。江甯縣葛仙永豐二鄉，頻遭水患，居民止存七戶，嵩爲治隄築防，得田三千六百畝，立惠民莊四，召貧民佃之，流移盡復。屢剖冤獄，戚畹王湧，舉人趙君寵，占良人妻，殺人，嵩置之法。早遊王守仁門，淹通五經，集諸生新泉書院，相與講習。歲時單騎行縣，以壺漿自隨，京府佐貳，鮮有舉其職者，至嵩以善政特聞。府官在六年京察例，而復與外察，嵩謂非體，疏請止之。

遂爲永制。遷南京刑部員外郎，進郎中。撰原刑、司刑、祥刑、明刑四篇，曰刑曹志，時議稱之。遷雲南一曲靖知府，一遷者按曲靖，即今雲南省曲靖縣。亦有政聲。中察典以老罷，而年僅五十，復從澔若水游，久之卒。應天曲靖皆祠之名宦，葛仙鄉專祠祀之。

### 張 淳 錄明史

張淳，字希古，桐城人。一遷者按桐城，即今安徽桐城縣。一隆慶二年進士，授永康知縣。一遷者按永康，即今浙江省之永康縣。

吏民素多奸黠，連告罷七令。淳至，日夜閱案牘，訟者數千人，剖決如流，吏民大駭服。訟浸減。凡赴控者，淳卽示審期，兩造如期至，片晷分析，無留滯。鄉民裹飯一包，卽可畢訟，因呼爲「張一包」，謂其敏斷如包拯也。巨盜盧十八，剽庫金，十餘年不獲，御史

以屬淳。淳刻期三月必得盜，而請「御史」月下數十檄，及檄累下，淳陽笑曰：「盜遁久矣，安從捕？」寢不行。吏某婦，與十八通，吏頗爲耳目，聞淳言，以告十八，十八意自安。淳乃令他役詐告吏負金，繫吏獄，密召吏責以通盜死罪，復教之請以婦代繫，而已出營賞以償，十八聞，亟往視婦，因醉而禽之。及報「御史」，僅兩月耳。民有睚眦嫌，輒以人命訟，淳驗無實，卽坐之，自是無誣訟者。永人貧，生女多不舉，淳勸誠備至，貧無力者，捐俸量結，全活無數。歲旱，劫掠公行，下令劫奪者死，有奪五斗米者，淳伴取死囚杖殺之，而榜其罪曰：「是劫米者。」衆皆懾服。久之，以治行第一，赴召去。永甫就車，顧其下曰：「某盜已來，去此數里，可爲我縛來。」如言跡之，盜正濯足於河，繫至，盜服辜。永人駭其事，謂有神告，淳曰：「此盜捕之急則遁，今聞吾去乃歸耳，以理卜何神之有？」擢一禮部主事，「歷」郎中，「謝病去。起」建甯知府，「進」浙江副使。「時浙江有召募兵，撫按議散之，兵皆洶洶，淳曰：『是憍悍者，留則有用，汰

則叵測，不若汰其老弱，而留其壯勇，則留者不思亂，汰者不能亂矣。」從之，事遂定。官終「陝西布政。」

陳幼學 錄明史

陳幼學，字志行，無錫人。

遷者按：無錫，即今江蘇省無錫縣。

「萬曆」十七年進士，授「確山知縣。」

遷者按：確山，即今河南省確山縣。

政務惠民，積粟萬二千石以備荒，墾萊田八百餘頃，給貧民牛五百餘頭，覈黃河退地百三十餘頃以賦民。里婦不能紡者，授紡車八百餘輛，置屋千二百餘間，分處貧民。建公廨八十間，以居六曹吏，俾食宿其中。節公費六百餘兩，代正賦之無徵者，栽桑榆諸樹三萬八千餘株，開河渠百九十八道。布政使劉渾成弟燦成，助妾殺妻，治

如律。「行太僕卿」陳耀文，家人犯法，立捕治之。「汝甯知府」遷者按汝甯即今河南省汝甯縣。邱度，慮

幼學得禍，言於撫按，調繁中牟。遷者按中牟即今河南省中牟縣。秋成時，飛蝗蔽天，幼學捕蝗得千三百

餘石，乃不為災。縣故土城卑且圯，給飢民粟，俾脩築。工成，民不知役。縣南荒地多茂

草，根深難墾，令民投牒者必入草十斤，未幾草盡，得沃田數百頃，悉以畀民。有大澤

積水，占膏腴地二十餘里，幼學疏為河者五十七，為渠者百二十九，俱引入小清河，

民大獲利。大莊諸里多水，為築隄十二道，障之。給貧民牛種，貧婦紡具，倍於確山。越

五年，政績茂著。以不通權貴，當考察拾遺，掌道御史擬斥之，其子爭曰：「兒自中州

來，咸言中牟治行無雙，今予殿何也？」乃已。稍遷一刑部主事，一中官採御園果者，

怒殺園夫，母棄其屍河中，幼學具奏逮置之法。嘉興人袁黃，妄批削四書，書經集註，

名曰刪正，刊行於時，幼學駁正其書，抗疏論列。疏雖留中，鏤板盡毀。以一員外郎「恤

刑畿輔，出矜疑三百餘人。進一郎中，一遷一湖州知府。遷者按湖州即今浙江省吳興縣。甫至，即捕殺豪

遷者按汝甯即今河南省汝甯縣。

惡奴有施敏者，士族子，楊陞者，人奴也，橫郡中。幼學，執敏置諸獄，敏賂貴人，囑「巡撫」檄取親翰，幼學執不予，立杖殺之。敏獄辭連故「尙書」潘季馴子廷圭，幼學言之「御史」，疏劾之下獄。他奸豪復論殺數十輩，獨楊陞畏禍斂跡，置之。己念已去，陞必復逞，遂捕置之死。一郡大治。霖雨連月，禾盡死，幼學大舉荒政，活饑民三十萬有奇。「御史」將薦之，徵其治行，「推官」閻世科列上三十六事，「御史」以聞，詔加「按察副使」，仍視郡事。久之，以「副使」督九江兵備。幼學年已七十，其母尚在，遂以終養歸。母卒，不復出。一天啓三年，起南京「光祿少卿」，改「太常少卿」，俱不赴。明年卒，年八十四矣。中牟湖州並祠祀之。



### 王天鑑

錄清史列傳

王天鑑，直隸萬全人。「順治」三年進士，授「山東恩縣知縣」。恩在古貝州地，爲河北山東要衝，一明一季爲盜藪，嘗一歲七失守。天鑑甫下車，進耆老諭之曰：「往歲之失，由人無固志耳，自今勿復逃。視「知縣」所向。」俄而賊數萬奄至城下，天鑑坐城樓，從容指揮，賊疑有伏，遂巡去。於是治樓櫓，浚隍塹，爲門五，爲樓二十，有八申條約，嚴候望，時巡徼，守具大備。復按行鄉鄙，舉古田役追胥之法，立砦十有九，礮鼓相聞。久之，得步卒萬八千人，騎士三百，屹然若重鎮。「巡按御史」疏聞於朝，屬天鑑得自治兵。是時，榆林賊未平，濟以東宵人多遙爲聲援，乘間竊發。天鑑廉得縣境賊渠數輩，夜突至其鄉，呼某某出，賊錯愕出，因盡得其情實，皆伏誅。恩境遂安。它邑有寇警，一巡撫「輒檄天鑑往」。賊據曹縣，一巡撫「督兵與諸道兵會剿」，天鑑率

所部爲前茅，冒矢石深入，諸軍踵之，復其城。一日，追賊急，陷賊中，從者才數十騎，矢且盡，日暮，賊大至，合圍數重，天鑑操短兵殊死戰，手殺傷數人，潰圍出，竟不失一騎。在恩數年，大小五十餘戰，誠俘安撫者無算，賊望見旗幟輒走。事平，招徠屯種，加意優卹，流亡復歸者踵於路。懇荒田千八百頃，建「育英書院」，課諸生，絃誦不輟。一時循良吏無出天鑑右。先後紀錄者三，「撫按」疏薦者六，民爲生祠，尸祝者五。七年，大計卓異，賜袍服，擢「禮部儀制司主事」。丁父憂歸，服除，還部。十一年，世祖章皇帝始行藉田禮，天鑑參酌古今，悉合禮宜，特命陪祀與宴，蓋異數也。遷「祠祭司員外郎」，充「山東鄉試考官」。十二年，晉「儀制司郎中」，擢「陝西河西道」。到官，與吏約曰：「側媚上官，獵民枉法，此不戈矛而盜，不知死所者也。」乃按籍討軍實，戒將弁勿以軍糈肥私橐，吏治軍政，皆爲之肅然。未幾，謝病歸。「康熙」十三年，「戶部侍郎」魏象樞疏薦天鑑，稱其有「上馬殺賊下馬治民之略」，操守清嚴，

智深勇沈，一人以為篤論，天鑑竟不出。二十年卒。

多宏安 錄清史列傳

多宏安，字君修，直隸阜城人。「順治」一五年拔貢生。通志「康熙」一二年，授「廣東靈

山縣知縣。」兵後邑甚荒殘，居無衙舍，器用匱乏，宏安處之裕如。通志力請題免積

年逋賦。阜城縣志徐行招撫，捐給牛種，流移漸復。通志民慶更生。阜城縣志迺葺城垣，創學宮，繕官

廨，除盜賊，恩威並用。靈邑草昧，實宏安開之。通志士民勒石紀其勞。通志「康熙」七年，

遷「奉天承德縣知縣。」遷者按承德縣，即今遼寧省清原縣。察挾旗抗法者，送部懲以法。滿「漢」懾服。十

一年，陞「陝西延安府靖邊同知。」十六年，補「江南淮安府山盱河務同知。」時

山陽西南高堰長隄潰決，淮水注寶應高郵，不復北出清口敵黃。

逆者按清口，在今江蘇寶應，臨縣四塘古泗水入淮之口。

亦名清河，口營爲黃淮交匯之處。

黃水遂直射裏河，運道淤淺，隨尾淮入堰，無由會清口下雲梯關。

逆者按雲梯關，在今

江蘇省淮安東北二百里大河北岸。

而趨海，故海口一帶盡墊。宏安與「總河一籌策，先築高堰，以束淮敵黃，並治爛泥淺諸故道，導清入裏河，運道乃通。且修築兩岸及河口清江大閘，暨雁

翅諸工，與淮工相表裏。然清河達雲梯關數百里，葭葦榛蕪壅塞故道，則用以水攻

沙之法，塞周橋，高潤閘，使清淮旁無所洩，而蓄全力以攻積沙。會十七年大雨，淮

水盛漲，與黃並驅入海，於是治淮治黃，治運並收成效。十九年，陞一淮安府。二十

一年，特簡一淮陽道。二十四年，陞一安徽按察使。一是冬，例應入覲，值河臣開後

下河，治高堰，上特敕大臣會勘，宏安具疏條陳，謂「高堰之工，無論下河開浚與否，

亟宜加治。至堰上加工之法，砌石工必先打地釘，湖底水深，費帑甚繁，若用板工掃

工，水勢蕩掣，尤易摧殘，若用密釘排椿碎石內灌，以敵風浪，庶爲兩全，且可節省金

錢。十餘年後，黃河刷深，則河湖之水面俱卑，而高堰下河亦可漸次就理。」疏入，部議如所請行。二十八年，轉「江西布政使。」歸里後，值黃運兩河潰溢，當事者疏請起用，會病卒。東城縣志祀靈山名宦。通志

### 白登明 錄清史列傳

白登明，字林九，奉天蓋平人，隸「漢軍鑲白旗。」「順治」二年拔貢生；五年，授「河南拓城縣知縣。」時大兵之後，所在萑苻嘯聚，登明治尙嚴肅，悉禽諸盜魁，按以法，境內晏然。憫遺黎荒殘，多方招撫，力請停止增派河夫，設條教以勸耕讀；久之，漸復舊觀。十年，考最，擢「江南太倉州知州。」甫蒞任，立四禁：衙蠹、地橫、賭博、奸淫。犯者

實重典。訪察利弊，纖悉咸周，故所摘發輒中。往往鄰境有冤抑，赴懇上官，願下州爲理。時海墻居民，因亂蕩析，登明召募開墾，復成聚落。海寇犯劉河堡，侵入腹地，登明盡力守禦，寇不得逞，遂退。十六年，復攻崇明甚急，礮聲三晝夜不絕。巡撫蔣國柱率兵策救，欲遣告師期，俱莫敢前。登明獨駕扁舟，夜半往，縮城入。衆知援至，守益力，寇乃遁。州田資劉河爲蓄洩，歲久淤塞，北派名朱涇，宋一范仲淹新塘遺跡也。登明請於上官，疏鑿五十里，復大開劉河六十里，不兩月竣事。震澤東北諸水，悉導入海，旱潦有備，民咸賴之。先是，寇氛方熾，無地籌饟，姑取雲南協饟以應急需，至是竟爲大吏所劾落職，民列治狀請留弗得，坐廢二十餘年。一康熙一十八年，以一福建總督姚啓聖，一巡撫吳興祚薦，起授高郵州知州。一值歲旱蝗，十九年又大水，請蠲勸賑，全活無算。湖決，乃築請水隄以堵之，計口授食，嚴禁吏胥剋減，役者咸踊躍從事。時吳逆初平，軍檄旁午，登明先與民約，凡供億驛夫，以四城吹笛爲號，免

奪民時，號發，皆立至，上官有所遣調，從不輕給一人，然均諒其清廉，亦無相督責者。以積勞卒於官，貧無餘資，州人醵金爲殮。二十六年，入祀名宦祠，鄉鎮諸民，各肖像立祠私祀焉。

李

燭 錄清史列傳

李燭，湖北孝感人。一順治九年舉貢生，授福建將樂縣知縣。始至，拜「宋」楊時於書院，新其祠，刻時遺書，召諸生肄業院中。嘗曰：「禮讓不興，國何由理？」每朔望，率僚佐詣觀化亭，爲縣人講鄉約。春秋行鄉飲酒禮。時至村落，問民所疾苦，勉以孝弟忠信，牧兒田婦，皆環集如嬰兒之依慈母。期月之間，縣人悉化於善，境內無。

盜賊，堂上稀鞭朴聲。性耿介，初至官，與家人約曰：『在官奉金外，皆贓也，不可以絲毫累我。』衙內有二桂方華開，嚙指之曰：『此亦官物也，擅折者必治之。』自是家人不敢簪佳華。嘗出郭省農事，從僕摘道旁一橘，顧見之，責曰：『豈可壞法自汝？』立下馬杖之，命償其值。居三年，上官有索饋者，無以應，遂去官歸。縣中老幼數萬人焚香擁馬，行至境上，皆號泣返家。繪像以祀之。『康熙』二十三年卒於家，戚友醴錢以歛，子孫常采藜藿以爲食。嚙女爲『大學士』熊賜履妻，將樂人士以公車謁選至京者，皆至賜履所問嚙起居語及治行，皆太息泣下；聞其歿，則痛哭失聲。續文獻通考

### 任辰旦 錄清史列傳

任辰旦，浙江蕭山人。『康熙』六年進士，授江蘇上海縣知縣。一縣負海戶十餘



萬歲租不下四十萬，漕復半之。異時縣徵漕，追逮纍纍，敲朴無虛日。辰旦削木爲版，有應逮者，書其姓名，使「都亭長」召之，如期而至，爭先輸納。嘗詣倉，隸人曳箠者徒手至，呼之，則寄箠中途酒家，知其不常用也。吳淞口舊設防軍，後撤之去，辰旦慮其乘發剽民財也，密請將軍行期，故邀軍主飲，宣言期須少緩，次日將軍忽下令，促卽行，辰旦厚具牛酒勞軍，軍無敢遷延他顧，居民帖然。吳淞江黃龍浦爲入海要道，去浦口三里，先建閘，資蓄洩，尋圯，「江蘇巡撫」幕天顏檄縣修治。故事修閘，必築壩，費不貲，辰旦募浙匠，仿浙地爲梁法，度基廣狹，約丈尺，伐石識石甲乙，下之水，使善泅者厝之，悉中程，卽故址疊石爲門，廣左右護隄，束水就閘，十月而工成，民不病役。上海沒水田六千餘畝，賦額未除，輸者率破家，前官屢勘虛實，實亂。至是，以慕天顏請得旨覆勘，辰旦喜曰：「此吾志也。」日往來泥沙中，蓬首垢足，按魚鱗舊冊，履畝丈量，釐其荒者，閱二月，悉白費，皆自辦，奉不足，出銀釧棉布償之。籍上，得減除額

征有差。辰日清苦自勵，在官衣木棉疏屨，廐馬無棧豆，親朋飲宴，輒從薦紳假壺榼。薦紳之賢者請其教，卻其所餽餉。浦東漁有屠蚌得大珠者，隣首之官，稱珠美色如含桃，辰旦判紙尾曰：『民自得珠，與官何涉？』首者慚去。「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儒」，放還故官。復以良吏薦入，爲「工料給事中」，連上五疏，言皆切直。遷「兵科掌印給事中」。二十年，充「湖廣鄉試考官」。二十五年，改「大理寺丞」。丁母憂歸，以前廷推事註誤落職。卒於家。著有介和堂集，並言近錄一卷。毛大可上海彙編  
紀載甚詳後

張 沐 錄清史列傳

張沐河南上蔡人。「順治」十五年進士。「康熙」元年選「直隸內黃縣知縣」。

張

沐

清

1101

潔已愛民。縣苦賦役不均，輸糧者或無田，沐令田主自首，地畝不丈而清，嚴行十家牌法，奸宄斂跡。時邑中大旱，自八月不雨至明年九月，民飢甚，沐力鑿賑卹，捐資爲倡，並勸富民貸粟，官爲書其數，俟秋穫取償，多方獎諭，人爭應之，民免轉徙。沐爲政專務德化，令民各書一爲善最樂一四字於門，以自警，注六諭，敷言俾人各誦習，反覆譬喻，雖婦孺聞之，莫不欣欣嚮善也。五年，坐事免，民惜其去，如失父母。十八年，以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象樞薦，起授四川資陽縣知縣。一方赴部時，途出內黃，民遮道慰問，日僅行數里，有遠送至境外者。旣抵資陽任，值吳逆據瀘州，相去僅七百里，羽檄往來如織，城中人戶不滿二百，沐入山招撫，量爲調發，供夫驛不缺。吳逆平，以老疾乞休。沐自幼勵志聖賢之學，初官內黃，講學一明倫堂，一邑中及鄰境請業者恆數百人。湯斌過境，與語大悅，遺書孫奇逢，稱其任道甚勇，求道甚切。沐因以禮幣迎奇逢，至內黃講學，俾多士知所宗仰。及在資供億軍興之暇，猶進諸生諄諄誨

導不倦。歸里後，卜居東岡，日與湯斌係奇逢往來議論，力以闡明正學爲己任。應聘主「遊梁書院」，兩河之士，翕然依歸，多所成就。年八十三卒。著有道一錄等書。

韓 蓋 光 錄清史列傳

韓蓋光，字篤臣，直隸高陽人。順治十八年進士。康熙九年，授河南中牟縣知縣。一冉觀風碑公理，改去思不記。縣北界黃河，河一漫決，則平田爲壑。冉觀風碑南端，故渠也。故明時，知縣陳幼學，嘗濬渠百九十有六，河南志。以備河患，南漳志。歲久漸淤，而縣東蓋寨里之渠，冉觀風碑。南境張村寺之正禮陂，冉觀風碑，張村寺碑，清正禮陂碑記。西北南梁里吳家堂之河，南漳志。湮塞尤甚。夏秋霖雨，輒害稼。蓋光皆因故道，大加疏濬，溝洫深通，水有所洩，民食其利。蓋寨碑。縣土

多瘠少沃，若南境之楊橋舟觀里楊橋折地碑記及晶澤里，皆沙薄不可耕；舟觀里楊橋折地碑記田賦自明時

原分上中下三等行折，國朝定鼎，兵燹之餘，舊籍無存，有司遂一概按畝起科，或有

隄堰所壓無田而有糧者，二十年相承，民以大困，逃亡者衆。蓋光躬履畝，洞知其苦。

舟觀里楊橋折地碑記乃廣招徠，貸牛種，建墾荒折地之議，請於一河南巡撫一修鳳彩著爲令，舟觀里楊橋折地碑記

舟觀里楊橋折地碑記久之，得新墾田百三十頃，不報升科，而以新賦代舊糧，於是楊橋麟地，每頃獲

折十有五畝，舟觀里楊橋折地碑記晶澤里之田，獲折六十餘頃，隄所覆沒，則除其征；國課無遺，民亦

不病，逃者日漸復業，舟觀里楊橋折地碑記榛蕪化爲平疇，衆皆稱其有撫字之仁，兼催科之智。舟觀里楊橋折地碑記

舟觀里楊橋折地碑記往時弊政，若漕米私幫，驛站支應，皆民所苦，蓋光盡革之。又以其暇修學宮，建書

院，文教蔚起。在任六年，以內擢去，士民感頌，臚其善政，刻石志之。韓公總政一康熙五

十二年，祀名宦。河南通志卷五十五

孫 蕙 錄清史列傳

孫蕙，字樹百，山東清河人。「順治」十八年進士。王士禛「康熙」八年，知寶應縣。

雍正朝揚州府志名宦傳

前官相繼貪殘，雜派視正供數倍，富人盡貧。至是，淮黃俱決，雍正朝揚州府志湖水洶

湧，縣田廬盡沒，民貧益不可狀。蕙至，首除雜派，焚其籍，并革馬戶官農繙單等色。目

歲省費以鉅萬計。自淮不出清口黃水灌淤漕渠，道光朝應縣志名宦傳歲徵夫七千二百，濬四

十日，漕乃通。蕙不忍勞民，徵夫少，濬不如法，雍正朝揚州府志一河道都御史羅多怒，將劾治

之。是時，民德蕙甚，走環一都御史一署號泣者幾萬人，羅多曰：「工六日竣，貸令一

雍正朝應縣志士民感憤，不呼而至者萬餘人，爭負畚鍤築隄堰，國朝詩三晝夜工成。羅多驚喜，

而蕙譽望益著。雍正朝應縣志士民繪圖紀其事於石，國朝詩先是，「明」設鳳陽倉，歲輸粟，食護

陵兵，號鳳米，道遠，又涉洪澤湖，風浪靡常，民甚苦其役。至國朝，罷護陵兵，而設倉如

故米既由淮達鳳陽，而淮兵之護漕者，又自鳳陽運米歸，兩不便。蕙請以寶應鳳米解淮食淮兵，一漕運都御史一帥顏保深然之，上疏如蕙請，遂得免解鳳陽故事。兵船繹夫，每站給銀一錢一分，奏銷舉乃給，或遲至一二年，民不被實惠。又兵船未至時，先集夫羈之，輒曠旬日不得治生業。三藩叛時，兵船尤數，蕙察驛，設水陸夫可六七百人，借庫項先期給銀如額，令治生業如故。兵至乃集，民既受官銀，無敢後期者。故兵屢過，而民無擾。一布政使一慕天顏，其器蕙，蕙因請曰：『清水潭決口未塞，高寶諸邑田沒於水者，冬春暫涸，夏秋復沒如故；縱他日隄成不沒，而阡陌廬舍盡壞，芟芻之屬暢茂，填擁芟除，視壑荒尤難。須三年起科，廣招徠，勸開墾，流移者庶有復業日耳。』會天顏入覲，奏蕙語，允之。淮揚民頌天顏與蕙不衰。蕙治寶應六年，崑以愛民爲急，不自計利害。升沈原修說有喬樂吾者，富饒，居柘溝，隣村盜郭某往劫，無所得，因心恨之。郭以它案發，誣樂吾同爲盜，一按察使一陳秉直，令名捕蕙以百

口保樂吾，秉直不可，蕙召樂吾使自赴訴，秉直先入蕙言，又見樂吾老甚，遂白其誣。生員湯輝祚，有僕女嫁喬華楚，與輝祚鄰，有隙，華楚子投充旗下，挾旗主至邑，指有貂裘金爐藏輝祚家，擁輝祚入縣署，勢張甚。蕙執華楚父子笞之五十，且上其事，旗主懼而遁去。淮揚道副使一張登選，舉寶應富室姓名詢之，蕙正色曰：「此非公所宜問。」登選慚而止，其伉直無所阿避多此類。孫楚傳十五年，以卓異擢授一戶部給事中，一 雍正朝揚州府志上疏論優人錢永等不宜官縣令，又論一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官，一不宜用任子，望祖深然之。後有薦永者，詔以曾被蕙劾不許。又上疏陳秦省運糧苦，請豁免閒架稅至數十萬，皆得旨如所請行。重脩寶應縣志未幾，以憂去，遂卒於家。雍正朝揚州府志

也。四庫全書提要



張瑾 錄清史列傳

張瑾，字去瑕，江南江都人。康熙二十二年舉人。十九年，授雲南昆明縣知縣。時吳逆初平，故軍衛田隸藩府者，租素重，沿爲額徵，及軍興後，官司府署器用，皆里民供應，而取給於縣，故昆明之徭尤重於賦。瑾請大吏，求奏減其賦，不可。乃置畫荒地，招流亡，給牛種，薄其徵，以濟軍衛之賦。一年，墾田千三百七十畝，三年得萬餘畝，則又以均其徭。里蠹無科派，奸民無包收，諸侵漁弊皆絕。民舊供縣署公費日十金，瑾曰：「吾食祿於君，不食傭於民。」革之。「總督」謂之曰：「陳仲子能理劇乎？」又問：「令家幾何人？」對曰：「子一，客二人，僕二人。」矚之信，其子且無夜寢之地，諸臺司皆驚異，自公費除，而上之取給者亦減少矣。昆明池受四山之水，夏秋暴漲，挾沙石怒流入昆明湖，河沙石壅塞，水乃溢浸瀕池田，歲用民力濬之。晉寧州者，界於

昆明受東南諸箐之水，舊迹有河道入江，上官議鑿之，以通閘河。按地勢爲圖，白於臺司曰：「一河不能兩受，閘河獨受昆明之水，已不能吐納沙石，旁溢爲害，豈可更受晉甯水乎？且其地高若建，嶺沙石壅確尤甚，殆不可治。」臺司一持之堅，則指圖爭曰：「高下在目，何忍陷民於死！」同官皆失色。「總督」范承勳曰：「縣令言是也，」議乃寢。縣有止善春登利城諸里田，坳埕錯出，不旱則澇，瑾廉得旁近有白沙馬裏清水三河，可資箐洩，年久故道塞，親操板畚帥民浚，治三月河復，田以常稔。大小東門外，舊皆市兵，後爲墟，盜賊窟其中，爲創造室廬以居流亡，移城中騾馬羊諸市實之，貨廬牧場相比，盜無所託足，遂絕。安阜園者，吳逆之園也，請於「臺司」以食孤貧廢疾而無告者。是時上官多賢者，每倚信瑾，某一兵備「欲以流民所墾田牧馬，求之期年，瑾不與，久亦稱其直。」一將軍「僕李殺人，」按察使「置酒爲請，陽諾之，退而正其罪。」巡撫「僕之子，謀奪士人聘妻，卽縣堂令士人行合巹禮，判

曰：「法不得娶有夫之婦，婦乘我車，墮乘我馬，役送之歸，有奪者治其罪。」梁嘉穆爲歌詩以傳之。初至，積案滯獄以數百，斷訖皆當。後一省疑獄，皆付瑾治，屢有平反。有大豪侮搢紳者，過其門停輿執以歸，將杖，聞其妻病乃止，而頌繫之。明日，縉紳爲請，卽釋之。或問其故，曰：「縉紳力終不足勝豪，豪暴戾，又有病婦，杖之益與縉紳仇，後事不已，不若我爲惡而歸德於縉紳，怨可解。」其委曲以安民生如是。居三年，病卒。士民數千人奔哭，已而相咎曰：「恨未圖其象。」有祁洪謙者，陝西人，曾有獄於縣，受瑾教戒，感而圖象藏於家，於是城內外皆相傳寫。請祀名宦。祭日諸司皆至，爲

立遺愛碑。蘇頌

蘇頌

張 壩 錄清史列傳

張壩，江蘇長洲人。

遷居按昆州縣，即今江蘇吳縣。

以官學教習，議叙一知縣。康熙二十七年，選河南

登封縣。登封自一明一季遭寇亂，逮入本朝，比歲不登，民多失業。壩至，除私歛，招流亡，督之耕種，復相土宜，課民植木棉，及諸果實。蒞官甫五月，大修學宮，復一嵩陽書院，一延耿介爲之師，導諸生以程朱之學。自縣治達郊鄙，立學舍二十一所，課諸童子，以時巡閱，正句讀，導之以揖讓進退之禮，聞者皆灑然易慮。間策蹇驢歷民間，問所苦。有小爭訟，輒從阡陌間決之。縣西境有呂店者，俗好訟難治，壩察里長張文約賢，舉爲一鄉約，一禮遇之，俾行化導，俗爲一變。甲長申爾瑞負稅，且受杖，路拾人輸稅金，疾走衙，俟失金者反之。壩詰爾瑞曰：「爾既拾遺，充稅可免責，何爲其反人也？」一對曰：「小人安命，嘗受責，終不利人財。」壩曰：「義哉！奇男子也！」舉爲鄉約，旌

其門。後有王淮寶、魏光大、秦瓚，皆拾道金而反失者。邑民高鵬舉死，妻孟氏年少，舅欲強嫁之，孟氏哭夫墓，將自縊，壩適微行，問其故，乃給之銀布，勸還家，而免其徭。歲時存問，俾終其身。縣故多胥役，時獄訟日夥，姦僞無所容，諸胥多自引去。其更番執事者，退則操耒耜爲農，以在官無所得錢也。開萼嶺二百里，復古轅轅路，建古賢令祠，修鄆公墓。歲三月，率民致祭。鄆公名廷誨，「崇禎」末爲一登封令，「守城抗賊死者也。」（中略）壩在官五年，民知向方，生聚日盛，家設位，旦夕尸祝，大書「官清民樂」於門。耿介嘗歎曰：「年來嵩疑問別一世界矣。」二十二年，以卓異，薦陞「廣西南甯通判」。去之日，民遮道痛哭，立祠於四鄉，肖像以祀。榜曰：「天下清官第一。」至南寧，未幾乞歸，旋遭母喪，服除，赴京師卒。

趙 俞 錄清史列傳

趙俞，字文饒，江蘇嘉定人。康熙二十七年進士。三十七年授一山東定陶縣知縣。一縣地瘠，水政不修，淫潦徧田野，歲常不登，民多就食。它縣俞集問父老，知所苦，乃行度地勢，量爲縱橫之渠三，鍵以隄，如古溝洫。吟塗之制，以達於大川，蓄洩有法，車輿可通。令民自治其界之渠，旁近者爲協理，俞日單騎巡導之，民知其生我也，趨役不後。樹之桑、棗、榆、柳，落實取材，皆有賞，而隄藉以完。又以三渠之隄不能徧通四境，車馬陷淖，輒橫驅損禾稼，行人與農交病，則又規築六路，廣倍於三渠之隄，亦樹之以爲固。並路皆爲溝，殺於渠三之二，以達於渠，歲乃大熟。張慶章所撰行狀立法徵糧，不施鞭朴。吏役無事，公庭寂然，則課士，親爲講解指畫，暇或挈之以游，士忻然向學。修學宮，考闕里誌，正從祀位次，自爲文以記之。王昶所爲傳邑素多盜，有獲輒死之；俞於律無所加，

縣紳爭言：『舊例不可破，活之盜益肆，且懼忤上官指。』俞曰：『吾固以柔道治民者也，詩有之，一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柔失其則爲弱，一吾嘗念之，故治盜必嚴保甲，除窩頓，自始至今，未嘗縱一人，柔故不失其則者也。若博名徇俗，殺人媚人，仁者不爲也。』前後免死者甚衆，盜亦衰息。在任五年，以老乞致仕。不許，乃以病告歸。五十二年，卒於家。續修寧文彙模村集嘉定州志

### 廖冀亨

曾孫文錦 文錦子惟勳錄清史列傳

廖冀亨，福建永定人。一康熙二十九年舉人。四十六年，選授江蘇吳縣知縣。一  
是歲，江南旱，有旨留漕賑饑，吳縣截漕米三萬九千九百餘石。冀亨以四十七年三

月受事，飢民待賑方亟，而米已告罄。得前令冒銷狀，詳「蘇州府」請追弗許。不得已，貸銀購米二千餘石繼之。是冬又饑。十一月，詔撥米施賑。冀亨奉文，設粥廠十有一，領米二千七百石，每廠日食數千人，未一月米匱。上言一知府一陳鵬年請益，不可。又自貸銀五千餘兩，易米以濟。士人感其誠，相率助賑，以是無缺乏。蘇省錢糧繁重甲天下，吳縣尤多，冀亨徵收不重火耗，催科必用滾單，民皆稱便。知收漕弊重，拘尤不法者治之，無留難，勒索，踢斛，淋尖，高颺，重節，諸害。轄境有蘆洲，在太湖中，居民或墾成田，或種蓮著魚，利特厚，地方官吏奉文丈量，每假增糧名以自爲利。冀亨曰：「天子富有四海，歲蠲租億萬，發賑億萬，俯念民艱，至悉也。湖蕩偶爾成田，未可久恃，今特增其糧，朝廷所得不過太倉一粟，而爲累於民無盡期矣。」一無所問。冀亨初蒞任，有吳人語之曰：「吳俗健訟，但其人兩粥一飯，肢體薄弱，凡訟求一少准速決，」更須加二字曰「從寬。」冀亨悚然受之，書諸廳事。其收詞不立定期，民情易



達。在吳二年，非奸盜光棍，行杖無過二十，蓋守此六字箴也。有庠生授徒鹽商家，自刎死，勘問得實，將脫鹽商於罪；或有謗其受賄者，冀亨無所避，卒脫之。一東山司巡檢，報人二子弑父屠嫂，未遂自盡。冀亨方秉二燭閱其詞，燭無風齊滅。知有冤，剋日往驗。渡湖，大風，舟幾覆，從者色變。冀亨曰：「縣官伸冤理枉而來，神必佑，何懼焉。」須臾抵岸，研訊半日，得其父故殺狀。一巡檢得賄誣報，俱論如律。冀亨既有聲於吳，他州縣疑獄，往往令推治。會有一宜興縣知縣，誣稟一典史，故勒平民爲盜，因夾致死。冀亨奉檄按驗。一知縣爲一總督，嚙禮舊友，或語冀亨宜少假借。冀亨不爲動。旣蒸贖，骨無傷，又密訪原稟，皆誣。據實詳報。嚙禮屢駁詰，覆審再三。卒如冀亨議。冀亨以是見惡於一總督。一時一江蘇巡撫一張伯行，清節爲天下第一，深契冀亨，署一布政使。一陳鵬年，尤重之，而嚙禮不憚伯行，惡鵬年尤甚。四十九年，鵬年被劾，欲並及冀亨，令一藩司嚴查虧空，皆有抵款。五十年，卽以有抵之款，

及民欠漕米，奏劾奪職。出署日，惟青錢十九枚而已。五十一年，囑禮敗，冀亨尋得旨，開復原官，以病不赴選。及卒，蘇人祀之。百花書院。曾孫文錦。文錦，寄籍江蘇嘉定。一嘉慶二十六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二十九年，散館，授一編脩，充國史館提調。二十三年，充一順天鄉試同考官。道光元年，充一江西鄉試副考官，一尋充一文淵閣校理。二年，京察一等，授一河南南陽府知府，一護理一南汝光道。六年，撤任，改簡。七年，補一衛輝府知府。十四年，卒於官。文錦潔已愛民，凡興利除弊，務期實效。數決疑獄，所在仰若神明。其在南陽也，教匪初平，禁令綦嚴，有武生介居內鄉浙川間，內鄉役瞰生富，誣其佃農爲教匪，詞連生，以賂免。浙川役又至，亦捕其佃者，數擾之。鄉人不能平，拒捕，於是誣生爲逆首。一巡撫檄兩境會緝，文錦馳至，廉得實獄，上議革釋。大吏欲張其事，咎之，文錦曰：「殺人以媚上，吾不爲也。」卒如議。有楊寡婦遺腹得子，族人誣以不潔，奪其田產契券，遂出之，控數年弗得。

直，訴於文錦。婦盛暑猶衣棉，人咸目爲癡，文錦察其言非癡，詰之泣曰：「不遇青天，不敢洩，家計盡在是，一不慎爲誰去，更無據矣。」蓋其夫手記租賦出入在焉。案驗悉符，讞遂定。及調衛輝，嚴治代書唆訟，終其任無敢犯者。倡捐修院，整理一崇。本書院，一輯學規，出俸錢給膏火，生徒常百數十人。又飭屬建義學三十餘所。自是文教振興。郡城外河渠久淤，盛漲輒爲民害，督賑疏治，並濬延官。任光屯溝，渠不科民一錢，農田悉成膏腴。勸民植桑，徧歷各邑，親開諭之。蠶事以興，表章節孝，逾千人，創置義冢，設施棺埋葬局。曰性善堂，病者藥之，寒者衣之。他惠政多類是。二十三年，府人舉祀名宦祠。子惟勳。惟勳一道光十三年進士，改一翰林院庶吉士，一十八年散館，授一編脩。時上命部院保外任人員，惟勳與焉。召見，授一貴州鎮遠府知府。一二十年，兼署一清江通判。一鎮遠故盜藪，惟勳下車，捕治其魁，風少戢。府南曰衛城，澗水介兩城間，山水所會，陡注。大王灘，怒石激湍，舟遇之輒碎。惟勳募工鑿石，

潛其川而廣之，始利舟行。衛城地卑，舊築土隄，水漲恆決。淹田廬，惟勦易以沙石地瘠，無桑麻，購木棉子散民間，徧山谷。時「巡撫」患苗匪難治，議裁土司而撤其兵。惟勦執不可，曰：「苗性頑率，有訟則向土司耳。今裁之，徒使睡毗登公堂。且欲辨苗之爲匪，非土司安從識哉？」土司多豪貲，一旦激不測，則傳匪以翼矣。宜因有罪革其承襲，使歸屬，有司以漸汰之。「巡撫」不聽。旣而苗洶懼，上聞，敕一督撫「會議，卒如惟勦言。歷署思州、鍾仁都勻府事，所至有政聲。二十七年，舉卓異，尋署「貴西道」。二十八年，還鎮遠。二十九年，調補「貴陽府知府」。三十年，以蜚語被劾，上命「學政」翁同書按其事，皆不實；有旨開缺，送部引見。咸豐二年卒。（下略）

陳汝咸 錄清史列傳

陳汝咸，浙江鄞縣人。幼隨父錫嘏講學，證人社中，黃宗羲謂人曰：「此程門之楊迪、朱門之蔡沈也。」康熙三十年，會試第一，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出知福建漳浦縣。漳浦劇邑，多詞訟，汝咸勸民親遜，嚴懲訟師，聽斷明決，民莫敢欺。有被訟者，爲立期限，令原告自召之，一訊卽決。縣中賦役，故責戶長爲主辦，丁糧版籍，歲久混淆，胥役因緣爲奸。汝咸念編審爲賊役大政，躬自覈算，編糧均戶，人丁各歸見在之籍，定三百畝爲一戶，令民具親供計丁口產業，自封投，納糧多者爲首，行滾單法，以次輪催。均保甲，以三百家爲一保，第其口多寡，藉以供役。五年一編丁，而役法平。吏胥陰撓之，大吏幾爲所惑，汝咸毅然不回，條分縷析，三年而法立，奸人無所施其技。民樂輸將，歲賦無逋負。閭俗信鬼賤醫，病輒昇土木神卜藥以療，往往不幸。

死。汝咸厲禁之，因曉以方證，自剃刀圭，施濟貧病，全活萬衆。毀學宮伽藍祠，凡陳真晟、周瑛、高登諸儒之著作，皆葺而表章之。尤服膺黃道周之學。東郊一歸誠書院，一故道周講學所，久爲僧據，汝咸逐之，而主以黃氏子孫。漳浦有教堂，男女羣聚茹蔬禮佛，曰無爲教，汝咸籍其居爲育嬰堂。西洋天主教將開堂於漳，且藉上官爲言，汝咸不顧。邑城隍廟功曹祠旁有鬼卒，相傳能禍福人，汝咸命毀其像。修文廟，造祭樂諸器，又設義學，在邑者一，在雲霄銅山杜潯者三，延諸生有學者爲之師。時會邑中士大夫及鄉之俊彥，集明倫堂，講經史性理諸書，終日無倦。又修朱子祠之在銅山雲霄者。古田黃巖有「明」錢忠介墓，爲釐其墓田，繪圖貽錢之子孫。漳浦之俗，遂如鄒魯。邑俗每輕生，多因細故服斷腸草，挾死以圖財。汝咸力懲其弊，令當刑者掘草根贖罪，出俸錢市草，積堂下焚之。革相驗陋規，臨尸必反覆諦視，以手指按，雖件作謝弗及。邑多虎，捐賞令鄉民設虎牢，復募善射者伏強弩毒矢要之，患頓息。

中略)丁亥夏，霖雨，溪流泛溢，高及雉堞，民升屋而號，汝咸急登城樓，輿錢數十萬，募船拯救，又多爲木筏，渡一人賞錢千，好善者皆與錢以助，援登至數千人，多方撫恤，雖災不爲害。有奸匪百餘人，潛伏七里洞，將入海，發兵擊之，走平和山中，謀再至漳浦。汝咸遣人密致賊黨林大札，啖以重利，誘擒首從，曾睦、蔣卿、江貴等，奸徒悉散。復獲海賊徐容等十餘人，得金寶悉以入藩庫。容盜首也，汝咸因詢賊中情形，並剿撫機宜，均得其要害。乃條陳撫捕，以靖海氛，利商舶，並請赦容，以致餘黨，諸盜遂陸續歸誠。時南靖亦患盜，大吏移汝咸治之，縣民列狀請留不得，各歸取田器，塞縣門，晝夜環守，汝咸夜以兩騎疾走出門，縣民覺，追送十里許，號泣而歸。歸則構祠城北門，名一月湖書院，一歲時祀之。汝咸之至南靖也，深山逋盜，咸相謂曰：「此漳中陳公善治盜，出沒必知之，安所進？」願其人長者，自首必無患，於是悉就撫。汝咸開示威信，頌聲大作。四十八年，內遷「刑部主事」，旋擢「廣西道監察御史」，上言商

船出海口，挂號無益；又言海賊多陸居，時返其家；下海劫掠，責之巡哨官，未下海之蹤迹，當責之本籍縣令，請力行各澳保甲，上嘉納之。海賊陳尙義乞降，汝咸請入海往撫，上以「御史」近臣，不宜輕涉海，命「郎中」雅奇偕汝咸所薦阮蔡生撫之，卒降尙義及其黨百餘人。五十一年，擢「通政司參議」，奉使入楚，祭炎帝神，農帝舜諸陵，兼賚駐防士卒。山路險峻，營汛僻遠，或謂可調官代給，汝咸曰：「奉天子命，何敢憚勞？」因簡從裹糧而行。歷施州、辰州，永定九谿，至一紅苗一界，獠、洞土官，率男婦出迎，帕首歌土音，汝咸爲竹枝詞，宣布上德，使習而歌之。因徧歷苗疆，考其情形，以籌撫馭之計。使還，遷「鴻臚寺少卿」，尋遷「大理寺少卿」。五十二年，命赴甘肅賑荒。汝咸不茹酒肉，又慮窮鄉不能徧及，日徒步行郊野，時值厲疫，病遂不起，卒於固原之海都喇。僅惟衣一襲錢一緡而已。訃至淳浦，士大夫及農工販豎，奔哭於一月湖書院，一數十日不絕；復醵金置田，春秋祀之。初，汝咸出「大學士」李光地



之門，光地以講學招來後進，江陰楊名時邀汝咸同往，汝咸曰：『梨洲教人，頗泛濫諸家，然意在博學詳說，其究歸於蕺山慎獨之旨，初聞之似駁，而實未嘗不醇。今相國步趨朱子，其言粹然矣，然未知其躬行者何如也？』名時爲之瞿然。著有兼山堂  
 稿漳浦政略。

修國瓏 錄清史列傳

修國瓏，遼東人，隸漢軍籍。一康熙二十二年，由筆帖式遼人按筆帖式，滿洲語，乃寫字人之義，清制於各部院衙門置筆帖式以爲放人入官之一途。授「山東文登縣知縣，一文登俗愚悍，有勸尙嚴峻者，國瓏曰：『爲政在誠心愛民，興利除害，化導之而已，嚴峻非邑之福也。』邑副將某，以墮妓蝕軍餉，合營大譟，夜

半斬關出屯東郭。國瓏聞變，單騎往諭曰：「吾與軍民同疾苦，有冤當訴我，何妄動？」衆猶洶洶，國瓏當礮立曰：「吾不忍見爾曹族誅，請先試若礮。」衆動色曰：「公廉明，軍何敢犯，然事已至此奈何？」國瓏爲力任保全，再三覈其故，得實，縛奴扶之，衆泣拜而散，副將尋被劾去。值歲饑，奸民騷動，國瓏歷村墟給賑撫諭，捕治凶渠，民賴以安。邑豪宋某，以鄰婦貸錢不償，殺之，吏役得賂，皆爲豪掩。又以千金賄國瓏，國瓏怒，覆驗婦有重傷，鞫得其情，置豪於法，一邑肅然。邑故瀕海，副將林某縛商船之泊島嶼者數十人，指爲寇，國瓏訊釋之，別捕誅真盜四十餘人。旋陞「山西澤州知州」。屬歲大侵，發常平倉捐貸，民剋期輸還無爽者。又減耗羨，革陋規，平物價，民情大悅。國瓏常以論事迂，「太原知府」某，某嫉人誣揭之，坐罷任，州民鳴鐘鼓罷市，欲詣闕，旣而得旨留原任，民皆歡躍。時平陽民變，略同宰文登時，「巡撫」一檄國瓏以兵往，國瓏曰：「是速之亂也。」復單騎馳赴，民皆額手曰：「佟公正，吾屬無慮矣。」

「乃安堵受撫。捐廉修州城。民感其德，立生祠。旋以疾引去。攀號者聲震郊野。」  
雍正一二年，以舊屬「高平令」虧帑被逮，責償萬金。先是，國瓏在澤州辦軍需，數  
年未嘗以尺寸擾民，至是澤民感念舊志，共捐五千金，投州庫。國瓏復竭舊產完之。  
歸里後，布衣蔬食，裕如也。「乾隆一三年，聞兄喪，悲勵遂卒。」

### 黃世發

錄清史列傳

黃世發，字成憲，貴州印江縣人。「康熙」三十五年舉人。字德慈，谷渠製穀政公傳授一直隸肅寧縣知縣。「性慈良質實，錄清通志引於民財一無所取；錢糧舊例，加一二作耗銀，世發亦收之而不自用。肅寧舊雜派重，畝派銀至三四錢，世發悉除之。縣有役事，若修學校，繕

城垣之屬，或上官別有攤派，卽以耗銀應之。河間府撤脩府城，親齎餼糧，出銀錢僱役，不日竣事，不以擾社甲也。李務觀察黃公傳其視民如家人，靈州通志引好教以生計。李務觀察黃公傳坑

鑿荒地，令穿井耕種，沿城植桑柳數萬株，凡水車蠶箔糞灌紡績諸務，悉爲民籌畫。

靈州通志引復自闢護城廢地，穿池種稻以導示之。夙講聖賢名理，建置學社，教民孝親

敬長，贖官田九十餘畝，以其租爲學者膏火。靈州通志引定三六九日集諸生講書，會

文士有日鄰封來學者。一雍正一三年，縣水災，一督撫遣官履勘，世發不能得其

意，被劾去官。肅甯士民號泣挽留，特旨復官，加四品服。已又授一按察使直隸營田

觀察使，一令巡行直省，勸民農桑爲善，並察水利可興者。世發夙耐勤苦，居官糲米

自養，雞鳴卽起，批閱官書，晝理庶事，無頃刻暇。蠡縣李塋，曾勸以少捐細碎，世發曰：

「吾何德與才，而朝廷委任之，吾惟知傭工，免忝愧耳。」王是，每至一處，輒登高坐，

大聲宣諭，士民徹日不倦，民多興起。華城縣志修隄墾田，變江爲沃壤。靈州通志引最後之

易州水峪，相一地開水田，經營年餘，未就而卒。本特觀察遠近聞之，莫不流涕。續通志引

### 李發枝 錄清史列傳

李發枝，浙江山陰人。康熙二十六年進士，授一江蘇上海縣知縣。上海於東南為劇邑，俗黠而悍，好博筭競拳捷，為諸偷窟穴。發枝始至，廉得主名，置其魁於法。餘悉勸諭使去，期以三月，一至縣呈自新狀。鳳陽樂善山房集深皆大感悔，無敢逞。莊由致李君墓誌銘

有以衣杵擊人額致死者，左證已具，驗其傷痕，纔一線，囚辯不服。發枝曰：「是易辨也。」析儿足圖者，墨其上，擊白版，痕亦如之。獄遂定。一巡撫「湯斌之斥五通神祠也，上海城南有祠，未毀，民訴婦為神所憑，幾殆。發枝詣祠，命負婦至，則指衣紅像，迺

立命夷祠斧像，投於火，崇遂絕。區鶴所撰 墓誌銘 邑人相驚，以海寇至，相率奔避，城守將禁弗

止。汪由敦所撰 墓誌銘 發枝聞之，視事如故，閒遣役出城諭民。民見發枝弗爲動，遂稍稍還。密覘

之，則訛言，因估舶鱗集也；白關監督，令事竣速去，毋滋擾，民乃安。「巡撫」宋學曰：

「李令非獨治縣有譜，其定變亦將才也。」將以治行第一薦，會一總督「奸賊，弗

善發枝，劾罷之。汪由敦所撰 墓誌銘 比去，民走送者，自縣門，屬於黃浦，潮水至，且沒膝，垂涕，泥

淖中，不忍去。發枝家居二十年，世宗御極，以薦起授直隸深州知州。汪由敦所撰 墓誌銘 地稍

僻，一以安靜爲治。舊有公使錢千緡，發枝革除之，曰：「奈何以吾民膏血飾廚傳耶？」

「先是，直隸州縣，賣官米，買補從田分配。發枝以其病民，力言於上官，上官又弗善

發枝，遂改教職，授一臨海縣教諭。一久之，謝病歸。發枝爲學以躬行爲先，區鶴所撰 墓誌銘 於

天官，河渠，樂律，農田，兵賦，諸政，汪由敦所撰 墓誌銘 無不研究，故用世之學尤精，歷官皆有異績。

「乾隆」五年卒。

張士奇 錄清史列傳

張士琦，江蘇嘉定人。舉人，以文學知名。大學士徐元文引入史館，與修明史。康熙一四十一年，選「江西永新知縣」。前令故貪縱，徵歛橫出。士琦至，革除溢徵銀三千餘兩，米二千餘石，捕逐豪右，懲奸胥，遇平民輒與溫語，不輕箠一人，月置酒召諸生，考論德藝，士民翕然。居三年，大饑，士琦發倉以賑，不足，出私錢佐之。縣西礬山有三邨者，俗驍悍，屢阻險爲盜；前令時，糾衆數百，劫掠至縣城，令犒以酒食，散遣之而已。士琦至，爲設練長，嚴立約束。至是，復聚衆強糴格鬪，士琦禽其渠，餘黨逸去。遂列狀請兵鎮壓。或言：「長官諱盜久矣，遽以實聞，如吏議何？」士琦曰：「拚一官，絕民患，吾甘之矣。」已而，部議下，士琦果以誑誤去。縣民聞其將去，樹大旗城中央，及四門，以集衆。集者數千人，負土塞縣衙城門，不啓罷市者半月。相率詣南昌，請大吏

乞留士琦，不省。會聖祖南幸，復集衆詣蘇州，具章欲上，不得達，竟罷職。新令至，以士琦前發倉粟，貧民未盡償，不聽去。民間設櫃，釀金，輸者畢集，遂盡償之。比歸，餞送者塞衢巷，或追至百里不絕。五十八年，復游京師，得疾卒。永新紀實

閻堯熙 錄清史列傳

閻堯熙，字涑陽，河南夏邑人。祖籍山西太原。「康熙」四十五年進士，五十二年除直隸「藁城縣」知縣。一邑濱滹沱河，常以秋浸，盜爲築隄，建木椿數千，以捍其衝，夾岸植柳以固之，水不爲患。一雍正「元年」，調南宮縣。未幾，擢「晉州」知州。一州瀕河，河失故道，蕩析民居，請設安法。集民免河患者，來謝扶攜。老稚相屬於道。堯熙曰：「



聖恩，我何與？令望闕拜。復念遠來，給百錢以資裹糧，散錢十萬，民益感激，泣下曰：「真父母也！」怡賢親王奉使過晉，聞其名，奏循良第一，授「山東青州府知府」。未之官，改授浙江嘉興府。俗健訟，良懦不得直，府訟批縣，或不理，狡黠者益無忌。堯熙始至日，判狀三百，比對簿自請息者二百餘，庭折數十。得豪民張某狡黠狀，杖殺之，民譴然稱快。府賦重，吏胥因緣爲奸，民完如額，官不知，民亦不自知，前官累以缺賦課殿去，堯熙巡行清理，民始知額，歲無逋賦。海鹽縣塘工不就，總督李衛欲開引河，堯熙言滴水入內河，田畝皆傷，非特壞廬舍糜帑金也，議遂罷。營并緝私鹽，縱其梟，持他人抵罪，堯熙言其誣，總督不聽，庭爭再三，總督乃自勘釋獄，愈賢堯熙。累遷「湖北按察使」，「前政深刻，堯熙至，務生全不苛。擢「四川布政使」，「成都當」康熙「時，兵燹未久，人稀穀賤，故滿兵願得銀。雍正以後，生聚多，穀貴，又願得穀。或徇其意，請於朝，令民受銀，購穀給兵。而漢兵亦欲仿行，堯熙不可。督兵爭之，堯熙曰：「

滿兵例不出城，文字言語與漢殊，故代之購；漢兵募自民間，父子兄弟皆民也，奚不自購而煩代購乎？督兵語塞，事遂止。堯熙質直，好面折人過，雖上官不少假，然宅心光大，勇於從善。初至成都，聞錢價貴，榜平其直，以「成都知府」王時翔言，立毀榜。又「總督」議徙涼州，駐防兵於成都，拓滿洲城，堯熙與時翔按圖籍力爭止之，語皆在時翔傳中。「乾隆」七年卒。劉翊放九峰集

## 趙之鶴

錄清史列傳

趙之鶴，奉天正白旗人。「康熙」四十六年，由「四川納谿縣知縣」擢「濟寧州知州」。一州有稅課局，額不及千兩，吏以術數倍征之；之鶴悉爲裁革，物少不及稅則

者，免其徵。四十八年秋，大雨，水城中。挈舟往來，西城外。南北潞爲大澤。之鶴爲開水道，發土得故溝，命工增鑿之。故溝見於「一元」。李謙爲冀德方去思頌，謂迹訪故渠而爲之者，其始作更在「一元」。以前舊矣。於是爲橫溝一，縱溝南北各一。凡三溝，達諸西門之外，更立約，每歲先夏啓治之。今州無壅水之患，之鶴力也。阮氏衣冠，族有世英者，獨爲竊，其母求斃之絕後禍，察其色甚恐，爲委曲開誨，世英頓首堂下痛哭，負其母歸，卒爲良民。回民文朗，號「虎頭魚」，淫暴鄉里，則令荷校死，州人快之。州時屬兗州府，兗之山繭衣被天下，民資以爲業者衆。有權貴人出巨資爲壟斷，之鶴百方爲求免，事獲已。民爲壟像築生祠於南門外，之鶴毀像而以其屋爲濟陽會館，又潛立木主，或刻像於石祀之。在州十九年。一雍正一二年，州陞爲直隸州，上官謂之鶴不勝任，降補一堂邑知縣。一去之日，百姓挈壺榼，踞拜號泣，送者以萬數。之鶴爲墮淚。自朝至暮，始達康莊驛。至汶上爲鬱結不能食，遂有疾，至阿城卒。之鶴之自

汝上發也，汝上人送者復數千。怪問之，皆曰：「吾邑一知縣一虐，使吾民聞濟寧州善政，愧而效爲之，今亦爲好官，故吾邑人無不戴德也。」

### 陳惠榮

錄清史列傳

陳惠榮，直隸安州人。爲諸生時，與博野尹會一切劇正學，有經世之志。「康熙」五十一年成進士，六十一年授「湖北枝江縣知縣」。修百里洲隄，以息水患，請除解餉入川。雜派，民無擾累。「雍正」三年，遷「貴州黔西州知州」。丁父憂歸，服闋，署「威寧府知府」。未幾，威寧改州，陞大定爲府，以惠榮移補焉。「烏蒙土司」一叛，東川鎮雄附之，上官檄惠榮赴威寧防守。城西陣傾圮，聚民間米桶實土石，累丈餘，上

加雉堞，不終日而功成。賊離城三十里，縱火牛，光燄燭天，惠榮督士卒晝夜備禦，賊不敢逼。「總兵」哈元生援兵至，賊乃遁。尋丁母憂。服除，署江西廣饒九南道，督潯陽大孤兩關，宿弊盡革。「乾隆」元年，擢「貴州按察使」，疏言：「古州吏目葉封」「印江縣典史」章秉惠，均以疏脫重犯越獄，題革覆准，獨「貴定縣典史」倪永吉部覆照有獄官例，止予虛革，前後互異，無以示勸懲。且府司則有一司獄，一州縣則有「典史」「吏目」，若「一司獄」爲專管獄官，「典史」「吏目」爲兼管獄官，是覈轉衙門有專管之員，承審衙門反無專管之員，於設官制律之本意，均有未協。請處分酌歸平允，監獄照例責成。」上是之，飭部議行。時苗疆新定，方駐師歸興屯，「經略」張廣泗以威重鎮服，用法嚴峻；二年，貴陽大火，惠榮入見廣泗曰：「天意如此，當設誠修省，苗亦人也，可盡殺乎！」廣泗大感動，申戒諸將吏如惠榮言。四年，署「布政使」，以黔地瘠薄，宜勸民務本計，疏言：「黔省山多水足，可以疏土成田，惟

小民艱覓工本，不能變瘠爲腴；至於山土荒棄尤多，流民思墾，輒見撓阻；桑條肥沃，亦不知蠶繅之法；自非牧民者有以經營而勸率之，利不可得而興也。今就鄰省雇募種棉織布飼蠶紡績之人，擇地試種，設局教習，轉相倣效，可以有成。應將上游貴成貴西道，下游責成貴東道，屯軍責成古州道，俾之因地制宜，隨時設教，則一年必有規模，三年漸著成效矣。」疏入，得旨允行。六年，又奏陳課民樹杉，得六萬餘株，諭曰：「覽之欣悅，桑蠶樹藝，爲政之本，所當時時留心，教民務本足用之道，均不外此。」

一七年，貴筑貴陽開州威寧餘慶施秉各縣，具報墾田至三萬六千畝，種桑飼蠶，秩然就緒，復開野蠶山場百餘所，比戶機杼聲相聞。惠榮據以入告，諭曰：「此等事論之似迂，行之甚難，若果妥協辦理，則實有益於農民，其勉爲之。」前後疏九上，皆蒙嘉獎。復繕城垣，恤流民，給孤老，益囚食，修拓爨舍，進諸生，勸以爲己之學，自立志始，士風爲之不變。十一年，陞「安徽布政使」，適鳳潁水災，田廬漂沒，急請發倉賑恤，

流移得以安集。十二年，卒於官。

蔣 祝 錄清史列傳

蔣祝，浙江仁和人。遷者按：仁和，即今浙江省杭州。雍正元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一行

人司行人。父疾，乞養歸。父服除，以知州發直隸用，署樂亭縣知縣。釐積案千

餘。國朝先正事略乾隆十二年，授晉州知州。興農桑，濬河渠，嚴保甲，事無不舉。民白某

習邪教，祝曰：『不治則滋蔓而圖之難矣。』遣數十人縛以來，寘之獄，使人開諭之，

白悔泣，卒爲良民。州濱滹沱河，歲葺隄於隄上，徧植柳，數年成陰，民呼『蔣公柳』。

『總督』方觀承薦於朝，引見，賜朝衣一襲，（中略）陞『永昌府同知』。有土司頗驕

法，單騎入苗洞，曉以大義，苗大戢。會它苗蠢動，境內卒帖然。它府民避賊至，厚撫之，賊退而民不忍去。署一永昌府知府，爲置義倉。或曰：「攝守乃不憚勞如是！」祝曰：「苟利於民，奚間攝爲？」會夏旱，民賴倉穀得食，乃大服。銅廠有羨餘，悉籍以歸公。上官入覲，嘗舉祝以對，上稱爲真廉吏。久之，引疾歸家居，有直隸南民數十人，送衣物至仁利縣庭曰：「蔣公去官時不受饋遺，吾儕戴其德，請以歸諸其家。浙江大吏異之，爲作圖紀其事。」先正

陳慶門 錄清史列傳

陳慶門，陝西盤屋人。一雍正元年進士。從鄂人王心敬講明體達用之學。養親不



仕，有終焉之志。母王趣之，乃謁選。七年，補一安徽廬江縣知縣。以文廟規制未備，倡輸銀六千餘兩，修建大濬城濠，置義田二百畝，有奇，贍養。獨立社倉四所，積穀以貸貧民。又以平疇藝稻，高阜率成廢壤，因市牛具，仿北方種植法，躬督墾闢，遂享其利。尋署無為事。州瀕江，上下二百里，率當水衝，前人築頭二三四壩，常沒於水。慶門沿流測量深淺，於鮑魚橋鮑魚口二處，役夫千人，樹椿編竹，實土爲坦坡，取碎石築之；水渟沙淤，久而成洲，民免墊溺之患。又署六安州事。州舊有水塘，議者謀改爲田，將絕灌溉之利。慶門力言於上官，事得寢。十一年，陞補一亳州知州。一毫俗多不逞，倚蠹役表裏爲奸，慶門廉得其魁黨數百人，杖遣之，悍俗一變。訟牒山積，仿古置鄉約，使之宣導排解，坐堂皇自辰至酉，判決日數十事。不數月，澆風漸息。瀕湖多窪下地，督加挑濬，水歸其壑，田獲有秋。尋丁母憂歸。「乾隆」元年服闋，以大臣薦補一四川達州知州。一境環萬山，歲常苦旱，爲購旱稻種，導民樹藝。達鄰巴州，桑柘

素饒，乃買桑徧植，教民以分繭繅絲諸法，獲利與巴州等。時川東多流民，官廩不給，遂釐剔田腴之被隱占者，爲義產以贍之，全活甚衆。又建「宣漢書院」，聘名師教授，文風漸振。未幾，乞病歸。著有仕學一貫錄。

## 童

華 錄清史列傳

童華，浙江山陰人。雍正一初，入賞得知縣。時方纂律例，「大學士」朱軾薦其才，世宗召見，命察賑。直隸樂亭、盧龍兩縣報饑，口不實，華倍增其數。怡賢親王與朱軾治營田水利至永平，問灤河形勢，華對甚晰，王器之。尋補平山縣。邑災，不待報，遽出倉粟七千石貸民。擢知真定府，權「按察使」，以前發粟事部議免官，特詔原之。怡

賢親王奏以華理京南局水利；華度真定府城外得泉十八，疏爲渠，溉田六百畝，先後營田三百餘頃。上磁州計板開閘議略云：「滏陽河發源磁州，前州民欲擅其利，旣建東西兩閘，復於東閘下建第三閘以束之，每遇三月後八月前，三閘盡閉，永年曲周思消滴不可得，因磁地屬豫，莫能控制。經怡賢親王奏請改磁州歸直隸，廣平府，滏陽一河，全屬直隸。磁州西閘，在西門外十二里之槐樹村。閘有七洞，每洞下板八，每板以地畝尺一尺三寸爲度，積水至六板，卽分注溝渠，至八板而各田充足。請自二月三十以後，將閘板全下，月開放六次；放閘之法，水底留板六，水面去板二，使本地之溝水常滿，而下游之餘波不絕，旣不遏水以病鄰，亦不竭上以益下，東閘在城東二十里之琉璃鎮，閘有一洞，下板十三，每板以一尺爲度，使與西閘同日啓放，放閘之注，水底留板九，水面去板四。每啓閘時，視水與板平卽止，五日一啓。至東閘下十五里地名圍家淺，州人建有第三閘，地勢低，欄河收束，水難下灌，應飭拆毀。此

仿「唐」李泌，「明」湯紹恩，西湖三江兩閘，計板放水之遺規，庶可息永磁官民之爭矣。」華又以北人不食稻，請發錢買水田穀，運通倉，省漕費，民得市稷黍以爲食，王爲奏請，上從之。調知蘇州府時，有詔清查「康熙」五十一年以來，江蘇貢課千二百餘萬。「巡撫」督責急，逮捕追比無虛日。華固請寬之，「巡撫」怒曰：「汝敢逆旨耶？」對曰：「華非逆旨，乃遵旨也，皇上知有積欠，不命嚴追，而命清查，正欲晰其來歷，查其委曲，或在官，或在役，或在民，或應徵，或應免，了然分曉，奏請聖裁，詔書意也。今奉行者絕不顧名思義，徒以十五年積欠，立求完納，是暴征非清查也。今請寬三月限，當部居別白，分牒以報。」「巡撫」從其請，乃量釋獄繫千餘人，次第造冊請奏。時，朝廷亦聞江南清查不善，下詔嚴飭如華言。「浙江總督」李衛嘗取人於蘇，華以無牒不與。衛怒，爲蜚語以聞，世宗召見華，責以沽名干譽。對曰：「臣竭力爲國近沽名，實心爲民近干譽。」上意解，發往陝西以「知府」用。時，鄂爾泰屯田肅

州，華署「肅州佐」鑿通九家鑿五山，引水穿渠，溉田萬畝。復忤「巡撫」被劾歸，旋卒。著有銅政條議等書。

## 邵大業

錄清史列傳

邵大業，字在中，順天大興人。祖籍浙江餘姚。「雍正」十一年進士。「乾隆」元年授湖北「黃陂縣知縣」。初到官，投訟牒者數百人，不移晷，決遣立盡。有爭產者，兄弟皆頌白，絕相類，令以鏡鏡面，問曰：「類乎？」曰：「類。」則進與爲家人語，絕痛曰：「吾新喪弟，獨不得如爾二人白首相保也。」言之嗚咽。各相視涕泣罷去。（中略）

「總督」宗室德馨，以其名聞。會丁父憂去。服闋，署「河南開封府同知」。收土惡號。

「木耳大王」者杖殺之。授禹州知州。一移睢州。睢頻澇，破匿報習，請糴請振，民以不飢。濬惠濟河以俸錢。更直江南蘇州。旱，價騰貴，民譁於市。擢知蘇州府。至則盡得囤積罔利者名，宛轉譬語，皆心動曰：「唯命！」則出酒食綵帛勞遣之。價頓減，貧民以安。松江盜獄株連死者衆，大業奉檄鞠治。取羣盜至，則皆斷脛折踝，蹙然呼之曰：「爾等亦人子也，迫飢寒遂至是，猶茹刑詭辭，顛倒首從，誣殺非罪人，且誣殺人，何益於爾？」盜幡然曰：「官廉正，以人類待我，我不忍欺。」獄辭立具。自是獄無不待治於大業者。兼署蘇松道，尋攝治「布政使」事。「督」，「撫」交章保薦。十六年，高宗幸江南，御舟左右分兩岸輓行，名蝦鬚繒。大業語從臣曰：「除道增繒，必毀廬舍，平田疇，伐桑柘，梁支河，塞汙港，非所以宣上德意也。」遂改單繒。會積雨，治吳江帳殿基未就，「總督」慮不及事，豫劾大業觀望。及乘輿至，則供備咸具。「總督」悔前奏，然大業卒左遷。再至河南，特旨授「開封府知府」。府瀕河，多灘地，有陽武祥

符民合控封邱史固村民侵占者。及清丈，侵占妄，而畝數則浮於額；「巡撫」欲照欺隱加賦，大業持不可。顧無解於數之浮，考志乘及諸舊牘，始知河南賦原分上中下三則，自「明」一「萬歷」間，改并中地十畝有奇，完上地糧七畝，下地十畝有奇，完上地三畝，畝數浮而糧不減。陳之「巡撫」曰：「昔爲下則，今爲膏腴，如之何不加？」大業曰：「此河衝淤積，百姓以墳墓田廬父母妻子所易之微利也，烏得爲膏腴而增之？且今日可爲沮灘淤地，異日即可爲沙壓水衝，冬春播種，夏秋之收穫不可知。况此村向稱瘠苦，十室九空，上年河決，正當十三堡口門之衝，屋宇未盡葺，流亡未盡復，議振議信，苟得延命，舊賦已艱，復增歲額，其何以堪？」「巡撫」作色曰：「是國計所在，誰敢撓之？」大業曰：「公爲國計，某爲民生，民生卽國計也。」不聽，卒請加賦。部議試種三年而後加，次年盡沒入水，乃止。未幾，以陽武工漫溢，降江南一六安州知州。二十三年，治潁毫水利，民忘其勞，尋又以盜案，列議降去。引

允再還江南署江甯府二十八年，署徐州府，上南幸，卽真授。治徐州水利，躬勤宣洩，民所號邵公河者其一也。府城三面濱黃河，河盛漲則建瓴下，西北隅尤當其衝，雖有重隄，獨特韓家山掃工爲固，失固則城危。大業按視，得蘇公舊隄於城西，起城西雲龍山，迄城北月隄，長三里，湮爲民居。大業曰：「此隄似無用，然大隄猝潰，循此南下，城可不沒。」請於大吏，卒復其舊隄，建蘇公祠，置祠田，夾置桃柳，自爲文記之。越歲，韓家山工幾潰，民恃此以無恐。三十年，奉檄督濬荆山橋河。治徐凡七年，水不病民。三十四年，循例引見。還，道聞訛言妖匪割辦事，至卽坐是革職，謫戍軍臺。三十七年卒。大業所至以勸學爲務，因黃陂二稔子祠，建義學，葺睢州「洛學書院」，集諸生月課之，親爲之師。著有讀易偶存八卷，鄭虎文存松園集徐州府知府邵公家傳謙受堂集十二卷。蘇州府志及魏韓府志



### 胡仁濟

附勸民十則採寶山縣志

胡仁濟，號省齋，山陰人。大興籍貢生。「江都令」調寶山，時縣初建，諸凡草創。仁濟下車，修城池，築土塘，建倉廩，橋梁及武廟鼓樓，次第修舉。在任八年，潔已愛民。先是，邑歲屢侵，自仁濟蒞任，迄其去，無水旱災。強暴絕迹，男女得安耕織，市鮮遊惰。漸以富庶。「乾隆」五年，以縣治逼近海洋，議築護城石塘，力請具題發帑建造。自吳淞砲臺至車家園一千三百丈，悉力經理。工未竣，以被劾罷。宦橐蕭然，僑居城外，父老爭餽薪米以給朝夕，閱三載，工成，始促裝歸。士民攀留不得，乃塑像立祠以事之。後遇風濤，地方卒賴以安。手書勸民十則，至今傳誦。「嘉慶」十一年，奉旨崇祀名宦祠。

## 勸民十則

錄七則餘三則係勸完課勸莫學拳勸莫打架茲刪之

勸吾民，須行孝！父母深恩，誰不道，愛護千般得長成，忍心忤逆有天報。勸吾民，睦兄弟！一母所生，哀同氣，奪產爭財富了誰？聽人唆訟他尋利。勸吾民，勤耕作！好閑衣食何處索？從來小富是由勤，免得求人面冷落。勸吾民，莫賭博！輸至極時去偷摸，首告訪拏一到官，大則徒流小枷杓。勸吾民，莫壓寶！寶官專會生奸巧，串通合夥騙愚人，輸到盡情還不曉。勸吾民，少許告！田土細事何須鬧，聽信訟師耍稟官，勝敗未知先破鈔。勸吾民，遠邪教！燈郎拜佛真可笑，至愚極蠢實無知，犯法遭刑豈善教。

## 陳玉鑿

錄清史列傳

陳玉鑿，山東歷城人。由蔭生補「光祿寺署正」，出爲「江西贛州府同知」，「乾隆」

三年，陞「貴州遵義府知府。一郡多樹，養供薪炭資。」玉鑿曰：「此青菜樹也，吾得以富吾民矣。」四年冬，遣人歸。歷城販山蠶種，兼以蠶師來，至沅湘間，蛹出事不遂。六年冬，復遣人往取，歲前到，蛹得不出，明年布子於郡西小邱上，春繭少獲，分之。附郭之民，爲秋種。秋陽烈，民不知避，成繭者十無一二。次年，烘種，鄉人又不諳，蒸之。官火微烈，蠶未繭而病發，種竟斷。復遣人之。歷城多致之，審其利病，蠶事大熟。乃遣蠶師分教四鄉，收繭益繁。於城東白田壩，誅茅築廬，令織師二人導民，縲賚絡織之事，給工資，備緯具，公餘往視，有不解者，親教之。八年秋，民間報獲繭八百萬，遵細之名大著，鄰省多取給焉。旋致仕歸。後五年，而正安州吏目徐階平亦自浙江購繭種，仿玉鑿行之；自是，正安絲興，遵義繭並食利無窮。遵義人鄭珍本玉鑿遺法，著有繭譜。

周克開 錄清史列傳

周克開，湖南長沙人。「乾隆」十二年舉人。十九年以知縣分發甘肅，旋補隴西縣。調寧夏寧朔縣。寧夏並河有三渠，曰「漢來」，「唐延」，「大清」，皆引河入渠灌田。「唐延」渠行地多沙易漫，克開治之使深狹，又改其水道，渠行得安。渠有石竇，洩水於河以備旱澇者，民謂之暗洞。時暗洞崩塞，渠水不行，上官欲填暗洞，而竭「唐延」水入「漢來」，以便寧夏縣之引河。然寧夏利而寧朔必病，克開恐夏秋水盛無所宣洩，時新水將至，不可待，克開請五日爲期，取故渠及廢閘之石，晝夜督工，五日而暗洞復，兩縣皆利。「大清」一渠長三十餘里，鑿自「康熙」一閘，久而石門首尾壞，民失其利。克開亦修之，皆費省而工速。再以卓異，薦擢知固原州。丁父憂，服闋，補一洮州知州，一尋擢「貴州都勻府知府」。從一總督一吳達善，「侍」一錢緝城治貴

州逆苗獄，獲首從輸之，法倚輕重，必力爭無少逕。旋調貴陽府，亦以強直忤巡撫宮兆麟，嗣因公累解職，引見，授「山西蒲州府知府」。調太原府，清釐積案，修復風峪口隄堰，障山潦，導入汾。尋擢「江西吉南贛寧道」。署「布政使」。以王錫侯書案被議，高宗知其賢，發江南以同知用。會南巡，克開署江寧府，迎駕，命知江西九江府，擢「浙江糧儲道」。時，一浙江巡撫王亶望頗黷貨，屬吏多重征，以適上官意，克開以清自勵，並請於亶望，約與之同心，亶望心厭克開，乃奏克開才，請移治海塘。於是，調一杭嘉湖道。一會改建海岸石塘，一總督「欲徙柴塘近數百丈以避潮，克開曰：『海與河異，讓之則潮必益，侵無益也。』力爭迺止。年餘，以督工勞瘁卒於官。

## 康基淵

錄清史列傳

康基淵，山西興縣人。乾隆十七年進士，歸班，選河南嵩縣知縣。縣地磽瘠，稍嘆卽歎。舊傍伊水，有渠十一道，久湮絕。基淵按行舊址，勸民修復。山澗諸流，可引溉者，皆爲開渠，渠身高下不一者，分段設閘，以蓄洩之。水勢湍急，則設閘渠口，防沖漲。田高渠下者，則教爲水車引溉。凡新舊開渠十八，灌田六萬二千餘畝。巡撫上其事，優詔議敘。邑舊貢百合，以本草經云：「百合生宛胸，一嵩西南連宛胸，榛莽間亦時有之，惟蓬谷危崖，艱於採取。」基淵乃謀之士人，購地西郊，凡四十畝，分六區，令民試植，歲產千餘斤，五年一取，更番種刈，時其培護，節其旱潦，募田夫，給工食，以專其任。建亭樹柳，藝桑繫池，夏則迎其母清暑於中，四郊婦女，咸來起居，或有勃谿，時一赴愬，問賜果餌，歡如家人。及母卒，臨窆者日數百人，卽百合園立祠，歲時祭焉。嵩

有絲而植不繁，基淵教民蠶，爲建先蠶祠，經蠶織之事於壁，又示民以種桑法，由是蠶絲甲於旁邑。基淵以嵩民樸厚，有古周南遺風，貧寒者不知詩書，乃核無業地，若干，建社學，由城及鄉，凡三十二所，相距或十餘里，每社修脯以二十金爲率，酌定學規，擇本庠通亮之士，專其教授，尋以丁憂去。三十四年，服闋，選甘肅鎮原縣，歷任皋蘭、隴一肅州直隸州知州。一州有洪水渠，舊築峻岸，崩沖而下，爲田禾災，基淵度形勢於南石岡，別鑿渠口，以避沖陷之害。野豬溝有古荒田，無水，久廢，基淵詢訪耆舊，於柳樹圍龍口加寬六分，別開子渠，界荒田爲七區，招民佃種，區取租十二石，額糧則由佃自納，而以其租給各社學師，名曰「新文渠」。肅東南九家峯，鑿山後渠開屯田，向移駐州判主之，久之，田薄瘠，民租入不能支官役，基淵請汰州判，改屯升科，爲籌歲修費，民於是有所恆產。肅民樵蘇，遠取諸邊牆外，日費而價貴，基淵相東北郊外廢灘，不堪種藝，勸民濬溝，以洩鹵鹹，種楊十餘萬株，擇人董守之，徧諭鄉堡，可種

樹處皆如其式，薪樵於是不外取。肅屢經軍旅，民不知學，基淵爲建置社學二十一所，社中有無主絕業，取以爲歲修，以「新文渠」一地租供學費，選老成者司其事，無捐助勒派之擾。肅境距城遠者，徵收糧石，借囤民房，多至四十餘處，且有久假不歸者，日夜警守，頗爲民累，基淵請於金佛清水建倉數十間，以舊屋清還諸民。肅南三山口有番民，向通茶馬，更無征求；軍興時，皮革羽毛等，暫著採取，後沿爲例，名曰「給價」，一官吏藉以需索，諸番苦之。基淵言諸鎮營，悉與裁革。四十四年，擢「江西廣信府知府」。廣信俗多溺女，基淵勸諭之，并設厲禁，給接生婦人以口食，令有溺者卽首之，立嬰長一人，給田十九畝，使之稽察女嬰，或貧不能養，則暫育於嬰長，月以所育女數列冊呈官，因推其法於屬邑。旋卒於任。基淵爲學，務究根本，其治官事如家事，博求利病，而洞審原委，故推行有序。著有南圃文鈔、女學纂、家塾蒙求、子紹鏞、歷官安徽、廣東、湖南、「巡撫」。



鄧夢琴 錄清史列傳

鄧夢琴，江西浮梁人。少貧，勤學，以小學近思錄、洛學編爲宗。一乾隆一十七年成進士，出蔡新之門，得窺一閩學一源流。御啟撰植躬行己，非義不蹈。陳用光撰二十六年，選授「四川碁江縣知縣」。舊讀碁縣人相沿呼大府胥吏爲「老上司」，「橫甚，君察其尤者杖之，申請治罪，遂俱斂迹。貴州遵義有巨盜，亡命過縣，遣捕人蹤迹千餘里，至萬縣獲之，以能，署一江津縣知縣。」縣民宋志聰與楊在位爭博，負在位毆之仆死，置尸黃君相之門，前令比君相殺人罪，已瘐死。夢琴至，鉤距得實，讞之，前令因推事官，請於一按察使，一掎其獄，夢琴力爭，一按察使一遂怒。父民周景康盜樹，爲樹主斫，願左尋以他事與周秉魯爭，傷腹下死。前令以比樹主，夢琴請復勘，腹下傷重，罪當比周秉魯。而「按察使」挾前怒，欲如前令比，且聞它蜚語，謂夢琴好排人，御制欲中

以法麟督者數月。董誥會夢琴還蒸江定遠民譚學海被殺，主名不得，縣攝民六人

答服之，至府皆不承。夢琴奉府檄，廉得諸偷鄧理瑤等實殺人，一訊獄具，白府分功

「定遠令，」一「定遠令」得免吏議。諸上官乃信夢琴善平反，非排人者。適按察使

又署「布政使，」周景康獄乃如夢琴讞。一一時人頌神君。三十年，以繼母憂歸，

尋丁外艱。四十三年，選授「陝西洵陽縣知縣，」一縣多楚人流寓，其墾田者，請

於上官不報，升科以利安之。一其豪猾教民訟，持官短長者，廉得其歛錢諸簿籍，

置之法。楚饑，資米於洵陽，勸以平糶，而有力者居奇貨。次年春，楚民糾衆強借米，距

城二百里，勢張甚。一疾馳往諭，以明憲，衆叩頭求活，但杖倡者十二人，餘不問。一

巡撫「畢沅聞而善之。」四十八年，署岐山縣；四十九年，調署寶雞縣，利民渠開自前

「明，」灌田三十頃，久堙，夢琴濬之，增灌至五十頃。其南北注消諸渠，亦加疏導。一

縣縣臨棧道，有陳倉東河二驛，馬多疲損，前令以給里民，需其值曰「領馬，」有

事復樓私馬應官，曰「一里馬」。乃下令領馬者悉交見，馬驛遂充，非大差不責里馬。逆回田五作亂，陷通渭，陳疾馳二百里至，靈靈峪斷道設戍，董歸而授兵登陣，賊以不至。陳及漢南援兵過縣，爲供其車馬乏困，民皆應役如趨，私事旣平，他邑皆訟派累，寶雞民獨製錦壽縣官，過客歎曰：「寶雞令」豈有餘才爲供張耶？官無所私，而區畫得宜，乃使民知感如是。執謂廉吏不可爲耶？陳五十四年，以卓異陞「商州知州」，六十年，擢「漢中府知府」，署「陝安道」。董因事鐫級，大府以教匪方熾，奏留任。陳募鄉勇，相險易，爲防守，自冬徂夏，跋涉山谷，得足疾。嘉慶二十二年，引疾歸。十三年卒，年八十有六。二十二年，入祀名官祠。夢琴故善爲文，所著有柳亭文集十六卷，陳詩集八卷，董其它主「端明鹿洞書院」所誨示士子，及在官所修志書，復共若干卷。官洵陽時，答「督撫」諮訪事宜，諸官行文，皆詳究利病，足資考核，子傳安輯爲外集。傳安，「嘉慶」十年進士，「羅源縣知縣」。

茹敦和 錄清史列傳

茹敦和，浙江會稽人。「乾隆」十九年進士，初嗣妻父李爲子，占籍廣東，登第後始歸宗復籍。二十九年，選授「直隸南樂縣知縣」。初下車，卽諮詢紳耆，訪求民間疾苦，矜慎庶獄，有訴訟者，書片紙呼被告至，立剖曲直，罪當笞杖，簿責之，民咸感愧。自新。擇鄉間清白謹愿者，俾充社長里正，朔望令畢集，密陳其鄉利弊，爲籍以記，次第施行。南樂地故卑下，當豬龍河之衝，時有水災，敦和尋察源委，於開州清豐間，審地形高下，因勢利導，水有所歸，遂不爲患。以縣地多茅沙，鱣城，教以周禮土化之法，廣植雜樹，瘠田皆變沃壤。邑人以麥稽編笠爲生，率荒本業，敦和勸令首蠶，先於縣治後圃，種桑多株，春時分給四境，並勒碑紀其事，民獲利賴焉。三十四年，調大名縣。地濱漳河，水患尤劇，敦和謀開渠以殺其勢，議甫定，內遷。「大埋寺左評事」不及上。

請，乃手書懸城圍，勸民興修，刻期令集。河干親爲指示形勢，及期鄉民各具畚鍤，偕來者以萬計，敦和爲譬，畫講論，大衆歡呼，爭先從事，及旬而渠成。四十一年授一湖北德安府同知。一尋署宜昌府事，弛商船報驗之禁，以便行旅。緣事降調歸。五十六年卒。以紳民請，入祀直隸名官祠。所著有周易二閭記、大衍守傳、周易證、周易小義、尙書雜說、讀春秋節記、子葵、一乾隆「四十九年一甲一名進士，官至「兵部尙書」。

莫

暮

錄清史列傳

莫暮廣東定安人。

廣東通志

「乾隆二十五年舉人，五十二年選授直隸安肅縣知縣。」

縣爲九省通衢，驛傳絡繹，民疲於供應。暮至，供張芻豆，皆自置辦；每大吏臨境，輒布席坐行館外，有騶從需索者，則曰：「縣在此，勿他問也。」有使臣於役西藏，從者濫徵馬，不得，擊傷圍人，立械繫之。自是過境者咸知斂束。五十五年，調靜海縣。去之日，民泣送者不絕於路。先是，靜海有搶劫案，擬大辟者十許輩，暮至，廉得其情，皆荒年飢民也，親詣省白其寃，得從輕典。縣濱運河，有隔淀隄，長數十里，屢潰，決，暮躬親相度，無靳工料，期於堅固；自是歲省公帑，而田不病潦。五十八年，兼署滄州，歷署「河間府通判」，「廣平府同知」。五十九年，以運河淤淺，阻糧艘，奉檄還靜海，以督濬，令於衆曰：「有能出土一甕置之隄外者，給一錢。」衆皆曰：「諾。」越三日，而漕以濟。大吏上其事，奉旨嘉獎；且著爲例。秋汛河溢，督工堵舉，晝夜坐臥隄上者一月餘，所獲民田無算。又親履村落，按戶給錢米，自捐廉俸，於近郊設粥廠養流民。民有鬻子女者，以重價收買，逾年焚券，令其父母領歸，存活衆甚。又創建「瀛海書院」，割俸

置田以資餉贖膏火。「嘉慶」元年，署通州，旋回任。五年，擢濠州知州。「州廣袤

二百餘里，曠地居其半。俗悍健訟，陳昌壽州判劉英君嘉謨給審明於斷獄，民無遁情。通志未半年，清積

案二百餘件，陳昌壽奸宄斂迹。通志捐修海陽書院，葺學宮，建忠孝節義兩祠，陳昌壽

造棲子鎮石橋。六年，濠溢，民多漂沒，通志令人收葬之，尸五金。八年，兼護永平府。十

年，署趙州直隸州。在趙半年，政清訟理，回濠州。十一年，卒於官。陳昌壽靜海濠州民

各請祀名宦。廣東通志

鄭基 錄清史列傳

鄭基字築平，廣東香山人。鄭晉通江南守巡道鄭君基墓誌銘乾隆間，援例銓安徽鳳臺縣知縣，一下車

卽問民疾苦。縣東北鄉有通川三，曰黑濠，曰溼泥，曰裔溝，匯潁上蒙城諸縣水，以達於淮。縣人統謂之三河。歲久盡湮，上游水無所洩，秋雨暴漲，爭注鳳臺，彌望成巨浸。時「戶部侍郎一裘曰修，出治淮潁諸水，基申牘請濬三河，而曰修先與江南疆臣議，所濬川獨不及鳳臺，疏稿已具矣，得牘面詰之，基侃侃陳利害，及畚掘木石之用，廣袤之勢，程功久暫之期，甚悉。」邵所撰曰修悅，爲補疏。工成，民不知役，農食其利，縣偏隅，有柘松灣，地遠於淮而卑，頻年患潦，乃捐俸倡築隄障，遂成膏腴。調定遠縣，舉卓異，擢「壽州知州，一署「安徽六安州知州。」再任壽州。所撰壽州故有安豐塘，周百里，灌田四萬頃，楚一令尹一孫叔敖所治之芍陂也。歲久塘圯，基悉覈舊制，繕復之，爲水田三十六，爲閘六，爲橋一，其旁則爲塢，爲堰，爲圩，啓閉以時，汗萊盡田。嘗循行阡陌，見沙地礫确，多不治，以爲古者淳鹵沃瘠，分植五穀，教民種山藁，蒔佐菽麥，俾無曠土。壽州不知蠶織，而地多椿樗，可飼蠶，迺遠購蠶種，教民飼養，農桑並興。其後



鳳陽亢旱，民多流離，獨鳳臺壽州秋成稔於他縣。部所撰在壽三年，令行化洽。陞泗州，會水災，籌畫振撫，飢而不害。擢「淮安府知府」。淮安故水鄉，基謂「聚眾水以爭一門，淮所以潰也，疏之不可緩」。於府東開濬東鄉澗市河於北，則開漁濱山字河於西，則開計城河壅滯，既通，農田資灌溉，引其流兼濟漕運，民便之。基博覽前史，於河渠水利圖經諸冊，丹鉛殆遍，故施行輒有成效。「乾隆」四十一年，擢「江南分巡道」，命甫下而卒。劉所撰傳

劉大紳 錄清史列傳

劉大紳，雲南晉寧人。「乾隆」三十七年進士，以知縣歸部選用。四十八年，遷山東

新城縣

遷者按新城縣即今山東省桓臺縣

時累年荒旱，大紳在任多惠政，民愛之若父母。五十一年，調曹

縣代者，至民數千，遮道乞留，鄰邑長山民亦代籲留。大吏爲留大紳三月，始抵曹任。

歲又旱災，重於新城。大紳方設法蘇其民，忽一河督一檄修趙王河決隄。大紳不得已，集夫役萬餘人，以工代賑。兩月竣事，無疾病逃亡者。旣又委辦河工，稽料三百萬，大紳以時方收歛，請緩之。大吏督責益急，與十日限，否且罪。民聞爭先輸納，未及期而數足。公暇卽親詣書院校士，嘗謂諸生曰：「小學一書，爲作聖之階梯，入德之軌途，師舍是無以爲教，弟子舍是無以爲學也。晚近急於利祿，惟以記誦詞章博取功名爲務，是以人心不正，達則驕奢淫佚，窮則僂捷偷薄。今與諸生約，必讀此書，身體力行，由灑掃應對，以馴致乎達天知命之域，庶幾明體達用，有益於天下國家之大。」於是士知實學，風氣一變。嘗按視鄉間，聞有議穀賤銀貴，徵期促迫者，大紳顧而語曰：「俟穀得價再輸未遲也。」語聞於大吏，怒其擅自緩徵，遴員代之，紳民慮失

大紳爭先交納，屆期畢完。大吏因飭徵累年逋欠，儻不足，終以代者受事，紳民愈恐，晝夜輸將，不數日，得銀三萬餘兩。大紳由是膺上考。初，大紳以忤上臺意，自劾求去，民聞之，環署泣留，且相率走訴大吏，適大吏有事於泰山，見而諭止之。大紳以是得不。至是，密自申請，民知之已無如何矣，乃得引疾歸。五十八年病痊，仍發原省以知縣用，補文登縣。未抵任，值新城縣修城，大吏徇士民請，檄大紳督工。五十九年，工竣，尋以曹縣任內舊案，被議革職，發往軍臺效力贖罪，新城曹縣民爲捐金請贖得免歸。一嘉慶五年，諭曰：「有人奏保劉大紳操守廉潔，兼有才能，辦理城工渡船二事，民情甚爲愛戴。該員籍隸雲南，著初彭齡送部引見。」旋得旨，仍發山東，以知縣用。嗣補草城縣。是年大雨水，大紳以災報，大吏駁之。民素知大紳賢，雖未得減徵，亦無怨謗者。十年，署「武定府同知」。適蝗蝻起登萊間，復值河南黃河水漫，自漕運河至大清河，災甚鉅，大紳奉檄捕蝗，並查辦沿河賑務。事竣，以母年八十，請終養。

歸。旋丁母憂，遂不出。以詩文教授鄉里，一道光一八年卒。入祀鄉賢名宦等祠。

### 劉體重

錄清史列傳

劉體重，山西趙城人。乾隆一五十四年舉人。嘉慶一六年大挑一等，以知縣分發湖南，歷署石門、新化、衡陽、臨武、衡山、湘陰等縣。一知縣。捐陞一同知。改掣江西，歷署九江、袁州、饒州、南昌等府。一同知。一道光元年，補一袁州府同知。一署南康、臨江等府。一知府。陞一廣信府知府。一六年，調吉安府。一十三年，再調撫州府。其宦轍所在有聲，於撫尤著。甫視事，親歷各屬，相度當因當革諸事宜，以時舉廢。所至問民疾苦，集父老子弟，以孝弟耕讀相勸勉。凡所區處，曲中隱微，而往復周詳，無異

家人屬吏不職，參劾無少徇，馭胥吏尤嚴。有攬辦詞訟者，發其奸隱，痛懲之。於府署堂後，設治事所，終日危坐，內外肅然。每夜分，檢校文書訖，出巡兩廡，察吏勤惰，僕從胥役，非稟令無敢擅出入者。郡城舊有「興魯書院」，體重厚其廩餼，勤加培植，尤崇尚經學，剖析疑義，娓娓不倦，後遂相沿以五經課士焉。其規矩嚴肅，諸生中或僣蹇從事，必繩以禮法。體重性端謹，動必循禮，每丁祭，輒先期詣學宮，躬執灑掃，滌器具，於視牲習儀諸典，亦胥蠲胥恪，謂「宮牆內事，非可任之胥役，於此不展其誠敬，雖讀書何益？」其學術純正，不爲異端惑。郡有觀音堂仙居處，前守奉祀惟謹，命毀之。社稷壇久圯，捐貲於南北郊，分立兩壇，以符典制。是年夏，河水溢，臨川下游被災，竭力振卹，散籽粒，俾民補種，雖災不害。又籌建義倉，以備荒歉，捐千金爲倡，郡民感德，咸樂輸將，積穀至五萬餘石。就倉之廳，事設義塾，延師課童蒙。陞任後，紳民卽塾爲生祠祀焉，稱曰「劉公倉」。十四年，擢「河南彰衛懷道」，筦河務。所屬爲河防。

要區，每當黃流盛漲，險工疊出，體重集夫，購料躬率，廳營員弁，往來巡行，動數百里，雖酷暑大雨無少息，故終其任，河流安濶，民無水患。沁水隄由民修築，體重以民隄單薄，擇要築子埵，並籌歲修費，垂永久。漳河無隄，防田禾屢被淹沒，體重深加疏濬，水無泛濫虞。道署駐武陟，有一安昌書院，一課武陟縣士，體重爲二府士，建「河朔書院」，傲白鹿洞，立條規於西偏祀十賢三儒，附義塾訓課。如撫州時，以創建書院及防河功，先後得旨優敘。十九年，舉大計卓異，尋擢「江西按察使」。一時新喻有糾衆抗漕之案，「巡撫」令體重帶兵彈壓，體重曰：「是激之變也。」單騎往諭之，衆解散，僅置首從二人於法。二十年，陞「湖北布政使」。二十二年，乞病歸，尋卒於家。體重整躬率屬，廉平不苛，尤長治獄，每蒞任，必榜積案於堂，次第清理。於屬縣之案，不行檄，不遣差，但函催解送人證，至則立訊，不肯須臾緩。遇愬期，坐堂上受牘，詰數語，卽灼知情僞，雖險健者莫售其欺。然慎笞杖，每於訊鞠時，引情據理，多方開導，俟

其人輪情自屈，始就斷。嘗令屬吏各設循環簿二本，將已結未結案刻期上聞，卽於簿批示審讞當否。故吏畏民懷，詞訟日簡，每去官，士民走送數百里不絕。二十五年，入祀武陟名宦祠。

吳 梯 錄清史列傳

吳梯，廣東順德人。「嘉慶」六年舉人。以一方略館臚錄，「議絀選」山東蒙陰縣知縣。「蒙陰」故瘠邑，聞者色沮。梯笑曰：「我輩志不在溫飽，甫得官卽計肥瘠耶。」遂之官。至，則令鄉舉齒德士爲「公正」，給戮記，俾防盜。除夕漏下，忽有距城四十里某「公正」以巨盜驟歸來告者，梯立督捕役，馳詣盜所，倉皇就縛。嚴訊不吐實，

威以極刑，作軒聲，蓋邪教林清餘黨也。乃訊盜婦，知爲他縣劇賊，比移查而盜斃獄中矣。縣當孔道，額設驛馬，每年以舊馬瘠者易新馬，馬未到則以民馬換，民每苦驛卒浮索，多以疲鶩應之，往往誤差，民累官亦累。梯革除之，復諭民種茶樹，除糧催，皆有實惠。鄰邑蝗發，獨不入蒙境，民以爲德化所感。旋調濰縣，縣濱海，圖利者欲上議開港招商，梯思濰與海通，時防賊擾，更開他港，恐後患甚鉅，拒不允。邑多水患，浚河脩隄，其患頓息。再調禹城，禹城歲漕六千餘石，用漕車六百餘輛，外復創薊車名，百姓苦漆派。梯下車，卽裁革之。邑故有官價，梯一按市估平給，聽訟輸囚，尤不敢率斷。某縣嘗有劫案被獲者，梯與審焉，刑未加，賊已吐實，獄成，梯獨不書諾，曰：「賊少而不實，不成信讞。」上官不悅。適河東解盜至，賊犯全獲，乃喜曰：「吳令真老吏也。」擢任「膠州知州」。一年饑，穀貴，梯勸捐雜糧，菽一糝五，稷秠各二，撓利爲半價，分糶。復平糶倉穀萬餘石，穀罄，而價愈騰。適得豆餅濟飢，策截留豆餅百六十萬斤，敷五



萬人一月食，於是城鄉分廠出糶，糧價頓平。以所得餅值歸商，民弗亂而商力亦弗耗。嗣後膠州饑，踵法行之，民無餒者。「耶中」某，巨富，卒，無子。妻陳氏擇族子爲嗣，遠族舉人某私結「耶中」族叔，強以己子入繼，陳訟於官。梯令立賢而親者爲嗣，嚴諭其族紳曰：「陳氏母子有他故，惟某舉人與族叔某是問。」氏母子亦無恙。再擢一濟甯直隸州知州。州有李澍者，最富，上官欲彌補鹽餉，滕州取澍充鹽商。梯以逼勒充商，必致破家，自爲稿申覆，力陳勒充之弊，懇請永禁。大吏悟，據情轉奏。李得免，以千金爲梯壽，梯力卻之，去任再餽，仍弗受。梯凡蒞任，必與差役約，因犯罪重，輕爲賞錢多少，差票限日收繳，藉票壽民者，革役反坐，命盜案須詣勘者，夫馬自辦，署明於牘尾，故相驗無供應之累。任某縣時，有犯逸爲鄰省所獲，姓名籍貫案由皆符合，旣認狀，鄰省置諸法，移山東飭縣銷案。梯以道遠，慮有賄囑認案者，存未銷，數月後，果於縣境緝獲本犯。縣有莊丁某，得罪主人，變姓名逃匿。其母疑子與莊主女

姦，爲莊主所殺。因以殺子沒屍控莊主。女數欲自盡。梯訪無確據，因思女不到案，則案不結，脫到案畏羞自盡。汚人名節，且殺人，非慎憲之道。乃入莊諭，懸千金賞贖莊丁，不數日獲之，事遂得白。梯在禹城時，布政使朱桂楨以薦於「巡撫」，「巡撫」方以浮言擬撤梯任，屬朱暉之，朱至濰縣，縣民莫不嗟歎，以官之去濰爲恨，遂極力保全之，卒爲循吏。嗣卒，年八十三。

李文耕 錄清史列傳

李文耕，雲南昆明人。「嘉慶」七年進士，以「知縣」用，分發山東，補「鄒平縣知縣」。十五年，以疾去官。十九年，病瘥，仍補原缺。在任五年，以清訟息爭，戢暴安良，爲

務，尤盡心教化。民婦陳氏，訴其子忤逆，文耕引咎自責，其子悔悟，叩頭流血，卒改行爲孝。呂素多盜，文耕立獲盜賞格，設捕役工食，釐弊剔姦，窮詰窩頓，盜風以息。創立義學，及「梁鄒書院」，使諸生誦讀其中，親策勵之。二十四年，調冠縣。二十五年，擢「膠州知州」。所至皆有循聲。一道光一二年，陞「濟寧直隸州知州」。三年，陞「泰安府知府」。四年，調沂州府。泰沂素稱難治，而沂俗尤強悍。文耕立屬吏課程，頒示前治鄒平成法，謂「官不勤則事廢，民受其害。而勤本於仁，無痼瘕在抱之心，必不能殷殷於民事；又本於誠，無旦明對越之隱，必不能懷懷於官箴。」官吏多化之。沂地產榭，文耕勸民廣植。蠶蠶復捐義倉，備荒。尤勤於捕盜，掖匪鹽梟，望風歛迹。民風一變。旋遷「兗沂曹濟道」。五年，晉「兩浙鹽運使」。六年，調「山東鹽運使」。時鹺商多虧累，文耕分別緩徵，令富商領運，不得以引地滯銷，賤價私賣。七年，擢「湖北按察使」。未至任，調山東，除懸案不結之弊，吏治肅然。十年，再調一貴州按察使。

立紡織局，使民織棉布，以敦節儉；家喻戶曉，勞瘁不辭。十八年卒，入祀名宦，並鄉賢祠。

劉 衡 錄清史列傳

劉衡，江西南豐人。副貢生，充「正白旗官學教習」。期滿，以「知縣」用。嘉慶「十」八年，分發廣東，歷署四會、博羅等縣事。補「新興縣知縣」。父憂服闋，選「四川墊江縣知縣」。署墊江縣，旋調巴縣。衡爲人明察敏事，習文法，然持大體，通達下情。其治愛民如子，勤力有方略，好爲民興利除弊，誠信動人，故所居見愛去見思。學務經世，經史百氏無不通，尤嗜尋繹律義。始以「知縣」候銓家居時，其祖「編脩」焯

父「歲貢生」斯禧，謂「令最親民，亦易厲民」，日夜與衡究論古循吏爲民實政。初之粵，奉檄巡河，廉知巡河兵役，素通盜，日夜坐臥船中，與卒役同勞苦，俾不得逞其姦，河盜斂戢，所部肅然。四會爲粵瘠邑，盜賊往往白晝掠人，官不能治，反鉗繫亡家，盜滋熾。衡乃仿古寓兵於農之制，團練壯丁，連村自保，盜不敢近。尋奉命調捕會匪，得其籍，臚載人多，遠近駭動，亟焚之以安反側，祇擒治其渠，衆乃定。博羅城中，故設徵糧店戶數家，鄉又設十站，民苦繇重。衡至卽撤之。邑多自戕案，里豪蠹役維持之，害滋甚。衡察實，立釋誣濫，嚴懲主使者，親歷各鄉，多方開導，自是，民知自愛。及官蜀，一以治粵之法治之。墊江俗輕生如博羅，衡先事以言曉譬，民知徒死無益，終其任靡自戕者，獲一囑。匪「初犯者，曰：『飢寒迫爾，』乃給賞，使置擔具以謀生，爲約再犯不宥。匪聞咸感泣改行。梁山與墊江皆隸州，衡調梁山時，墊人訴於州及大府，曰：『願還我劉公。』梁山民亦哀大府，曰：『乞暫假劉公。』梁處萬山中，距水道。

遠歲苦旱，衡相地修築塘堰，延亘數十里，以時蓄洩，至今利賴之。倡捐置田，建屋養孤貧，歲得穀數百石，全活無算。一布政使一陸言下其法，令各州縣照行。巴縣爲重慶首邑，五方輻輳，訟獄繁多，號稱難治。倚食縣署者，白役至七千餘人，自衡蒞事，役無所得食，散爲民，存百餘人，備使令而已。值歲歉，衡建議謂：「濟荒之法，聚不如散，一命各歸各保，以便賑恤。是年雖饑不害。」衡初受任時，積贖數千，泊卸篆，僅遺某舉人請咨一案，移交後令而已。嘗道過墊江，墊人喜其還，壺漿道迎，歡聲雷動。已而知赴他任，感泣如失慈母。其得民心如此。衡以律例命意忠厚，非聖人不能作，故本之爲治，以求達其愛民之心。知愛民先在去其病民者，故恆寓寬於嚴。每謂「官民阻隔，皆緣門丁書吏表裏爲奸」，故所至不用門丁，惟以「官須自作」四字爲宗旨，設長几於堂左右，分吏戶禮兵刑工爲六榻，房吏呈案，則各就左几之榻度之，而擊磬以爲號。衡聞磬自取入，立卽核辦，旋發出，置於右几，亦如之。吏以次承領，一不經

象丁之手，故擁蔽悉除，有訴訟者，輒坐堂皇受牘，親書牒，令原告交里正轉攝所訟之人，兩造俱到，一訊卽結，無冤者。嘗懸鉦署前，民有急難，許擊之以聞，卽爲審理。非重獄不遣句攝，隸卽出牒，必注役之姓名齒貌於籤，又令互相保結，設連坐之法，蠹役無所施其技，有事於鄉，省僕從，與馬工食自給，俾無擾及閭閻。有兄弟爭財者，反覆勸導，動以天性，卒至感悟交讓。衡性素嚴重，然每臨訟，輒霽威，俾得通其情，扶不過十。惟於豪猾，則痛懲不稍假借。嘗延訪士大夫，周知地方利害，次第舉革。同城武營，極與和衷，時周其乏，俾緩急可以相倚。創立城鄉義學，公餘輒親督課程，考其勤惰，而勸其志行。其爲治大要以恤貧保富，正人心，端士習，爲主。一總督一戴錫三巡川東，旁邑民訴冤者，皆曰：「乞付劉青天決之。」語達天聽。七年，擢一蘇州直隸州知州。一引見，蒙召對，訓以「公勤」二字。八年，遷一保寧府知府。一九年，調成都府。每語人曰：「牧令爲親民之官，隨事可盡吾心，太守漸遠民，安靜率屬而已，不如爲

州縣之得一意民事也。」然所在屬吏化之，無厲民者。十年，陞一河南開歸陳許道，  
「所屬聞衡名，轉相儆戒。是冬，使者闕河防，江南北皆以料墾不實，多罷黜，惟河  
南廳汎免。未幾，得痰疾，「巡撫」楊國楨疏爲陳情，而狀其治蜀政跡，請優之以風  
有位，奏入，賞假兩月調理。外臣四品以下無此例。蓋特恩也。久之，未愈，遂乞歸。二十  
一年卒。卒後數年，四川墊江梁山巴縣及廣東博羅縣，均請入祀名宦祠，先後得旨  
允行。「同治」五年，「四川學政」楊秉璋復疏陳衡歷官循績，並遺書以聞，諭曰：  
「劉衡歷任廣東四川一守令，一所至循聲卓著，去官四十餘年，至今民間稱道弗  
衰。所著庸吏庸言，蜀僚問答，讀律心得等書，尤爲洞悉閭閻休戚，於興利除弊之道，  
籌畫詳備，洵無愧循良之吏。著將歷任政績，宣付「史館」編入循吏傳，以資觀感。」  
衡所著治譜外，又有六九軒算書五種，論者謂其中明古義，曲譬旁通，有裨後學。又  
著有小學書，爲時所稱。（下略）



費庚吉

錄清史列傳

費庚吉，江蘇武進人。四歲而孤，母徐氏督之讀，以貧育於外家。嘉慶二十四年，試進士第一，授一禮部主事。庚吉自以節母之子，每彙題節孝，必肅容具稿。（中略）「道光」七年，充一「大清通禮纂修官」。十七年，補一湖廣道監察御史。「五月，授一河南汝寧府知府。一朔望詣明倫堂，集紳耆，告以士君子居鄉當爲守土吏。佐慈惠廣教化，矜式後進，使鄉人不爲苟且媮薄之行。召諸生講明正學，申義利之辨。暇則屏驕從，循行阡陌，與父老言農，與子弟言孝，作勸戒歌，曉婦孺，環聽若堵，民忘其爲官。嘗謂一民風由於士，士風係於官，欲教士民，不如先教牧令。」乃爲書戒曰：「牧令與民一體也，太守與牧令猶一家也，民失其德，牧令之責也，牧令不能使民之無失德，則太守之責也。汝南居豫省之中，近北五邑，性多剛，剛則直而易感，不善

治之，則懼其悍；近南四邑，性多柔，柔則順而易從，不善治之，則懼其刁。悍與刁，非不可化，視爲治何如耳。上古官事與民事合，而治道盛；晚近官事與民事分，而治道衰。其貪酷闒茸者無論已，間有聰明強幹之吏，類專心於官事，以供張爲結納，以掩飾爲調停；其於民事，漠不關心，惡在與民一體也。民事莫大於教養，尤莫難於使之自爲教養。嘗思之而知其難矣，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有徑直以行者，有委曲以行者，假手吏胥則吏胥壞之，假手門丁則門丁壞之，假手鄉約里正則鄉約里正又壞之，然則終不可行乎？在出以虛心，持以實心而已。爲政者當視其事爲天下之事，非一人之事；爲一己之事，非他人之事。邇欲以清其原，窮理以擴其識，問之長官，問之僚屬，問之賓朋，問之鄉大夫，鄉先生，問之田夫野老，告吾善者，從如流水；規吾過者，改如轉圜；洗其嗜欲功利之私，破其養尊處優之習，出一語質諸鬼神，民自知其不貳，下一令堅如金石，民自知其不欺。養與教並重，而養卽寓於教之中。教富者以睦嫻

任恤，而富可養貧；教貧者以勤儉安分，而貧可自養。宣聖諭以教民，不必專在朔望也；當於城市村莊，隨時求宣講之法；嚴保甲以弭盜，不必專在鎮集也；當於孤村單戶，隨地求聯絡之方。尊禮高年，則人知敬老；表章節孝，則婦盡懷清。日坐大堂，示民以公；疾趨過廟，使民知敬。紳之賢者，優崇而咨訪之，則民情可通；衿之劣者，擯絕而懲創之，則民氣可靜。聽訟不可留，宜持詳慎之意；催科不容緩，宜屬撫字之仁。事上宜謹，可爭是非而不可傲；待下宜謙，可絕情面而不可陵。捐輸所以急公，可勸不可罰；罰則近於攘，賽會所以從俗，可偶不可躡。躡則近於荒。有時或不廢詠歌，所以導民之性情，不可以空文妨實政；得暇則參觀經史，所以資吾之考鏡，不可以泥古拂今情。差徭可減則減，少一分科歛，即留一分脂膏；糜費可省則省，去一分酬應，即免一分虧累。官清則役畏，官健則捕精。署以內，毋好古玩，毋進優伶，毋輕宴會，不惟節用，自可清心。境之中，嚴辨訟師，嚴除豪霸，嚴禁娼賭，不獨防姦，兼堪厚俗。所謂官事

與民事合者，如此。言之非艱，行之惟艱，自問此心，不肯以空言欺世，然但可爲知者道耳。努力明德以答蒼生！到任數月，境內大治。未嘗鞭人至百，而獄訟衰息。馬氏爭田三十年，庚吉一訊而解。族長馬賢者，年八十六矣，自己誓言「身年老可不到案，聞太守賢，是以來，目不見青天，得握青天手，死不恨。」庚吉憐其老，引手慰撫之。賢流涕曰：「百餘年無此官矣。」庚吉母病，民相率禱城隍神，至數千人，止之不可。曰：「出於心之不自知，且恐使君去也。」二十二年，調知開封府，耆老請留四閱月及去，送者數萬人，生童負笈從之，開封者數百人。抵任七日，有旨授「福建糧儲道」。時洋船初犯境，庚吉攜僕役二人往，每食一盞，公服外無餘衣。檄辦泉州行營糧臺，兼充「翼長」。向例，「糧道員」得月領鹽菜火食銀百五十兩，庚吉以既有養廉，推以犒士。疾卒於軍，祀名宦祠。著有毛詩約旨三十卷，歷代名臣管見錄十二卷，宗廟時享次鈔考四卷，詩文集十二卷，外集一卷，治汝官書四卷。

吳應連 錄清史列傳

吳應連，江西南城人。「道光」元年舉人。十三年，以「知縣」揀發四川。歷署天全、涪州、永川、安岳、蒲江、新津、綿竹、仁壽等州縣事。二十八年，補石泉縣。遷者法：石泉縣，即今四川省七川縣。三十二年，調補彭縣。一咸豐一四年，卒於任。涪州濱江，黔蜀水交會，磨盤火峯、麻垵、羣豬各灘石，縱橫江中，觸船輒破。應連募工鑿險，水勢漸平。及永川之擊蝦蟆口灘，仁壽之開石棧，石泉之平曲山崗，皆自出廉俸，以為民利。所至擴書院，增膏火，葺江之一鶴山，一彭縣之「九峯」，一安岳之「龍泉」，石泉之「西山」，一永川之「錦雲」，一東泉，一其尤經意者也。涪地多桑，而民不知蠶，應連購蠶，教以養蠶繅絲之法。於石泉安岳種桑數萬株，繭絲之利遂普兩縣。「道光」十七年，涪州水暴漲，淹沒田廬，應連捐資賑濟。邑舊有浮屍會，每屍給棺一錢五百，舟人利其死而後救。應連改為

救生艇，凡獲一屍，祇給棺無葬費；救一生者，賞錢千。二十一年，安岳大旱，饑民洶洶欲爲變。應連捐三千金賑之，不及申請，輒發常平倉穀，分設男女粥廠，日巡視散放。至秋熟，則自購穀補之；富者感其誠，爭相轉輸不絕。安岳民嘗爭水構壑射履阡陌，爲定蓄水法，令多開陂蕩，浸田疇，多少有程，啓閉有時；計修新舊塘堰三百九十餘處，水足而爭鬪之風自戢。在永川亦疏濬舊堰七百餘所。灌江石泉多山，則度地引泉，停滯有備，田遂爲上腴。彭縣水利，自海子分支，析爲東三河，西四河，夙資灌溉，惟蓄洩無法，非竭則溢。應連籌酌形勢，隨地鑿塘築堰，殺漲節流，無有旱潦。石泉地界生番，蠻族築礮而居，伺間潛出殺人越貨。應連擒治驍桀，曉衆番以大義，擇其子弟開敏者，送旁近鄉塾肄業，番人化之，相戒勿再犯。仁壽三鄉皆山，盜賊窟宅其中，四出爲暴；大吏稔應連能，檄署仁壽。至三日，卽獲首匪斬之，餘衆驚遁。涪州有兄弟五人，號五虎，人咸畏避之。應連乘其不備，執之，悉論如律，民爲作伏虎頌。一咸豐二四

年檄解餉赴鄂；行抵漢川，值武昌陷，賊聞鉅餉至，分道要截；應連疾馳七晝夜，達大營。一總督「奏請，加一同知」銜。洎回彭縣任，以鄰氛不靖，練鄉團，置器械，定章程；厥後朱藍兩逆逼城環攻，皆賴鄉勇之力得保全。而應連遂以是病卒。易箘時，猶喃喃論濬濠練勇事。彭民追思遺愛，援汝州民留葬劉審交故事，殯應連於城內三忠祠旁；執紼會葬者數千人，歲時伏臘，各具酒脯以獻。涪州、安岳、永川、石泉、仁壽、蒲江各州縣，士民亦聯名請祀名宦祠。（下略）

石家紹 錄清史列傳

石家紹，山西 冀城人。柏視山房集石瑞臣傳書後以拔貢，爲「壺關縣教諭。」實心課士學，使者稱爲

真教官。道光一二年，成進士，授「江西龍南縣知縣」。發奸摘伏，有神明稱。調上饒，再調南昌首縣，最繁劇，治之裕如。理訟必細心勘鞫，至夜分不輟。時連年水患，饑民聞省會散賑，聚附郭之沙井，上官檄家紹及一新建令一辦賑務。始散米，令饑民日糲已而，來者蝟集，瀕河地幾莫能容，且慮人衆滋事，於是改散錢，令得錢各返鄉里，候截留漕米濟之。閱兩旬，衆漸散去。而水患益棘，家紹請於上官，開倉平糶，其力不任糶者，復分廠煮粥以賑之。主者循例，備三千人食，而就食者五萬，扶老攜幼攘臂喧爭，國朝先正事略聲震屋瓦。柏硯山房集石 瑤臣傳書後大吏不知所爲，或曰：「急檄石令。」家紹至，諭衆曰：「食少人衆，咄嗟不能辦，汝等其速散，詰朝來，斷不使有一饑民無粥噉也。」國朝先正事略則皆迎伏跪拜曰：柏硯山房集石 瑤臣傳書後「石爹爹不欺人，國朝先正事略願聽處置。」柏硯山房集石 瑤臣傳書後爹爹者，江西民呼父也。歷署大庾，新城，新建，擢「銅鼓營同知」，一署「餘州贛州二府」。所至皆得民心，國朝先正事略自大吏僚友，縉紳先生，士民卒隸，無不以爲循吏。柏硯山房集石 瑤臣傳書後顧自視常



歆然。國朝先嘗自記曰：「吏而良，民父母也；其不良，則民賊也。父母吾不能，民賊也，則  
 吾不敢，吾其為民傭者乎！」因自號曰「民傭」。柏說山房集石 淮臣傳贊後十九年卒。五縣皆祀名  
 宦。南昌民尤德家。結醮金建專祠於百花洲恆沙寺之右，久而奉嘗不衰。國朝先 正學略

雲茂琦 錄清史列傳

雲茂琦，廣東文昌人。「道光」六年進士，以一知縣一用分江蘇。七年，補「沛縣」知  
 縣。「判決如流，每聽斷，必與民談。井里桑麻，年穀豐歉，諄諄以務本業，忍忿爭為勸，  
 懇懇如家人。父子民感其誠，訟頓減。接見紳耆，詢民間疾苦，輒采擇施行。出則輕騎，  
 滅從，酒漿芻豆，毫釐不以擾民。案判後，民情有未盡伸者，許面訴，必得其情而後已。」

葺修一歌風書院；一暇則親往督課，語諸生以身心性命之學，自登降，拜跪，揖讓，周旋，皆有準的；鄰邑聞風來學，至廡舍不能容。呂舊無鄉賢名宦祠，茂琦爲集資創建；復修萬壽宮以朝朔望；葺吳公祠以順輿情，吳公者，一明「嘉靖」時歲荒施賑而祠之者也。沛地低窪，夏秋水潦，禾稼輒淹沒。茂琦躬親相度，開濬溝洫，日後年穀屢登。南關外有橋久圯，茂琦成之。境多盜賊，無緝捕資，益橫行，茂琦適量道里遠近，給捕費，復多懸重賞，賊皆屏息。悍盜某，久未獲，茂琦訪其巢穴，往捕之，盜聞自毀其子，欲以誣捕役，及見茂琦，震懼不敢欺，遂擒而寘之法。（中略）九年，調六合縣六合偏近江淮，連年大水，田廬淹沒殆盡。水初至，居民安土重遷，水深不及避，緣隄升樹，號聲聞數里，茂琦親雇船，載餅餌，四出賑救。逃入城者，開倉予之食。水止，卽親往各鄉，編戶籍，計口授粟，至期領糧；去城遠者，榜通衢，許糴粟轉相貿易，民便之。嗣以倉儲不繼，捐金爲倡，富商大戶，激於義，亦捐積至萬餘緡，民無流亡。孤貧節婦，月給銀米，

年例符者，必呈請旌表。邑多淫祀，飭毀之，而民懾於禍福，不爲動。茂琦親往毀其像，祝之曰：『如能爲厲，身獨當之！』隨因其址，建萬壽宮，社稷壇，先農壇，改建「六峯書院」，一捐廉置田，備賓興費；立集善堂，以拯饑恤幼；立種德堂，以施藥濟貧。屯田十六衛，典質略盡，運戶苦之，復捐廉彌其缺，漕累以甦。十二年，充「江南鄉試同考官」。十四年，署「督糧同知」，一尋署「河防同知」。一保薦卓異，引見，授「兵部郎中」。轉「吏部郎中」。以職事稀簡，壹志於學，與同志切劘研究，晨夕不倦。未幾，以終養告歸。立宗規十四條，家勸十六條，訓示家人，大旨以務孝弟，崇耕讀，黜異端爲要。建祠修譜，置祭田，仿范仲淹法，歲計所入以資近屬之貧者；別立闡道堂，備族人應試之資。與弟茂瑰友愛，田廬取其湫隘礪瘠者，而讓爽塏膏腴者歸之弟。瓊去京師遠，簪一千緡，息助公車費。試院地卑，苦雨泥淖，捐資墊以石。青瀾港海口，爲縣要衝，道光二十八年，海寇嘯聚窺縣城。茂琦結安全社，立章程二十條守禦嚴，寇不敢犯。縣道

去。復擇要增建礮臺，捐集錢三萬緡，濬池築城，以備後患。建文昌閣，尊經閣，工竣，得旨嘉獎。郡幕僑居「瓊臺書院」，久遂踞之，茂琦白「巡道」復之。旋主講「瓊臺書院」，揭學規五則以訓生徒。每朝暮坐講堂，殷殷督課，有進質者，輒喜曰：「學貴善疑，方能有悟。」因指示源流，同異，務領解而後已。夜分輒考授天文度數，證以京房崔浩諸家之說，反復開誘，不厭求詳。平生儉以自奉，官京外幾二十年，被服恆如儒素。性質直，能習勞，竟日危坐，無跛倚容。二十九年卒，入祀沛縣六合縣名宦祠。

### 陳崇砥

錄清史列傳

陳崇砥，字廷佐，官人。「道光」二十五年舉人。「咸豐」三年大挑，「知縣」，籤分

直隸八年，署東光縣知縣。一適海口有警，大吏檄沿河州縣，捐辦礮臺木植。崇砥以東光初罹兵難，民力不勝，自出俸餘採買。士民聞之，相率輦木至堂下，酬以值不受。兩月，得千五百株，如數報解。九年，調署赤城。是年冬，補一獻縣知縣。一縣經兵燹，馬賊充斥，劫獄搶犯，城中一夕數驚。崇砥擇健役，購線緝捕，渠魁多就擒。命城鄉練團，選正紳爲之長，具資糧器械，立團十六，合丁壯千五百人，每月每村三班輪值，值五百人；行之期年，邑亦有備。瀛渤間地多平曠，每值夏秋，賊伏田禾中，爲劫奪。崇砥令於集鎮要害，掘塹築垣，添設屯鋪，以爲守禦。鑿相望，柝相聞，由是盜賊不得入。一捻一逆，張錫珠寇近畿，距獻五里，崇砥先期調練勇人守，開門納逃亡婦女，集紳民誓於神，復出俸增餉，衆皆感泣，願以死效。賊知有備，遂東遁。方賊之西竄也，日馳數百里，民之避地河間者，守令閉門不納，且飛書崇砥，令拆臧家橋爲寧津，吳橋阜城，東光，景州五邑入都通衢，崇砥得書，力阻之，謂「正宜安集難民，遙爲聲勢，豈可

夷險塞阻，更示以弱。方今溱沔水生，五路羽書，日數十至，此橋拆，文報不通，且委東鄉百姓於賊，非計也。」知府悟，議乃寢；賊果無所掠而逸。縣有天主堂，其黨徐博里，嘗干以事，崇砥斥之曰：「教事爾自主之，民間獄訟，有國典，爾無包庇，以累和好。」博里氣阻。一禮部尙書「郝嵩藻，奉舉循吏，以崇砥名上，擢保定府清軍同知。」一「同治」四年，署「定州知州」。五年，辦軍需局務。一西捻一平，賞戴花翎。八年，「直隸總督」曾國藩檄崇砥辦水利。崇砥以保定府河，港汊分岐，淤淺難稽，請令沿河汛官，編字分段，循隄安牖，每月水長落，分別開報，并添置夫役器具。淤塞者隨時淘汰。以河勢不能均平，商船打壩，致爲河累，議設壩船，遣河兵視守，酌給開板椿木繩索。遇淺搭橋，以便行旅。復以沿河鹽務爲大，請蘆綱撥款，備運送鹽船諸費。所論皆切要。九月，暑「大名府知府」大名亂後，民多築寨堡自衛，崇砥恐易藏奸，飭屬查明所轄團寨，開具里數及寨長姓名，繪圖貼說。官自履勘，收存軍械，擇公正紳耆經

理，衆衆抗差之風以息。畿南久苦旱，一河南巡撫「錢鼎銘」邀崇砥襄賑事，崇砥乃議擇災重之區，郡抽以邑，邑抽以村，村抽以戶，戶抽以口；地在十畝外者不賑，極貧者大口給制錢千，小口半之，壯者不給，始，委員編查保甲，繼造應賑冊，復查無異，則告以貸。每十戶立借領一，保結一；每戶給貸票一，注村居姓名丁口錢數；十戶揭一榜。散錢之日，先期設局，令出驗貸票，加戳記，然後赴賑所驗領。事畢，奏請蠲貸，民皆欣悅。南樂鄉民以差徭聚衆抗官令，飛章告變。崇砥輕騎往，謂曰：「爾等反乎！」皆曰：「不敢，惟苦徭重耳！」崇砥曰：「徭當輸否？」皆無辭。乃曲陳利害，平其輕重，曰：「是吾民，當不犯上。」衆歡然，即日輸納，無敢後。有副將某，駐兵獻縣某村，兵不戢，衆疑其僞爲官軍者，移團掩殺，戕副將。旣而知誤，恐遽不敢散。縣令出捕，則大譁抗。大吏以崇砥舊有聲於獻，檄往治。衆喜曰：「好官來矣！」崇砥召團長曰：「國法戕官干重典，况又拒捕，與逆何異？事已至此，惟舉首禍者，吾當爲若解。」衆感泣，縛

爲首數人以獻，崇砥請免脅從者，遂無事。屬當他調，士民將赴省乞留。直隸總督李鴻章寓書崇砥曰：「執事多善政，百廢俱舉，惜以特簡有人，不得借寇，望將治績告新守，俾吾民留去後思也。」七月，回本任。十二月，署順德府。十一年，補授河間府。河間詞訟甲通省，崇砥申清訟之令，刻期審結。所屬有疑獄，皆代裁決。東光爲崇砥舊治，有來訴者，或不輸而服。期年，案清，人謂五十年所僅見者。河間當滹沱下游，水潦爲災，砥崇請以本年賑項，築古洋河隄，自獻縣至肅甯六十餘里，於蔡家橋以上作隄，以防支流迤西開溝六千餘丈，以資宣洩於馮家村至高日口，買地疏濬，造橋建閘，防子牙河暴漲。由是古洋河通流，高下之地皆大稔。采古今捕蝗成法，刊爲治蝗書，尤善治獄。東明人郝延齡女，先許字周敬止之子，周以子塲辭婚，郝復受周慶雲聘。後慶雲家中落，婚書又失，欲娶女，郝不可。而以女送敬止家，聲言守節，敬止拒之。郝乃詭稱敬止子被擄未死，遂涉訟。崇砥判曰：「敬止以子塲辭婚，女與周恩義



已絕。慶雲婚書雖失，有媒妁之可證，不得以貧寒萌他念。命慶雲列日與郝女成禮。延齡父子並爲生員，如予褫革令，其女愈難自安，且失兩姓好，宜薄懲示警。『獄遂定。長恆人薛玉成，其父爲聘李姓女爲養媳。年十四，未成婚。玉成屢挑女，女拒之；後竟殺女。鞠者以夫毆妻至死律定讞。大吏檄崇砥親訊，知女曾納段姓聘，段子爲賊擄，女至薛家，獨不忘段；薛之父母欲子成婚，以絕女望，屢挑屢阻，至於被殺。崇砥謂『女不許聘，則父母凍餒，而心未忘段，抵死不悔以待之，旌之宜也。薛子以父母命而得妻，照前律亦宜也。必以君子之道，責村農小兒女，則過矣。』時違其議，積年重案，平反得雪多類此。一光緒元年，卒於任。

朱次琦

諫清史殘傳

朱次琦，廣東南海人。道光二十七年進士，分發山西。咸豐二年，擢襄陵縣事。縣有平水與臨汾縣分漑田畝，居民爭利構獄，數年不決。次琦至，博詢訟端，則強豪壟斷，屠奇，有水無地者，有地無水者，有地無水者，向無買水券，予之地，弗予之水，有水無地者，向有買水券，雖無地，得以市利。於是定以地隨糧，以水隨地之制。又會一臨汾縣知縣，一躬親履畝，兩邑田相若，稅相直也。迺定平水爲四十分，縣各取其半。復於境內設四綱維特之，曰水則，曰用人，曰行水，曰陡門。實得水田萬四百畝，有奇，邑人立碑頌之。繫囚趙三，不稜劇盜也，越獄逃。次琦未抵任，先出重賞購。知其所適，亟假郡捕，前半夕疾馳百二十里，至曲沃郭南，以俟。盜衆方飲酒家，役前持之，忽樓上下百炬齊明，則赫然襄陵縣燈也。迺伏地就縛。比縣人迎新尹，尹已組繫。

原賊入矣。遠近以爲神。(中略)每行縣，所至拊循，媿媿，老稚迎笑。有遮訴者，索木倚在道，與決，能引服，則已。恆終日不歸一人。其他頒讀書日程，創保甲，追社倉，二萬石，禁火葬，罪同姓爲婚，卓卓多異政。在任百九十日，民俗大化。其去也，攀留萬人，至門，隨橋折，爲立主祀之。鄧伯道祠，後勳建，朱使君祠，春秋報祀弗絕。先是，南方盜起，北至揚州，次琦猶在讓陵，謂官「湖廣全督」聯緒關隘，爲三難五易，十可守，八可征之策。大吏不能用，遂引疾去。歸，則講學九江鄉，生徒百數十人。嘗省弟子，亦有來學者，足不入城市。有後朱子之稱。時稱說浦江鄭氏，江州陳氏，緒義門，及朝廷捐產，准旌之例，由是宗人捐產贖族，合金數萬，琦呈請立案，爲變通范氏，義莊章程，設歲課，祀先，養老，勸學，矜恤，孤寡諸條，刊石，世守之。「同治」元卒，與同邑徐台英，奉旨起用，次琦竟不復出。「光緒」七年，「兩廣總督」張樹聲，「巡撫」裕寬，疏其學行，特賞五品卿銜，逾數月卒。(下略)

錢德承 錄清史列傳

錢德承，浙江山陰人。由監生捐一從九品。一「道光」五年分發湖北試用，歷任漢州、麻城一巡檢。一以捕盜功陞「縣丞」。一十九年，補一石首縣丞。一二十三年，改發江蘇。二十四年，攝「吳縣丞」。二十六年，補一上元縣丞。一葺先賢祠墓，修義塚，有暴棺不葬者，出俸錢掩埋之。復捐修屋三楹，歲收租以資善舉，禁書役毋得苛索，一切陋規悉罷之。二十八年，權知高淳縣事。縣境地分七鄉，附城者四，其三鄉遠且阻湖，德承下車，先清附城四鄉宿案；卽詣三鄉，假廟宇判決，兩月盡結。邑患蝗，德承令寅午二時捕之，旬餘蝗盡。二十九年，以整理鹽政功陞一知縣。一「咸豐」二年，補「金匱縣知縣」。三年，調署青浦。青浦當周立春亂後，民輒目所惡爲餘黨，德承下令捕黨惡十三人，誣告者以其罪罪之。時上海猶爲賊踞，距浦不百里，邑民被脅者多。德

承以鄉團法箝束之，令自歸免罪，並教以聯絡應接之術，於是民情固，而匪勢日衰。大吏以軍儲孔亟，議開徵，浦民環署泣訴，德承善言遣之。已而檄下，令徵錢漕十之四，乃具牘力爭，謂「官可去，事不可辦」，卒得請。四年，復金匱任。有鹽梟械鬪，久未成讞，德承一訊而結。金匱紳士完漕，恆減民戶數倍，德承令紳民畫一，諸不便者百計撼之，不爲動。上海克復，叙防堵績，賞戴藍翎，加「同知」銜。六年，丁母憂去官。旋以常州府屬團練得力，保以「同知直隸州」用，並留辦常州軍務。十年，奉文回籍，補行守制。一「同治」元年，攝元和縣事。尋調崇明，崇明濱海，民鮮由禮，德承採節義可風者，旌獎之，遇貧乏無告者，撫卹之，復廣置義阡，掩骼埋屍，行不數月，風氣丕變。邑故爲海賊逋逃藪，黃六郎者，劇盜也，黨羽實繁，德承以計捕誅之，餘黨乃散。邑素健訟，德承定傳審之法，禁胥役需索，道里遠近給以資，久之，民以見官爲恥。故事，邑田環海，恆有漲沙，三年一均，有餘則以償賦之不足，官斯土者，多取以自給。德承舉

所得五千緡，悉以濟軍。「巡撫」李鴻章上其治狀，得旨以「知府」用。二年，署「松江府」知府。一時蘇省兵民交鬪，德承與統兵官力解之，免民軍中樵蘇之供，兵民以安。松江漕賦最重，亂平，方議規復。德承徧勸屬邑，酌定科則，陳請均漕減賦者數四。松江漕額，視前得減十之三；乃刊勒成書，俾爲定法。府屬蘆洲，久未定賦，民糾結爭訟，德承冒烈日履度之，感熱咯血不少休息。嘗飲水味鹹，意海塘必有傾壞者，察之，海寧塘果圯，卽日補葺，沿海田畝得以無患。又脩饗宮，建試院，繪纂府志若干卷，皆精心規畫，力爲其難。三年，調常州。時府城初復，窮民無所歸，德承於城南北設粥廠二，日再食之；其去城遠而艱於就食者，計口授以錢；冬則製棉衣衣之；城鄉安然，無凍餒者。於是禁遊勇，招商賈，勸耕織，濬水道，百廢並舉，手札下屬吏，累千百言，雖疾弗少懈，其奉行不力者，聞於上官黜之。一撫「一臬」兩署燬於賊，修復工賞，當七萬金，德承任其事，費減半。五年，兼督海運事。六年，權蘇州府。吳中風尚奢靡，肆市

往往男女雜坐，德承錄大清會典，並節鈔律例揭於市，嚴加禁止，風氣頓改。江北州縣，訟獄積滯，德承定發審新章，並令各屬增設月報，弊遂除。七年，海運事竣，保以道員用，旋署鎮江府事。郡治華洋雜居，勇匪混迹六七濠等處。會鹽梟約期爲變，德承出不意掩之，獲犯數人，事卽定。先是，府城設有留養所，普仁堂，育嬰堂，恤嫠會，各有廬舍田畝，兵燹後漸多侵沒。德承詳加清釐，得田一萬一千餘畝，房舍數十楹，手訂章程，概復舊觀。鎮俗多溺女，懸爲厲禁，并增育嬰堂以收養之，距城遠者由近鄉寄以資。郡濱大江，多風濤患，德承令救生船時出拯濟，並開江口淤河以資停泊，行旅賴之。八年，以前督海運出力，加三品銜，旋署江寧府事。初，德承之宰高淳也，以地處江之下游，民圩易決，乃預令典肆儒絮，並市蒲包藏之庫。秋大雨，湖漲，德承巡視各圩，或以蒲包實土填之，或塞以絮，圩皆得全。時永豐圩將潰，馳往救之。至則水與隄平，風雨狂急，德承令健者五百人，負絮背水坐於隄，隄內下木椿，實以土，自己迄申，

風雨不已，負絮者戰慄無人色，德承溫語撫循，戒毋動，而自往來雨中，水流面如注，督迫工作，歲事乃歸。及守江寧，又值大雨爲災，山水下注，江流暴漲，冲上元江寧沿江各圩，房舍半沒，德承冒雨周視，力爲捍禦，擇高阜樓止流民，又於近省之虎賁倉設廠收養。上元七里洲圩，民貧不能自修，德承籌資三千餘緡，興築之。江寧每屆隆冬，有散棉衣之舉，水災而後，德承假款豫爲購製，並勸集五千餘緡，以羨餘爲掩埋棺木之用。又設當牛局，官爲收牧，來春聽其贖歸。九年，「西捻」肅清，錄功換花翎。是年冬，再蒞鎮江，尤加意水利。郡城河北水關至甘露港，出江南水關至便宜橋，達運河，計長一千四百丈，有奇，自「乾隆」中開濬，歷百數十年，日就淤塞，德承集資脩之，河流乃暢。十年二月，以病去官，卒於籍，祀松江青浦名宦祠。



楊榮緒 錄清史列傳

楊榮緒，廣東番禺人。咸豐三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六年散館，授編修。己未辛酉兩充順天鄉試考官。十年，補授河南道監察御史。一時戶部尚書一肅順，導駕幸熱河，意叵測，榮緒與同官抗疏，力請迴鑾，又劾參贊一國瑞，執法營私，風裁大著。十一年，掌四川河南等道御史，幫辦五城團防事，歷署京畿廣西兩道御史。刑禮兩科給事中。同治二年，授浙江湖州府知府。時府治甫克復，荒墟白骨，闔無人煙，榮緒安集流亡，閭閻漸復。乃置善後局，規畫庶政，各屬糧冊無存，榮緒招徠墾闢，試辦開徵，數年，銀漕加於疇昔，湖蠶利甲天下，亂後桑株盡伐，榮緒課民復種，貧者給以桑苗，苑然成林，絲業復盛。府故濱湖，匯天目諸山之水，舊設三十六澗，以資宣洩，榮緒以經亂多淤，設法疏濬，又洵汰城河，北塘

河，碧浪湖並立。歲修章程，著爲令。復府城育嬰堂，令南澡長與荻港，皆次第創設。又飭各屬立留嬰公所，全活者萬餘人。重葺學校，建考棚，舉賓興，脩書院，積倉穀，造橋梁，編保甲，諸事井井。初蒞任時，歸安閔漕，縣令奔府署，榮緒親往勸諭，糧戶見「知府」至，皆拈香跪迎，事竟帖然。遇鞠獄，堅坐詳問，吏胥立侍相更代，而榮緒無倦容。放告坐堂皇，告者入無阻。訟牒有虛謬語，則指示之曰：「汝倩人爲耶？如此，使汝訟不得休，徒爲吏役利耳！曷持歸細思？」訟者如其言，往往不復至。其受理者，卽手書牘尾，恆數百言，剖析曲直，觀者咸服之。由是訟愈稀，或兼旬無一至者。刑具朽敝，隸役坐府門賣瓜果自活。素性廉儉，爲郡守如布衣時，客坐無供張，每出門，僕人皆步從；年終輒無以卒歲，上官知其匱乏，稍稍助之。「布政使」蔣益澧欲師禮之，遇屬吏尤謙厚，所上公牘疵繆者教之使改，莫不感服。十年，舉卓異，嗣爲人所譖，遂求去，格於例，不得請。迺捐陞道員解任，尋卒。入祀名宦祠。著有十二經音義考、左傳博引。

沈錫華

錄清史列傳

沈錫華，浙江海寧人。咸豐二年，以巡檢分發江蘇，初任吳縣光福巡檢，後署吳縣。一典史，一及一縣丞，二代攝吳縣。吳江知縣。兩江總督曾國藩，一江蘇巡撫李鴻章，以守潔才優，習勤耐苦保奏，遂授一吳江縣知縣。尋因承緝盜案鐫級。時一江蘇巡撫一丁日昌以錫華勤苦耐煩，奏請開復。疏再上，允之。再任吳江，調常熟，以勞疾乞歸。其任一光福巡檢一也，革除規費，約束吏役，徒步巡行村落，勸息爭端，懲治土棍，居官如家，頌聲四起。其署吳縣，典史一縣丞一也，時省垣

巡防募漕艘，水手爲鬪勇，強橫多不法，一知府遣員掩捕，輒被毆辱。錫華立執拒捕者，寘之法，全部肅然。「咸豐」九年，震澤鄉民抗糧，聚衆萬餘，環伺城外，銜接十數里，臨以兵益譁，勢且岌岌。「巡撫」徐有任知錫華有循聲，檄令往諭。錫華請速撤兵，遂單騎馳入衆中，大言曰：「爾等皆安善良民，乃作此不顧身家事耶？」剴切導以利害，衆皆感悟，齊呼「明白清官」，卽日解散。其攝吳縣也，值蘇垣久陷，洞庭東西兩山，孤懸太湖，錫華激勵沿湖各鎮村民團，與水師統領江南福山鎮總兵「王之敬」，湖郡團紳「福建糧道」趙景賢聯絡聲援，互相犄角，保全實多。其攝吳江也，駐邑之章練塘，地逼賊巢，界連三邑，錫華招撫槍船，曉以禍福，結以恩信，晝夜躬率巡防，與民相親，民賴以安。分轄青浦屬之金澤鎮，孤注泖澱之間，賊蹤靡定，十室九空，錫華移駐鎮中，不數旬，市廛復業。時大軍進規吳中，錫華旋補吳江，兼署元和元和各鄉，故多槍船，陽爲保衛，潛與賊合，聞錫華名，悉投冊受撫，爭爲之用，後皆殺

賊立功，甘肅涼州鎮總兵孫金彪，即錫華所識拔者也。吳江克復，錫華入城治事，又兼攝震澤。內堅城守，外防要隘，而蘇湖嘉興各逆，糾合數萬人，不次環攻。一夕，夜將半，賊直撲東門外，縱火焚掠，錫華慷慨登陴，督防軍鼓譟迎擊，大敗之。吳江爲蘇浙咽喉，孤城危如累卵，左右皆駭散，錫華獨誓以死守，凡一切安民之諭，乞援之文，皆手自草繕，二閱月如一日，城卒得完。於是集流亡，事掩埋，招墾荒，編保甲，籌辦善後事宜，日不暇給。吳江東門外垂虹橋，南臨具區，北達吳淞橋，久淤，間多傾圮，而具區東下之水，邑爲首衝。錫華謂「匪將洩之水，以一百數十丈之橋欄阻之，上游湍勢驟殺，下游波流遞緩，菱蘆塗泥之屬，因之停壅，利在宣暢，濬泐修橋，非僅關一邑利害。」遂首先舉辦，疏濬城河，便利舟楫。而文廟、書院、養濟、育髮諸所，次第修舉，經費不足，捐廉繼之。復清盜產入書院，厚給膏獎，添設義學，垂之久遠。養濟院例有定額，錫華於額外割俸收養，故同城隸震澤之民，有求隸吳江者，以錫華有以恤之。

也。吳江經徵錢漕，向有經造之目，小戶糧賦，不能自納，皆由經造代輸，包攬抑勒，久相把持，往往官未催科，而民已先困。錫華諭其弊，請於大府，一律革除，勒石永禁。會減賦恩旨初下，釐定新科斗則，按畝細核銀米實數，勒石昭示，吏胥不能上下其手，每屆啓徵之前，復按科則，分別應完銀米若干，合錢若干，編給簡明文告，銀洋悉如時價，不得短估高擡。一布政使「丁日昌取其式，頒行各屬。及日昌撫蘇復飭通省一律遵行，永爲定章；此則錫華便民之政，惠及全省者也。錫華嘗言「州縣之弊，半由吏胥，而吏胥之得售其奸，以官與民疏耳；官勤則民逸，官苦則民樂。」故嘗偏歷村鎮，口講指畫，傾心化導，務在與民休息。行保甲十家牌，事舉而民不擾。有訴曲直者，片言剖判，民自無冤。各鄉圩甲，每假祀神賽會之名，按田科錢，爲肥家計；錫華曰：「是旣妨農，又耗民財，且不免奸人混跡，嚴禁止之。」去任之日，攀附如歸，父老多泣下者。再任吳江，士民服教旣久，幾於臥理。其任常熟，課士愛民，一如任吳江時。

「光緒」四年卒。

### 朱靖甸

錄清史列傳

朱靖甸，河南安陽人。「咸豐」九年進士，以一知縣一卽用，分發直隸海運。叙功，獎「同知直隸州」。旋補「正定縣知縣」。同治二年，以地糧額征全完，加「運同」銜，調清苑縣。十一年，權灤州，擢「深州直隸州知州」。光緒六年，以卓異薦，九年，授保定遺缺知府，署保定府，尋補授。在任十餘年，兩舉卓異。十五年，籌辦豫賑，加三品銜。二十年，權「清河道」，旋授「湖南岳常澧道」。先後捐資助賑，議敘花翎，加二品頂戴。二十一年，擢「直隸按察使」，陞署「布政使」。是年十月，卒於官。其蒞

正定也，值山東馬賊宋景詩等北竄，靖旬方就道，聞賊已薄城，日暮且陷，人或尼之，慨然曰：「吾奉檄視事，與城存亡分也，將焉避？」兼程進，以夜至縣，遲明巡城守陣者驚問，則縣官也，衆心大定，於是具守備，徧樹幟堞，賊知有備，遁去。前知縣鄒灝創練土勇，靖旬復勸以兵法，旌旗改色。「總督」劉長佑追賊及境，歎曰：「賊蹤飄忽，兵苦不及，使團練皆若此，大可輔兵力之不逮，是宜褒之，以勸能者。」靖旬辭曰：「此非某功，鄒前令力也。」僅舉首事者四人以應。正定西北七十里，有地孤懸鄰境，奸人穴地作室爲博場，伺隙竊掠，渠魁爲「同知」署役，捕至則逸，捕去復聚，靖旬廉得之，思掩其不備。一日，出城策馬疾驅，果獲十餘人，治其罪，內逃軍某，巨慙也。由是縣境獲安。宰清苑日，究心水利，府河源出滿城一畝泉，地勢建瓴，水苦直瀉，前「總督」方觀承濬泉建閘，居民利之。「道光」後，舊閘漸廢，民截水灌田，泥壅泉枯，下流益淺，重載商艘，又每於船尾攔河作壩，河身愈高，阻滯愈甚。靖旬勸商衆



集資，先決下游淺阻，然後從事衆源，事未及行，以丁憂去官。於是益考求河流衰旺之故，自城西靈雨寺至一畝泉，往返履勘，悉得要領。服闋，總督曾國藩知靖甸賢語「清河道」以治河事委之。乃次第疏濬諸泉源於舊設五閘外，上游添鑿子營齊村響閘石閘三，下游添葺花橋新橋馬廟清河村石閘四，手定啓閉章程，節節停蓄，水以不匱，漑運交利。清苑爲保定附郭，一咸同一閘，三輔席太平餘業，官民習爲侈靡，一知縣率終日奔走，向上官頤色，轉無暇治民事。靖甸則日坐堂皇，獄至剖決如流，未嘗壅滯。安州南北隄，一同治一間，靈雨爲災，河水潰防，屢修屢決，靖甸借一知州一丁文俊協謀修葺，採士人議以葺泥砌隄根，葦長而隄益固，隄成斥壤悉變上腴，闢水田四千餘頃，歲出稻值錢二百餘萬緡，民大悅，立生祠祀焉。其署灤州也，馬賊日肆劫掠，州境大擾，賊巢窟關外，得利輒逸，鮮有弋獲。靖甸懸重金贖，堂上書賊魁名，選幹捕告之曰：「能致若輩者賞此，否且重罰。」未旬日皆就擒，悉實

諸法蓋靖旬精於治盜，其所設方略，爲使民自衛，以輔官力之不及者有三：一曰團練局，通衢大鎮，往往來驢馬，卽以其錢募勇，察奸宄；一曰青苗會，俾村民據高阜，更番守禾稼，兼護商旅；一曰冬令支更，村人集粟，熟食餉更夫，有警則鳴鑼立集，不至者罰，獲賊者賞。在深州八年，以此法屢獲巨盜，所下青苗示，州人至刊爲碑碣，誌弗緩焉。深州城南，歲以春大會，數百里市驛馬者咸集，董其事者例賂官千金，或以騾獻，靖旬悉禁絕之。因事赴鄉，豫戒里正，毋治候館；至則宿學舍，招父老歡談，凡土地種植之宜，稼穡收歛之豐，齋津津然如老農也；而盜賊祕跡，胥役弊竇，亦藉以覺察無遺。靖旬嘗謂「親民之官，必官民一氣，能於親字做得切，則好官也。」深州向有積穀倉，歲久廢弛，一布政使「任道鎔」議復舊規，下各屬銳意興行。舊例建倉廩城內，以胥吏司之，抑勒之費，且倍蓰所出，靖旬下令曰：「無貧富，畝捐一升，而儲穀於本村富戶。」慮富者有時貧，且侵蝕也，設鄉長月頭稽查，慮互相諉也，飭交替時驗

視。鄉長以里正爲之，月頭者，月以一人職村事，其十一人助之，皆歲易者也。穀不出鄉，無一錢費，咸以爲便。匝月竣事。故「光緒」四五年，深州旱蝗，八年地震，皆恃積穀爲賑撫，民無流亡者。其他規復義學，廣植蠶桑，民皆利之。先是，曾國藩總督直隸時，頒清訟事宜十條，有所謂議獄者，兩司首府，以時率局員至「總督」所，相與討論，當時上下惕厲，積案一清。靖甸知保定府筭發審局事，遂仿議獄遺意，一案至，先閱卷宗，兀坐繙視，疑則繞室走思其覈要，既閱，以屬委員訊，得情或否，復相與考覈證明之時。「都察院」奏各省京控案不以時結，獨「直督」奏交咨交各件，無留牘，咸靖甸力也。後陞任「按察使」，及權「布政使」，孜孜以甄錄人才爲急務。到官，卽諭屬吏不得妄有乞請，及持書札關說。終日見寅僚，訪政治得失，唯恐弗及。服官幾四十年，無一隴一椽之產。歿後餘財，僅足治喪。其果毅樸誠，卓然有古循吏風。

陳佐平 錄清史列傳

陳佐平，安徽宿松人。咸豐九年舉人。歷署宣城教諭，當塗訓導。嗣入淮軍，襄贊戎幕。保「知縣」留山東候補，加「同知」銜。旋辦軍城候家林工賑，獎以「同知直隸州」補用。「同治」十一年，署德平縣。德平界直隸，多盜，佐平力行保甲，以清盜源。又整興書院，使人知嚮學。公餘則孜孜校士論文。邑人二百餘年少登科名者，自是鄉舉不絕，而盜以漸息。「光緒」一三年，再署城武。治亦如在德平時。五年，補朝城。朝地低下，上游與直隸清豐接壤，積水傾注，比年爲災。佐平相度地勢，按段分疏，合直東兩省。上游河道三百餘里，閱三月而工竣。夾岸田廬，遂免淹沒。六年，調署蘭山。瘠壤鮮蓋藏，民艱於食，遂相聚爲盜。佐平憫之，仿朱子成法，建社倉，儲積穀，定借還章程，選識大體者經紀其事，不假胥吏手，民善其法，爭輸穀。恐後，甫

兩月，積穀至一萬二百餘石。由是每歲春借秋還，民食有賴，皆各安其業焉。七年，回朝城任，以母老乞養歸，遂不復仕。

### 方大湜

錄清史列傳

方大湜，湖南巴陵人。「咸豐」五年，由附生投效「湖北巡撫」胡林翼軍營，洊保「知縣」，旋補廣濟縣。蒞任以後，清保甲，設團練，盜賊屏息。築盤塘石隄，下游各縣均無水患。十年，勦廣土匪何致祥等，謀結皖賊，襲攻官軍於蘄州河岸。大湜知之，先期偕「員外郎」閻敬銘馳往嚴擊，立獲首逆，置之法。敘功，以「同知」用。十一年，皖賊由英霍竄擾楚疆，袁州德安所屬州縣，先後爲賊踞。廣濟地界蘄黃無城可守。

賊乘窺入境，大滉以未能兜截，褫職留任。後調署襄陽，飛蝗彌野，大滉持竿躡屨，躬率農夫撲滅，三日而盡。城南舊有襄水，故道年久湮塞，水漲則淹沒田畝，以數萬計。大滉力籌開濬，渠成而田復舊。同治二年，湖北巡撫嚴樹森奏稱：「大滉貞廉沈毅，潔已愛民。」上思予開復，並以「知政」歸湖北補用。六年，擢獲教匪劉漢忠及其黨李心寬等，加「鹽運使」銜。七年，「浙江巡撫」李瀚章遵保兩湖賢員，以大滉廉靜明達，循聲卓著，奏聞得旨俟補「知府」。後以「道員」留於湖北補用。八年，補「宜昌府知府」。九年夏，大雨，江水暴發，難民避高阜，絕食已逾二日。大滉急捐賞作糜，又購麵粉爲餽，餉數萬，分途賑濟；而諭米商，招鄉民負米，日得數十石，計口散給。其沿紅被災之處，亦請帑按戶賑卹，使無失所。十一月，擬荆宜施道十年，調補武昌府。「光緒」元年，舉卓異。武昌屬之樊口，有港蜿蜒九十餘里，外通長江，內則重湖環列，周五百餘里，統名樊湖。當盛漲時，水卽由港倒流入湖，近湖居

者苦之，僉請築壩樊口以禦江水。大滉謂「閉塞樊口，僅附近居民可免於水，而湖水無所洩，環湖數州縣受災尤廣，上下江堤亦岌岌可危。」力持不可。五年，一湖廣總督李瀚章又以大滉「廉正樸誠，諳練吏治」入奏。五月，再署荆宜施道。九月，補安襄荊道。六年，擢「直隸按察使」，七年，署「直隸布政使」，八年，遷「山西布政使」。是年八月開缺，另候簡用。九年，行抵天津，因病請假回籍，爲言者所劾，部議降調。十年，一兩江總督「左宗棠疏稱「大滉有守有爲，體用兼備」，命交軍機處存記。大滉生平政跡，多在牧令時。所至必培學校，興蠶桑，事皆親理，胥吏無所容其奸；嘗終日坐堂皇，門內外設鉦柝各一，鉦以達民，柝以召吏，百姓親而信之。或周歷民間，以一吏一擔夫自隨，有訟者卽田隴間坐判之。守武昌日，以勸隄過屬縣，日暮投宿民舍，已去而其縣令猶不知也。平日尤嚴義利之辨，嘗云：「以利誘者，初皆在可取不可取之間，偶一爲之，自謂無損，久則顧忌漸忘，自愛者當視之爲鴆毒，卽飢

渴至死，不可入口。」又云：「居官能廉，如婦人貞節，不過婦道一端，若恃貞節而不孝，不敬，不勤，不慎，豈得謂之賢乎？」性惡逸，居公暇輒讀書。所著有平平言六卷，蠶桑提要六卷，捕蝗纂要二卷，隄工摘要二卷，修防芻言二卷，農桑提要八卷，農家占驗一卷，區種水稻法，區田法各一卷，堂諭十卷，直隸省駁案一卷，歷任駁案八卷。歸里後，閉戶養疴，種桑數百株，出其俸廉所餘，置義田以贍宗族，立學田以惠士林。嘗語所親曰：「官至兩司，曾不如府州縣之與民相親，而措置自如也。」十二年九月卒於家。

毛 隆 輔 錄清史列傳

毛隆輔，江西豐城人。由監生捐輸軍餉，獎一知縣，一分發四川。咸豐二年，因勸



辦江西紳商捐輸，以一同知直隸州陞用，先換頂戴。同治三年，署新都縣知縣。甫下車，延訪正士，詢民間疾苦。邑有「正因寺」，富有田，僧無行，豪猾爭侵蝕之，互控數十年不決。隆輔改寺爲「桂湖書院」，聘耆儒教授其中，訟遂息。新都民瘼樸，隆輔政尙慈惠，有諷以立威者，謝之曰：「立威必嚴刑，嚴刑則民無所措手足，吾弗忍也。」四年，補「丹稜縣知縣」。邑故瘠，屢陷於賊，蹂躪無完土。隆輔至，滌除煩苛，與民休息。舊有戶首之役，支應差徭，吏因緣爲奸，民益累。隆輔禁革之。善聽訟，不輕用刑，每從容開導，使之省悟。前令積案數百，一一清理。日坐堂皇，投牒者立予判結，胥役無所庸其需索。雖不設鈎距，而洞見情僞，奸猾潛伏。鄰境民有冒丹稜籍投愬者，隆輔卻其祠，則稽首曰：「公青天也，特來求直耳。」隆輔用片辭剖解，懽感而去。有骨肉爭訟，以大倫至性之言，反覆婉導，皆泣且悔；因手其牒還之曰：「毋使若有相訟名。」爲政務持大體，培養元氣，好爲民除害興利，不憚艱劬，以要其成。

邑多盜，隆輔舉行保甲，酌古準今，定條目三十有二，籌畫周密。保長甲長，牌首以次遞相保薦，有犯連坐，首者免。鄉里有小忿，令質於保甲，爲調息之。每甲造循環冊二，凡山川道路橋梁渠堰村落各繪一圖載冊端，每六閱月置酒召保長吏番呈驗，人無敢欺，且樂爲用，因以稽覈戶口之貧富，民情之善否，胥瞭如指掌。一年，規制始備，境內盜戢。有一民被竊，次日盜知爲尹稜境，悔甚，及夕潛還其物，置戶外。鄰境苦盜，往往乞附丹稜保甲，得無恙。隆輔念團練本足衛民，行之不善反爲民厲，因刊布程式，編二十八團，擇殷實士紳爲衆推服者充團總，於農隙教習技藝，月游巡二次，申明禁約，屆期親臨點驗，風雨無間，事未竟，雖日昃不退食。又令團首保送壯丁，每三十戶出丁一，米八斗，練鄉兵七百餘人，分爲武毅中左二營，以楚軍營制部勒之，孟冬調城操演，仲春撤遣歸耕。會馬邊逆匪宋侍傑，句結洪雅賊目尹一山等，竄距八面山與丹稜毗連，民情洶洶，隆輔示以鎮靜，調集民團，營南北兩山爲犄角，而自率

鄉兵星馳出境，會援軍合剿，旬日卽就撲滅。事聞，賞加一運同銜。後甯遠府請兵防猺夷，督臣諭之曰：「曷不仿丹稜辦團，徒紛紛乞兵何爲也？」乃下其法於邊郡。邑城卑，久未修葺，嗣復爲賊平毀殆盡。隆輔履任，亟圖脩復，屬紳耆籌款，躬度形勢，以城北枕山，兵法所忌，增建敵樓，月池以制之。因運石車輻，皆雇自鄰邑，卽飭局製造，給值令民推輓，仍爲本境窮黎之利。隆輔戴笠督工，雜處徒役間，歷兩寒暑無間。城高二丈，厚一丈八尺，周六百餘丈，費數萬計。民不知役。然隆輔卒以此致疾，士民相率以節勞勸曰：「吾民日以肥，我公日以瘠矣！將奈何！」隆輔曰：「吾惟未能盡職之懼，何敢言勞？且不知勞也。」隆輔治事精敏，嘗言：「一官繫萬民之命，苟有未盡未周，卽爲病民，卽爲曠官，何以自解！」縣山多田少，水利不足，隆輔勸民依山開溝，引至平岡鑿塘瀦水，以防荒旱。教民種桑，先於郊外隙地，植數千株，爲之倡。社倉存穀久虧，歷任徒事追比，社首或至傾家。隆輔集社首於庭，開誠布公，分別新舊久

暫，諭以秋收償還，皆感泣，如期輸納無爽者。舊存穀九十餘石，越二年積至一千四百石。值夏旱，米價騰踊，開倉平糶，全活甚衆。邑有一丹山書院，一故事，官止季課，隆輔割俸加獎，按月一課。講舍向無藏書，購買經史子集千餘卷，藏學宮，資多士搜討。寒峻艱於鄉試，置田取租，以備卷資。設義塾九所，慎選館師，巡鄉之便，入其塾稽課程，正句讀。重刊孝經小學諸書，詳爲講導。其悉心教養不遺餘力如此。隆輔素清介，布衣蔬食，淡泊自適，顧喜捐廉爲利益事。如設矜恤會，以祀無主墳塋，設同善會，以給貧民棺槨，皆定章程，垂之久遠。常循行田野，與鄉民詳諮風土人情，誨以孝敬，忠信忍讓之言，肫肫如家人父子，民亦忘其爲官長之尊。有窮民道拾五十金，追其主還之，咸以爲德化所感云。七年，調署德陽縣，士民涕泣攀轅，道路爲塞，因勒去思碑於白崖山。德陽地遼闊，盜多於丹稜，稔隆輔名，咸避跡去。屆歲暮，無報竊者。八年卒。隆輔博覽經史，尤潛心於先儒語錄。著有自治官書十一年，入祀名宦祠。

冷鼎亨 錄清史列傳

冷鼎亨，山東招遠人。同治一四年進士，以「知縣」即用分發江西。十年，署「瑞昌縣知縣」。瑞昌故瘠邑，民尤健訟，胥吏高下其手，鄉愚每因之破家。鼎亨至，捕訟師及猾吏數人，繩以法。或因事詣鄉，爲巨牌嚴禁供張，使人持於前，胥役各隨輿後。反則令役居前，而已殿之，未嘗以杯勺累民。瑞俗悍，時有抗糧事，及是，並宿逋無負者。期滿將去任，百姓爭具牘乞留，不能得，則垂涕相弔。其治德化績尤著。德爲九省通衢，又多屯防軍，每倚勢凌民。鼎亨於諸軍有所侵犯，必按法懲之，境內肅然。驛里塘隄者，瀕江險障也，前令請萬金而功不就。鼎亨蒞事，數月告成，費僅四千金。旣植柳江，墻用護隄，根民間遂以「冷公」名。其隄德鄰，瑞昌黃梅，民因爭淤地蘆洲，累歲相鬪，殺官不能制。鼎亨諭紳民，建臺於鬪所，官吏誓不私，三邑民皆悅服。而德化

人尤樂道「冷公樹」一事，初，白鶴鄉人，叔姪爭田，久不決，鼎亨卽樹下諭解，遂悔悟如初，今呼爲「冷公樹」云。邑旱蝗，徒步烈日中掩捕，彌月不倦。越三歲，鄰縣蝗復作，至德化輒不復前，民以爲鼎亨德化所感焉。又嘗攝新昌故事，凡投稅者，必先以資購籤，始能上納，鼎亨設籤櫝堂下，聽民自執籤投稅，並刻石嚴禁，弊政遂絕。其移彭澤也，地界三省，瀕大江，夙多盜，而報盜者特稀。突有一老儒以竊聞者，鼎亨詰其狀，詫曰：「此盜案也，何等竊乎？」老儒泣曰：「前令多諱盜，報輒重懲，故相戒勿以。上，今公愛吾民若此，忍累公耶？」鼎亨令易其詞，捕獲盜首，寘諸法，其黨相率逃走，戒勿犯。又設禁鴉片烟會，賞罰嚴明，期年而俗一變。院司知其能，奏補新建，新建爲附省首縣，令此者大都昕夕奔走，冀博上游歡，轉不遑治民事，訟訟則付諸委員，鼎亨請於上官，簡酬應，親聽斷，民歌頌之。又置酒會諸紳，釀金七丁，增書院課產，士林戴德，祀之於講堂。訟獄既清，益嚴保甲，奸民無所容隱。鄰縣有人盜，助獲之，而散其

黨鄱陽爲濱湖劇邑，衝繁號難治，大吏以鼎亨調補，未及下車而蛟水大作，漂沒田廬，鼎亨急馳往，不俟報，輒發官廩賑給。先是，辦賑者但按糧冊，吏遂得因緣爲奸，鼎亨獨刊印票，酌重輕，親填散給，終事無侵蝕。已復請巨金爲長隄，使飢民藉備以得食。逾年，災復作，賑如前。嘗朝夕跣足露立，炎天沮洳中，溼疾徧體，前後凡十月，嘗乘小舟行駭浪間，桅再折幾死，返署雖深夜，聽斷不休，其堅苦卹民如此。在官食無兼味，公服外無玩具，鮮衣，妻子衣履皆自製，購食物嚴禁官價，市買於民，兵部侍郎彭玉麟巡閱長江水師，嘗寄書一巡撫曰：「某所至三江五湖數千里，未見堅剛耐苦如冷知縣者也。」歷任十餘年，所至以身率下，吏胥幾無以爲生，暇則築塘隄，興水利，建津渡，設義學，義倉，育嬰，諸政無不捐廉俸以爲倡，尤留意教育，增修書院，加益膏火，親督課講，日以文章氣節相勉勵。鄱陽俗好鬪，鼎亨曰：「化民有本，未教而遽殺之，非義也。」乃取孝經證聖論爲淺說，婦孺聞之亦泣下。在鄱三歲，民以不

爭。辦理教案，尤能持平，兩無冤抑。鼎亨任瑞昌、德化、新建時，咸有民教齟齬事，桀黠者藉以鼓衆，約毀教堂，終恐遺禍好官而止，蓋其素行誠篤，有以感服之也。歷任「江西巡撫」劉坤一、李文敏，皆以賢能薦。「光緒」九年，舉卓異；十年，陞補「南昌府同知」。「巡撫」潘霽，遵保人才，疏稱鼎亨老成練達，悃悃無華，實惠及民，循聲遠播；奉旨交「軍機處」存記。十一年，引見，乞假修墓歸，卒於家。

## 涂官俊

錄清史列傳

涂官俊，江西東鄉人。「光緒」二年進士，歸班知縣。七年，截取分發陝西。九年，署富平縣。十一年，調署涇陽。十二年，再調長安。十三年，補宜君縣。十五年，調補涇陽縣。十



九年，舉卓異。二十年十月卒。官俊兩蒞涇陽，在任最久。其初任也，甫遭兵燹，百端廢弛。官俊則先清釐積訟一千餘案，其當沿襲者亦以次規恢，不期年而仍復舊觀。龍洞渠者，卽白公故渠，爲縣境水利所關，自經回亂，屢費鉅款，迄少成效，遂棄置之。官俊詳勸，倡言開濬，衆議難之，獨毅然不爲所撓，由梯子崖疏淪而下，水量頓增三分之二，以利農田。俊復於清冷河畔，脩復廢渠二。水所不至者，則勸民鑿井以濟之。先後增井五百餘，以是無荒旱憂。又喜振興文教，立賓興堂，購置前賢性理經濟有用之書，日與諸生講習，復增設義塾，手定課程，親爲考校。而其尤繫人思者，則在積穀一事。先是，涇民多逐末，不重蓄藏，舊日義倉，空無實儲。官俊謂：「積穀所以備荒，莫善於年出年收，莫不善於有出無收，或有收無出。」於是躬詣各鄉查驗，反覆諭導，令民間輸穀填補，嚴定章程，以時收放。百姓感其誠，依限交納，倉廩充盈。故十九年饑，卒以有備無患，全活凡數萬人。自餘編聯保甲，勸課農桑，治盜賊以靖地方，增膏

獎以培寒峻；凡有利於民者，知無不爲，爲無不力，十餘年如一日。然竟以積勞致疾，疾篤時，猶強起治民事。遺命捐俸銀一千兩，購棉衣散給孤貧，遂卒。民因先建生祠，持斗酒隻鷄歲時奠焉。

## 趙以煥

錄清史列傳

趙以煥，貴州廣順人。父國澍，自有傳。以煥初以父廕，襲「騎都尉」職，旋中「光緒」十五年進士。次年，以一知縣「即用，指分江蘇」。十九年，補「丹陽縣知縣」，明年視事。時邑界頻旱，以煥出巡鄉里，視溝澮率登穢埋塞，乃召集耆老，諭以興修水利備災，因爲指示地勢，及先後緩急之宜，出入阡陌間，口講手畫，娓娓不倦。所至民聚

觀聽，皆曰：「官愛我厚。」互相勸勉，荷鍤負舂，從事疏濬，不期年而役竣。由是蓄洩以時，弗憂旱潦。丹陽城內故有渠河，可通舟楫，歲久淤廢，以煥欲治之，同官以費鉅諫阻，以煥自捐廉俸，剋日程工，旬月而復舊觀，運舟達於閩閩。又以舊時書院湫隘，乃創設講舍數十楹，選士肄業其中，躬自訓誘，其尤良者，時引入便坐，賜酒食，或獎以文具，貧則量給膏火資，俾贍其家，後生感奮，咸自力學，其怠鶩者，往往藉他故重懲之，明示好惡，士習爲之丕變。以煥內敏足智，長於御變。二十一年，日本款議旣成，東南解嚴，散兵游勇，所在爲患。縣濱大江，地尤衝要，於是齊豫流民，盤踞縣境者千數。加以游匪扇誘，遂相聚掠劫，號稱夸子，持械公行越貨殺人，肆無忌憚。團防汛弁，不敢究詰，士民不獲已，亦聚衆與抗，所在騷然。以煥念相持無已時，終且釀禍，乃躬率營勇，馳往鎮撫。至則衆勢譁，諭以資遣回籍，皆不應。以煥誘擒魁桀數人，拘回署中，餘衆惶駭，莫敢動，然亦不遽聽命，惟環跪乞釋其魁，始惟令是從。以煥知若輩

難以理喻也。適見道左有空曠佛舍，乃揭榜於門曉之曰：「亂民聚衆，於法當重治，念汝曹飢餓流離，爲姦人所脅，姑寬恕汝，有願歸者，可皆入此廟中，候給川資還汝於籍。」頃之，入者大半；亦有逃散者，餘數十人尙喧怒，以煥曰：「此真亂民也。」縛而重笞之，已乃具舟分道遺復鄉里，事遂定。院司多其才，調補吳縣。旋以武進繁劇，檄令署理。時本境米價翔貴，以煥會商「陽湖令」籌款萬餘金，販米平糶。適日本亦告飢，商人趨利，轉運出洋，於是奸民藉遏糶爲名，結黨掠奪，官局富戶，城鄉蠹然。以煥時臥病聞變，力疾出署，立捕其渠數人，諭散餘衆，各鄉匪徒，擬俟城中有警即起響應，聞城匪被逮，乃瓦解。而以煥竟以積勞病卒。

甘  
柔  
藥

消

四  
三  
一

# 新中國建設學會出版圖書目錄

## 日人對我東北言論集

(叢書之一)

孫百剛譯

一册定價八角

本書包含滿洲俄國幣制金融問題「內蒙土地開發論」東北問題之要點「附錄」滿洲俄國法令彙編」等四篇。第一編爲日本銀行家對我東北之幣制金融之通盤計劃；第二編爲一老年醫生，本實地之觀察，陳述日人開發內蒙之意見；第三編爲留華多年之阪西氏對東北問題多方之闡明；第四編附錄則包括滿洲俄國諸種官言及組織法令。全書內容充實，譯筆流利，凡留心東北事件者咸有一讀之必要焉。

## 軍事航空

(叢書之二)

一册定價四角

### 本書綱要

- (一) 陸軍用航空機
- (二) 海軍用航空機
- (三) 航空母艦與射出機
- (四) 炸空——空中轟炸
- (五) 防空——空中防守
- (六) 列國陸軍航空軍之現狀
- (七) 列國海軍航空軍之現狀

現代戰爭，不獨戰於陸，戰於海，且戰於空，一國之軍無空軍之設備者，必不足以言戰，尤不足以言防，一二八之外侮，日軍陸地戰爭，竭三月之苦攻，卒未能逞。然以我國無空軍故，日本恃其強有力之空軍，假我士氣，破壞我財產，犧牲我人民，而至慘敗，當此國難日深，政府與社會各方面，對於航空事業，作急起直追之準備，以備萬一之補充。本會因將關於世界各國軍事航空之必要智識，搜輯刊印，促進空軍之創造。以助航空事業之進展於萬一，愛國人士，其各人手一編也。

## 國際情報史

(叢書之六)

曹德白 合編  
沈爾宇

一册定價六角

本書共分五章，計九萬餘言。對於英法德俄日本諸國，網布全世界之情報計劃，皆有提綱挈領之敘述。論斷之處，備見精粹，考國際情報，在近代先進國家，莫不極端重視，其重要初不在海陸空軍備之下，而吾國獨付闕如，鮮有注意及之者，本書之出，當可喚起國人之猛省，作急起直追之準備。固不僅介紹新智識已也。  
(現已再版出書)

## 歐戰以來世界經濟大勢

(叢書之七)

傅无退編

一册定價六角

本書共計十五章全文約十餘萬言。首述世界經濟恐慌之過程及各國普遍的現象。次涉通貨膨脹政策，戰後問題，賠款問題及關稅戰債等等之推討；最後對世界經濟恐慌之救濟及世界經濟會議之失敗。分別敘述，瞭如指掌，不論研究經濟或政治，均宜人手一編也。

## 各國選舉權制度考

(叢書之八)

邵曾原編

一册定價六角

本書介紹世界各國人民選舉權發展史實，注重時代之政治背景。全書十萬餘言，分十七章；自上古以至最近，自自治鼻祖之英美法以至天涯海角之小國，足有紀錄價值，均一一縮映紙上。作者用文言敘述，尤便誦讀。當茲憲政行將開始，凡屬公民，均宜深切認識焉。

## 蘇聯五年計劃

(叢書之三)

譚炳訓譯

一册定價一元

本書爲蘇聯經濟建設五年計劃的綱領，以最扼要的數字說明五年計劃的建設原理與計劃概略。中國要想迎頭趕上世界，必須選用此新興科學，將國民經濟，根據着適應的基本指導原則，建立一個緊密的經濟計劃之上，沿着最捷便而經濟而強固的路綫，向着識着的目標邁進。……此新興科學——計劃的經濟建設之設計，爲我建國所必需的基本工具，而蘇聯的計劃——這五年經濟建設計劃，注重於基本工業的創立，更爲我國經濟建設所應取法……此係作者自序中的幾句話，說明本書之重要，深望國人注意及之。

## 興國記 第一二集

(叢書之四)

趙正平著

二集定價八角

俾士麥政策行，而德意志復興成；俾士麥政策敗，而德意志遭世界上得未曾有之浩劫。政治領袖在現代之關係，尙如此重大，況在我古昔人民不問政事時代；我民族之盛衰興亡，可斷言在掌權政權之一二人而已。本書將四千餘年來幾個興國時期之政治領袖傳，彙編若干册，其尤要人物，更爲創立新傳，以供現代借鏡。

## 中華民國憲法史料

(叢書之五)

岑德彰編

一册定價一元

本書彙集民國以來之根本大法，分爲三編。上編，凡政府所公佈者屬之；中編，凡議決而未公佈者屬之；下編，凡私人所擬者屬之。蒐羅閎富，當此制憲聲中，此書深信爲有志憲法者之重要參考資料也。



## 察哈爾經濟調查錄

(叢書之九)

楊實 李延輝合編 一冊定價六角

本書係李延輝楊實兩君以實地調查結果，並參考中外記載，官廳報告編成；對於交通工業商業礦業，以及今後邊政規劃，分別敘述，瞭如指掌。全書約十五萬言，而皆中精確調查表，幾佔全書三分之一實屬可貴；現在邊事日急，東三省及熱河已暫歸中國版圖，察哈爾更爲邊省之屏障，凡關心邊政者，均宜人手一編也。存書無多，欲購請速，以免向隅之憾。

## 科學化之現代戰備

(叢書之十)

傅銳 陸志鴻合編 一冊定價八角

本書詳述在科學戰備之重要，戰術上之種種技巧，與夫戰事之要素，無不盡其闡發。而書中關於科學戰術實際圖影百餘十幅，尤見珍奇；當此內憂外患，渴望圖強，本書之出，深信不特一般愛國人士之良好借鏡，卽現役軍人之重要參考也。

## 各國教育制度及概況

(叢書之十一)

孫百剛編著 一冊定價一元二角

本書分教育行政，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師範教育，高等教育等五章。各就，德，法，英，美，蘇聯，日本等六國之制度及概況，加以簡明扼要之陳述，旁及其沿革演進之痕跡，改善革新之機運，以至一般趨向，最近發展，咸有說明。全書都十五萬言，附有多量之圖表。凡高中以上學校用爲比較教育課本或參考書，允稱善本。再本書附錄論文六篇約八萬言，對於吾國教育界當前諸問題如教育宗旨，教育改造，小學教科書及會考等均有詳盡之評述，尤有參考之價值。凡對於我國目前之教育欲一覓改造之途徑者，亦應先就此書作爲研究之發軔也。

## 最近之東北經濟與日本

(叢書之十二)

王雨桐著

一册定價八角

東北事變，倭寇二載，日人之欲得東北而甘心者；經濟實爲其最大主因。經濟學家王雨桐先生，年來以痛心於國難嚴重，東北失土未復，期望國人毋忘東北，爰本其昔年親歷考察之所得，併搜集最近之東北經濟實況，與日本之關係，綜合因果，著爲是編，列爲本會叢書，其資料與統計多爲外間不經見，本書復有經濟專家及金融界巨子，馬寅初錢新之吳蘊齋徐新六徐寄原俞宣港李權時等諸氏之長序介紹，際茲僞國情制，邊情日亟之秋，洵爲我國民研究東北問題必備之要籍也。

## 各國通貨政策與貨幣戰爭

(叢書之十三)

趙蘭坪著

一册定價八角

吾國幣制 既未統一，紙幣發行，亦未集中，參加貨幣戰爭，行使通貨政策，毫無準備，對外經濟關係，完全處於被動地位，三四年來，銀價暴落，吾國束手無策，坐視金匯之上漲，生活負擔之加重，最近英，美，日本等國，施行貨幣貶值，匯兌傾銷，吾國於幣制方面，毫無挽救方法，惟有一方面迅行保護關稅制度，作消極的抵制，否則，幼稚之輕小工業，恐被追崩潰，農村破產，更難挽救，然如急起直追，統一幣制，集中發行，運用通貨政策，作將來有事時之準備，今英，美，德，法，日五國，在歐戰期內與歐戰以後，所施通貨政策，略言其梗概，對於最近各國之貨幣戰略，則作較詳之探討，此係作者趙蘭坪氏自序中一段的話，觀乎此對於本書的內容與本書的命意所在，當可瞭如指掌矣。

## 統制經濟之理論與實際

(叢書之十四) 李菊時編 一册定價一元六角

本書選材新穎，文字簡潔，對統制經濟作有系統的敘述，理論之介紹固極精確，關於各國實際的運用，尤有週詳扼要的闡明，自從統制經濟運動風靡全球以後，國人亦漸注意，關於此種出版物，雖已汗牛充棟，但比較完備充實者，尚不可多觀，李君此編，則可當之無愧，凡有志於研究統制經濟者均不可不讀，大學高中用作經濟參考書更為相宜，經售處全國各大書局。

## 國魂詩選

(叢書之十五) 王家楫編 (上中下三册定價一元八角)

本書選集唐虞以迄近代之古近體詩騷歌謠等，凡千餘首，都十五六萬言，凡能直接或間接鼓舞吾人復興民族及修養人格者，咸備錄焉，作者均附小傳每篇復有註釋，註釋尤重作品之時代背景，所取篇什，大都由絕著於各家集中慎重選出，其無專集者，則廣徵博訪，尤費苦心，如所收明季諸忠義士之作品，多為世不經見者，更為特色，故斯書非特為研究文學者所必備，且為國難期中，一般青年之良好讀物也。

## 法西斯主義之經濟基礎

(叢書之十六) 李冠儒譯 朱敬章校 一册定價五角

自法西斯主義在意德兩強獲得政權以來，其光芒殊不減於蘇俄之共產主義，研究社會科學者遂亦列法西斯主義為課題之一。但世人恆多認其為一種政治運動，而忽視其經濟方面之改造，以此不獲正確理解法西斯主義之本質。本書係英國 Paul Hinshelwood 博士所著，以意國為對象而專從事意政府經濟施設之分析。就中其指示在生產範疇中法西斯主義接近社會主義，均趨向設計而同以放任主義為公敵之一點，尤屬深切獨到之見解。至其歷述法西斯意國之分配範疇，貨幣政策，銀行處理，國際貿易等方面，亦有參攷之價值，誠為研究法西斯主義者必讀之書。

# 甘棠集

歷代循吏彙編（發行之十七）

陳德榮選 一册定價一元二角

本會以地方官於國家爲政治基礎，於人民有直接關係，在復興過程中，地方官實負重要使命，因有本書之輯。本書由史冊中選輯此類名人傳記，都爲一集，酌加注釋，計自周末以迄唐宋二百人左右，以周召伯甘棠故事，至堪傳誦，故以爲書名，凡從事於地方行政者，得此一書，不獨足以鼓勵精神修養人格，並足以體驗先賢爲政之要。即有志從事地方行政者，手此一集，亦可學爲政治家也。書內附有內政部黃部長等之序文；尤足見是集之重要。

## 地政通詮

（叢書之十八）

龐樹森著

一册定價九角

土地問題爲我國目前最嚴重最迫切而亟待解決之問題，孫中山先生曾舉平均地權之義以爲解決土地問題之準繩，國民黨亦訂之黨綱，列諸宣言，是此平均之原則，早經確定，目今尙有待於商榷與探討者，僅爲實施之步驟與方法，然此又未易言也。何者求其不違中國之國情，不背世界之潮流爲難也。著者龐樹森先生本其積年之研究與搜集，作成本書，內容計分三編：第一編詳述中國歷朝之地政，以作縱的觀察，我國自古迄現時土地政策之沿革，既可一目了然，第二編列敘各國之地政，以備橫的參考，各國戰前及戰後土地政策之變遷，亦得示諸掌中，第三編闡陳中國之土地與農業之概況，並土地行政之組織及改革方針，則爲現實的情形與政府之措施也。在復興民族復興農村之呼聲中，土地問題不可不先有一完善之解決辦法，而本書者，即本平均地權之旨，研究此完善之解決辦法者也。

## 歐戰之教訓與中國之將來

(叢書之十九)

黃 鄂著

一册定價一元六角

本書係黃鵬白先生十餘年前之精心傑作。當初放發行時，國內名流，紛紛賜書贊美，各種報章雜誌，尤作懇切之介紹，當時馮煥章令全軍官佐人手一編，故是書風價，無庸費詞。今依各方請求，三版發行。其內容分爲三編，第一編述歐戰之起因，戰前軍事之準備，與歐戰之經過，及各參戰國之意義及其價值。第二編述戰時各國之苦境與戰後必取之對策。第三編則論我國興亡之關鍵，尤爲我民族復興前途重要之兩針。近者二次世界大戰危機已埋藏歐陸遠東，殷鑒不遠，凡我國民，均有閱讀之必要。

## 戰後之世界

(叢書之二十)

黃 鄂著

一册定價一元六角

本書作者黃鵬白先生，在十餘年前著「歐戰之教訓與中國之將來」一書之後，復著是書，內容共分六章，第一章緒論。第二章述巴黎和會之概觀。第三章論歐洲之新形勢。第四章則論歐洲以外各洲之新形勢。第五章論述中華民國之新憂患。第六章結論。全書二十餘萬言，觀察異常精密，立論尤見詳明，並附多數分圖，尤屬可貴，實爲研究世界情勢之基本讀物，今應多數人士之請，由本會三版發行，凡我國人，欲明瞭世界現勢者，不可不人手一編也。

新中國建設學會主編

# 復興月刊

是！  
民族復興的先導  
國家建設之南針

## 內容一覽

1. 關於各種新建設圖畫
2. 文筆犀利的時事述評
3. 探討各種實際問題的論文
4. 大學生發揮個性的文壇
5. 文筆鬆動的現代名人介紹
6. 海外通訊
7. 國內外時事摘要
8. 時論拔萃

## 定價

創刊於民國廿一年九月  
現出版至第三卷第十期

訂閱：

國內

全年十二期二元

半年六期一元

國外

全年五元六角

半年二元八角

零售：每册二角

總發行處 新中國建設學會出版科

上海南京路法租界四七二八號

各埠各大書店均有出售

甘棠集

歷代循吏彙編

一册定價一元二角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十五月初版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再版發行

編輯者 陳 德 榮

發行者 新中國建設學會

印刷者 上海印刷所

總發行處 新中國建設學會出版科

|        |        |        |        |
|--------|--------|--------|--------|
| 翻<br>印 | 不<br>許 | 所<br>有 | 版<br>權 |
|--------|--------|--------|--------|

上海市中心區政府路德源路口

電話市中心區七二八八

上海四門外方斜路三德里十號

電話市二三一四八號

上海市中心區政府路德源路口

電話市中心區七二八八

新中國建設學會叢書之十七

78

752929